



抱朴子內篇三卷外篇五十卷

虛抱子校書氏五視校藏

前所藏者內篇三卷外篇五十卷  
藏者多作批語之作而句解博覽有名  
年遂藏本編梓板心作教賜之訓書院  
厥淵廣記外篇中百家文行焉博篇文  
篇之曰後世淵如列入平津故錄書中  
疑尚移易傳則小校正等大同也後  
年少兵其紅字係批師先生兩校不立  
而據何年有河間章家永舊唐金石閣諸印



刻抱朴子叙



粵自聖賢垂訓立言曰經曰傳曰子經以  
載道傳以翼經子則道之支流讀子書者  
通可也執不可也畧可也泥不可也韓子  
醇乎醇老氏玄默荀與楊大醇而小疵下  
此莊虛列恠申韓刑律管晏機畱是各一  
道也抱朴子玄門之肯綮也論者以不經  
擯之過矣夫競功利者迷而不返甘隱苦  
空者滯而不化抱朴子晉人也其自叙幼



以武功效用於時不受賞歸而論著是書然則抱朴子豪傑士也彼縱不言神仙其功名亦可以垂世不言功名其文詞亦可以垂世所以諄諄者必有所試也編內自言受九鼎金液二經於鄭君鄭君知江南將亂負笈入霍山不知所終鄭君非仙抑何以預知亂乎黃白變化服食之事固吾儒之所不道然龜鶴長年猿狐多壽物類尚爾軒黃已先覺矣抱朴之言非誣也以

至外篇備論時政得失人事臧否廣駁曲引窮搜遠喻鑿鑿允合於時可以拯弊拯亂施諸行事非若莊列之虛恠申韓之深刻管晏之機畵也推而論之用則可以輔世長民舍則可以全身遠害進則可以坐致王伯隱則可以却老長生視天地為芻狗以古今為逆旅如抱朴子者內精玄學外諳時政漢魏以來無其倫也若泥而論之則千載之下抱朴子含冤多矣况其文



詞恢弘壯麗曠充翁鬱如千尋之桐梓翠  
干雲霄照乘之明珠光彩射人山嶽不足  
以壯其勢江河不足以充其氣萬化不足  
以擬其富瓊玖琳琅不足以比其珍吳粧  
楚艷不足以比其麗雷電倏忽風雲幻化  
不足以極其變蓋六朝之文之鼻祖韓子  
而下歐蘇不足多也今夫館閣薦紳每耽  
玄竅而操觚士子求工詞論則是編之膾  
炙者衆矣顧所傳抄寫舛譌乃與兒輩手

校壽梓以與同志者共之

嘉靖乙丑歲仲秋朔

大明六代孫魯藩務本健根識



敕賜承

包小一又



抱朴子序

洪體之超逸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凌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故欲戢勁翮於鷦鷯之群藏逸跡於跛驢之伍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於至駑之蹇足以自卜者審不能者止豈敢力蒼蠅而慕冲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陋醜求媒揚之美談堆沙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以焦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躋閔也以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契或作勢





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徒而志安乎窮否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而蓬華有藻稅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淵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修爲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可諮問今為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麤言較畧以示一隅冀悵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

豈爲暗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舉耳世儒徒知伏膺周孔桎梏皆死莫信神仙之事謂之妖妄之說見余此書不特大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不以合於世余所著子書之數而別爲此一部名曰內篇凡二十卷與外篇各起次第也雖不足以藏名山石室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其不可與言者不令見也貴使來世好長生者有以釋其惑豈求信於不信者乎葛洪稚川謹序



抱朴子序終

抱朴子內篇卷一



暢玄卷第一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抱朴子曰玄者自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也眇昧乎其深也故能微焉綿邈乎其遠也故稱妙焉其高則冠蓋乎九霄其曠則籠罩乎八隅光乎日月迅乎電馳或倏爍而景逝或飄澤而星流或滉漾於淵澄或霧霏而雲浮因兆類而爲有託潛寂而爲無淪大幽而下沉凌辰極而上遊金石不能比其剛湛露不



能等其柔方而不矩圓而不規來焉莫見往焉莫追  
乾以之高坤以之卑雲以之行雨以之施胞胎元一  
範鑄兩儀吐納大始鼓冶億類回旋四七匠成草昧  
轡策靈機吹噓四氣幽括冲默舒闡榮尉一作抑濁  
揚清斟酌河渭增之不溢挹之不匱與之不榮奪之  
不瘁故玄之所在其樂不窮玄之所去器弊神逝夫  
五聲八音清商流徵損聰者也鮮華艷采或麗炳爛  
傷明者也宴安逸豫清醪芳醴亂性者也冶容媚姿  
鈇華素質伐命者也其唯玄道可與為永不知玄道

預是見說文

者雖顧盼為殺生之神器脣吻為興亡之關鍵椅榭  
俯臨乎雲雨藻室華綠以參差組帳霧合羅幃雲離  
西毛陳於閑房金觴華以交馳清絃嘯噴以齊唱鄭  
舞紛綵以綏蛇哀簫鳴以凌霞羽蓋浮於漣漪掇芳  
華於蘭林之囿弄紅鵲於積珠之池登峻則望遠以  
忘百憂臨深則俯擊以遺朝飢入宴千門之混焜出  
驅朱輪之華儀然樂極則哀集至盈必有虧故曲終  
則歎發醖罷則心悲也寔理勢之攸召猶影響之相  
歸也欺假借而非真故物往若有遺也夫玄道者得



之乎內守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思玄道之  
要言也得之者貴不待黃鉞之威體之者富不須難  
得之貨高不可登深不可測乘流光策飛景凌六虛  
貫涵溶出乎無上入乎無下經乎汗漫之門遊乎窈  
眇之野逍遙恍惚之中倘佯仿佛之表咽九華於雲  
端咀六氣於丹霞徘徊茫昧翔翔希微履略蜿蜒踐  
跚旋璣此得之者也其次則真知足知足者則能肥  
遁勿用顧光山林紆鸞龍之翼於細分之伍養浩然  
之氣於蓬華之中縵縵帶索不以質龍章之曄曄也

負杖策不以易結駟之駱驛也藏夜光於嵩岫不  
受他山之攻沉鱗甲於玄淵以違鑽灼之災動息知  
止無往不足棄赫奕之朝華避債車之險路吟嘯蒼  
崖之間而萬物化爲塵氛怡顏豐柯之下而朱戶變  
爲繩樞握耒耨田而麾節忽若執鞭啜薺漱泉而大  
牢同乎藜藿泰爾有餘歡於無爲之場忻然齊貴賤  
於不爭之地含醇守樸無欲無憂全真虛器居平味  
澹恢恢蕩蕩與渾成等其自然浩浩茫茫與造化鈞  
其符契如闇如明如濁如清似遲而疾似虧而盈豈



肯委尸祝之塵釋大匠之位越樽俎以代無知之庖  
舍繩墨而助傷手之工不以臭鼠之細瑣庸夫之憂  
樂藐然不喜流俗之譽怛爾不懼雷同之毀不以外  
物汨其至精不以利害汙其純粹也故窮富極貴不  
足以誘之焉其餘何足以悅之乎直刃沸鑊不足以  
劫之焉謗讟何足以戚之乎常無心於衆煩而未始  
與物雜也若夫操隋珠以彈雀舐瘡痔以屬車登朽  
緡以探巢冰呂梁以求魚旦爲稱孤之客夕爲孤鳥  
之餘棟撓鍊覆傾溺不振蓋世人之所爲載馳企及  
而達者之所爲寒心而悽愴者也故至人嘿韶夏而  
韜藻悅奮其六羽於五域之墟而不煩銜蘆之衛翳  
其鱗角乎勿用之地而不恃曲宄之備俯無侶鷁之  
呼仰無亢極之悔人莫之識邈矣遼哉



抱朴子內篇卷一終

抱朴子內篇卷二

昔丹陽葛洪稚川著

論仙

或問曰神仙不死信可得乎抱朴子答曰雖有至明而有形者不可畢見焉雖稟極聰而有聲者不可盡聞焉雖有大章豎亥之足而所常履者未若所不履之多雖有禹益齊諧之識而所識者未若所不識之衆也萬物云云何所不有况列仙之人盈乎竹素矣不死之道曷為無之於是問者大笑曰夫有始者必



有卒有存者必有亡故三五丘旦之聖棄疾良平之智端嬰隨酈之辯賁育五丁之勇而咸死者人理之常然必至之大端也徒聞有先霜而枯瘁當夏而凋青含穗而不秀未實而萎零未聞有享於萬年之壽久視不已之期者矣故古人學不求仙言不語惟杜彼異端守此自然推龜鶴於別類以死生爲朝暮也夫苦心約已以行無益之事鏤冰雕朽終無必成之功未若據匡世之高策招當年之隆祉使紫青重紆玄牡龍跼華轂易步趣鼎鍊代耒耜不亦美哉每思

詩人甫田之刺深惟仲尼皆死之證無爲握無形之風捕難執之影索不可得之物行必不到之路棄榮華而涉苦困釋甚易而攻至難有似喪者之逐遊女必有兩失之悔單張之信偏見將速內外之禍也夫班秋不能削瓦石爲芒鉞歐冶不能鑄鉛錫爲干將故不可爲者雖鬼神不能爲也不可成者雖天地不能成也世間亦安得奇方能當老者復少而應死者反生哉而吾子乃欲延螻蛄之命令有歷紀之壽養朝菌使累晦朔之積吾子不亦謬乎願加九思不遠



迷復焉抱朴子答曰夫聰之所去則震雷不能使之  
聞明之所棄則三光不能使之見豈鞀磬之音細而  
麗天之景微哉而聾夫謂之無聲焉瞽者謂之無物  
焉又況絃管之和音山龍之綺采安能賞克諧之雅  
韻曄曄之鱗藻哉故聾瞽在乎形器則不信豐隆之  
與玄象矣而況物有微於此者乎暗昧滯乎心神則  
不信有周孔於在昔矣況告之以神仙之道乎夫存  
亡終始誠是大體其異同參差或然或否變化萬品  
奇怪無方物是事非本鈞末乖未可一也夫言始者

必有終者多矣混而齊之非通理矣謂夏必長而齊  
衰枯焉謂冬必凋而竹栢茂焉謂始必終而天地無  
窮焉謂生必死而龜鶴長存焉盛陽宜暑而夏天未  
必無涼日也極陰宜寒而嚴冬未必無暫溫也百川  
東注而有北流之浩浩坤道至靜或震動而崩弛水  
土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  
燄重類應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輕物當浮而蚌蚶  
有沉羽之流萬殊之類不可以一槩斷之正如此也  
久矣有生最靈莫過乎人貴性之物宜必鈞而其賢



愚邪正好醜脩短清濁貞淫緩急遲速趨捨所向耳目所欲其為不同已有天性之覺性氷炭之乖矣何獨怪仙者之異不與凡人皆死乎若謂受氣皆有一定則雉之為蜃雀之為蛤壤蟲假翼川蛙翻飛水虜為蛤荇苓為蛆田鼠為鴛腐草為螢鼃之為虎蛇之為龍皆不然乎若為人稟正性不同凡物皇天賦命無有彼此則牛哀成虎楚媼為黿枝離一作滑錢為柳秦女為石死而更生男女易形老彭之壽殤子之夭其何故哉苟有不同則其異有何限乎若夫仙人以藥物

養身以術數延命使內疾不生外患不入雖久視不死而舊身不改苟有其道無以為難也而淺識之徒拘俗守常咸曰世間不見仙人便云天下必無此事夫目之所曾見當何足言哉天地之間無外之大其中殊奇豈遽有限詣老戴天而或無知其為上終身履地而莫識其下形骸已所自有也而莫知其心志之所以然焉壽命在我者也而莫知其脩短之能至焉況乎神仙之遠理道德之幽玄仗其短淺之耳目以斷微妙之有無豈不悲哉設有哲人大才嘉邈勿



用翳景掩藻廢偽去欲執大璞於至醇之中遺末務  
於流俗之外世人猶歎能甄別或莫造於無名之表  
得精神於陋形之裏豈況仙人殊趣異路以富貴為  
不幸以榮華為穢汙以厚玩為塵壤以聲譽為朝露  
蹈炎飈而不灼躡玄波而輕步鼓翮清塵風駟雲軒  
仰凌紫極俯棲崑崙行尸之人安得見之假令遊戲  
或經人間匿真隱異外同凡庸比肩接武孰有能覺  
乎若使皆如郊間兩瞳之正方叩疏之雙耳出乎頭  
巔馬皇乘龍而行子晉躬御白鶴或鱗身蛇首或作  
鮀

或金車羽服乃可得知耳自不若斯則非洞視者安  
能覲其形非徹聽者安能聞其聲哉世人既不信又  
多疵毀真人疾之遂益潛遁且常人之所愛乃上士  
之所憎庸俗之所貴乃至人之所賤也英儒偉壘養  
其浩然者猶不樂見淺薄之人風塵之徒况彼神仙  
何為汲汲使芻狗之倫知有之何所索乎而惟於未  
嘗知也目察百步不能了了而欲以所見為有所不  
見為無則天下之所無者亦必多矣所謂以指測海  
指極而云水盡者也蜉蝣校巨鰲白及料大椿豈所



能及哉魏文帝窮覽洽聞自呼於物無所不經謂天下無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論嘗據言此事其間未暮二物畢至帝乃歎息遽毀斯論事無固必殆為此也陳思王著釋疑論云初謂道術直呼愚民詐偽空言定矣及見武皇帝試閉左慈等令斷穀近一月而顏色不減氣力自若常云可五十年不食正爾復何疑哉又云今甘始以藥舍生魚而煮之於沸脂中其無藥者熟而可食其銜藥者遊戲終日如在水中又又以藥粉桑以飼螭蠶乃到十月不老又以住

年藥食鷄雛及新生犬子皆止不復長以還白藥食白犬百日毛盡黑乃知天下之事不可盡知而以臆斷之不可任也但恨不能絕聲色專心以學長生之道耳彼二曹學則無書不覽才則一代之英然初皆謂無而晚年乃有窮理盡性其歎息如此不逮若人者不信神仙不足怪也劉向博學則究微極妙經深涉遠思理則清澄真偽研覈有無其所撰列仙傳仙人七十有餘誠無其事妄造何為乎遽古之事何可親見皆賴記籍傳聞於往耳列仙傳炳然其必有矣



然書不出周公之門事不經仲尼之手世人終於不信然則古史所記一切皆無何但一事哉俗人貪榮好利汲汲名利以已之心遠忖昔人乃復不信古者有逃帝王之禪授薄卿相之貴任巢許之輩老萊莊周之徒以爲不然也况於神仙又難知於斯亦何可求今世皆信之哉多謂劉向非聖人其所撰錄不可孤據尤所以使人歎息者也夫魯史不能與天地合德而仲尼因之以著經子長不能與日月並明而揚雄稱之爲實錄劉向爲漢世之名儒賢人其所記述

庸可棄哉凡世人所以不信仙之可學不許命之可延者正以秦皇漢武求之不獲以少君樂太爲之無驗故也然不可以黔婁原憲之貧而謂古者無陶朱猗頓之富不可以無鹽宿瘤之醜而謂在昔無南威西施之美進趨猶有不達者焉稼穡猶有不收者焉商賈或有不利者焉用兵或有無功者焉况乎求仙事之難者爲之者何必皆成哉彼二君兩臣自可求而不得或始勤而卒怠或不遭乎明師又何足以定天下之無仙乎夫求長生修至道訣在於志不在於



富貴也苟非其人則高位厚貨乃所以為重累耳何者學仙之法欲得恬愉淡泊滌除嗜慾內視反聽尸居無心而帝王任天下之重貴治執掌之政務思勞於萬幾神馳於宇宙一介失所則王道為虧百姓有過則謂之在予醇醪汨其和氣艷容伐其根莖所以剪精損慮削乎平粹者不可曲盡而備論也蚊螬膚則坐不得安虱群攻則卧不得安四海之事何祇若是安得掩翳聰明歷藏數息長齊久潔躬親爐火夙興夜寐以飛八石哉漢武享國最為壽考已得養性

之小益矣但以升合之助不供鍾石之費賦漕之輸不給尾閭之泄耳仙法欲靜寂無為忘其形骸而人君撞千石之鐘伐雷霆之鼓砰磕嘈囂驚魂蕩心百枝萬變喪精塞耳飛輕走迅釣潛弋高仙法欲令愛逮蠢蠕不害含氣而人君有赫斯之怒芟夷之誅黃鉞一揮齊斧暫授則伏尸千里流血滂沱斬斷之不絕於市仙法欲止絕臭腥休糧清腸而人君烹肥宰脂屠割群生八珍百和方丈於前煎熬勺藥旨嘉饗飫仙法欲博愛人荒視人如已而人君兼弱攻昧取



亂推亡闢地拓疆泯人社稷駭合生人投之死地孤  
魂絕域暴骸腐野五嶺有血刃之師北闕懸大宛之  
首坑生煞伏動數十萬京觀封尸仰干雲霄暴骸如  
莽彌山填谷秦皇使十室之中思亂者九漢武使天  
下嗷然戶口減半視其有益粗亦有損結草知德則  
虛祭必怨衆煩攻其膏肓人鬼齊其毒恨彼二主徒  
有好仙之名而無修道之實所知淺事不能悉行要  
妙深秘又不得聞又不得有道之士爲合成仙藥以  
與之不得長生無所怪也吾徒匹夫加之罄困家有

長卿壁立之貧腹懷翳桑絕糧之餒冬抱戎夷後門  
之寒夏有儒仲環堵之暎欲經遠而乏舟車之用欲  
有營而無代勞之役入無綺紈之娛出無遊觀之歡  
甘旨不經乎口玄黃不過乎目芬芳不歷乎鼻八音  
不關乎耳百憂攻其心曲衆難萃其門庭居世如此  
可無戀也或得要道之訣或值不群之師而猶恨恨  
於老妻弱子眷眷於狐兔之丘遲遲以臻殂落日日  
不覺衰老知長生之可得而不能修患流俗之臭鼠  
而不能委何者愛習之情卒難遣而絕俗之志未易



果也況彼二帝四海之主其所耽玩者非一條也其所親幸者至不少矣正使之爲旬明之齊數日閑居猶將不能況乎內棄婉嬖之寵外損赫奕之尊口斷甘肴心絕所欲背榮華而獨徃求神仙之幽漠豈不眇哉是以歷覽在昔得仙道者多貧賤之士非勢位之人又樂大所知實自淺薄飢渴榮貴冒干貨賄街虛妄於苟且忘禍患於無爲區區小子之奸僞豈足以證天下之無仙哉昔句踐執怒蠅戎卒爭蹈火楚靈愛細腰國人多餓死齊桓嗜異味易牙蒸其子宋

君賞瘠孝毀歿者比屋人主所欲莫有不至漢武招求方士寵待過厚致令斯輩敢爲虛誕耳樂大若審有道者安可待煞乎夫有道者視爵位如湯鑊見印綬如縲絰視金玉如土糞觀華堂如牢獄豈當扼腕空言以僥倖榮華居丹楹之室受不訾之賜帶五利之印尚公主之貴耽淪勢利不知止足實不得道斷可知矣按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貧無以市其藥物故出於漢以假途求其財道成而去又按漢禁中起居注云少君之將去也



武帝夢與之共登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云太一請少君帝覺以語左右曰如我之夢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而少君稱病死久之帝令人發其棺無尸唯衣冠在焉按仙經云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仙中士遊於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後蛻謂之尸解仙今少君必尸解者也近世壺公將費長房去及道士李意期將兩弟子皆在郾縣其家各發棺視之三棺遂有竹杖一枚以丹書於杖此皆尸解者也昔王莽引典墳以飾其邪不可謂儒者皆為篡

盜也相如因鼓琴以竊文君不可謂雅樂主於淫佚也噓死者不可譏神農之播穀燒死者不可怒燧人之鑽火覆溺者不可怒帝軒之造舟酤管者不可非杜儀之為酒豈可以樂太之邪偽謂仙道之果無乎是猶見趙高董卓便謂古無伊周霍光見商臣冒頓而云古無伯奇孝已也又神仙集中有召神効鬼之法又有使人見鬼之術俗人聞之皆謂虛文或云天無鬼神或云有之亦不可効召或云見鬼者在男為覡在女為巫當須自然非可學而得按漢書及太



史公記皆云齊人少翁武帝以爲文成將軍武帝所幸李夫人死少翁能令武帝見之如生人狀又令武帝見竈神此史籍之明文也夫方術旣令鬼見其形又令本不見鬼者見鬼推此而言其餘亦何所不有也鬼神數爲民間作光怪變異又經典所載多鬼神之據俗人尚不信天下之有神鬼况乎仙人居高處遠清濁異流登遐遂往不返於世非得道者安能見聞而儒墨之家知此不可以訓故終不言其有焉俗人之不信不亦宜乎惟有識真者校練衆方得其徵

驗審其必有可獨知之耳不可強也故不見鬼神不見仙人不可謂世間無仙人也人有賢愚皆知已身之有魂魄鬼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故分去則術家有拘錄之法盡去則禮典有招呼之義此之爲物至近者也然與人俱生至乎終身莫或有自聞見之者也豈可遂以不聞見之又云無之乎若夫輔氏報施之鬼成湯怒齊之靈申生交言於狐子杜伯報恨於周宣彭生託形於玄豕如意假貌於蒼狗灌夫守田蚡子義培燕簡尊收之降于華樂侯之止民家



素姜之說識緯孝孫之著文章神君言於上臨羅陽  
仕於吳朝鬼神之事著於竹帛昭昭如此不可勝數  
然而蔽者猶謂無之況長生之事世所希聞乎望使  
必信是令蚊虻負山與井螭論海也俗人未嘗見龍  
麟鸞鳳乃謂天下無有此物以爲古人虛設瑞應欲  
令人主自勉不息冀致斯珍也況於今人之信有仙  
人乎世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謂索隱行恠好傳虛  
無所撰列仙皆復妄作悲夫此所謂以分寸之瑕棄  
盈尺之夜光以蟻鼻之缺損無價之淳鈞非荆和之

遠識風胡之賞真也斯朱公所以鬱悵薛燭所以永  
歎矣夫作金皆在神仙集中淮南王抄出以作鴻寶  
枕中書雖有其文然皆秘其要文必須口訣臨文指  
解然後可爲耳其所用藥復多改其本名不可按之  
使用也劉向父德治淮南王獄中所得此書非爲師  
授也向本不解道術偶偏見此書便謂其意盡在紙  
上是以作金不成耳至於撰列仙傳自刪秦大夫阮  
倉書中出之或所親見然後記之非妄言也狂夫童  
謠聖人所擇焉堯之言或不可遺採非無以下體豈



可以有慮之一失而謂經典之不可用以日月曾蝕之故而謂玄象非大明哉外國作水精枕實是合五種灰以作之今交廣多有得其法而鑄作之者今以此語俗人殊不肯信乃云水精本自然之法玉石之類況於世間幸有自然之金俗人當何信其有可作之理哉愚人乃不信黃丹及胡粉是化鉛所作又不信騾及馱驢是驢馬所生云物各自有種况乎難知之事哉夫所見少則所信多世之常也信哉此言其事雖天之明而人處覆甕之下焉識至言哉

抱朴子內篇卷三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對俗

或人難曰人中之有老彭猶木中之有松栢賦稟之自然何可學得乎抱朴子曰夫陶冶造化莫靈於人故達其淺者則能役用萬物得其深者則能長生久視知上藥之延年故服其藥以求仙知龜鶴之遐壽故効其道引以增年且夫松栢枝葉與衆木則別龜鶴體貌與衆蟲則殊至於彭老猶是人耳非異類而壽



獨長者由於得道非自然也衆木不能法松栢諸蟲不能學龜鶴是以短折耳人有明哲能修彭老之道則可與之同功矣若謂世無仙人乎然前哲所記近將千人皆有姓字及有施爲本末非虛言也若謂彼皆特稟異氣然其相傳皆有師奉服食非生知也若道術不可學得則變易形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興雲起霧召致蟲蛇合聚魚鼈三十六石立化爲水消玉爲粉潰金爲漿入淵不沾蹴刃不傷幻化之事九百有餘按而行之無不皆効何爲獨不肯信仙之可

得乎仙道遲成多所禁忌自無超世之志強力之才不能守之守之其或頗好心疑中道而廢便謂仙道長生果不可得耳仙經曰服丹守一與天相畢還精胎息延壽無極此皆至道要言也民間君子猶內不負心外不愧影上不欺天下不食言豈況古之真人寧當虛造空文以必不可得之事誑誤將來何所索乎苟無其命終不肯信亦安可強令信哉或難曰龜鶴長壽蓋世間之空言耳誰與二物終始相隨而得知之也抱朴子曰苟得其要則八極之外如在指掌



百代之遠有若同時不必在乎庭宇之左右俟乎瞻視之所及然後知之也玉策記曰千歲之龜五色具焉其額上兩骨起似角解人之言浮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蓍之下其上時有白雲蟠蛇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登於木其未千載者終不集於樹上也色純白而腦盡成丹如此則見便可知也然物之老者多智率皆深藏遠處故人少有見之耳按玉策記及昌宇經不但此二物之壽也云千歲松樹四邊枝起上杪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蓋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

青羊或如青犬或如青人皆壽千歲又云蛇有無窮之壽彌猴壽八百歲變為獼猴壽五百歲變為獼猴千歲蟾蜍壽三千歲騏驎壽二千歲騰黃之馬吉光之獸皆壽三千歲千歲之鳥萬歲之禽皆人面而鳥身壽亦如其名虎及鹿兔皆壽千歲壽滿五百歲者其毛色白能壽五百歲者則能變化狐狸狸狼皆壽八百歲滿五百歲則善變為人形鼠壽三百歲滿百歲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如此比例不可具載但博識者觸物能名



洽聞者理無所惑耳何必常與龜鶴周旋乃可知乎  
苟不識物則園中草木田池禽獸猶多不知況乎巨  
異者哉史記龜策傳云江淮間居人為兒時以龜枝  
床至後老死家人移床而龜故生此亦不減五六十  
歲也不飲不食如此之久而不死其與凡物不同亦  
遠矣亦復何疑於千歲哉仙經象龜之息豈不有以  
乎故太丘長潁川陳仲弓薦論士也撰異聞記云其  
郡人張廣定者遭亂常避地有一女年四歲不能步  
涉又不可擔負計棄之固當餓死不欲令其骸骨之

露村口有古大塚上巔先有穿穴乃以罌盛糲之下  
此女於塚中以數月許乾飯及水漿與之而捨去候  
此平定其間三年廣定乃得還鄉里欲收塚中所棄  
女骨更殯埋之廣定往視女故坐塚中見其父母猶  
識之甚喜而父母猶初恐其鬼也入就之乃知其不  
死問之從何得食女言糧初盡時甚飢見塚角有一  
物伸頸吞氣試効之轉不復飢日月為之以至於今  
父母去時所留衣被自在塚中不行往來衣服不敗  
故不寒凍廣定乃索女所言物乃是一大龜耳女出



食穀初小腹痛嘔逆又許乃習此又足以知龜有不死之法及爲道者効之可與龜同年之驗也史遷與仲弓皆非妄說者也天下之蟲鳥多矣而古人獨舉斯二物者明其獨有異於衆故也覩一隅則可以悟之矣或難曰龜能土蟄鶴能天飛使人爲須臾之蟄有頃刻之飛猶尚不能其壽安可學乎抱朴子荅曰蟲之能蟄者多矣鳥之能飛者饒矣而獨舉龜鶴有長生之壽者其所以不死者不由蟄與飛也是以真人但令學其道引以延年法其食氣以絕穀不學其

上蟄與天飛也夫得道者上能鍊身於雲霄下能潛泳於川海是以蕭史偕翔鳳以凌虛琴高乘朱鯉於深淵斯其驗也何但須臾之蟄頃刻之飛而已乎龍蛇蛟螭狙狴鼯蟲皆能竟冬不食之時乃肥於食時也莫得其法且夫一致之善者物多勝於人不獨龜鶴也故太昊師蜘蛛而結網金天據九鴈以正時帝軒俟鳳鳴以調律唐堯觀蓂莢以知月終歸知往乾鵠知來魚伯識水旱之氣蜉蝣曉潛泉之地白狼知殷家之興鷺鷥見周家之盛龜鶴偏解導養不足恠



別本顛錯此本後  
不能盡是  
按註

也且仙經長生之道有數百事但有遲速煩要耳不  
必皆法龜鶴也上士用思遐邈自然玄暢難以愚俗  
之近情而推神人之遠旨或曰我等不知今人長生  
之理古人何獨知之此蓋愚暗之局談非達者之用  
懷也夫占天漢書樂大初見武帝試令闔其基自相  
觸而後漢書又載魏尚能坐在立亡張楷能興雲起  
霧皆良史所記信而有徵而此術事皆在神仙之部  
其非妄作可知矣小記有驗則長生之道何獨不然  
乎或曰審其神仙可以學致翻然凌霄背俗棄世蒸

嘗之禮莫之修奉先鬼有知其不餓乎抱朴子曰蓋  
聞身體不傷謂之終孝况得仙道長生又視天地相  
畢過於受全歸完不亦遠乎果能登虛躡景雲輦霓  
蓋餐朝霞之沆瀣吸玄黃之醇精飲則玉醴金漿食  
則翠芝朱英居則瑤堂瑰室行則逍遙太清先鬼有  
知將蒙我榮或可以翼亮五帝或可以監御百靈位  
可以不求而自致膳可以咀茹華瓊勢可以總攝羅  
鄴威可以叱咤梁柱誠如其道罔識其妙亦無餓之  
者得道之高莫過伯陽伯陽有子名宗仕魏為將軍



有功封於段干然則今之學仙者自可皆有子弟以承祭祀之事何緣便絕或曰得道之士呼吸之術既備服食之要又該掩耳而聞千里閉目而見將來或委華駟而轡蛟龍或棄神州而宅蓬瀛或遲迴於流俗逍遙於人間不便絕跡以造玄虛其所尚則同其逝止或異何也抱朴子答曰聞之先師云仙人或昇天或住地要於俱長生住留各從其所好耳又服還丹金液之法若且欲留在世間者但服半劑而錄其半若後求昇天便盡服之不死之事已定無復奄忽

之慮正復且遊地上或入名山亦何所復憂乎彭祖言天上多尊官大神新仙者位卑所奉事者非一但更勞苦故不足役役於登天而止人間八百餘年也又云古之得仙者或身生羽翼變化飛行失人之本更受異形有似雀之為蛤雉之為蜃非人道也人道當食甘旨服輕暖通陰陽處官秩耳目聰明骨節堅強顏色悅懌老而不衰延年久視出處任意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衆精不能犯五兵百毒不能中憂喜毀譽不為累乃為貴耳若委棄妻子獨處山澤邈然



斷絕人理塊然與木石爲隣不足多也昔安期先生  
龍眉審公修羊公陰長生皆服金液半劑者也其止  
世間或近千年然後去耳篤而論之求長生者正惜  
今日之所欲耳本不汲汲於昇虛以飛騰爲勝於地  
上也若幸可止家而不死者亦何必求於速登天乎  
若得仙無復任理者復一事耳彭祖之言爲附人情  
者也或問曰爲道者當先立功德審然否抱朴子答  
曰有之按玉鈴經中篇云立功爲上除過次之爲道  
者以救人危使免禍護人疾病令不枉死爲上功也

接行

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爲本若他行不修  
而但務之玄道無益也七政之盈縮論凌犯於今如術家占天既往審崇  
替於將來仰望雲物之徵祥俯定卦兆之休咎運三  
基以定行軍之興亡推九符而得禍福之分野乘除  
一筭以究鬼神之情狀錯綜六情而處無端之善否  
其根元可考也形理可求也而庸才近器猶不能開  
學之奧治至于樸素徒銳思於糟粕不能窮測其精  
微也夫鑿柄之麤伎而輪扁有不傳之妙掇蜩之薄  
術而偃僂有入神之巧在乎其人由於至精也況於



神仙之道旨意深遠求其根莖良未易也松喬之徒雖得其効未必測其所以然也况凡人哉其事可學故古人記而垂之以傳識者耳若心解意得則可信而修之其猜疑在胸皆自其命不當詰古人何以獨曉此而我何以獨不知之意邪吾今知仙之可得也吾能休糧不食也吾保流珠之可飛也黃白之可求也若責吾求其本理則亦實復不知矣世人若以思所能得謂之有所不能及則謂之無則天下之事亦歎矣故老子有言以狸頭之治鼠漏以啄木之護樹

齒此亦可以類求者也若蟹之化漆麻之壞酒此不可以理推者也萬殊紛然何可以意極哉設令抱危篤之疾須良藥之救而不肯即服須知神農岐伯所以用此草治此病本意之所由則未免於愚也或曰生死有命脩短素定非彼藥物所能損益夫指旣斬而連之不可續也血旣灑而吞之無所益也豈况服彼異類之松栢以延短促之年命甚不然也抱朴子曰若夫此論必須同類乃能為益然則旣斬之指已灑之血本自一體非為殊族何以旣斬之而不可續



已灑之而不中服乎余數見人以蛇銜膏連已斬之  
指桑豆易雞鴨之足作豆一異物之益未可誣也若子  
言不恃他物則宜擣肉治骨以為金瘡之藥煎皮熬  
髮以治禿鬢之疾耶夫水土不與百卉同體而百卉  
仰之以植焉五穀非生人之類而生人須之以為命  
焉脂非火種水非魚屬然脂竭則火滅水竭則魚死  
伐木而寄生枯莖草而兔絲萎川蟹不歸而蛄敗葉  
樹見斷而蠹殄觸類而長之斯可悟矣金木在九竅  
則死人為之不朽鹽鹵沾於肌髓則脯腊為之不爛

況於以宜身益命之物納之於已何怪其令人長生  
乎或難曰神仙方書似是而非將必好事者妄所造  
作未必出黃老之手經松喬之目也抱朴子曰若如  
雅論宜不驗也今試其小者莫不効焉余數見人以  
方諸求水於夕月陽燧引火於朝日隱形以淪於無  
象易貌以成於異物結巾投地而兔走鉞綴丹帶而  
蛇行瓜果結實於須臾龍魚灑灑於盤盂皆如說焉  
按方術皆不得長生也上帝司命之神察人過惡其行惡事大者司命奪紀小過  
奪筭隨所輕重故所奪有多少也凡人之受命得壽



自有本數數本多者則紀筭難盡而遲死若所稟本  
少而所犯者多則紀筭速盡而早死又云人欲地仙  
當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  
九善而忽復中行一惡則盡失前善乃當復更起善  
數耳故善不在大惡不在小也雖不作惡事而口及  
所行之事及責求布施之報便復失此一事之善但  
不盡失耳又云積善事未滿雖服仙藥亦無益也若  
不服仙藥並行好事雖未便得仙亦可無卒死之禍  
矣吾更疑彭祖之輩善功未足故不能昇天耳

抱朴子內篇卷四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金丹

抱朴子曰余考覽養性之書鳩集久視之方魯所披  
涉篇卷以千計矣莫不皆以還丹金液為大要者焉  
然則此二事蓋仙道之極也服此而不仙則古來無  
仙矣往者上國喪亂莫不奔播四出余周旋徐豫荆  
襄江廣數州之間閱見流移俗道士數百人矣或有  
素聞其名乃在雲日之表者然率相似如一其所知



見深淺有無不足以相傾也雖各有數十卷書亦未能悉解之也爲寫蓄之耳時時有知行氣及斷穀服諸草木藥法所有方書畧爲同文無一人不有道機經唯以此爲至秘乃云是尹喜所撰余告之曰此是魏世軍督王圖所撰耳非古人也圖了不知大藥正欲以行氣入室求仙作此道機謂道畢於此此復是誤人之甚者也余問諸道士以神丹金液之事及三皇文召天神地祇之法了無一人知之者其誇誕自譽及欺人云已久壽及言曾與仙人共遊者將太半

矣足以與盡微者甚歎矣或有頗聞金丹而不謂今世復有得之者皆言唯上古已度仙人乃當曉之或有得方外說不得其真經或得雜碎丹方便謂丹法盡於此也昔左元放於天柱山中精思而神人授之金丹仙經會漢末亂不遑合作而避地來渡江東志欲授名山以修斯道余從祖仙公又從元放受之凡受太清丹經三卷及九鼎丹經一卷金液丹經一卷余師鄭君者則余從祖仙公之弟子也又於從祖受之而家貧無用買藥余親事之洒掃積久乃於馬迹



山中立壇盟受之井諸口訣訣之不書者江東先無此書書出於左元放元放以授余從祖從祖以授鄭君鄭君以授余故他道士了無知者也然余受之已二十餘年矣資無擔石無以為之但有長歎耳有積金盈櫃聚錢如山者復不知有此不死之法就令聞之亦萬無一信如何夫飲玉粒則知漿苻之薄味覩崑崙則覺丘垤之至卑既覽金丹之道則使人不欲復視小小方書然大藥難卒得辦當須且將御小者以自支持耳然服他藥萬斛為能有小益而終不能

使人遂長生也故老子之訣言云子不得還丹金液虛自苦耳夫五穀猶能活人人得之則生人絕之則死又况於上品之神藥其益人豈不萬倍於五穀耶夫金丹之為物燒之愈久變化愈妙黃金入火百鍊不消埋之畢天不朽服此二藥鍊人身體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蓋假求於外物以自堅固有如脂之養火而可不滅銅青塗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銅之勁以扞其肉也金丹入身中沾洽榮衛非但銅青之外傳矣世間多不信至道者則悠悠者皆是耳然萬一時



偶有好事者而復不見此法不值明師無由聞天下之有斯妙事也余今畧鈔金丹之都較以示後之同志好之者其勤求之求之不可守淺近之方而謂之足以度世也遂不遇之者直當息意於無窮之冀耳想見其說必自知出潢汙而浮滄海背螢燭而向日月聞雷霆而覺布鼓之陋見巨鯨而知寸介之細也知其嘍嘍無所先入欲以弊藥必規昇騰者何異策蹇驢而追迅風棹籃舟而濟大川乎又諸小餌丹方甚多然作之有深淺故力勢不同雖有優劣轉不相

及猶一醖之酒不可以方九醞之醇耳然小丹之下者猶自遠勝草木之上者也凡草木燒之即燼而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成丹砂其去凡草亦遠矣故能令人長生神仙獨見此理矣其去俗人亦何緬邈之無限乎世人少所識多所恠或不知水銀出於丹砂告之終不肯信云丹砂本亦物從何得成此白物又云丹砂是石耳今燒諸石皆成灰而丹砂何得獨耳此近易之事猶不可喻其聞仙道而大笑之不亦宜乎上古真人愍念將來之可教者為作方法委



曲欲使其脫死亡之禍耳可謂至言矣然而俗人終不肯信謂為虛文若是虛文者文得九轉九變日數所成皆如方耶真人所以知此者誠不可以庸近思求也余少好方術負步請問不憚險遠每有異聞則以為喜雖見毀笑不以為戚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是以著此以示識者豈苟尚奇怪而崇飾空言欲令書行於世信結流俗哉盛陽不能榮枯朽上智不能移下愚書為曉者傳事為識者貴書夫得彤弓以驅鳥南夷得袞衣以負薪夫不知者何可強哉世人飽食

終日復未必能勤儒墨之業治進德之務但共逍遙遨遊以盡年月其所營也非榮則利或飛蒼走黃於中原或啗連孟觴以羹沸或以美女荒沉絲竹或耽淪綺紈或控絃以弊一作疲筋骨或博奕以棄功夫聞至道之言而如醉覩道論而晝睡有身不修動之死地不肯求問養生之法自欲割削之前熬之憔悴之漉汜之而有道者自寶秘其所知無求於人亦安肯強行語之乎世人之常言咸以長生若可得者古之聖人之富貴者已當得之而無得之者是無此道也



而不知古之富貴者亦如今之富貴者耳俱不信不求之而皆以目前之所欲者為心亦安能得之耶假令不能決意信命之可延仙之可得亦何惜於試之試之小効但使得二三百歲不猶愈於凡人之少夭乎天下之事萬端而道術尤難明於他事者也何可以中才之心而斷世間必無長生之道哉若正以世人皆不信之便謂為無則世人之智者又何太多乎今若有識道意而猶修求之者詎必便是至愚而皆不及世人耶又或慮於求長生志懦其不得恐人笑之

以為暗惑若心所斷萬有一失而天下果自有此不死之道者不亦當復為得之者所笑乎日月有所不能周照人心安足孤信哉抱朴子曰按黃帝九鼎神丹經曰黃帝服之遂以昇仙又云雖呼吸道引及服草木之藥可得延年不免於死也服神丹令人壽無窮已與天地相畢乘雲駕龍上下太清黃帝以傳玄子戒之曰此道至重必以授賢苟非其人雖積玉如山勿以此道告之也受之者以金人金魚投於東流水中以為約啖血為盟無神仙之骨亦不可得見此



道也合丹當於名山之無人之地結伴不過三人  
先齋百日沐浴五香致加精潔勿近穢汙及與俗人  
往來又不令不信道者知之謗毀神藥藥不成矣成  
則可以舉家皆仙不但一身耳世人不合神丹反信  
草木之藥草木之藥埋之即腐煮之即爛燒之即焦  
不能自生何能生人乎九丹者長生之要非凡人所  
當見聞也萬兆蠢蠢唯知貪富貴而已豈非行尸者  
乎合時又當祭祭自有圖法一卷也

第一之丹名曰丹華當先作玄黃用雄黃水礬石水

一本作汞戎鹽鹵鹹礬石牡礪赤石脂滑石胡粉各  
數十斤以爲六一泥火之三十六日成服之七日仙  
又以玄膏丸此丹置猛火上須臾成黃金又以二百  
四十銖合水銀百斤火之亦成黃金金成者藥成也  
金不成更封藥而火之日數如前無不成也  
第二之丹名曰神丹亦曰神符服之百日仙也行度  
水火以此丹塗足下步行水上服之三刀圭三尸九  
蟲皆即消壞百病皆愈也

第三之丹名曰神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與六畜



吞之亦終不死又能辟五兵服百日仙人王女山川鬼神皆來侍之見如人形

第四之丹名曰還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朱鳥鳳凰翔覆其上王女至傍以一刀圭合水銀一斤火之立成黃金以此丹塗錢物用之即日皆還以此丹書凡人目上百鬼走避

第五之丹名餌丹服之三十日仙也鬼神來侍王女至前

第六之丹名鍊丹服之十日仙也又以汞合火之亦

成黃金

第七之丹名柔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缺盆汁和服之九十老翁亦能有子與金公合火之即成黃金第八之丹名伏丹服之即日仙也以此丹如棗核許持之百鬼避之以丹書門戶上萬邪衆精不敢前又辟盜賊虎狼也

第九之丹名寒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仙童仙女來侍飛行輕舉不用羽翼凡此九丹但得一丹便仙不在悉作之作之在人所好者耳凡服九丹欲昇天則



去欲且止人間亦任意皆能出入無間不可得之害  
矣抱朴子曰復有太清神丹其法出於元君元君者  
老子之師也太清觀天經有九篇云其上三篇不可  
教受其中三篇世無足傳當沉之三泉之下下三篇  
者正是丹經上中下凡三卷也元君者大神仙之人  
也能調和陰陽役使鬼神風雨驟駕九龍十二白虎  
天下衆仙皆隸焉猶自言本亦學道服丹之所致也  
非自然也況凡人乎其經曰上士得道昇為天官中  
士得道棲集崑崙下士得道長生世間民愚不信謂

為虛言從朝至暮但作求死之事了不求生而天豈  
能強生之乎凡人唯知美食好衣聲色富貴而已恣  
心盡欲奄忽終歿之徒慎無以神丹告之令其笑道  
謗真傳丹經不得其人身必不吉若有篤信者可將  
合藥成以分<sup>與</sup>之莫輕以其方傳之也知此道者何用  
王侯為神丹既成不但長生又可以作黃金金成取  
百斤先設大祭祭自有別法一卷不與九鼎祭同也  
祭當別稱金各檢署之

禮天二十斤

日月五斤

北斗八斤



太乙八斤

井五斤

竈五斤

河伯十二斤

社五斤

門戶間鬼神清君合五斤凡八十八斤餘一十二斤以好韋囊盛之良日於都市中市盛之時嘿聲放棄之於多處徑去無復顧凡用百斤外乃得息恣用之耳不先以金祀神必被殃咎又曰長生之道不在祭祀事鬼神也不在道引與屈伸也昇仙之要在神丹也知之不易為之實難也予能作之可長存也近代漢末新野陰君合此太清丹得仙其人本儒生有才

思善著詩及丹經讚并序述初學道隨師本末列已所知識之得仙者四十餘人甚分明也作此太清丹小為難合於九鼎然是白日昇天上之法也合之當先作華池赤鹽良雪玄白飛符三五神水乃可起火耳

一轉之丹服之三年得仙

二轉之丹服之二年得仙

三轉之丹服之一年得仙

四轉之丹服之半年得仙



五轉之丹服之百日得仙

六轉之丹服之四十日得仙

七轉之丹服之三十日得仙

八轉之丹服之十日得仙

九轉之丹服之三日得仙

若取九轉之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爆之鼎熱內朱兒一斤於蓋下伏伺之候日精照之須臾翕然俱起煌輝煌輝神光五色即化為還丹取而服之一刀圭即白日昇天又九轉之丹者封塗之於上釜中糠火

先文後武其一轉至九轉遲速各有日數多少以此知之耳其轉數少則用日多其藥力不足故服之用日多得仙遲也其轉數多藥力成故服之用日少而得仙速也又有九光丹與九轉異法大都相似耳作之法當以諸藥合火之以轉五石五石者丹砂雄黃白礬曾青慈石也一石輒五轉而各成五色五石而二十五色各一兩而異器盛之欲起死人未滿三日者取青丹一刀圭和水以浴死人又以一刀圭發其口內死人立生也欲致行厨取黑丹和水以塗左手



其所求如口所道皆自至可致天下萬物也欲隱形及先知未然方來之事及住年不老服黃丹一刀圭即便長生不老矣及坐見千里之外吉凶皆知如在目前也人生宿命盛衰壽夭富貴貧賤皆知之也其法俱在大清經中卷耳抱朴子曰其次有五靈丹經一卷有五法也用丹砂雄黃雌黃石硫黃曾青礬石磁石戎鹽太乙餘糧亦用六一泥及神室祭醮合之三十六日成又用五帝符以五色書之亦令人不死但不及太清及九鼎丹藥耳又有岷山丹法道士張

蓋踰精思於岷山石室中得此方也其法鼓冶黃銅以作方諸以承取月中水以水銀覆之致日精火其中長服之不死又取此丹置雄黃銅燧中覆以汞曝之二十日發而治之以井華水服如小豆百日盲者皆能視之百日病者自愈髮白還黑齒落更生又務成子丹法用巴沙汞置八寸銅盤中以土爐盛炭倚三偶塹以枝盤以硫黃水灌之常令如泥百日服之不死又羨門子丹法以酒和丹一斤用酒三升和曝之四十日服之一日則三蟲百病立下服之三年仙



道乃成必有玉女二人來侍之可役使致行厨此丹  
可以厭百鬼及四方死人殃注害人宅及起土功妨  
人者懸以向之則無患矣又有立成丹亦有九首似  
九鼎而不及也其要一本更云取雌黃雄黃燒下其  
中銅鑄以爲噐覆之三歲淳苦酒上百日此噐皆生  
赤乳長數分或有五色琅玕取埋而服之亦令人長  
生又可以和菟絲兔絲是初生之根其形似菟掘取  
剋其血以和此丹服之立變化在意所作也又和以  
朱草一服之能乘虛而行云朱草狀似小棗栽長三

四尺枝葉皆赤莖如珊瑚喜生名山巖石之下刻之  
沫流如血以玉及八石金銀投其中立便可凡如泥  
久則成水以金投之名為玉醴服之皆長生又有取  
伏丹法云天下諸水有名丹者有南陽之丹水之屬  
也其中皆有丹魚常先夏至十日夜伺之丹魚必浮  
於水側赤光上照赫然如火也網而取之可得之得  
之雖多勿盡取也割其血塗足下則可步行水上長  
居淵中矣又赤松子丹法取千歲蓂汗一作及及礬桃  
汁淹丹著不津噐中練密蓋其口埋之入地三尺百



日絞柠木赤實取汁和而服之令人面目鬚髮皆赤  
長生也昔中黃仙人有赤鬚子者豈非服此乎又石  
先生丹法取烏鵲之未生毛羽者以真丹和牛肉以  
吞之至長其毛羽皆赤乃煞之陰乾百日并毛羽搗  
服一刀圭百日得壽五百歲又康風子丹法用羊鳥  
鶴卵雀血合少室天雄汁和丹內鵠卵中漆之內雲  
母水中百日化為赤水服一合輒益壽十歲服一升  
千歲也又崔文子丹法內丹鷲腹中蒸之服令人延  
年長服不死又劉元丹法以丹砂內玄水液中百日

紫色握之不汙手又和以雲母水內管中漆之投井  
中百日化為赤水服一合得百歲又服長生也又樂  
子長丹法以魯青鉛丹合汞及丹砂著銅甬中乾瓦  
白滑石封之於白砂中蒸之八十日服如小豆三年  
仙矣一本作一年仙又李文丹法以白素裹丹以竹汁煮之  
名紅泉乃浮湯上蒸之合以玄水服之一合一年仙  
矣又尹子丹法以雲母水和丹密封致金花池中一  
年出服一刀圭盡一斤得五百歲又太乙招魂魄丹  
法所用五石及封之以六一泥皆似九丹也長於起



卒死三日以還者折師內一丸與硫黃丸俱以水送之令入喉即活皆言見使者持節召之又采女丹法以免血和丹與蜜蒸之百日服之如梧桐子者大九日三至百日有神女二人來侍之可役使又繆丘子丹法以清酒麻油百華醴龍膏和封以六一泥以糠火煨之十日成服如小豆一丸盡劑得壽五百歲又墨子丹法用汞及五石液於銅器中火熬之以鐵匕撓之十日還為丹服之一刀圭萬病去身長服不死又張子和丹法用鉛汞曾青水合封之蒸之於赤

黍米中八十日成以棗膏和丸之服如大豆百日壽五百歲又綺里丹法先飛取五石玉塵合以丹砂汞內大銅器中煮之百日五色服之不死以鉛百斤以藥百刀圭合火之成白銀以椎黃水和之而火之百日成黃金或太剛者以猪膏煮之或太柔者以白梅煮之又玉桂丹法以華池和丹以曾青硫黃末覆之薦之內簞中沙中蒸之五十日服之百日玉女六甲六丁神女來侍之可役使知天下之事也又肘後丹法以金華和丹乾瓦封之蒸八十日取如小豆置



盤中向日和之其光上與日連服如小豆長生矣以  
投丹陽銅中火之成金又一法以油汁和又李公丹  
服之百日長生  
法用真丹及五石之水各一升和令如泥釜中火之  
三十六日出和以石硫黃液服之十年與天地相畢  
又劉生丹法用白菊花汁地楮汁樗汁和丹蒸之三  
十日研合服之一年得五百歲老翁服更少不可識  
少年服亦不老又王君丹法巴沙及汞內雞子中漆  
合之令雞伏之三枚以王相日服之佳年不老小兒  
不可服不復長矣與新生雞犬服之皆不復大鳥獸  
皆亦如此驗又陳生丹法用白蜜和丹內銅器中封  
之沉之井中一朞服之經年不饑盡一斤壽百歲又  
韓衆終丹法漆蜜和丹煎之服可延年久視立日中  
無影過此已往尚數十法不可俱論抱朴子曰金液  
太乙所服而仙者也不減九丹矣合之用古秤黃金  
一斤并用玄明龍膏太二旬首中石冰石紫遊女玄  
水液金化石丹砂封之成水真經云金液入口則其  
身皆金色老子授之於元君元君曰此道至重百世  
一出藏之石室合之皆齋戒百日不得與俗人相往



來於名山之側東流水上別立精室百日成服一兩  
便仙若未欲去世且作地水仙之士者但齋戒百日  
矣若欲昇天皆先斷穀一年乃服之也若服半兩則  
長生不死萬害百毒不能傷之可以畜妻子居官秩  
在意所欲無所禁也若復欲昇天者乃可齋戒更服  
一兩便飛仙矣以金液為威喜巨勝之法取金液及  
水銀一味合煮之三十日出以黃土甌盛以六一泥  
封置猛火炊之六十時皆化為丹服如小豆大便仙  
以此丹一刀圭粉水銀一斤即成銀又取此丹一斤  
置火上扇之化為赤金而流名曰丹金以塗刀劍辟  
兵萬里以此丹金為盤碗飲食其中令人長生以承  
日月得液如方諸之得水也飲之不死以金液和黃  
土內六一泥甌中猛火炊之盡成黃金中用也復以  
火炊之皆化為丹服之如小豆可以入名山大川為  
地仙以此丹一刀圭粉水銀立成銀以銀一兩和鉛  
一斤皆成銀受金液經授金人八兩於東流水中飲  
血為誓乃告口訣不如本法盜其方而作之終不成  
也凡人有至信者可以藥與之不可輕傳其書必兩



受其殃天神鑒人甚近人不知耳抱朴子曰九丹誠為仙藥之上法然合作之所用雜藥甚多若四方清通者市之可具若九域分隔則物不可得也又當起火晝夜數十日伺候火力不可令失其適勤苦至難故不及合金液之易也合金液唯金為難得耳古秤金一斤於今為二斤率不過直三十許萬其所用雜藥差易具又不起火但以置華池中日數足便成矣都合可用四十萬而得一劑可足八仙人也然其中稍少合者其氣力不足以相化成如釀數升米酒必無成也抱朴子曰其次有餌黃金法雖不及金液亦遠不比他藥也或以豕負革昉及酒鍊之或以樗皮治之或以荊酒磁石消之或有可引為巾或立令成水服之或有禁忌不及金液也或以雄黃雌黃合餌之可引之張之如皮皆地仙法耳銀及蚌中大珠皆可化為水服之然須長服不可供故皆不及金液也抱朴子曰合此金液九丹既當用錢又宜入名山絕人事故能為之者少且亦千萬人中時當有人人得其經者故謂作道書者畧无說金丹者也第一禁勿



今俗人之不信道者謗訕評毀之必不成也鄭君言所以爾者合此大藥皆當祭祭則太一元君老君玄女皆來鑒省作藥者若不絕跡幽僻之地今俗間愚人得經過聞見之則諸神便責作藥之者不遵承經戒致令惡人有謗毀之言則不復佑助人而邪氣得進藥不成也必入名山之中齋戒百日不食五辛生魚不與俗人相見爾乃可作大藥作藥須成乃解齋不但初作時齋也鄭君云老君告之言諸小小山皆不可於其中作金液神丹也凡小山皆无正神為主

多是木石之精千歲老物血食之鬼此輩皆邪炁不念為人作福但能作禍善試道士道士須當以術辟身及將從弟子然或能壞人藥也今之醫家每合好藥好膏皆不欲令雞犬小兒婦人見之若被諸物犯之用便無驗又染彩者惡惡目者見之皆失美色况神仙大藥乎是以古之道士合作神藥必入名山不止凡山之中正為此也又按仙經可以精思合作仙藥者有華山泰山霍山恒山嵩山少室山長山太白山終南山女几山地肺山王屋山抱犢山安丘山潜



山青城山娥眉山綏山雲臺山羅浮山陽駕山黃金  
山鼈祖山大小天台山四望山蓋竹山括蒼山此皆  
是正神在其山中或有地仙之人上皆生芝草  
可以避大兵大難不但於中以合藥也若有道者登  
之則此山神必助之為福藥必成若不得登此諸山  
者海中大島嶼若會稽之東翁洲甶洲紵嶼及徐州  
之羊莒洲泰光洲鬱洲皆其次也今中國名山不可  
得至江東名山之可得住者有霍山在晉安長山太  
白在東陽四望山大小天台山蓋竹山括蒼山並在

會稽抱朴子曰余忝大臣之子孫雖才不足以經國  
理物然疇類之好進趨之業而所知不能遠余者多  
揮翮雲漢耀景晨霄者矣余所以絕慶吊於鄉黨棄  
當世之榮華者必欲遠登名山成所著子書次則合  
神藥規長生故也俗人莫不恠余之委桑梓背清塗  
而躬耕林藪手足胼胝謂余有狂惑之疾也然道與  
世事不並興若不廢人間之務何得修如此之志乎  
見之誠了執之必定者亦何憚於毀譽豈移於勸沮  
哉聊書其心示將來之同志尚者云後有斷金之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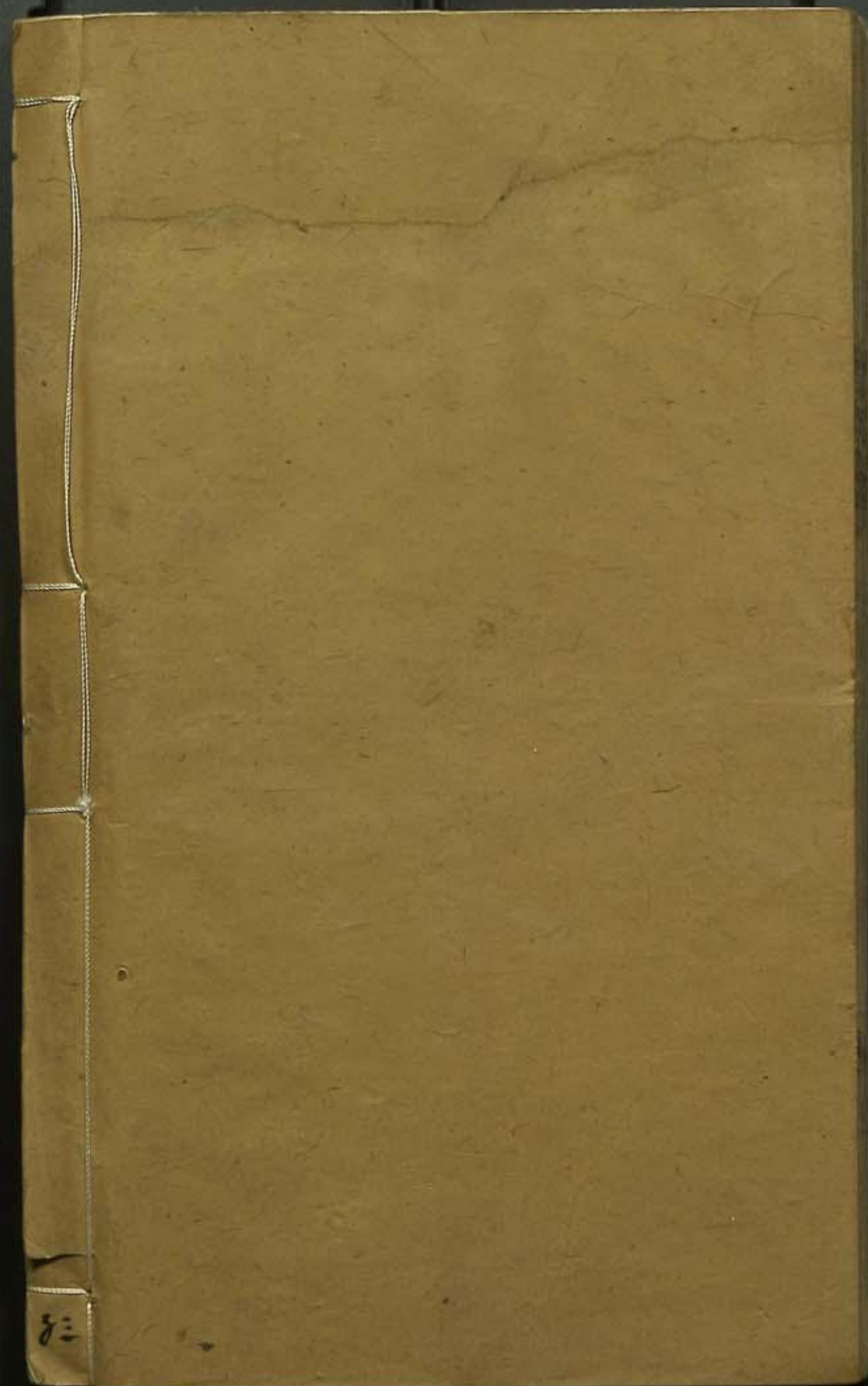
所捐棄者亦與余之不異也小神丹方用真丹三斤  
白蜜六斤攪合日暴煎之令可丸旦服如麻子許十  
丸未一年髮白者黑齒落者生身體潤澤長肌服之  
不老老翁成年少長生不死矣小丹法丹一斤搗篩  
淳苦酒三升漆二升凡三物合令相得微火上煎令  
可丸服如麻子三丸再服三十日腹中百病愈三尸  
去服之百日肌骨強堅千日司命削去死籍與天地  
相畢日月相望形易容變元常日中元影乃別有光  
也小餌黃金法鍊金內清酒中約二百過出入即沸  
矣握之出指間令如泥若不沸及掘之不出指間即  
削之內清酒中無數也成服之如彈丸一枚亦可二  
丸分為小丸服之三十日无寒温神人玉女事之銀  
亦可餌之與金同法服此二物能居名山石室中者  
一年即輕舉矣止人間服亦地仙勿妄傳也兩儀子  
餌消黃金法猪鬚革脂三斤淳苦酒一升取黃金五  
兩置器中煎之土爐以金置脂中百入百出苦酒亦  
爾食一斤壽蔽天地食半斤壽二千歲五兩金千二  
百歲无多少便可餌之當以王相日作服之神良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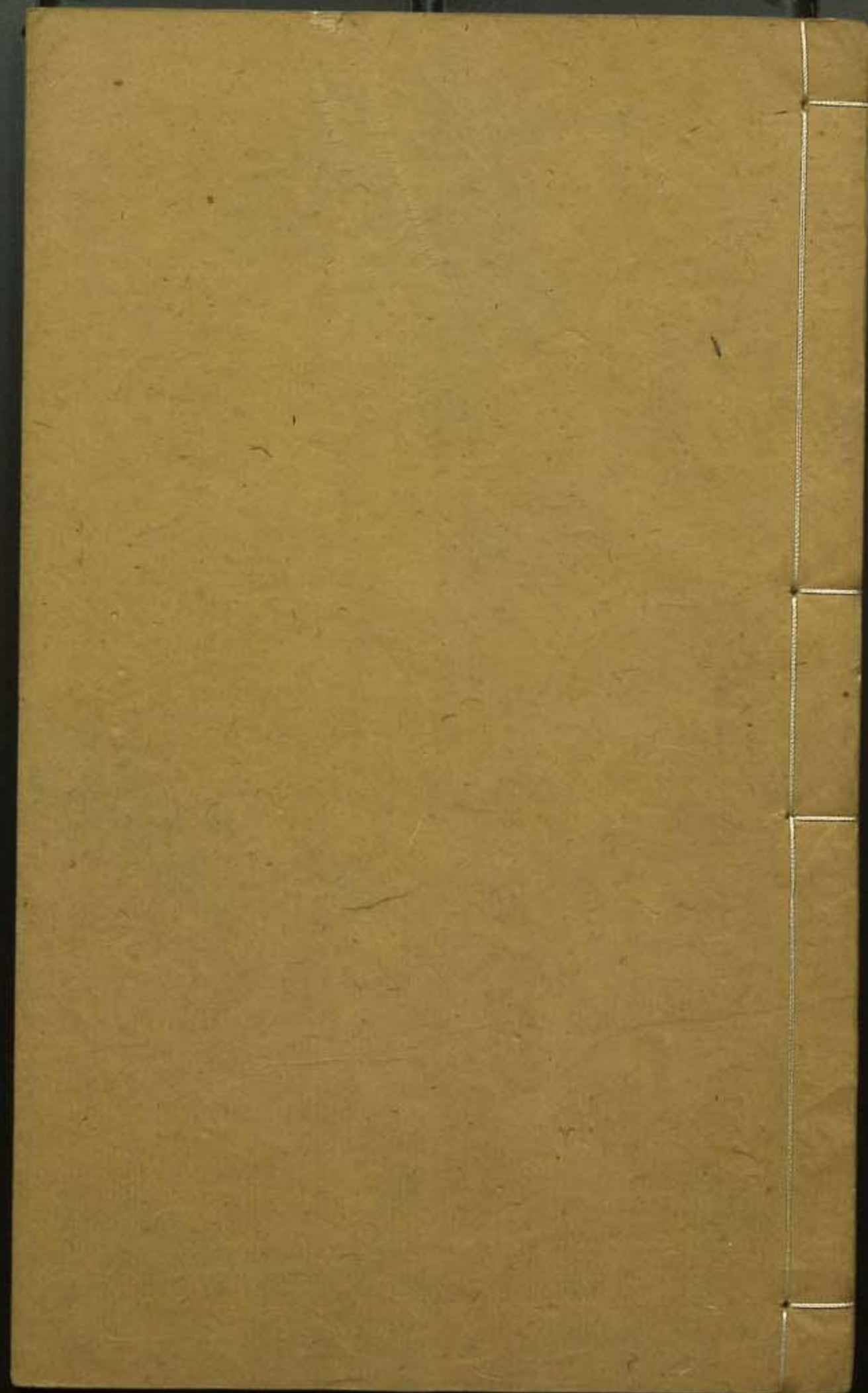
傳示人示人今藥不成不神欲去當服丹砂也

抱朴子內篇卷四終











抱朴子內篇卷五

至理

抱朴子曰微妙難識疑惑者衆吾聰明豈能過人哉  
適偶有所偏解猶鶴知夜半燕知戊巳而未必達於  
他事也亦有以校驗知長生之可得仙人之無種耳  
夫道之妙者不可盡書而其近者又不足可說昔與  
桑胼胘文字胘釐頽勤苦彌久及受大訣諒有以也夫  
圓首含氣孰不樂生而畏死哉然榮華勢利誘其意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素顏玉膚惑其目清商流微亂其耳愛惡利害覺其神功名聲譽束其體此皆不召而自來不學而已成自非受命應仙窮理獨見識變通於常事之外運清鑒於玄漠之域寤身名之親踈倬過隙之電速者豈能棄交修賒抑遺嗜好割目下之近欲修難成之遠功哉夫有因無而生焉形須神而立焉有者無之宮也形者神之宅也故譬之於堤堤壞則水不留矣方之於燭燭糜則火不居矣身勞則神散氣竭則命終根竭枝繁則青青去木矣氣疲欲勝則精靈離身矣

夫逝者無反期既朽無生理達道之士良所悲矣輕璧重陰豈不有以哉故山林養性之家遺俗得意之徒比崇高於贅疣方萬物乎蟬翼豈苟為大言而強薄世事哉誠其所見者了故棄之如忘耳是以遐棲幽遁韜鱗掩藻遏欲視之目遺損明之色杜思音之耳遠亂聽之聲滌除玄覽守雌抱一專氣致柔鎮以恬素遣歡戚之邪情外得失之榮辱割厚生之腊毒謚多言於樞機反聽而後所聞徹內視而後見無朕養靈根於冥鈞除誘慕於接物削斥淺務御以愉懌



為乎無為以全天理爾乃吮吸寶華浴神太清外除  
五曜內守九精堅玉鑰於命門結北極於黃庭引三  
景於明堂飛元始以鍊形采靈液於金梁長駐白而  
留青凝澄泉於丹田引沉珠於五城瑤島俯舉藻禽  
仰鳴瑰華擢穎天鹿吐瓊懷重規於絳宮潛九光於  
洞冥雲蒼鬱而連天長谷湛而交經履躡乾兌招呼  
六丁坐卧紫房咀吸金英曄曄秋芝朱華翠莖晶晶  
珍膏溢霄零治飢止渴百病不萌逍遙戊巳燕和  
飲平拘魂制魄骨填體輕故能策風雲以騰虛並混  
輿而永生也然梁塵之盈尺非可求之漏刻止雷洞  
徹非可致之於造次也患於聞之者不信信之者不  
為為之者不終耳夫得之者甚希而隱不成者至多  
而顯世人不能知其隱者而但見其顯者故謂天下  
果無其仙道也抱朴子曰防堅則水無漉棄之費脂  
多則火無寢曜之患龍泉以靡割常利斤斧以日用  
速弊隱雪以違暖經夏藏冰以居深過暑單帛以裹  
鏡不灼凡卉以偏覆越冬泥壤易消者也而陶之為  
瓦則與二儀齊其久焉柞柳速朽者也燔之為炭則



可億載而不敗焉。轅豚以優穡晚卒，良馬以陟峻早斃。寒蟲以適已，倍壽南林以處溫，長茂接煞氣則彫瘁於凝霜，值陽和則鬱藹而條秀，物類一也。而榮枯異功，豈有秋收之常限，冬藏之定例哉？而人之受命，死生之期，未若草木之於寒天也。而延養之理，補救之方，非徒溫煖之爲淺益也。又視之効何爲？不然而世人守近習，隘以仙道爲虛誕，謂黃老爲妄言，不亦惜哉！夫愚人乃不肯信湯藥鍼艾，况深於此者乎？皆曰：喻跗扁鵲和緩，倉公之流，必能治病，何不勿死？又

云：富貴之家，豈乏醫術而更不壽？是命有自然也。乃責如此之人，令信神仙，是使牛緣木，馬逐鳥也。抱朴子曰：召魂小冊三使之丸，及五英八石小小之藥，或立消堅冰，或入水自浮，能斷絕鬼神，攘却虎豹，破積聚於腑臟，殲二豎於膏肓，起猝死於委尸，返驚魂於既逝。夫此皆凡藥也，猶能令已死者復生，則彼上藥也，何爲不能令生者不死乎？越人救號太子於既殞，胡巫活絕氣之蘇武，淳于能解顱以理腦，元化能剗腹以澣胃，文摯衍期以療危，困仲景穿胸以納赤餅。



此醫家之薄伎猶能若是豈况神仙之道何所不為  
夫人所以死者損也老者百病所害也毒惡所中也  
邪氣所傷也風冷所犯也今道引行氣還精補腦食  
飲有度興居有節將服藥物思神守一柱天禁戒帶  
佩符印傷生之徒一切遠之如此則通可以免此六  
害今醫家通明腎氣之丸內補五絡之散骨填芍杞  
之前黃耆建中之湯將服之者皆致肥丁漆葉青葙  
凡弊之草樊阿服之得壽二百歲而耳目聰明猶能  
持鍼以治病此近代之實事良史所記注者也又云

有吳普者從華佗受五禽之戲以代導引猶得百餘  
歲此皆藥術之至淺尚能如此况於用其妙者耶今  
語俗人云理中四順可以救霍亂欬冬紫苑可以治  
欬逆萆蘆貫衆之熬九蟲當歸芍藥之止絞痛秦膠  
獨活之除八風菖蒲乾薑之止痺濕菟絲從蓉之補  
虛乏甘遂亭歷之逐痰癖括樓黃連之愈消渴薺芎  
甘草之解百毒蘆如益熱之護衾創麻黃大青之主  
傷寒俗人猶為不然也寧煞生請福分著問崇不肯  
信良醫之攻疾病及用巫史之紛若况乎告之以金



冊可以度世芝英可以延年哉昔留侯張良吐出奇策一代無有智慮所及非淺近人也而猶謂不死可得者也其聰明智用非皆不逮世人而曰吾將棄人間之事以從赤松游耳遂修道引絕穀一年規輕舉之道坐呂后逼蹴從求安太子之計良不得已為書致四皓之策果如其言呂后德之而逼令強食之故令其道不成耳按孔安國祕記云良得黃石公不死之法不但兵法而已又云良本師四皓何里先生綺里季之徒皆仙人也良悉從受其神方雖為呂后所

強飲食尋復修行仙道密自度世但世人不知故云其死耳如孔安國之言則良為得仙也又漢丞相張蒼偶得小術吮婦人乳汁得一百八十歲此蓋道之薄者而蒼為之猶得中壽之三倍況於備術行諸祕妙何為不得長生乎此事見於漢書非空言也抱朴子曰服藥雖為長生之本若能兼行氣者其益甚速若不能得藥但行氣而盡其理者亦得數百歲然又宜知房中之術所以爾者不知陰陽之術屢為勞損則行無難得力也夫人在氣中氣在人中自天地至



于萬物無不須氣以生者也善行氣者內以養身外以却惡然百姓日用而不知焉吳越有禁咒之法甚有明獻多悉耳知之者可以入大疫之中與病人同床而已不染又以群從行數十人皆使無所畏此是氣可以禳大災也或有邪魅山精侵犯人家以瓦石擲人以火燒人屋舍或形現往來或但聞其聲音言語而善禁者以氣禁之皆即絕此是氣可以禁鬼神也入山林多溪毒蝮蛇之地凡人暫經過無不中傷而善禁者以氣禁之能辟方數十里上伴侶皆使无

為害者又能禁虎豹及蛇蜂皆悉令伏不能起以炁禁金瘡血即登止又能續骨連筋以炁禁白刃則可蹈之不傷刺之不入若人為蛇虺所中以炁禁之則立愈近世左慈趙明等以炁禁水水為之逆流一二丈又於茅屋上然火煮食舍之而茅屋不焦又以大釘釘柱入七八寸以炁吹之釘即漏射而出又以炁禁沸湯以百許錢投中令一人手探攪取錢而手不灼爛損禁水著中庭露之大寒不冰又能禁一里中炊者盡不得蒸熟又禁犬令不得吠昔吳遣賀將軍



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戛戰官軍刀劍皆不得  
拔弓弩射矢皆還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智有才思  
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  
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能禁吾兵者必不能禁無  
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棒選異力精卒五千人為先  
登盡捉搃彼山賊恃其善禁者了不能備於是官軍  
以白棒擊之大破彼賊禁者果不復行所打煞者乃  
有萬計夫炁出於形用之其効至此何疑不可絕穀  
治病延年養性乎仲長公理者才達之士也著昌言

亦論行炁可以不飢不病云吾始者未之信也至於  
為之者盡乃然矣養性之方若此至約而吾未之能  
也豈不以心馳於世務思銳於人事哉他人之不能  
者又必與吾同此疾也昔有明師知不死之道者燕  
君使人學之不捷而師死燕君怒其使者將加誅焉  
諫者曰夫所憂者莫過乎死所重者莫急乎生彼自  
喪其生亦安能令吾君不死也君乃不誅其諫辭則  
此為良說矣使彼有不死之方若吾所聞行炁之法  
則彼說師之死者未必不知道也直不能棄世事而



為之故雖知之而無益耳非無不死之法者也又云河南密縣有卜成者學道經久乃與家人辭去其始步稍高遂入雲中不復見此所謂舉形輕飛白日昇天仙之上者也陳元方韓元長皆潁川之高士也與密相近二君所以信天下之有仙者蓋各以其父祖及見卜成者成仙昇天故也此則又有仙之一證也

抱朴子內篇卷五終

抱朴子內篇卷六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微旨

抱朴子曰余聞歸同契合者則不言而信著途殊別務者雖忠告而見疑夫尋常咫尺之近理人聞取舍之細事沉浮過於金羽皂白分於粉墨而抱惑之士猶多不辨焉豈况說之以世道之外示之以至微之旨大而笑之其來久矣豈獨今哉夫明之所及雖玄陰幽夜之地豪釐芒髮之物不以爲難焉苟所不逮



者雖日月麗天之炤灼嵩岱干雲之峻峭猶不能察焉黃老玄聖深識獨見開秘文於名山受仙經於神人蹶埃塵以遺累凌大遐以高躋金石不能與之齊堅龜鶴不足與之等壽人有志於將來惑信者之無文垂以方法炳然著明小修則小得大為則大驗然而淺見之徒區區所守甘於荼蓼而不識粘蜜酣於醕酪而不賞醇醪知好生而不知有養生之道知畏死而不信有不死之法知飲食過度之速疾病而不能節肥甘於其口也知極情恣欲之致枯損而不知

割懷於所欲也余雖言神仙之可得安能令其信乎或人難曰子體無參午達理奇毛通骨年非安期彭祖多歷之壽目不接見神仙耳獨不聞異說何以知長生之可獲養性之有徵哉若覺玄妙於心得運逸鑒於獨見所未敢許也夫衣無蔽膚之具資無謀夕之儲而高談陶朱之術自同猗頓之策取譏論者其理必也抱痼疾而言精和鵠之伎屢奔北而稱究孫吳之筭人不信者以無効也余答曰夫寸鮪汎迹濫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也芒蜎宛轉果核之



內則謂人極之界盡於茲也雖告之以無涯之浩汗語之以宇宙之恢闊以為空言必不肯信也若令吾眼有方瞳耳長出頂亦將控飛龍而駕慶雲凌流電而造倒景子又將安得而詰我設令見我又將呼為天神地祇異類之人豈謂我為學之所致哉姑聊以先覺挽引同志豈強令吾子之徒皆信之哉若令家戶有仙人屬目比肩吾子雖蔽亦將不疑但彼人之道成則蹈青霄而遊紫極自非通靈莫之見聞吾子必為無耳世人信其臆斷伏其短見自非所度事無差錯習乎所致恠乎所希提耳指掌終於不悟其來尚矣豈獨今哉或曰屢承嘉談足以不疑於有仙矣但更自嫌於不能為耳敢問更有要道可得單行者否抱朴子曰凡學道當階淺以涉深由難以及易志誠堅果無所不濟疑則無功非一事也夫根莖不涸地而求柯條千雲淵源不泓窈而求湯流萬里者未之有也是故非積善陰德不足以感神明非誠心欵契不足以結師友非功勞不足以論大試又未遇而求要道未可得也九丹金丹最是仙主然事大費重



不可卒辦也寶精愛炁最其急也并將服小藥以延年命學近術以辟邪惡乃可漸階精微矣或曰方術繁多誠難精備除置金丹其餘可修何者為善抱朴子曰若未得其至要之大者則其小者不可不廣知也蓋籍衆術之共成長生也大而論之猶世主治國焉文武禮律無一不可也小而論之猶工匠之為車焉轆轤軸轄莫或應虧也所為術者內修形神使延年愈疾外攘邪惡使禍害不干比之琴瑟不可以子絃求五音也方之甲冑不可以一扎待鋒刃也何者

五音合用不可闕而鋒刃所集不可少也凡養生者欲令多聞而體要博見而善擇偏修一事不足必賴也又患好生之徒各仗其所長知玄素之術者則曰唯房中之術可以度世矣明吐納之道者則曰唯行氣可以延年矣知屈伸之法者則曰唯導引可以難老矣知草木之方者則曰唯藥餌可以無窮矣學道之不成就由乎偏枯之若此也淺見之家偶知一事便言已足而不識真者雖得善方猶更求無已以消工棄日而所施用意無一定此皆兩有所失者也或



本性慙鈍所知殊尚淺近便強入名山履冒毒螫屢被中傷耻復求還或為虎狼所食或為魍魎所殺或餓而無絕穀之方寒而無自溫之法死於崖谷不亦愚哉夫務學不如擇師師所聞素狹又情不盡以教之因告云為道不在多也夫為道不在多自為已有金丹至要可不用餘耳然此事知之者甚希寧可虛待不必之大事而不修交益之小術乎譬猶作家云不事用他物者蓋謂有金銀珠玉在乎掌握懷抱之中足以供累世之費者耳苟其無此何可不廣播百穀多儲果疏乎是以斷穀辟兵獸効鬼魅禁禦百毒治救衆疾入山則使猛獸不犯涉水則令蛟龍不害經瘟疫則不畏遇急難則隱形此皆小事而不可不知况過此者何可不聞乎或曰敢問欲修長生之道何所禁忌抱朴子曰禁忌之至急在不傷不損而已按易內戒及赤松子經及河圖記命符皆云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算算減則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算盡則人死諸應奪算者有數百事不可具論又言身中有三尸三尸之為物雖無形而



實魄靈鬼神之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尸當得作鬼自放縱遊行饗人祭酹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為過失又月晦之夜竈神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筭筭者三日也或作一日吾亦未能審此事之有無也然天道邈遠鬼神難明趙簡子秦穆王皆親受金策於上帝有土地之明徵山川草木井竈洿池猶皆有精氣及人身中況天地為物之至大者於理當有精神有神則宜賞善而罰惡但其體大而網疎不必機發而響應耳然

覽諸道戒無不云欲求長生者必欲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已及人仁逮昆蟲樂人之吉愍人之苦憫人之急救人之窮手不傷生口不勸禍見人之得如已之得見人之失如已之失不自貴不自譽不嫉妬勝已不佞諂陰賊如此乃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若乃憎善好怨口是心非背向異辭反戾直正虐害其下欺罔其上叛其所事受恩不感弄法受賂縱曲枉直廢公為私刑加無辜破人之家收人之寶害人之身取人之位侵克賢者誅戮降伏謗



訕仙聖傷殘道士彈射飛鳥剝胎破卵春夏燎臘罵  
詈神靈教人爲惡蔽人之善危人自安佻人自功壞  
人佳事奪人所愛離人骨肉辱人求勝取人長錢還  
人短陌決放水火以術害人迫脇屈服以惡易好強  
取強求擄掠致富不公不平淫佚傾斜凌孤暴寡捨  
遺取施欺給誑詐好說人私持人短長牽天援地詆  
詛求直假借不還換貸不償求欲無已憎拒忠信不  
順上命不敬所師笑人作善敗人苗稼損人器物以  
窮人用以不清潔飲飼他人輕秤小斗狹幅短度以  
偽雜真採取姦利誘人取物越井踰牆曉歌朔哭凡  
有一事輒是一罪隨事輕重司命奪其等紀第盡則  
死但有惡心而無惡迹者奪筭若惡事而損於人者  
若筭紀未盡而自死者皆殃及子孫也諸橫奪人財  
物者或計其妻子家口以當填之以致死喪但不即  
至耳其惡行若不足以斂其家人者久久終遭水火  
劫盜及行求遺器物若遇縣官疾病自營醫藥烹牲  
祭祀所用之資要當令足以盡其所取之直也故道  
家言枉斂人者是以兵刃而更相斂其取非義之財



不避怨根譬若以漏脯救飢鵠酒解渴非不暫飽而死亦及之矣其有曾行諸惡事後自改悔者若曾枉怒人則當思救濟應死之人以解之若妄取人財物則當思施與貧困以解之若以罪加人則當思薦達賢人以解之皆一倍於所為則可便受吉利轉禍為福之道也能盡不犯之則必延年益壽學道速成也夫天高而聽卑物無不鑒行善不怠必得吉報羊公積德布施詣乎皓首乃受天墜之金蔡順至孝感神應之郭巨然子為親而獲鉞券之重賜然善事難為

似有缺文

惡事易作而愚人復以項託伯牛輩謂天地之不能辨臧否而不知彼有外名者未必有內行有揚譽者不能解陰罪若以薺菱之生死而疑陰陽之大氣亦不足以致遠也蓋上士所以密勿而僅免凡庸所以不得其欲矣或曰道德未成又未得絕跡名山而世不同古盜賊甚多將何以却朝夕之患防無妄之災乎抱朴子曰常以執日取六癸上土以和百葉薰草以泥門戶方一尺則盜賊不來亦可取市南門土及歲破土月建土合和為人以著朱鳥地亦壓盜也有



急則入生地而止無患也天下有生地一州有生地一郡有生地一縣有生地一鄉有生地一里有生地一宅有生地一房有生地或曰一房有生地不亦逼乎抱朴子曰經云大急之極隱於車軌如此一車之中亦有生地亦有死地况一房乎或曰竊聞求生之道當知二山不審此山為何所在願垂告悟以祛其惑抱朴子曰有之非華霍也非嵩岱也夫太元之山難知易求不天不地不沉不浮絕險緬邈罪戾崎嶇和氣綢繆神意並遊王井泓邃灌漑匪休百二十官

曹府相由離坎列位玄芝萬株絳樹特生其寶皆殊金玉嵯峨醴泉出隅還年之士挹其清流子能修之松喬可儔此一山也長谷之山杳杳巍巍玄氣飄飄王液霏霏金池紫房在乎其隈愚人妄往至皆死歸有道之士登之不衰採服黃精以致天飛此二山也皆古賢之所秘子精思之或曰願聞真人守身鍊形之術抱朴子曰深哉問也夫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同昇合或一出彼玉池入金室大如彈丸黃如橘中有嘉味甘如蜜子能得之謹勿失旣往不追身將滅



純白之氣至微密昇于幽關三曲折中丹煌煌獨無  
正立之命門形不卒淵乎妙矣難致詰此先師之口  
訣知之者不畏萬鬼五兵也或曰聞房中之事能盡  
其道者可單行致神仙并可以移災解罪轉禍為福  
居官高遷商賈倍利信乎抱朴子曰此皆巫書妖妄  
過差之言由於好事增加潤色至今失實或亦姦偽  
造作虛妄以欺誑世人藏隱端緒以求奉事招集弟  
子以規世利耳夫陰陽之術高可以治小疾次可以  
免虛耗而已其理自有極安能致神仙及却禍致福  
乎人不可以陰陽不交坐致疾患若乃縱情恣欲不  
能節宣則伐年命善其術者則能却走馬以補腦還  
陰丹以朱腸采玉液於金池引三五於華梁令人老  
有美色終其所稟之天年而俗人聞黃帝以千二百  
女昇天便謂黃帝單以此事致長生而不知黃帝於  
荆山之下鬻湖之上飛九丹成乃乘龍登天也黃帝  
自可有千二百女耳而非單行之所由也凡服藥千  
種三牲之養而不知房中之術亦無所益也是以古  
人恐人輕恣情性故美為之說亦不可盡信也玄素



諭之水火水火斂人而又生人在於能用與不能耳大都其要法御女多多益善如不知其道而用之一兩人足以速死爾彭祖之法最其要者其他經多煩勞難行而其為益不必如其書人少有能為之者口訣亦有數千言耳不知之者雖服百藥猶不能得長生也

抱朴子內篇卷六終

抱朴子內篇卷七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塞難

或曰皇穹至神賦命宜均何為使喬松凡人受不死之壽而周孔大聖無久視之祚哉抱朴子曰命之脩短實由所值受氣結胎各有星宿天道無為任物自然無親無疎無彼無此也命屬生星則其人必好仙道好仙道者求之亦必得也命屬死星則其人亦不信仙道則亦不自修其事也所樂善否判於所稟移



易予奪非天所能譬猶金石之銷於爐冶瓦器之甄於陶竈雖由之以成形而銅鐵之利鈍罍甕之邪正適遇所遭非復爐竈之事也或人難曰良工所作皆由其手天之神明何所不為而云人生各有所值非彼昊蒼所能匠成愚甚惑焉未之敢許也抱朴子答曰渾茫剖判清濁以陳或昇而動或降而靜彼天地猶不知所以然也萬物感氣並亦自然與彼天地各為一物但成有先後體有巨細耳有天地之大故覺萬物之小萬物之小故覺天地之大且夫腹背雖包

圍五臟而五臟非腹背之所作也肌膚雖纏裹血氣而血氣非肌膚之所造也天地雖含囊萬物而萬物非天地之所為也譬猶草木之因山林以萌秀而山陵非有事焉魚鱉託水澤以產育而水澤非有為焉俗人見天地之大也以萬物之小也因曰天地為萬物之父母萬物為天地之子孫夫蟲生於我豈我之所作故蟲非我不生而我非蟲之父母蟲非我之子孫蟻蠓之育於醯醢芝櫛之產於木石蛭蝨之滋於汚淤翠蘿之秀於松枝非彼四物所創匠也萬物盈



乎天地之間豈有異乎斯哉天有日月寒暑人有瞻視呼吸以遠况近以此推彼人不能自知其體老少痛痒之何故則彼天亦不能自知其體盈縮災祥之所以人不能使耳目常聰明榮衛不輟閱則天亦不能使日月不薄蝕四時不失序由茲論之夭壽之事果不在天地仙與不仙決非所值也夫生我者父也娠我者母也猶不能令我形器必中適姿容必妖麗性理必平和智慧必高遠多致我氣力延我年命而或炁陋厄弱或且黑且醜或聾盲頑嚚或枝離劬蹇所得非所欲也所欲非所得也况乎天地遼闊者哉父母猶復其遠者也我自有身不能使之永壯而不老常健而不疾喜怒不失宜謀慮無悔吝故受氣流形者父母也受而有之者我身也其餘則莫有親密乎此者也莫有制御乎此者也二者已不能有損益於我矣天地亦安得與知之乎必若人物皆天地所作則宜皆好而無惡悉成而無敗衆生無不遂之類而項馮無春彫之悲矣子以天不能使孔孟有度世之粹益知所稟之有自然非天地所剖分也聖之為



德德之至也天若能以至德與之而使之所知不全功業不建位不霸王壽不盈百此非天有為之驗也聖人之死非天所殺則聖人之生非天所挺也賢不必壽愚不必夭善無近福惡無近禍生無定年死無常分盛德哲人秀而不實寶公庸夫年幾二百伯牛廢疾子夏喪明盜跖窮凶而白首莊躋極惡而黃髮天之無為於此明矣或曰仲尼稱自古皆有死老氏曰神仙之可學夫聖人之言信而有徵道家所說誕而難用抱朴子曰仲尼儒者之聖也老子得道之聖

也儒教近而易見故宗之者衆焉道意遠而難識故達之者寡焉道者萬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三皇以徃道治也帝王以來儒教也談者咸知高世之敦朴而薄季俗之澆散何獨重仲尼而輕老氏乎是玩華藻於木末而不識所生之有本也何異乎貴明珠而賤淵潭愛和璧而惡荆山不知淵潭者明珠之所自出荆山者和璧之所由生也且夫養性者道之餘也經澄藥者儒之末也所以貴儒者以其移風易俗不唯揖讓與盤旋也所以尊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



匪獨養生之一事也若儒道果有先後則仲尼未可專信而老氏未可孤用仲尼既敬問伯陽頌比老彭又自以知魚鳥而不識龍喻老氏於龍蓋其心服之辭非空言也與顏回所言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鑽之彌堅仰之彌高無以異也或曰仲尼親見老氏而不從學道何也抱朴子曰以此觀之益明所稟有自然之命所尚有不易之性也仲尼知老氏玄妙貴異而不能損酌清虛本源大宗出乎無形之外入乎至道之內其所諮受止於民間之事而已安能請求仙法

耶忖其用心汲汲專於教化不存乎方術也仲尼雖聖於世事而非能沉靜玄默守無為者也故老子戒之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無益於子之身此足以知仲尼不免於俗情非學仙之人也夫恹恹遑遑務在匡時仰悲鳳鳴俯歎匏瓜沽之恐不售忼慨思執鞭亦何肯捨經世之功業而修養生之迂闊哉或曰儒道之業孰為難易抱朴子答曰儒者易中之難也道者難中之易也夫棄交遊委妻子謝榮名損利祿割粲爛



於其目抑鏗鏘於其耳恬愉靜退獨善守已謗來不  
戚譽至不喜覩貴不欲居賤不耻此道家之難也出  
無慶弔之望入無瞻視之責不勞神於七經不運思  
於律歷意不為推步之苦心不為藝文之役衆煩既  
損和氣自益無為無慮不休不惕此道家之易也所  
謂難中之易矣夫儒者所修皆憲章成事出處有則  
語嘿隨時師則此屋而可封書則因解注以釋疑此  
儒者之易也鈎深致遠錯綜典墳該河洛之籍籍博  
古氏之云云德行積於衡巷志貞盡於事君仰馳神

於垂象俯運思於風雲一事不知則所為不通片言  
不正則褒貶不分舉趾為世人之所則動脣為天下  
所傳此儒家之難也所為易中之難矣篤論二者儒  
業多難道家約易吾以患其難矣將舍而從其易焉  
世之譏吾者則比肩皆是也可與得意者則未見其  
人也若同志之人必存乎將來則吾亦未謂之為希  
矣或曰余閱見知名之高人洽聞之碩儒果以窮理  
盡性研覈有無者多矣未有言年之可延仙之可得  
者也先生明不能並日月思不能出萬夫而據長生



之道未之敢信也抱朴子曰吾庸夫近才見淺聞寡  
豈敢自許以接群獨識皆勝世人乎顧曾以顯而求  
諸乎隱以易而得之乎難校其小驗則知其大効覩  
其已然則明其未試耳且夫世之不信天地之有仙  
者又未肯規也率有經俗之才當塗之伎涉覽篇籍  
助教之書以料人理之近易辨凡猥之所惑則謂衆  
之所疑我獨能斷之機兆之未朕我能先覺之是我  
與萬物之情無不盡矣幽翳冥昧無不得也我謂無  
仙仙必無矣自來如此其堅固也吾每見俗儒碌碌  
守株之不信至事者皆病於頗有聰明而偏枯拘繫  
以小黠自累不肯為純在乎極暗而了不別菽麥者  
也夫以管窺之狹見而孤塞其聰明之所不及是何  
異以一尋之綆汲百仞之深不覺所用之短而云井  
之無水也俗有聞猛風烈火之聲而謂天之冬雷見  
遊雲西行而謂月之東馳人或告之而終不悟信此  
信已之多者也夫聽聲者莫不信我之耳焉視形者  
莫不信我之目焉而或者所聞見言是而非然則我  
之耳目果不足信也況乎心之所度無形無聲其難



察尤甚於視聽而以已心之所得必固世間至遠之事謂神仙為虛言不亦蔽哉抱朴子曰妍蚩有定矣而憎愛異情故兩目不相為視焉雅鄭有素矣而好惡不同故兩耳不相為聽焉真偽有質矣而趣舍舛忤故兩心不相為謀焉以醜為美者有矣以濁為清者有矣以失為得者有矣此三者乖殊炳然可知如此其易也而彼此終不可得而一焉又况乎神仙之事事之妙者而欲令人皆信之未有可得之理也凡人悉使之知又何貴乎達者哉若待俗人之息妄言

則俟河之清未為久也吾所以不能嘿者冀夫可上可下者可引致耳其不移者古人已末如之何矣抱朴子曰至理之未易明神仙之不見信其來久矣豈獨今哉太上自然知之其次告而後悟若夫聞而大笑者則悠悠皆是矣吾之論此也將有多敗之悔失言之咎乎咎或作咎夫物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焉蓋盛陽不能榮枯朽之木神明不能變沉溺之性子貢不能悅祿馬之野人古公不能釋欲地之戎狄實理有所不通善言有所不行章甫不售於蠻越赤馬不用於



跣夷何可強哉夫見玉而指曰石并玉之不真也待和氏而後識焉見龍而命之曰蛇非龍之不神也須蔡墨而後辨焉所以貴道者以其加之不可益而損之不可減也所以貴德者以其聞毀而不慘見譽而不悅也彼誠以天下之必無仙而我獨以實有而與之諍諍之彌久而彼執之彌固是虛長此紛紜而無救於不鮮果當從連環之義乎

抱朴子內篇卷七終

抱朴子內篇卷八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釋滯

或問曰人道多端求仙至難非有廢也則事不兼濟藝文之業憂樂之務君臣之道胡可替乎抱朴子答曰要道不煩所為鮮耳但患志之不立信之不篤何憂於人理之廢乎長才者兼而修之何難之有內寶養生之道外則和光於世治身而身長修治國而國太平以六經訓俗士以方術授知音欲少留則且止



而佐時欲昇騰則凌霄而輕舉者上士也自持才力不能並成則棄智人間專修道德者亦其次也昔黃帝荷四海之任不妨鼎湖之舉彭祖為才夫八百年然後西適流沙伯陽為柱史寧封為陶正方回為閭士呂望為太師仇生仕於殷馬丹官於晉范公霸越而泛海琴高執笏於宋康常生降志於執鞭莊公藏器於小史古人多得道而匡世修之於朝隱蓋有餘力故何必修於盡廢生民之事然後乃成乎亦有心安靜默性惡諠譁以縱逸為歡以榮任為戚者帶索藍縷茹草操耜玩其三樂守常待終不營苟生不憚速死辭千金之聘忽卿相之貴者無所修為猶常如此况又加之以知神仙之道其亦必不肯役身於世矣各從其志不可一槩而言也抱朴子曰世之謂一言之善貴於千金然蓋亦軍國之得失行己之臧否耳至於告人以長生之訣授之以不死之方非特若彼常人之善言也則奚徒千金而已乎設使有困病垂死而有能救之得愈者莫不謂之為弘恩重施矣今若按仙經飛九丹水金玉則天下皆可令不死其



惠非但活一人之功也黃老之德固無量矣而莫之  
克識謂為妄誕之言可歎者也抱朴子曰欲求神仙  
唯當得其至要至要者在於寶精行炁服一大藥使  
足亦不用多也然此三事復有淺深不值明師不經  
勤苦亦不可倉卒而盡知也雖云行炁而行炁有數  
法焉雖曰房中而房中之術近有百餘事焉雖言服  
藥而服藥之方略有千條焉初以授人皆從淺始有  
志不怠勤勞可知方乃告其要耳故行炁或可以治  
百病或可以入瘟疫或可以禁蛇虎或可以止瘡血  
或可以居水中或可以行水上或可以辟飢渴或可  
以延年命其大要者胎息而已得胎息者能不以鼻  
口嚥吸如在胞胎之中則道成矣初學行炁鼻中引  
炁而閉之陰以心數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吐之及引  
之皆不欲令自耳聞其炁出入之聲常令入多出少  
以鴻毛著鼻口之上吐炁而鴻毛不動為候也漸習  
轉增其心數久久可以至千至千則老者更少日還  
一日矣夫行炁當以生炁之時勿以死炁之時也故  
曰仙人服六炁此之謂也一日一夜有十二時其從



半夜以至日中六時為生炁從日中至夜半六時為死氣死氣之時行炁無益也善用炁者噓水水為之逆流數步噓火火為之滅噓虎狼虎狼伏而不得動起噓蛇虺蛇虺蟠而不能去若他人為兵刃所傷噓之血即止聞有為毒蟲所中雖不見其人遙為噓祝我之手男噓我左女噓我右而彼人雖在百里之外即時皆愈矣又中惡急疾但吞三九之炁亦登時差也但人性多慘少能安靜以修其道耳又行炁大要欲多食及食生菜肥鮮之物令人炁強難閉又禁恚怒多恚怒則炁亂既不得溢或令人發欬故數有能為者也余從祖仙公每大醉及夏天盛熱輒入深淵之底一日許乃出者正以能閉炁胎息故耳房中之法十餘家或以補救傷損或以攻治衆病或以採陰益陽或以增年延壽其大要在於還精補腦之一事耳此法乃真人口口相傳本不書也雖服名藥而復不知此要亦不得長生也人復不可都絕陰陽不交則生致壅閼之病故幽閉怨曠多病而不壽也任情肆意又損年命唯有得其節宣之和可以不損若



不得口訣之術萬無一人為之而下以此自傷煞者也玄素子都容成公彭祖之屬蓋載其麤事終不以至要者著於紙上者也志求不死者宜勤行求之余承師鄭君之言故記以示將來之信道者非臆斷之談也余實復未盡其訣矣一塗之道士或欲專守交接之術以規神仙而不作金丹之大藥此愚之甚矣抱朴子曰道書之出於黃老者蓋少許耳率多後世之好事者各以所知見而滋長遂令篇卷至於山積古人質朴又多無才其所論物理既不周悉其所證

按又不著明皆闕所要而難解解之又不得以演暢微言開示憤悱勸進有志教戒始學令知玄妙之塗徑禍福之源流也徒誦之萬遍殊無可得也雖欲博涉然宜詳擇其善者而後留意至於不要之道書不足尋繹也末學者或不別作者之淺深其於名為道家之言便寫取累箱盈筐盡心思索其中是探燕巢而求鳳卵搜井底而捕鱖魚雖加至勤非其所有也不得必可施用無故消棄日月空有疲困之勞了無緇銖之益也進失當世之務退無長生之効



則莫不指點之曰彼修道如此之勤而不得度世是天下果無不死之法也而不知彼之求仙猶臨河羨魚而無網罟非河中之無魚也又五千文雖出老子然皆汎論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舉其事有可承按者也但暗誦此經而不得要道直為徒勞耳又况不及者乎至於文子莊子關令尹喜之徒其屬文華雖祖述黃老憲章玄虛但演其大旨永無至言或復齊死生謂無異以存活為徭役以殂歿為休息其去神仙已千億里矣豈足耽玩哉其寓言譬喻猶有可采以供給碎用充御卒之至使末世利口之奸佞無行之弊于得以老莊為窟藪不亦惜哉或曰聖明御世唯賢是寶而學仙之士不肯進宦人皆修道誰復佐政事哉抱朴子曰背聖主而山栖者巢許所以稱高也遭有道而遁世者莊伯所以為貴也軒轅之臨天下可謂至理也而廣成不與焉唐堯之有四海可謂太平也而偃佺不佐焉而德化不以之損也才子不以之乏也天乙革命而務光負石以投河姬武剪商而夷齊不食於西山齊桓之興而少稷高枕於



陋巷魏文之隆而干木散髮於之衡門王四老風戢於商洛而不妨大漢之多士也周黨麟跼於林藪而無損孝文之刑厝也夫寵貴不能動其心極富不能移其好濯纓滄浪不降不辱以芳林為臺榭峻岫為大廈翠蘭為網林綠葉為幃幙被褐代袞衣薇藿當嘉饍匪躬耕不以充飢匪妻織不以蔽身千載之中時或有之况又加以委六親於邦族捐室家而不顧背榮華如棄跡絕可欲於胸心凌高峻以獨徃侶影響於名山內視於無形之域反聽乎至寂之中八極之

內將遽幾人而吾子乃恐君之無臣不亦多憂乎或曰學仙之士獨潔其身而忘大倫之亂背世主而有不臣之慢余恐長生無成功而罪罟將見及也抱朴子答曰夫北人石戶善卷子州皆大才也而沉遁放逸養其浩然昇降不為之虧大化不為之缺也况學仙之士未必有經國之才立朝之用得之不加塵露之益棄之不覺毫釐之損者乎方今九有同宅而幽荒來仕元凱委積無所用之士有待次之滯官無暫曠之職勤父者有遲叙之歎勲高者有待漏之屈濟



濟之盛莫此之美一介之徒非所乏也昔子晉捨視膳之役棄儲貳之重而靈王不責之以不孝尹生委衿帶之職違式遏之任而有周不罪之以不忠何者彼誠亮其非輕世薄主直以所好者異匹夫之志有不可移故也夫有道之主含垢善恕知人心之不可同出處之各有性不逼不集以崇光大上無嫌恨之偏心下有得意之至歡故能暉聲並揚於罔極貪夫聞風而忸怩也吾聞景風起則裘鑪息世道夷則竒士退今喪亂旣平休牛放馬烽燧滅影干戈載戢繁弱旣韜廬鵲將烹子房出玄帷而反閭巷信布釋甲胄而修魚釣况乎學仙之士萬未有一國家吝此以何為哉然其事在於少思寡欲其業在於全身久壽非爭競之醜無傷俗之負亦何罪乎且華霍之極大滄海之混濔其高不俟翔埃之來其深不抑行潦之注撮壤土不足以減其峻升勺出水不足以削其廣一世不過有數仙人何能有損人物之鞅掌乎或曰果其仙道可求得者五經何以不載周孔何以不言聖人何以不度世上智何以不長存若周孔不知則不



可為聖若知而不學則是無仙道也抱朴子答曰人生星宿各有所值既詳之於別篇矣子可謂戴盆以仰望不睹七曜之炳粲覽引領於大川不知重淵之奇恠也夫五經所不載者無限矣周孔所不言者不少矣特為吾子略說其萬一焉雖大笑不可止局情難卒闡且令子聞其較略焉夫天地為物之大者也九聖共成易經足以彌綸陰陽不可復加也今問善易者周天之度數四海之廣狹宇宙之相去凡為幾里上何所極下何所據及其轉動誰所推引日月遲疾九道所剩昏明修短七星迭正五緯盈縮冠珥薄蝕四七凌犯彗孛所出氣天之異景老之祥辰極不動鎮星獨東羲和外景而熱望舒內鑒而寒天漢仰見為潤下之性濤潮往來有大小之變五音六屬占喜怒哀情雲動氣起含吉凶之候攬槍尤矢旬始絳繹四鎮五殘天狗歸邪或以示成或以正敗明易之生不能論此也以次問春秋四部詩書三禮之家皆復無以對矣皆曰悉正經所不載唯有巫咸甘公石申海中郗萌七曜記之悉矣余將問之曰此六家之



書是為經典之教乎彼將曰非也余又將問曰甘石之徒為是聖人乎彼亦曰非也然則人生而戴天詣老履地而求之於五經之上則無之索之於周孔之書則不得今寧可盡以為虛妄乎天地至大舉目所見由不能了况於玄之又玄妙之極妙者乎復問俗人曰夫乘雲翬產之國肝心不朽之民巢居穴處獨目三首馬間狗蹄修臂交股黃池無男穿胸旁口廩君起石而沉士船沙丘觸目而生群龍女媧地出壯宇天墮翬飛大言壁一作壁山徙社移三軍之衆一朝盡

化君子為鶴小人成沙女仞

一作丑

倚枯二負抱柱寄

居之蟲委甲步肉二首之蛇弦之為弓不灰之木不熱之火昌蜀之禽無目之獸無身之頭無首之體精衛填海玄讓遞生火浣之布切玉之刀炎昧吐烈磨泥漉水枯灌化形山夔前跟石修九首畢方人面少千之効伯率聖卿之役肅霜西羗以唐景興鮮卑似桑驚強林邑以神錄王庸蜀以流尸帝監神嬰來而蟲飛縱目世變於荆岫五丁引蛇以傾峻內甚振翅於三海金簡玉字發於禹井之側正機平衡割乎文



石之中凡此奇事蓋以千計五經所不載周孔所不說可皆復云無是物乎至於南人能入柱以出耳禦寇停肘水而控弦伯氏躡億仞而企踵呂梁能行歌以憑淵宋公克象葉以亂真公輸飛木鷁之翩翩離朱覲毫芒於百步賁獲効膂力於萬鈞越人揣鍼以蘇死豎亥超迹於累千郢人奮斧於鼻堊仲都袒身於寒天此皆周孔所不能為也復可以為無有乎若聖人誠有所不能則無恠於不得仙不得仙亦無妨於為聖人爲聖人偶所不閑何足以為攻難之主哉聖人或可同去留住自然有身而不私有生而不營存亡任天長短委命故不學仙亦何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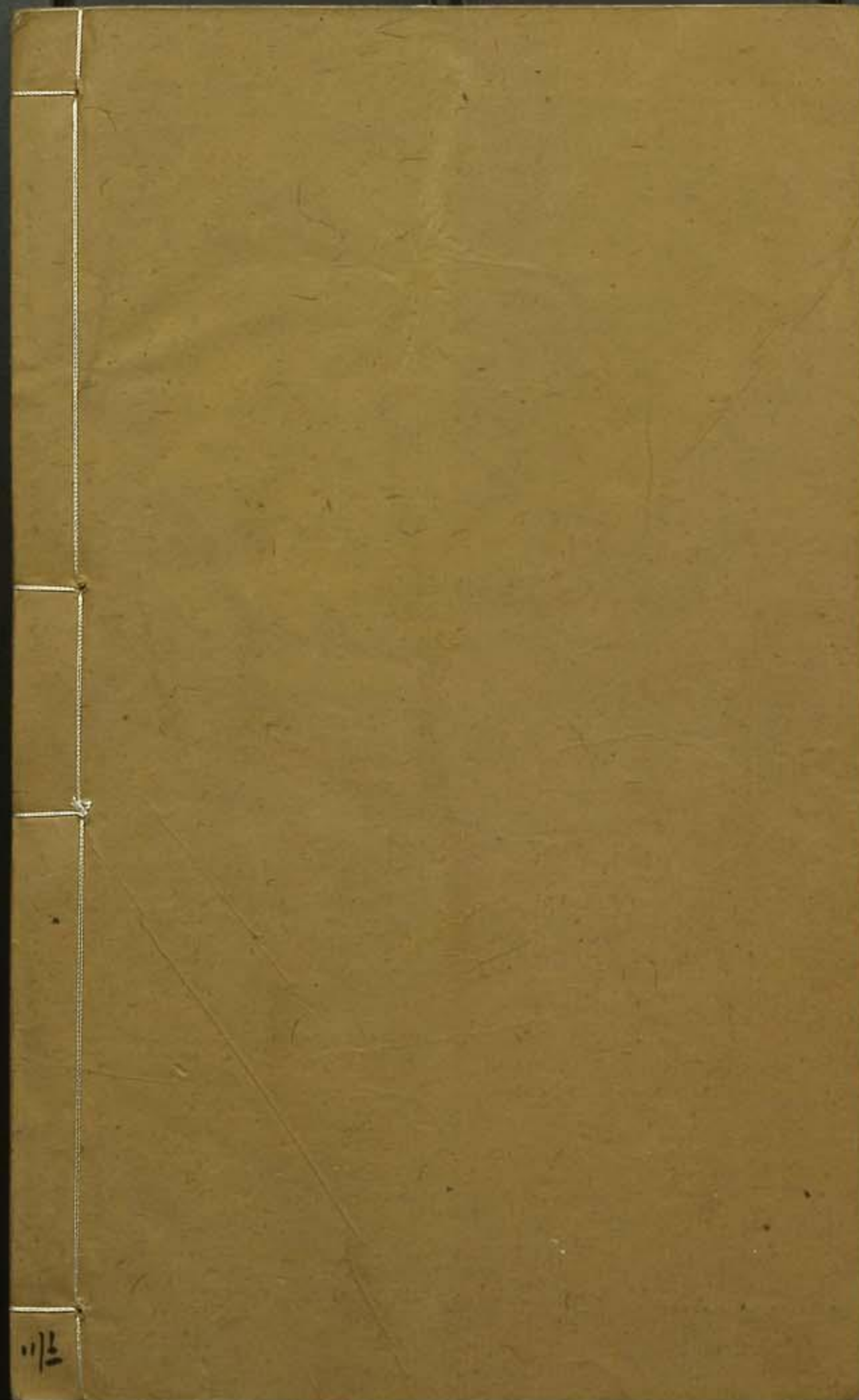


書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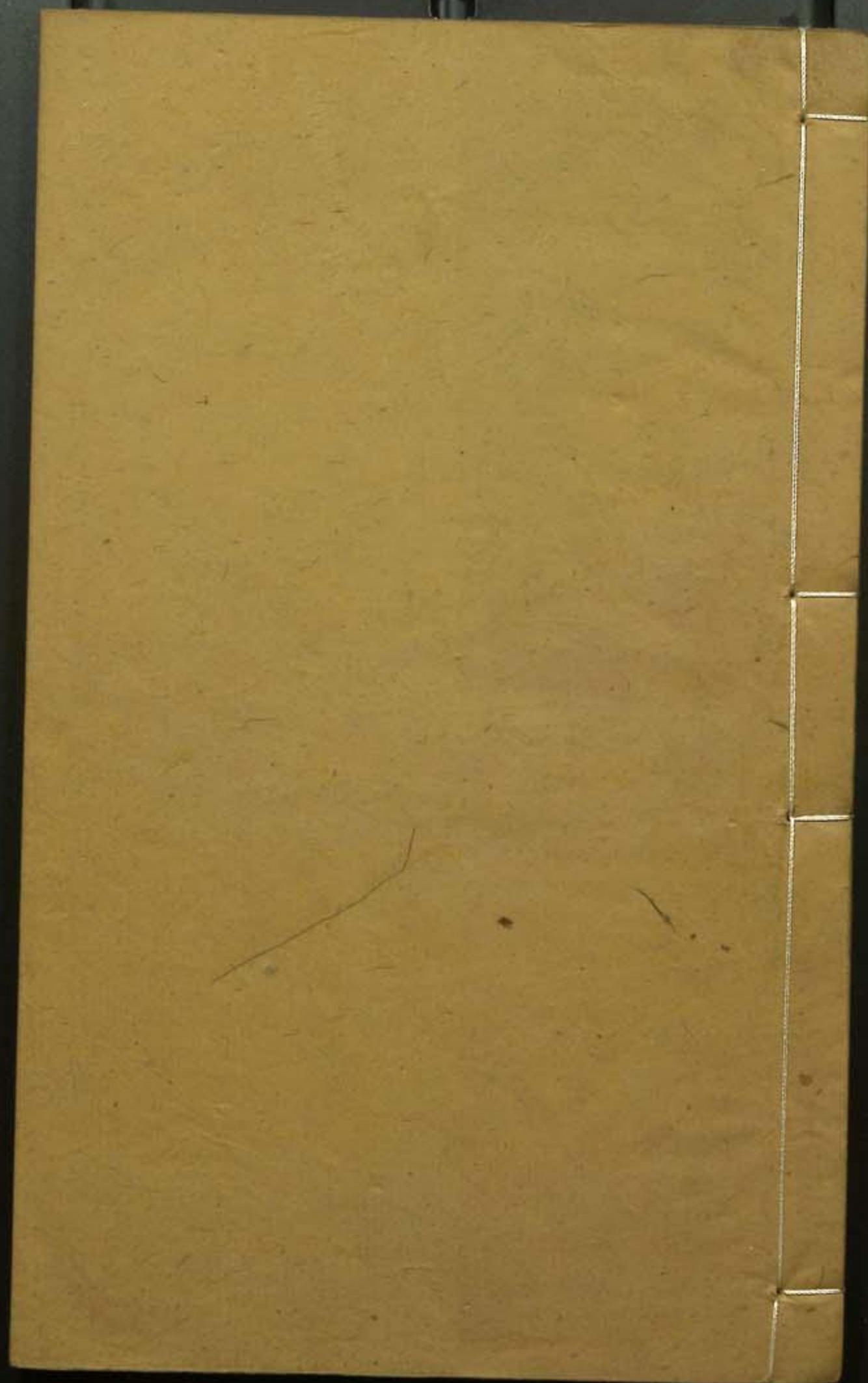
抱朴子內篇卷八

抱朴子內篇卷八終











抱朴子內篇卷九

道意

抱朴子曰道者涵乾括坤其本無名論其無則影響猶爲有焉論其有則萬物猶爲無焉隸首不能計其多少離朱不能察其髣髴吳扎晉野竭聰不能尋其音聲乎窈冥之內獮狝狝猪疾走不能迹其兆朕乎宇宙之外以言乎邇則周流秋毫而有餘焉以言乎遠則彌綸太虛而不足焉爲聲之聲爲響之響爲形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之形為影之影方者得之而靜圓者得之而動降者得之而俯昇者得之以仰強名為道已失其真况乃復千割百判億分萬析使其姓號至於無垠去道遼遼不亦遠哉俗人不能識其太初之本而修其流淫之末人能淡然恬愉不染不移養其心以無欲順其神以粹素掃滌誘慕收之以正除難求之思遣害真之累薄喜怒之邪滅愛惡之端則不請福而福來不禳禍而禍去矣何者命在其中不繫於外道存乎此無俟於彼也患乎凡夫不能守真無杜遏之檢括愛

嗜好之搖筴馳騁流遁有迷無反情感物而外起智接事而旁溢誘於可欲而天理滅矣惑于見聞而純一遷矣心受制於奢玩神濁亂於波蕩於是有傾越之災有不振之禍而徒烹宰肥腴沃酌醪醴撞金伐革謳歌踴躍拜伏稽顙守靖虛坐求乞福願冀其必得至死不悟不亦哀哉若乃精靈困於煩擾榮衛消於役用煎熬形氣刻削天和勞逸過度而碎首請命變起膏肓而祭禱以求痊當風卧濕而謝罪於靈祇飲食失節而委禍於鬼魅最爾之體自貽茲患天地



神明曷能濟焉其烹牲罄群何所補焉夫福非足恭所請也禍非禋祀所禳也若命可以重禱延疾可以豐祀除則富姓可以必長生而貴人可以不無疾病也夫神不歆非族鬼不享淫祀皂隸之巷不能紆金銀之軒布衣之門不能動六轡之駕同為人類而尊卑兩絕况於天神緬邈清高其倫異矣貴亦極矣蓋非臭鼠之酒肴庸民之曲躬所能感降亦已明矣夫不忠不孝罪之大惡積千金之賂大牢之饌求令名於明主釋僊責於邦家以人釋人猶不可得况年壽難

獲於令名篤疾難除於愆責鬼神異倫正直是與異其曲祐去之有也夫慙德之主忍詬之臣猶能賞善不須貸財罰惡不任私情必將修繩履墨不偏不黨豈况鬼神過此之遠不可以巧言動不可以飾賂求斷可識矣楚之靈王躬自為巫靡愛斯牲而不能却吳師之討也漢之廣陵敬奉李頌傾竭府庫而不能救叛逆之誅也孝文尤信鬼神咸秩無文而不能免五祚之殂孫主貴待華嚮封以王爵而不能延命盡之期非犧牲之不博碩非玉帛之不豐醴信之非不



款敬之非不重有丘山之損無毫釐之益豈非失之於近而營之於遠乎第五公誅除妖道而既壽且貴宋廬江罷絕山祭而福祿永終文翁破水靈之廟而身吉民安魏武禁淫祀之俗而洪慶來假前事不妄將來之鑒也明德惟馨無憂者壽嗇寶不夭多慘用老自然之理外物何為若養之失和伐之不鮮百病緣隙而結榮衛竭而不悟大牢三牲曷能濟焉俗所謂率皆妖偽轉相<sup>誣</sup>惑久而彌甚既不能修療病之術又不能返其大迷不務藥石之救惟專祝祭之謬

祈禱無已問卜不倦巫祝小人妄說禍祟疾病危急唯所不聞聞輒修為損費不訾富室竭其財儲貧人假舉倍息田宅割裂以訖盡筮櫃倒裝而無餘或偶有自差便謂受神之賜如其死亡便謂鬼不見赦幸而誤活財產窮罄遂復飢寒凍餓而死或起為刼剽或穿窬斯濫喪身於鋒鏑之端自陷於醜惡之刑皆此之由也或什物盡於祭祀之費耗穀帛淪於貪濁之師巫既沒之日無復凶器之直衣衾之周使尸朽蟲流良可悼也愚民之蔽乃至於此哉淫祀妖邪禮



律所禁然而凡夫終不可悟唯宜王者更峻其法制  
犯無輕重致之大辟購募巫祝不肯止者刑之無赦  
肆之市路不過少時必當絕息所以令百姓杜凍飢  
之源塞盜賊之萌非小惠也曩者有張角柳根王歆  
李申之徒或稱千歲假託小術坐在立亡變形易貌  
誑眩黎庶糾合群愚進不以延年益壽為務退不以  
消災治病為業遂以招集奸黨稱合逆亂不純自伏  
其辜或至殘滅良人或欺誘百姓以規財利錢帛山  
積富喻王公縱肆奢淫侈服玉食妓妾盈室管絃成

列刺客死士為其致用威傾邦君勢凌有司亡命遁  
逃因為窟藪皆由官不糾治以臻斯患原其所由可  
為歎息吾徒匹夫雖見此理不在其位末如之何臨  
民官長疑其有神慮恐禁之或致禍崇假令頗有其  
懷而見之不了又非在職之要務殿最之急事而復  
是其愚妻頑子之所篤信左右小人並云不可阻之  
者衆本無至心而諫怖者異口同聲於是疑惑竟於  
莫敢令人振腕發憤者也余親見所識者數人了不  
奉神明一生不祈祭身享遐年名位巍巍子孫蕃昌



且富且貴也唯余亦無事於斯唯四時祀先人而已  
曾所遊歷水陸萬里道側房廟固以百許而往返經  
遊一無所過而車馬無傾覆之變涉水無風波之異  
屢值疫癘常得藥物之力頗冒矢石幸無傷刺之患  
益知鬼神之無能為也又諸妖道百餘種皆煞生血  
食獨有李家道無為為小差然雖不屠宰每供福食  
無有限劑市買所具務於豐泰精鮮之物不得不買  
或數十人廚費亦多矣復未純為清省也亦皆宜在  
禁絕之列或問李氏之道起於何時余答曰吳太帝

時蜀中有李阿者穴居不食傳世見之號為八百歲  
公人徃徃問事阿無所言但占問顏色若顏色欣然  
則事皆吉若顏色慘戚則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則有  
大慶若微歎者即有深憂如此之候未嘗一失也後  
一旦忽去不知所在後有一人姓李名寬到吳而蜀  
語能祝水治病頗愈於是遠近翕然謂寬為李阿因  
共呼之為李八百而實非也自公卿已下莫不雲集  
其門後轉驕貴不復得常見賓客但拜其外門而退  
其怪異如此於是避役之吏民依寬為弟子者恒近



千人而昇堂入室高業先進者不過得祝水及三部符導引日月行炁而已了無治身之要服食神藥延年駐命不死之法也吞氣斷穀可得百日以還亦不堪久此是其術至殘可知也余親識多有及見寬者皆云寬衰老羸悴起止咳噫目瞑耳聾齒墮髮白漸又昏耗或忘其子孫與凡人無異也然民復為寬故作無異以欺人豈其然乎吳曾有大疫死者過半寬所奉道室名之為廬寬亦得溫病託言入廬齋戒遂死於廬中而事寬者猶復謂之化形尸解之仙非為

真死也夫神仙之法所以與俗人不同者正以不老不死為貴耳今寬老則老矣死則死矣此其不得道居然可知矣又何疑乎若謂於仙法應尸解者何不且止民間一二百歲佺年不死然後去乎天下非無仙道也寬但非其人耳余所以委曲論之者寬弟子轉相教受布滿江表動有千許不覺寬法之薄不足遵承而守之異得度世故欲令人覺此而悟其滯迷耳天下有似是而非者實為無限將復略說故事以示後人之不解者昔汝南有人於田中設繩罾以捕



麀而去猶念取之不事其上有鮑魚者乃以一頭置  
胷中而去本主來於胷中得鮑魚恠之以為神不敢  
持歸於是村里聞之因共為起屋立廟號為鮑君後  
轉多奉之者丹楹藻梲鍾鼓不絕病或有偶愈者則  
謂有神行道經過莫不致祀焉積七八年鮑魚主後  
行過廟下問其故人具為之說其鮑魚主乃曰此是  
我鮑魚耳何神之有於是乃息又南頓人張勛者耕  
白田有一李栽應在耕次勛惜之欲持歸乃掘取之  
未得即去以濕土封其根以置空桑中遂忘取之助

後作遠職不在後其里中人見桑中忽生李謂之神  
有病目痛者蔭息此桑下因祝之言李君能令我目  
愈者謝以一狔其目偶愈便殺狔祭之傳者過差便  
言此樹能令盲者得見遠近翕然同來請福常車馬  
填溢酒肉滂沲如此數年張勛罷職來還見之乃曰  
此是我昔所置李栽耳何有神乎乃斫去便止也又  
汝南彭氏墓近大道墓口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  
買數片餅以歸天熱過蔭彭氏墓口樹下以所買之  
餅暫著石人頭上忽然便去而忘取之行路人見石



人頭上有餅恠而問之或人云此石上有神能治病  
愈者以餅來謝之如此轉以相語云頭痛者摩石人  
頭腹痛者摩石人腹亦還以自摩無不愈者遂千里  
來就石人治病初但雞肋後用牛羊為立帷帳管絃  
不絕如此數年忽日前忘餅毋聞之乃為人說始無  
復往者又洛西有古大墓穿壞多水墓中多石灰石  
灰汁主治瘡夏月行人有病瘡者煩熱見此墓中水  
清好因自洗浴瘡偶便愈於是諸病者聞之悉往自  
洗轉有飲之以治腹內疾者近墓居人便於墓所立  
廟舍而賣此水而往買者又常祭廟中酒肉不絕而  
來買者轉多此水盡於是賣水者常夜竊他水以益  
之其遠道人不能往者皆因行使或持器遺信買之  
於是賣水者大富人或言無神官中禁止遂填塞之  
乃絕又興古太守馬氏在官有親故人投之求恤焉  
馬乃令此人出外佳詐云是神人道士治病無不手  
下立愈又令辯士遊行為之虛聲云能令盲者登視  
蹙者即行於是四方雲集趨之如市而錢帛固已積  
山矣又勅諸求治病者雖不便愈當告人言愈也如



此則必愈若告人未愈者則後終不愈也道法正爾不可不信於是後人問前來者前來輒告之云已愈無敢言未愈者也旬日之間乃致巨富焉凡人多以小黠而大愚聞延年長生之法皆為虛誕而喜信妖邪鬼怪令人鼓舞祈祀所謂神者皆馬氏誑人之類也聊記其數事以為未覺者之戒焉或問曰世有了無知道術方伎而平安壽考者何也抱朴子曰諸如此者或有陰德善行以致福祐或受命本長故令難老遲死或亦幸而偶爾不逢災傷譬猶田獵所經而有遺禽脫獸大火既過時餘不燼草木也要於防身却害當修守形之防禁佩天文之符劔耳祭禱之事無益也當恃我之不可侵也無恃鬼神之不侵我也然思玄執一含景環身可以辟邪惡度不祥而不能延壽命消體疾也任自然無方術者未必不有終其天年者也然不可以值暴鬼之橫枉大疫之流行則無以却之矣夫儲甲冑蓄簞笠者蓋以為兵為雨也若幸無攻戰時不沉陰則有與無正同耳若矢石霧合飛鋒煙交則知裸體者之困矣洪雨河傾素雪彌



天則覺路立者之劇矣不可以薺薺之細碎疑陰陽之大氣以誤晚學之散人謂方術之無益也

抱朴子內篇卷九終

抱朴子內篇卷十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明本

或問儒道之先後抱朴子答曰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夫以為陰陽之術衆於忌諱使人拘畏而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墨者儉而難遵不可偏修法者嚴而少恩傷破仁義唯道家之教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包儒墨之善總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指約而易明事少而功多務在全大宗之朴



守真正之源者也而班固以史遷先黃老而後六經  
謂遷為謬夫遷之洽聞旁綜幽隱沙汰事物之臧否  
覈實古人之邪正其評論也實源本於自然其褒貶  
也皆準的乎至理不虛美不隱惡不雷同以偶俗劉  
向命世通人謂為實錄而班固之所論未可遽也固  
誠純儒不究道意翫其所習難以折中夫所謂道豈  
唯養生之事而已乎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  
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易有聖人  
之道四焉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又於治世隆平則謂

之有道危國亂主則謂之無道又坐而論道謂之三  
公國之有道貧賤者耻焉凡言道者上自二儀下逮  
萬物莫不由之但黃老執其本儒墨治其末耳今世  
之舉有道者蓋博通乎今古能仰觀俯察歷變涉微  
達興亡之運明治亂之體心無所惑問無不對者何  
必修長生之法慕松喬之武者哉而管窺諸生臆斷  
瞽說聞有居山林之間宗伯陽之業者則毀而笑之  
曰彼小道耳不足筭也嗟乎所謂抱螢燭於環堵之  
內者不見天光之熒爛侶魴鰕於跡水之中者不識



四海之浩汗重江河之深而不知吐之者崑崙也珍  
黍稷之收而不覺秀之者豐壤也今苟知推崇儒術  
而不知成之者由道道也者所以陶冶百氏範鑄二  
儀胞胎萬類醞釀彝倫者也世間淺近者衆而深遠  
者少少不勝衆其來久矣是以史遷雖長而不見譽  
班固雖短而不見彈然物以少者為貴多者為賤至  
於人事豈獨不然故藜藿彌原而芝英不泄枳棘被  
野而尋木間秀沙礫無量而珠璧甚尠鴻隼叱飛而  
鸞鳳罕出虺蜴盈數而虬龍希覲班生多黨固其宜

也夫道者內以治身外以為國能令七政遵度二氣  
告和四時不失寒燠之節風雨不為暴物之災玉燭  
表昇平之徵澄醴彰德洽之符林火輪虹霓葆其祚  
雲商羊戢其翼景耀高照嘉禾畢遂疫癘不流禍亂  
不作壘壘不設干戈不用不議而當不約而信不結  
而固不謀而成不賞而勸不罰而肅不求而得不禁  
而止處上而人不以為重居前而人不以為患號未  
發而風移令未施而俗易此蓋道之治世也故道之  
興也則三五垂拱而有餘焉道之衰也則叔代馳騁



而不足焉夫唯有餘故無為而化美夫唯不足故刑  
嚴而奸繁黎庶怨於下皇靈怒於上洪波橫流或充  
陽赤地或山谷易體或冬雷夏雪或流血飄橈積尸  
築京或坑降萬計析骸易子城愈高而衝愈巧地逾  
深而梯逾妙法令明而盜賊多盟約數而叛亂甚猶  
風波駭而魚鱉擾於淵織羅密而羽禽蹂於澤豺狼  
衆而走獸劇於林爨火猛而小鮮糜於鼎也君臣易  
位者有矣父子推刃者有矣然後忠義制名於危國  
孝子收譽於敗家疾疫起而巫醫貴矣道德喪而儒  
墨重矣由此觀之儒道之先後可得定矣或問曰昔  
赤松子王喬琴高老氏彭祖務成鬱華皆真人悉仕  
於世不便遐遁而中世以來為道之士莫不飄然絕  
跡幽隱何也抱朴子答曰曩古純朴巧偽未萌其明  
信道者則勤而學之其不信者則嘿然而已謗毀之  
言不吐乎口中傷之心不存乎胸也是以真人徐徐  
於民間不促促於登遐耳末俗偷薄雕偽彌深玄淡  
之化廢而邪俗之黨繁既不信道好為訛毀謂真正  
為妖訛以神仙為誕妄或曰惑衆或曰亂群是以上



士耻居其中也昔之達人杜漸防微色斯而逝夜不待旦覩幾而作不俟終日故趙盾鳴犢而仲尼旋軫醴酒不設而穆生星行彼衆我寡華元去之況乎明哲業尚本異有何戀之當住其間哉夫淵竭池漉則蛟龍不游巢傾卵拾則鳳凰不集居言于室而翔鷗不下凡卉春剪而芝蕢不秀世俗醜正慢辱將臻彼有道者安得不超然振翅乎風雲之表而翫爾藏軌於玄漠之際乎山林之中非有道也而為道者必入山林誠欲遠彼腥膻而取此清淨也夫入元室以精思存真一以招神者既不喜諠譁而合污穢而合金丹之大藥鍊八石之飛精者尤忌利口之愚人忌凡俗之聞見明靈為之不降仙藥為之不成非小禁也止於人中或有淺見毀之有司加之罪福或有親舊之往來牽之以慶弔莫若幽隱一切免於如此之臭鼠矢彼之邈爾獨往得意高岫豈不有以乎或云上士得道於三軍中士得道於都市下士得道於山林此皆為仙藥已成未欲昇天雖在三軍而鋒刃不能傷雖在都市而人禍不能加而下士未及於此故止



山林耳不謂人之在上品者初學道當止於三軍都  
市之中而得也然則黃老可以至今不去也或問曰  
道之為源本儒之為末流既聞命矣今之小異悉何  
事乎抱朴子曰夫升降俯仰之教盤旋三千之儀攻  
守進趣之術輕身重命之節歡憂禮樂之事經世濟  
俗之略儒者之所務也外物棄智滌蕩機變忘富逸  
貴杜遏勸沮不恤乎窮不榮乎達不戚乎毀不悅乎  
譽道家之業也儒者祭祀以祈福而道者復正以禳  
邪儒者所愛者勢利也道家所寶者無欲也儒者汲  
汲於名利而道家抱一以獨善儒者所講者相研之  
簿領也道家所習者遣情之教戒也夫道者無為也  
善自修以成務其居也善取人所不爭其治也善絕  
禍於未起其施也善濟物而不德其動也善觀民以  
用心其靜也善居慎而無悶此所以為百家之君長  
仁義之祖宗也小異之理其較如此首尾汗陰末之  
變也或曰儒者周孔也其籍則六經也蓋治世存正  
之所由也立身舉動之準繩也其用遠而業貴其事  
大而辭美有國有家不易之制也為道之士不營禮



教不顧大倫侶狐貉於草澤之中偶猿猱於林麓之間魁然流擯與木石為隣此亦東走之迷忘葵之甘也抱朴子答曰摛華騁艷質直所不尚攻蒙救惑疇昔之所鑒誠不欲復與子較物理之善否校得失於機吻矣然觀孺子之墜井非仁者之意視瞽人之觸柱非兼愛之謂邪又陳梗槩粗抗一隅夫體道以匠物寶德以長生者黃老是也黃帝既治世致太平而又昇仙則未可謂之後於堯舜也老子既兼綜理教而又久視則未可謂之為減周孔也故仲尼有竊比之歎未聞有疵毀之辭而末世庸民不得其門修儒墨而毀道家何異子孫而罵詈祖考哉是不識其所自來亦已甚矣夫侏儒之手不足以傾嵩華焦僥之脛不足以測滄海每見凡俗守株之儒營營所習不博達理告頑令囂崇飾惡言誣詰道家說糟粕之滓則若覩駿馬之過隙也涉精神之淵則淪溺而自失也猶斥鷃之揮短翅以凌陽侯之波猶鯁力驚質以涉昀一作猿之峻非其所堪祇足速困然而嘸嘸守於局隘聰不經曠明不徹離而欲企踵以包三光鼓



腹以奮電靈不亦蔽乎蓋登旋璣之耿邈則知井谷之至卑覩大明之麗天乃知鵠金之可陋吾非生而知之又非少而信之始者蒙蒙亦如子耳既觀奧秘之弘修而恨離困之不早也五經之事注說炳露初學之徒猶可不鮮豈况金簡玉札神仙之經至要之言又多不書登壇歆血乃傳口訣苟非其人雖裂地連城金壁滿堂不妄以示之夫指深歸遠雖得其書而不師受猶仰不見首俯不知根豈吾子所詳悉哉夫得仙者或昇太清或翔紫霄或造玄洲或棲板或作桐聽鈞天之樂享九芝之饌出携松羨於倒景之表入宴常陽於瑤房之中曷為當侶孤格而偶猿狖乎所謂不知而作也夫道也者逍遙虹霓翱翔丹霄鴻崖六虛唯意所造魁然流擯未為戚也犧脂聚處雖被藻繡論其為樂孰與逸麟之離群以獨往吉光圻偶而多福哉



抱朴子內篇卷十終

抱朴子內篇卷十一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仙藥

抱朴子曰神農四經曰上藥令人身安命延昇天神  
遨遊上下使役萬靈體生毛羽行厨立至又曰五芝  
及餌丹砂玉札曾青雄黃雌黃雲母太乙禹餘糧各  
可單服之皆令人飛行長生又曰中藥養性下藥除  
病能令毒虫不加猛獸不犯惡氣不行衆妖併辟又  
孝經援神契曰椒薑禦濕菖蒲益聰巨勝延年威喜



辟兵皆上聖之至言方術之實錄也明文炳然而世人終於不信可歎息者也仙藥之上者丹砂次則黃金次則白銀次則諸芝次則五玉次則雲母次則明珠次則雄黃次則太乙禹餘糧次則石中黃子次則石桂次則石英次則石腦次則石硫黃次則石粉次則曾青次則松栢脂茯苓地黃麥門冬木巨勝重樓黃連石韋楮實象柴一名純盧是也或名仙人杖或云西王母杖或名天精或名却老或名地骨或名芍杞也天門冬或名地門冬或名蓮門冬或名巔棘或

名淫羊食或名管松其生高地根短而味甜氣香者善其生水側下地者葉細似蘊而微黃根長而味多苦氣臭者下亦可服食然喜令人下氣爲益又遲也服之百日皆丁壯倍駛於木及黃精也入山便可蒸若煮啖之取足可以斷穀若有力可餌之亦可作散并及絞其汁作酒以服散尤甚楚人呼夫門冬爲百部然自有百部草其根俱有百許相似如一也而其苗小異也真百部苗似拔楔唯中以治欬及殺蠱耳不中服食不可誤也如黃精一名白及而實非中以



作糊之白及也按本草藥之與他草同名者甚多唯精博者能分別之不可不詳也黃精一名兔竹一名救窮一名垂珠服其花勝實服其實勝其根但花難多得得其生花十斛乾之纔可得五六斗耳而服之日可三合非大有役力者不能辨也服黃精僅十年乃可大得其益耳俱以斷穀不及木餌令人肥健可以負重涉險但不及黃精甘美易食凶年可以與老小休糧人不能別之謂為米脯也五芝者有石芝有木芝有草芝有肉芝有菌芝各有百許種也石芝

者石象芝生於海隅名山及島嶼之涯有積石者其狀如肉象有頭尾四足者良似生物也附於大石喜在高岫嶮峻之地或却著仰綴也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而皆光明洞徹如堅冰也晦夜去之三百步便望見其光矣大者十餘斤小者三四斤非久齊至精及佩老子入山靈寶五符亦不能得見此輩也凡見諸芝且先以開山却害符置其上則不得復隱蔽化去矣徐徐擇王相之日設醮祭以酒脯祈而取之皆從日下禹



步閉氣而往也又若得石象芝擣之三萬六千杵服方寸七日三盡一斤則得千歲十斤則萬歲亦可分人服也又玉脂芝生於有玉之山常居懸危之處玉膏流出萬年已上則凝而成芝有似鳥獸之形色無常采率多似山玄水蒼玉也亦鮮明如水精得而末之以無心草汁和之須臾成水服一升得一千歲也七明九光芝皆石也生臨水之高山石崖之間狀如盤碗不過徑尺以還有莖蒂連綴之起三四寸有七孔者名七明九孔者名九光光皆如星百餘步內夜皆望見其光其光自別可散不可合也常以秋分伺之得之擣服方寸匕入口則翕然身熱五味甘美盡一斤則得千歲令人身有光所居暗地如月可以夜視也石蜜芝生少室石戶中戶中便有深谷不可得過以石投谷中半日猶聞其聲也去戶外十餘丈有石柱柱上有偃蓋石高度徑可一丈許望見蜜芝從石戶上隨入偃蓋中良久輒蓋亦終不溢也戶上刻石為科斗字曰得服石蜜芝一斗者壽萬歲諸道士共思惟其處不可得往唯當以枕器著勁竹木端以



承取之然竟未有能為之者按此石戶上刻題如此  
前世必已有得之者也石桂芝生名山石穴中似桂  
樹而實石也高尺許大如徑尺光明而味辛有枝條  
擣服之一斤得千歲也石中黃子所在有之沁水山  
為尤多其在大石中則其石常潤濕不燥打其石有  
數十重乃得之在大石中赤黃溶溶如鷄子之在其  
殼中也即當飲之不飲則堅凝成石不復中服也法  
正當及未堅時飲之既凝則應未服也破一石中多  
者有一升少者有數合可頓服也雖不得多相繼服

之其計前所服合成三升壽則千歲但欲多服唯患  
難得耳石腦芝生滑石中亦如石中黃子狀但不皆  
有耳打破大滑石千許乃可得十枚初破之其在石  
中五色光明而自動服一升得千歲矣石硫黃芝五  
岳皆有而箕山為多其方言許由就此服之而長生  
故不復以富貴累意不受堯禪也名硫丹者石之赤  
精蓋石硫黃之類也皆浸溢於崖岸之間其濡濕者  
可丸服其已堅者可散服如此有百二十皆石芝也  
事在太乙玉策及昌宇

一作字

內記不可具稱也及夫



木芝者松柏脂淪入地千歲化為茯苓萬歲其上生小木狀似蓮花名曰木威喜芝夜視有光持之甚滑燒之不然帶之辟兵以帶雞而雞以他雞十二頭共籠之去之十二步射十二箭他雞皆傷帶威喜芝者終不傷也從生門上採之於六甲陰乾之百日末服方寸七日三盡一枚則三千歲也千歲之枯木其下根如坐人長七寸刻之有血以其血塗足下可以步行水上不沒以塗人鼻以入水水為之開可以止住淵底也以塗身則隱形欲見則拭之又可以治

病病在腹內刮服一刀圭其腫痛在外者隨其所在刮一刀圭其腫痛所在以摩之皆手下即愈假令左足有疾則刮射人之左足也又刮以雜巨勝為燭夜遍照地下有金玉寶藏則光變青而下垂以挿掘之可得也末之服盡十斤則千歲也又松樹枝三千歲者其皮中有聚脂狀如龍形名曰日飛節芝大者重十斤末服之盡十斤得五百歲也又有樊桃芝其木如昇龍其花葉如丹羅其實如翠鳥高不過五尺生於名山之陰東流泉水之上以立夏之候伺之得而



未服之盡一株得五千歲也參成芝赤色有光扣之  
枝葉如金石之音折而續之即復如故木渠芝寄生  
大木上如蓮花九莖一叢其味甘而辛建木芝實生  
於都廣其皮如纓蛇其實如鸞鳥此三芝得服之白  
日昇天也黃廬子尋木華玄液華此三芝生於泰山  
要鄉及奉高有得而服之皆令人壽千歲黃蘗檀桓  
芝者千歲黃蘗木下根有如三斛器去本株一二丈  
以細根相連狀如縷得末而服之盡一枚則成地仙  
不死也此輩復百二十種自有圖也草芝有獨搖芝  
無風自動其莖六如手指赤如丹素葉似莧其根有  
大魁如斗有細者如雞子十二枚周繞大根之四方  
如十二辰也相去丈許皆有細根如白髮以相連生  
高山深谷之上其所生左右無草得其大魁末服之  
盡則得千歲服其細者一枚百歲可以分他人也懷  
其大根即隱形欲見則左轉而出之牛角芝生虎壽  
山及吳坂上狀似葱特生如牛角長三四尺青色末  
服方寸七日三至百日則得千歲矣龍仙芝狀似昇  
龍之相負也以葉為鱗其根則如蟠龍服一枚則得



千歲矣麻母芝似麻而莖赤色花紫色珠芝其花黃其葉赤其實如李而紫色二十四枝輒相連而垂如貫珠也白符芝高四五尺似梅常以大雪而花季冬而實朱草芝九曲曲有三葉葉有三實也五德芝狀似樓殿莖方其葉五色各具而不雜上如偃蓋中常有甘露紫氣起數尺矣龍銜芝常以仲春對生三節十二枝下根如坐人凡此草芝又有百二十種皆陰乾服之則令人與天地相畢或得千歲二千歲肉芝者謂萬歲蟾蜍頭上有角額下有丹書八字體重以

五月五日中時取之陰乾百日以其左足畫地即為流水帶其左手於身辟五兵若敵人射已者弓弩矢皆反還自向也千歲蝙蝠色白如雪集則倒懸腦重故也此二物得而陰乾末服之令人壽四萬歲千歲靈龜五色具焉其雄額上兩骨起似角以羊血浴之乃剔取其甲火炙擣服方寸匕日三盡一具壽千歲行山中見小人乘車馬長七八寸者肉芝也提取服之即仙矣風生獸似貂青色大如狸生於南海大林中張網取之積薪數車以燒之薪盡而此獸在灰中



不然其毛不焦斫刺不入打之如皮囊以鐵鎚鍛其頭數千或作十下乃死死而張其口以向風湏臾便活而起走以石上菖蒲塞其鼻即死取其腦以和菊花服之盡十斤得五百歲也又千歲鷲其窠戶北向其色多白而尾搖取陰乾末服一頭五百歲凡此又百二十種此皆肉芝也菌芝或生深山之中或生大木之下或生泉之側其狀或如宮室或如車馬或如龍虎或如人形或如飛鳥五色無常亦百二十種自有圖也皆當禹步往採取之刻以骨刀陰乾末服方寸

七令人昇仙中者數千歲下者千歲也欲求芝草入名山必以三月九月此山開出神藥之月也勿以山偃日必以大輔時三奇會尤佳出三奇吉門到山湏六陰之日明堂之時帶靈寶符牽白犬抱白雞以白鹽一斗及開山符檄著大石上執吳唐草或作花一把以入山山神喜必得芝也又採芝及服芝欲得王相專和之日支干上下相生為佳此諸芝名山多有之但凡庸道士心不專精行穢德薄又不曉入山之術雖得其圖不知其狀亦終不能得也山無大小皆有



鬼神其神鬼不以芝與人人則雖踐之不可見也又雲母有五種而人多不能分別也法當舉以向日看其色詳占視之乃可知耳正爾於陰地視之不見其雜色也五色並具而多青者名雲英宜以春服之五色並具而多赤者名雲珠宜以夏服之五色並具而多白者名雲液宜以秋服之五色並具而多黑者名雲母宜以冬服之但有青黃二色者名雲沙宜以夏服之晶晶純白名磷石可以四時長服之也服五雲之法或以桂葱水王化之以爲水或以露於鐵器

中以玄水熬之爲水或以硝石合於筒中埋之爲水或以蜜搜爲酪或以秋露漬之百日韋囊挺以爲粉或以無巔草樗血合餌之服之一年則百病愈三年老公反成童子五年則役使鬼神入火不燒入水不濡踐棘不傷與仙人相見又他物埋之即朽燒之即焦而五雲以內猛火中經時終不然埋之永不腐敗故能令人長生也又云服之十年雲氣常覆其上服其母以致其子理自然也又向日看之晻晻純黑色起者不中服令人病淋發瘡雖水餌之皆當先以茅



屋窗水若東流水露水漬之百日淘汰去其土石乃可用耳中山衛叔卿服之積久能乘雲而行以其方封之玉匣之中仙去之後其子名世及漢使者梁伯得而按方合服皆得仙去又雄黃當得武都山所出者純而無雜其赤如雞冠光明曄曄者乃可用耳其但純黃似雄黃色無赤光者不任以作仙藥可以合理病藥耳餌服之法或以蒸煑之或以酒餌或先以硝石化為水乃凝之或以玄胴腸裹蒸之於赤土下或以松脂和之或以三物鍊之引之如布白如冰服

之皆令人長生百病除三尸下癰痕滅白髮黑齒齒生千日則玉女來侍可得役使以致行厨又玉女常以黃玉為誌大如黍米在鼻上是真玉女也無此志者鬼試人耳玉亦仙藥但難得耳王經曰服金者壽如金服玉者壽如玉也又曰服玄真者其命不極玄真者玉之別名也令人身飛輕舉不但地仙而已然其道遲成服一二百斤乃可知耳玉可以烏米酒及地榆酒化之為水亦可以葱漿消之為粉亦可餌以爲丸亦可燒以爲粉服之一年已上入水不濡入火



不灼刃之不傷百毒不犯也不可用已成之器傷人  
無益當得璞玉乃可用也得于闐國白玉尤善其次  
有南陽徐善亭部界中玉及日南盧容水中玉亦佳  
赤松子以玄蟲血漬玉為水而服之故能乘煙上下  
也王屑服之與水餌之俱令人不死所以為不及金  
者令人數數發熱似寒食散狀也若服玉屑者宜十  
日輒一服雄黃丹砂各一刀圭散髮洗沐寒水迎風  
而行則不發熱也董君異嘗以玉醴與盲人服之目  
旬日而愈有吳延稚者志欲服玉得玉經方不具了

不知其節度禁忌乃

招合得

招一作始

珪璋環璧及校

一作

裝

劍所用甚多欲餌

治服之後

余為說此不中用乃

歎息曰事不可不精不但無益乃幾作禍也又銀但

不及金玉耳可以地仙也服之法以麥蘗化之亦可  
以朱草酒餌之亦可以龍膏鍊之然三服輒大如彈  
丸者又非清貧道士所能得也又真珠徑一寸以上  
可服服之可以長久酪漿漬之皆化如水銀亦可以  
浮石水蜂巢化包彤蛇黃合之可引長三四尺丸服  
之絕穀服之則不死而長生也淳漆不沾者服之令



人通神長生餌之法或以大無腸公子或云八蟹十枚投其中或以雲母水或以玉水合服之九蟲悉下惡血從鼻去一年六甲行厨至也桂可以葱涕合蒸作水可以竹瀝合餌之亦可以先知君腦或云龜和服之七年能步行水上長生不死也巨勝一名胡麻餌服之不老耐風濕補衰老也桃膠以桑灰汁漬服之百病愈久服之身輕有光明在晦夜之地如月出也多服之則可以斷穀一作木實芝赤者餌之一年老者還少令人徹視見鬼昔道士梁頊年七十乃

服之轉更少至年百四十歲能夜書行及奔馬後入青龍山去槐子以新甕合泥封之二十餘日其表皮皆爛乃洗之如大豆日服之此物主補腦久服之令人髮不白而長生玄中蔓方楚飛廉澤瀉地黃黃連之屬凡三百餘種皆能延年可單服也靈飛散未夫丸制命丸羊血丸皆令人駐年却老也南陽酈縣山中有甘谷水谷水所以甘者谷上左右皆生甘菊菊花墮其中歷世彌久故水味為變其臨此谷中居民皆不穿井悉食甘谷水食者無不老壽高者百四五



十歲下者不失八九十無夭年人得此菊力也故司空王暢太尉劉寬太傅袁隗皆為南陽太守每到官常使酈縣月送甘谷水四十斛以為飲食此諸公多患風痺及眩冒皆得愈但不能大得其益如甘谷上居民生小便飲食此水者耳又菊花與蕙花相似直以甘苦別之耳菊甘而蕙苦諺言所謂苦如蕙者也今所在有真菊但為少耳率多生於水側緱氏山與酈縣最多仙方所謂日精更生周盈皆一菊而根莖花實異名其說甚美而近來服之者畧無効正由不

得真菊也夫甘谷水得菊之氣味亦何足言而其上居民皆以延年況將復好藥安得無益乎余亡祖鴻臚少卿曾為臨沅令云此縣有廖氏家世世壽考或出百歲或八九十後徙去子孫轉多夭折他人居其故宅復如舊後累世壽考由此乃覺是宅之所為而不知其何故疑其井水殊赤乃試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去數尺此丹砂汁因泉漸入井是以飲其水而得壽况乃餌鍊丹砂而服之乎余又聞上黨有趙瞿者病癩歷年衆治之不愈垂死或云不及



活流棄之後子孫轉相注易其家乃膏糧將之送置山穴中瞿在穴中瞿自怨不幸晝夜悲歎涕泣經月有仙人行經過穴見而哀之具問訊之瞿知其異人乃叩頭自陳乞哀於是仙人以一囊藥賜之教其服法瞿服之百許日瘡都愈顏色豐悅肌膚玉澤仙人又過視之瞿謝受更生活之恩乞丐其方仙人告之曰此是松脂耳此山中便多此物汝鍊之服可以長生不死瞿乃歸家家人初謂之鬼也甚驚愕瞿遂長服松脂身體轉輕氣力百倍登危越險終日不極年

百七十歲齒不墮髮不白夜卧忽見屋間有光大如鏡者以問左右皆云不見久而漸大一室盡明如晝日又夜見面上有綵女二人長二三寸面體皆具但爲小耳遊戲其口鼻之間如是且一年此女漸長大出在其側又常聞琴瑟之音欣然獨笑在人間三百許年色如少童乃入抱犢山去必地仙也余時聞瞿服松脂如此於是竟服其多役力者乃車運驢負積之盈室服之遠者不過一月未覺大有益輒止有志者難得如是也又漢成帝時獵者於終南山中見一



人無衣服身生黑毛獵人見之欲逐取之而其人踰坑越谷有如飛騰不可逮及於是乃密伺候其所在合圍得之定是婦人問之言我本是秦之宮人也聞關東賊至秦王出降宮室燒燔驚走入山飢無所食垂餓死有一老翁教我食松葉松實當時苦澁後稍便之遂使不飢不渴冬不寒夏不熱計此女定是秦王子嬰宮人至成帝之世三百許歲乃將歸以穀食之初聞穀臭嘔吐累日乃安如是二年許身毛乃脫落轉老而死向使不為人所得便成仙人矣南陽文

氏說其先祖漢末大亂逃去山中飢困欲死有一人教之食术遂不能飢數十年乃來還鄉里顏色更少氣力勝故自說在山中時身輕欲跳登高復險歷日不極行冰雪中了不知寒常見一高巖上有數人對坐博戲者有讀書者俛而視文氏因閱其相問言此子中呼上否其一人答言未可也术一名山薊一名山精故神藥經曰必欲長生常服山精昔仙人八公各服一物以得陸仙各數百年乃合神丹金液而昇太清耳人若合八物鍊而服之不得其力是其藥力



有轉相勝畏故也韓終服菖蒲十三年身生毛日視書萬言皆誦之冬袒不寒又菖蒲生須得石上一寸九節已上紫花者尤善也趙他子服桂二十年足下生毛日行五百里力舉千斤移門子服五味子十六年色如玉女入水不濡入火不灼也楚文子服地黃八年夜視有光手上車弩也林子明服朮十一年耳長五寸身輕如飛能超踰淵谷二丈許杜子微服天門冬御八十妾有子百三十人日行三百里任子季服茯苓十八年仙人王女往從之能隱能彰不復食

穀灸癰皆滅面體玉光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三十七人開書所視不忘坐在立亡仙經曰雖服草木之葉已得數百歲勿怠於神丹終不能仙以此論之草木延年而已非長生之藥可知也未得作丹且可服之以自撐持耳或問服食藥物有前後之宜乎抱朴子答曰按中黃子服食節度云服治病之藥以食前服之養性之藥以食後服之吾以咨鄭君何以如此鄭君言此易知耳欲以藥攻病既宜及未食內虛冷藥力勢易行若以食後服之則藥但攻穀而



力盡矣若欲養性而以食前服藥則力未行而被穀  
駁之下去不得止無益也或問曰人服藥以養性云  
有所宜有諸乎抱朴子答曰按玉策記及開明經皆  
以五音六屬知人年命之所在子午屬庚卯酉屬己  
寅申屬戊丑未屬辛辰戌屬丙巳亥屬丁一言得之  
者宮與土也三言得之者徵與火也五言得之者羽  
與水也七言得之者商與金也九言得之者角與木  
也若本命屬土不宜服青色藥屬金不宜服赤色藥  
屬木不宜服白色藥屬水不宜服黃色藥屬火不宜

服黑色藥以五行之義木尅土土尅水水尅火火尅  
金金尅木故也若金丹大藥不復論宜與不宜也

一言宮 庚子庚午 辛未辛丑 丙辰丙戌

丁亥丁巳 戊寅戊申 己卯己酉

三言徵 甲辰甲戌 乙亥乙巳 丙寅丙申

丁酉丁卯 戊午戊子 己未己丑

五言羽 甲寅甲申 乙卯乙酉 丙子丙午

丁未丁丑 壬辰壬戌 癸巳癸亥

七言商 甲子甲午 乙丑乙未 庚辰庚戌



辛巳辛亥 壬申壬寅 癸卯癸酉

九言角 戊辰戊戌 巳巳巳亥 庚寅庚申

辛卯辛酉 壬午壬子 癸丑癸未

禹步法 前舉左 右過左 左就右

次舉右 左過右 右就左

次舉右 右過左 左就右

如此三步當滿二丈一後有九跡小神方用真丹三斤白蜜一斤合和日曝煎之令可丸旦服如麻子十九未一年髮白更黑齒墮更生身體潤澤長服之老

翁還成少年常服長生不死也小餌黃金方火銷金內清酒中二百出二百入即沸矣握之出指間令如泥若不沸及握之不出指間即復銷之內酒中無數也成復如彈丸一枚亦可汁一九外為小丸服三十日無寒溫神人王女下之下銀亦可餌與金同法服此二物可居名山石室中一年即輕舉矣人間服之名地仙勿妄傳也兩餌銷黃金法猪負革方脂三斤醇苦酒一斗取黃金五兩置器中煎之出爐以金置中百入百出苦酒亦示食一斤金弊天地食半斤金



壽二千歲五兩千二百歲無多少便可餌之當以玉相之日作之神良勿傳人傳人藥成不神也欲食去尸藥當服丹砂餌丹砂法丹砂一斤搗下從苦酒三升淳漆二升一本和蜜二升凡物合令相得微火上煎之令可丸服如麻子三丸日再四十日腹中百病愈三尸去服之百日肌骨堅強服之千日司命削死籍與天地相保日月相望改形易容變化無常日中無影乃別無光矣

抱朴子內篇卷十一終

抱朴子內篇卷十二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辨問

或問曰若仙必可得聖人已修之矣而周孔不為之者是無此道可知也抱朴子答曰夫聖人不必仙仙人不必聖聖人受命不值長生之道但自欲除殘去賊夷險平暴制禮作樂著法垂教移不正之風易流遁之俗匡將危之主扶亡微之國刊詩書撰河洛著經誥和雅頌訓童蒙應聘諸國突無凝煙席不暇煖



其事則執掌罔極窮年無已亦焉得閑聰掩明內視  
反聽呼吸道引長齋又繫入室煉形登山採藥數息  
思神斷穀清腸哉至於仙者唯須篤志至信勤而不  
怠能恬能靜便可得之不待多才也有入俗之高真  
乃為道者之重累也得合一大藥知一養神之要則  
長生久視豈若聖人所修為者云云之無限乎且夫  
俗所謂聖人者皆治世之聖人非得道之聖人得道  
之聖人則黃老是也治世之聖人則周孔是也黃帝  
先治世而後登山此是偶有能兼之才者也古之帝

王刻於泰山可省讀書者七十二家其餘磨滅者不  
可勝數而獨記黃帝仙者其審然可知也世人以人  
所尤長衆所不及者便謂之聖故善圍碁之無比者  
則謂之碁聖故嚴子卿馬綏明于今有碁聖之名焉  
善史書之絕時者則謂之書聖故衛協張墨子今為  
書聖之名焉善刻削之尤巧者則謂之木聖故張衛  
馬忠于今有木聖之名焉故孟子謂伯夷清之聖者  
也吾試演而論之則聖非一事夫班固漢書機械之  
聖也附扁和緩治疾之聖也子韋甘均占候之聖也



史蘇辛廖卜筮之聖也夏育杜回筋力之聖也荆軻  
聶政勇敢之聖也飛廉夸父輕速之聖也子野延淵  
知音之聖也孫臏韓白用兵之聖也聖者人事之極  
號也不獨於文學而已矣莊周云盜有聖人之道五  
焉妄意而知人之藏者明也先入而不疑者勇也後  
出而不懼者義也知可否之宜者知也分財均同者  
仁也不得此道而成天下大盜者未之有也或曰聖  
人之道不得枝分葉散必總而兼之然後為聖余答  
之曰孔子門徒達者七十二而各得聖人之一體是

聖事有剖判也又云顏淵具體而微是聖事有厚薄  
也又易曰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  
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則聖  
道可分之明證也何為善於道德以致神仙者獨不  
可謂之為得道之聖苟不有得道之聖則周孔不得  
為治世之聖乎既非一矣何以當責使相兼乎按仙  
經以為諸得仙者皆其受命偶值神仙之氣自然所  
稟故胞胎之中已含信道之性及其有識則心好其  
事必遭明師而得其法不然則不信不求求亦不得



也玉鈴云主命原由人之吉凶制在結胎受氣之日  
皆上得列宿之精其值聖宿則聖值賢宿則賢值文  
宿則文值武宿則武值貴宿則貴值富宿則富值賤  
宿則賤值貧宿則貧值壽宿則壽值仙宿則仙又有  
神仙聖人之宿有治世聖人之宿有兼二聖之宿有  
貴而不富之宿有富而不貴之宿有兼富貴之宿有  
先富後貧之宿有先貴後賤之宿有兼貧賤之宿有  
富貴不終之宿有忠孝之宿有兇惡之宿如此不可  
具載其較畧如此為人生本有定命張車子之說是

也苟不受神仙之命則必無好仙之心未有心不好  
之而求其事者也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自古至今  
有高才明達而不信有仙者有平平許人學而得仙  
者甲雖多所鑒識而或蔽於仙乙則多所不通而偏  
達其理此豈非天命之所使然乎夫道家寶秘仙術  
弟子之中尤尚簡擇至精彌久然後告之以要訣况  
於世人輩自不信不求何為當強以語之邪既不能  
化令信之又將招嗤速謗故得道之士所以與世人  
異路而行異處而止言不欲與之交身不欲與之雜



隔千里猶恐不足以遠煩勞之攻絕軌迹猶恐不足以  
以免毀辱之醜貴不足以誘之富不足以移之何肯  
當目銜於俗士言我有仙法乎此蓋周孔所以無緣  
而知仙道也且夫周孔蓋是高才大學之深遠者耳  
小小之伎猶多不閑使之跳丸弄劍踰鋒投袂獲鉅  
登幢擗盤緣案跟挂萬仞之峻峭游泳吕梁之不測  
扛千鈞足躡驚濤暴虎檻豹攬飛捷矢凡人為之而  
周孔不能以過於此者乎他人之所念慮蚤虱之所  
首向隔墻之朱紫林下之草芥匣匱之書籍地中之  
寶藏豐林邃藪之鳥獸重淵洪澤之魚鱉令周孔委  
曲其采色分別其物名經列其多少審實其有無未  
必能盡知況於遠此者乎聖人不食則飢不飲則渴  
灼之則熱凍之則寒撻之則痛刃之則傷歲久則老  
矣損傷則病矣氣絕則死矣此是其所與凡人無異  
者甚多而其所以不同者至少矣所以過絕人者唯  
在於才長思遠口給筆高德全行絜強訓博聞之事  
耳亦安能無事不兼邪既已著作典謨安上治民復  
欲使之兩知仙道長生不死以此責聖人何其多乎



吾聞至言逆俗耳真語必違衆儒士卒覽吾此書者必為吾非毀聖人吾豈然哉但欲盡物理耳理盡事窮則似於謗訕周孔矣世人謂聖人從天而墜神靈之物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其於服畏其名不敢復料之以事謂為聖人所不能則人無復能知者也聖人所不知則人無復知之者不亦笑哉今具以近事校之想可以悟也完山之鳥賣生送死之聲孔子不知之便可復謂顏回只可偏解之乎聞太山婦人之哭問之乃知虎食其家三人又不知此婦人何以不徙去之意湏答乃悟見羅雀者純得黃口不辨其意問之乃覺及欲葬毋不知父墓所在湏人語之既定墓崩又不知之弟子誥之乃泫然流涕又疑顏淵之盜食乃假言欲祭仙人卜掇塵之虛偽廐焚又不知傷人馬否顏淵後便謂之已死又周流七十餘國而不能逆知人之必不用之也而恓恓惶惶席不暇溫又不知匡人當圍之而由其途問老子以古禮禮有所不解也問郊子以鳥官官有所不識也行不知津而使人問之又不知所問之人必譏之而不告其路若



爾可知不問也下車逐歌鳳者而不知彼之不住也見南子而不知其無益也諸若此類不可具舉但不知仙法何足怪哉又俗儒云聖人所不能則餘人皆不能則宕人水居梁母火化子伯耐至熱仲都堪酷寒左慈兵解而不死甘始休糧以經歲范軼見斫而不入鼈令流尸而更生少千執百鬼長房縮地脉仲庸假形於晨鳧張楷吹噓起雲霧未聞周孔能為斯事也俗人或曰周孔皆能為此但不為耳吾答之曰必不求之於明文而指空以空言者吾便可謂周孔

能振翮飛翱翔八極興雲致雨移山拔井但不為耳一不以記籍見事為據者復何限哉必若所云者吾亦可以言周孔皆已昇仙但以此法不可以訓世恐人皆知不死之可得皆必悉委供養廢進宦而登危浮深以修斯道是為家無復子孫國無復臣吏忠孝並喪大倫必亂故周孔密自為之而秘不告人外託終亡之形內有上仙之實如此則子亦將何以難吾乎亦又未必不然也靈寶經有正機平衡飛龜授秩凡三篇皆仙術也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於合石



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閑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以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于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也以此論之是夏禹不死也而仲尼又知之安知仲尼不皆密修其道乎正復使聖人不為此事未可謂無其効也人所好惡各各不同諭之以面豈不信哉誠合其意雖小必為也不合其神雖大不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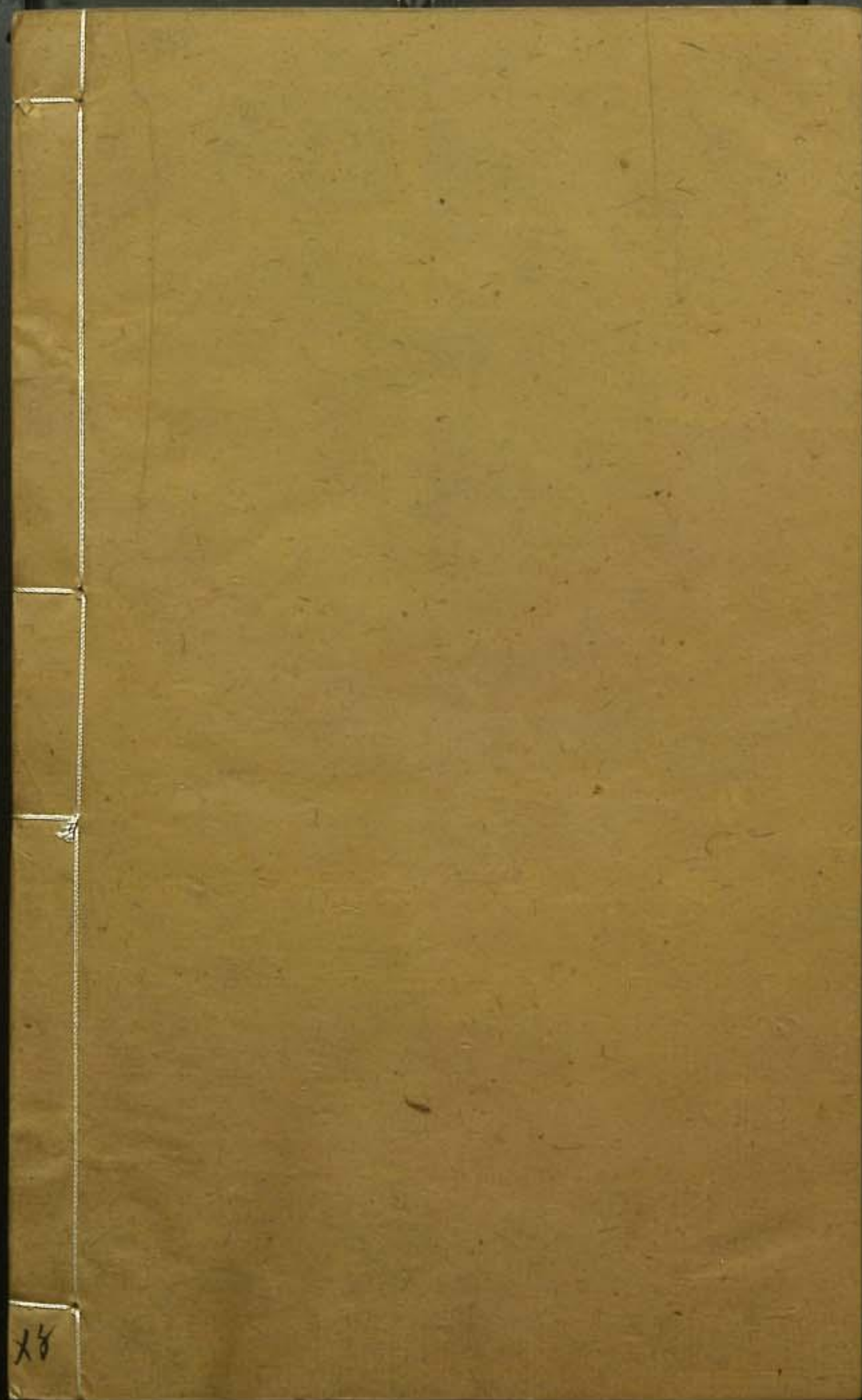
好苦憎甘既皆有矣嗜利棄義亦無數焉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聚人曰財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而昔已有禪之以帝王之位而不用委之以四海之富而不願茂三九之官背玉帛之聘遂山林之高繫甘魚釣之陋業者蓋不可勝數耳又曰男女飲食人之大欲存焉是以好色不可諫甘旨可忘憂晉有絕穀棄美不畜妻妾超然獨往倍然得意顧影含歡漱流忘味者又難勝記也人情莫不愛紅顏艷姿輕體柔身而黃帝逐雋醜之嫫母陳侯伶可憎之敦洽人鼻



無不樂香故流黃鬱金芝蘭蘇合玄膽素膠江離揭  
車春蕙秋蘭價同瓊瑤而海上之女逐酷臭之夫隨  
之不止周文嗜不美之菹不以易大牢之滋味魏明  
好椎鑿之聲不以易絲竹之和音人各有意安可求  
此以同彼乎周孔自偶不信仙道日月有所不照聖  
人有所不知豈可以聖人所不為便云天下無仙是  
貴三光不照覆盆之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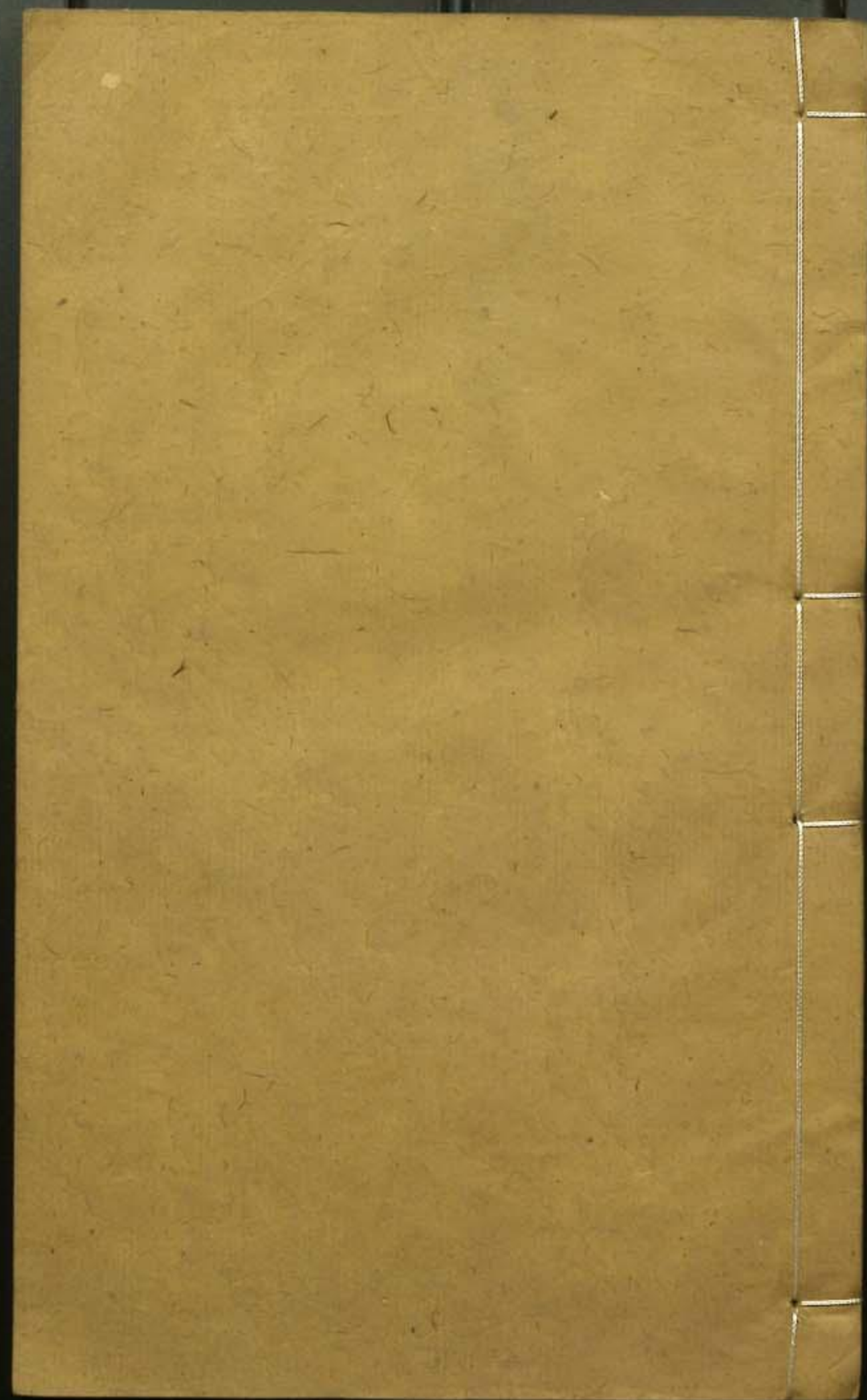
抱朴子內篇卷十二終





84







抱朴子內篇卷十三

極言

或問曰古之仙人者皆由學以得之將特稟異氣耶  
抱朴子答曰是何言歟彼莫不負笈隨師積其功勤  
蒙霜冒險櫛風沐雨而躬親灑掃契闊勞藝始見之  
以信行終被試以危困性篤行貞心無怨貳乃得升  
堂以入於室或有怠厭而中止或有怨恚而造退或  
有誘於榮利而還修流俗之事或有敗於邪說而失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其淡泊之志或朝為而夕欲其成或坐修而立望其  
効若夫覩財色而心不戰聞俗言而志不沮者萬夫  
之中有一人為多矣故為者如牛毛獲者如麟角也  
夫穀勁弩者効力於發箭涉大川者保全於既濟井  
不達泉則猶不掘也一步未至則由不往也修塗之  
累非移晷所臻凌霄之高非一匱之積然升峻者患  
於垂上而力不足為道者病於方成而志不遂千倉  
萬箱非一耕所得千天之木非旬日所長不測之淵  
起於汀滢陶朱之資必積百千若乃人退已進陰子

所以窮至道也敬卒若始羨門所以致雲龍也我志  
誠堅彼何人哉抱朴子曰俗民既不能生生而務所  
以煞生夫有盡之物不能給無已之耗江河之流不  
能盈無底之器也凡人利入少而費用多者猶不供  
也况無錙銖之來而有千百之往乎人無少長莫不  
有疾但輕重言之耳而受氣各有多少多者其盡遲  
少者其竭速其知道者補而救之必先復故然後方  
求量表之益若令服食終日則肉飛骨騰導引改朔  
則羽翮參差則世間無不信道之民也患乎升勺之



利未堅而鍾石之費相尋根移之據未極而冰霜之毒交攻不知過之在已而反云道之無益故捐九散而罷吐納矣故曰非長生難也聞道難也非聞道難也行之難也非行之難也終之難也良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也明師能授人方書不能使人必爲也夫修道猶如播穀也成之猶收積也厥田雖沃水澤雖美而爲之失天時耕鋤又不至登稼被壟不獲不刈頃畝雖多猶無獲也凡夫不徒不知益之爲益也又不知損之爲損也夫損易知而速焉益難知

而遲焉而尚不悟其易安能識其難哉天損之者如燈火之消脂莫之見也而忽盡矣益者如苗禾之播殖莫之覺也而忽茂矣故治身養性務謹其細不可以小益爲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損爲無傷而不防凡聚小所以就大積一所以至億也若能愛於微成之於著則幾乎知道矣或問曰古者豈有無所施行而偶自長生者乎抱朴子答曰無也或隨明師積功累勤便得賜以合成之藥或受秘方自行治作事不接於世言不累於俗而記著者止存其姓名而不能



具知其所以得仙者故闕如也昔皇帝生而能言役使百靈可謂天授自然之體者也猶復不能端坐而得道故陟王屋而授丹經到鼎湖而飛流珠登崑崙而問廣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而奉中黃入金谷而諮涓子論道養則資玄素二女精推步則訪山嵇力牧講占候則詢風后著體診則受雷岐審攻戰則納五音之策窮神奸則記白澤之辭相地理則書青鳥之說救傷殘則綴金冶之術故能畢該秘要窮道盡真遂昇龍以高躋與天地乎罔極也然按神仙經皆云黃帝及老子差事太乙元君以受要訣況乎不逮彼二君者安有自得仙度世者乎未之聞也或曰黃帝審仙者橋山之塚又何為乎抱朴子答曰按荆山經及龍首記皆云黃帝服神丹之後龍來迎之群臣追慕靡所措思或取其几杖立廟而祭之或取其衣冠葬而守之列仙傳云黃帝自擇亡日七十日去七十日還葬于喬山山陵一作後忽崩墓空無尸但劍舄在焉此諸說雖異要於為仙也言黃帝仙者見於道書及百家之說者甚多而儒家不肯長奇怪聞



異塗務於禮教而神仙之事不可以訓俗故云其死以杜民心耳朱巴樂巴于公有功惠於民百姓皆生為之立廟祠又古者盛德之人身沒之後臣子刊其勲績於不朽之器而今世君長遷轉吏民思戀而樹德頌之碑者往往有焉此亦黃帝有廟墓之類也豈足以證其必死哉或人問曰彭祖八百安期三千斯壽之過人矣若果有不死之道彼何不遂仙乎豈非稟命受氣自有修短而彼偶得其多理不可延故不免於彫隕哉抱朴子答曰按彭祖經云其自帝嚳佐

堯歷夏至殷為大夫殷王遣綵女從受房中之術行之有效欲殺彭祖以絕其道彭祖覺焉而逃去去時年七百餘非為死也黃帝石山一作公記云彭祖去

後七十餘年門人於流沙之西見之非死明矣又彭祖之弟子青衣烏公黑穴公秀眉公白兔公子離婁公太足君高丘子不肯來七八人皆歷數百歲在殷而各仙去况彭祖何肯死哉又劉向所記列仙傳亦言彭祖是仙人也又安期先生者賣藥於海邊瑯琊人傳世見之計已千年秦始皇請與語三日三夜其



言高其旨遠博而有證始皇異之乃賜之金璧可直數千萬安期受而置之於阜鄉亭以赤玉舄一量為報留書曰復數千載求我於蓬萊山如此是為見始皇時已千歲矣非為死也又始皇剛暴而驚狼最是天下之不應信神仙者又不中以不然之言答對之者也至於問安期以長生之事安期答之允當始皇惺悟信世間之必有仙道既厚惠遺又甘心欲學不死之事但自無明師也而為盧敖徐福輩所欺弄故不能得耳向使安期先生言無符據三日三夜之中

足以窮屈則始皇必將烹煮屠戮不免鼎俎之禍其厚惠安可得乎或問曰世有服食藥物行氣道引不免死者何也抱朴子答曰不得金丹但服草木之藥及修小術者可以延年遲死耳不得仙也或但知服草藥而不知還年誤作房中之要術則終無久生之理也或不曉帶神符行禁戒思身神守真一則正可令內疾不起風濕不犯耳若卒有惡鬼強邪山精水毒害之則便死也或不得入山之法令山神為之作禍則妖鬼試之猛獸傷之溪毒繫之蛇螫螫之致多死事



非一條也或修道晚暮而先自損傷已深難可補復  
補復之益未得根據而疾隨復作所以尅伐之事亦  
何緣得長生哉或年老為道而得仙者或年少為道  
而不成者何哉彼雖年老而受氣本多受氣本多則  
傷損薄傷損薄則易養易養故得仙也此雖年少而  
受氣本少則傷深傷深則難救難救故不成仙也夫  
木槿楊柳斷殖之更生倒之亦生橫之亦生生之易  
者莫過斯木也然埋之既淺又未得久乍刻乍剥或  
搖或拔雖壅以膏壤浸以春澤猶不脫於枯瘁者以  
其根芽不固不暇吐其萌芽津液不得遂結其生氣  
也人生之為體易傷難養方之二木不及遠矣而所  
以攻毀之者過於刻剥劇乎搖拔也濟之者鮮壞之  
者衆死其宜也夫吐故納新者因氣以長氣而氣大  
衰者則難長也服食藥物者因血以益血而血垂竭  
者則難益也夫奔馳而喘逆或歛或滿用力沒體汲  
汲短乏者氣損之候也面無光色皮膚枯腊唇焦脉  
白腠理萎瘁者血減之證也二證旣衰於外則靈根  
亦凋於中矣如此則不得上藥不能救也凡為道而



不成營生而得死者其人非不有氣血也然身中之  
所以為氣為血者株源已喪但餘其枝流也譬猶入  
水之燼火滅而煙不即息既斷之木柯葉猶生二者  
非不有煙非不有葉而其所以為煙為葉者已先亡  
矣世人以覺病之日始作為矣猶以氣絕之日為身  
喪之後也唯怨風冷與暑濕不能傷壯實之人也徒  
患體虛氣少者不能堪之故為所中耳何以較之設  
有數人年紀老壯既同服食厚薄又等俱造沙漠之  
地並冒嚴寒之夜素雪墮於上玄冰結於下寒風摧

條而宵駭歎唾凝呀於脣吻則其中將有獨中冷者  
而不必盡病也非冷氣之有偏蓋人體有不耐者耳  
故俱食一物或獨以結病者非此物之有偏毒也鈞  
器齊飲而或醒或醉者非酒勢之有彼此也同冒炎  
暑而或獨以暍死者非天熱之有公私也齊服一藥  
而或昏暝煩悶者非毒烈之有愛憎也是以衝風赴  
林而枯柯先摧洪濤凌崖而拆隙首頽烈火燎原而  
燥卉前焚龍槐墜地而脆者獨破由茲以觀則人之  
無道體已素病因風寒暑濕者以發之耳苟能令正



氣不衰形神相衛莫能傷也凡為道者常患於晚不  
患於早也特年紀之少壯體力之方剛者自役過差  
百病兼結命危朝露不得大藥但服草木可以差於  
常人不能延其大限也故仙經曰養生以不傷為本  
此要言也神農曰百病不愈安得長生信哉斯言也  
或問曰所謂傷之者豈非色慾之間乎抱朴子曰亦  
何獨斯哉然長生之要在乎還年之道上士知之可  
以延年除病其次不以自伐者若年尚少壯而知還  
年服陰丹以補腦采七液於長空者不服藥物亦不

失三百歲也但不得仙耳不得其術者古人方之於  
冰盃之盛湯羽苞之蓄火也且又才所不逮而困思  
之傷也力所不勝而強舉之傷也悲哀憔悴傷也喜  
樂過差傷也汲汲所欲傷也久談言笑傷也寢息失  
時傷也挽弓引弩傷也沉醉嘔吐傷也飽食即卧傷  
也跳走喘乏傷也歡呼哭泣傷也陰陽不交傷也積  
傷至盡則早亡早亡非道也是以養生之方嚙不及  
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久視坐不至久卧不及  
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飢而食食不過飽不



欲極渴而飲飲不過多凡食過則結積聚飲過則成痰癖不欲甚勞甚逸不欲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車走馬不欲極目遠望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數沐浴不欲廣志遠願不欲規造異巧冬不欲極溫夏不欲窮涼不露卧里下不眠中見有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故酸多傷脾苦多傷肺辛多傷肝鹹多則傷心甘多則傷腎此五行自然之理也凡言傷者亦不便覺也謂久則壽損耳是以善攝生者卧起有四時

之早晚興居有至和之常制調利筋骨有偃仰之方杜疾閑邪有吞吐之術流行榮衛有補瀉之法節宣勞逸有與奪之要忍怒以全陰氣抑喜以養陽氣然後先將服草木以救虧缺後服金丹以定無窮長生之理盡於此矣若有欲決意任懷自謂達識知命不泥異端極情肆力不營久生者聞此言也雖風之過耳電之經目不足諭也雖身枯於流連之中氣絕於純綺之間而甘心焉亦安可告之以養生之事哉不惟不納乃謂妖訛也而望彼信之所謂以明鑑給蒙



瞽以絲竹娛聾夫也

抱朴子內篇卷十三終

抱朴子內篇卷十四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勤求

抱朴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是以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莫過乎長生之方也故血盟乃傳傳非其人戒在天罰先師不敢以輕行授人須人求之至勤者猶當揀選至精者乃教之况乎不好不求之不篤者安可銜其沾以告之哉其受命不應仙者雖日見仙人成群在世猶必謂彼自異種人天下



別有此物或呼為鬼魅之變化或云偶值於自然豈有肯謂修為之所得哉苟心所不信雖令赤松王喬言提其耳亦當同以為妖訛然時頗有識信者復患於不能勤求明師夫晚至要得其道者誠自甚稀非倉卒可值也然知之者但當少耳亦未嘗絕於世也由求之者不廣不篤有仙命者要自當與之相值也然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世間自有奸偽圖錢之子而竊道士之號者不可勝數也然此等復不肯挺無所知也皆復粗開頭角或妄沽名加之以伏邪飭偽而好事之徒不識其真偽者徒多之進問自取誑惑而拘制之不令得行廣尋奇士異人而告之曰道盡於此矣以誤於有志者之不少可歎可恚也或聞有曉消五雲飛八石轉九丹治黃白水瓊一作瑾花朱碧凝霜雪於神爐採靈芝於嵩岳者則多而毀之曰此法獨有赤松王喬知之今世之人而云知之者皆虛妄耳則淺見之家不覺此言有詐偽而作便息遠求之意悲夫可為慨歎者也凌晷飈飛暫少忽老迅速之甚諭之無物百年之壽三萬餘



日耳幼弱則未有所知衰邁則歡樂並廢童蒙昏耄除數十年而險隘憂病相尋代有居世之年畧消其半計定得百年者喜笑平和則不過五六十年的嗟滅盡哀憂昏耄六七千日耳顧<sup>聘</sup>已盡矣況於全百年者萬未有一乎諦而念之亦無以笑彼夏蟲朝菌也蓋不知道者之所至悲矣里語有之人在世間日失一日如牽牛羊以詣屠所每進一步而去死轉近此譬雖醜而實理也達人所以不愁死者非不欲求亦固不知所以免死之術而空自焦愁無益於事故

云樂天知命故不憂耳非不欲久生也姬公請代武王仲尼曳杖悲懷是知聖人亦不樂速死矣俗人見莊周有大夢之諭因復競共張齊死生之論蓋詭道強達陽作違抑之言皆仲尼所為破律應<sup>煞</sup>者也今察諸有此談者被疾病則遽針灸冒危險則甚畏死然末俗通弊不崇真信背典誥而治子書若不吐反理之巧辨者則謂之朴野非老莊之學故無骨殖而取偶俗之徒遂流漂於不然之說而不能自返也老子以長生久視為業而莊周貴於搖尾塗中不為被



網之龜被綉之牛餓而求粟於河侯以此知其不能齊死生也晚學不能考校虛實偏據一句不亦謬乎且夫深入九泉之下長夜罔極始為螻蟻之糧終與塵壤合體令人怛然心熱不覺咄嗟若心有求生之志何可不棄置不急之事以修玄妙之業哉其不信則已矣其信之者復患違俗情之不蕩盡而不能專以養生為意而營世務之餘暇而為之所以或有違之者恒病晚而多不成也凡人之所汲汲者勢利嗜欲也苟我身之不全雖高官重權金玉成山妍艷萬

計非我有也是以上士先營長生之事長生定可以任意若未昇玄去世可且地仙人間若彭祖老子止人中數百歲不失人理之權然後徐徐登遐亦盛事然決須好師師不足奉亦無由成也昔漢太后從夏侯勝受尚書賜黃金百斤他物不可勝數及勝死又賜勝家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一百日成帝在東宮時從張禹受論語及即尊位賜禹爵關內侯食邑千戶拜光祿大夫賜黃金百斤又遷丞相進爵安昌侯年老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錢數萬及禹疾天子



自臨省之親拜禹牀下章帝在東宮時從桓榮以受  
孝經及帝即位以榮為太常卿天子幸榮第令榮  
東面坐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生姪數百人帝親  
自持業講說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及榮病天  
子幸其家入巷下車把卷而趨如弟子之禮及榮薨  
天子為榮素服凡此諸君非能攻城野戰折衝拓境  
懸旌効節一作斬連方轉元功騁銳絕域也徒以一  
經之業宣傳章句而見尊重巍巍如此此但能說死  
人之餘言耳帝王之貴猶自卑降以敬事之世間或

有欲試修長生之道者而不肯謙下於堪師者直爾  
蹴迂從求至要寧可得乎夫學者之恭遜驅走何益  
於師之分寸乎然不爾則是彼心不盡彼心不盡則  
令人告之不力告之不力則秘訣何可悉得邪不得  
已當以浮淺示之豈足以成不死之功哉亦有人皮  
膚好喜而信道之誠不根心神有所索欲陽為曲恭  
累日之間怠慢已出若值明智之師且欲詳觀來者  
變態試以淹久故不告之以測其志則若此之人情  
偽行露亦終不得而教之教之亦不得盡言吐實言



下了則為之無益也陳安世者年十三歲蓋灌叔本之客子耳先得仙道叔本年七十皓首朝夕拜安世曰道尊德貴先得道者則為師矣吾不敢倦執弟子之禮也由是安世告之要方遂復仙去矣夫人生先受精神於天地後稟氣於父母然不得明師告之以度世之道則無由免死鑿石有餘燭年命已凋頽矣由此論之明師之恩誠為過於天地重於父母多矣可不崇之乎可不求之乎抱朴子曰古人質正貴行賤言故為政者不尚文辨修道者不崇辭說風俗衰薄外飭彌繁方策既山積於儒門而內書亦鞅掌於術家初學之徒即未便可授以大要又亦人情以本末殷富者為快故後之知道者干言容嵩桂帛諸家各著千所篇然率多教誡之言不肯善為人開顯大向之指歸也其至真之訣或但口傳或不過尋尺之素在領帶之中非隨師經久累勤歷試者不能得也雜猥弟子皆各隨其用心之疎密履苦之久遠察其聰明之所逮及志力之所能辨各有所授千百歲中時有盡其囊枕之中肘腋之下秘要之耳或但將之



合藥藥成分之足以使之不死而已而終年不以其方文傳之故世間道士知金丹之事者萬無一也而管見之屬為仙法當具在於紛若之書及於祭祀拜伏之間而已矣夫長生制在大藥耳非祠醮之所定也昔秦漢二代大興祈禱所祭太乙五神陳寶八神之屬動用牛羊穀帛錢費億萬了無所益況於西夫德之不備體之不養而欲以三牲酒餼祝願鬼神以索延年惑亦甚矣或頗有好事者誠欲為道而不能勤求明師合作異樂而但晝夜誦講不要之書數千

百卷詰老無益便謂天下果無仙法或舉門扣頭以向空坐烹宰犧牲燒香請福而病者不愈死喪相襲破產竭財一無奇異終不悔悟自謂未篤若以此之勤求知方之師以此之費給買藥求明師秘術之直者亦必得神仙長生度世也何異詰老空耕石田而望千倉之收用力雖盡不得其所也所謂適楚而道燕雖良馬而不到非行之不疾然失其道也或有性信而喜信人其聰明不足以校練真偽揣測深淺所博涉素狹不能賞物後世頑淺趣得一人自譽之子



云我有秘書便守事之而庸人小兒多有外託有道之名名過其實由於誇誑內抱貪濁惟利是圖有所請為強喑鳴俛仰抑揚若所知寶秘乃深而不可得之狀其有所請從其所求俛仰含笑或許以頃後故使不覺者欲罷而不能自謂事之未勤而禮幣之尚輕也於是篤信之心尤加恭肅賂以珠玩為之執奴僕之役不辭負重涉遠不避經險履危欲以積勞自効服苦求哀庶有異聞而虛引歲月空委二親之供養捐妻子而不卹戴霜蹈冰連年隨之而妨資棄力

卒無所成彼初誠欺之或不慙之懵然體中實自空罄短乏無能法以相教何法以成人乎余目見此輩不少可以有十餘人或以自號高名久居於世世或謂之已三四百歲但易名字詐稱聖人託於人間而多有承事之者余但不書書其人之姓名耳頗遊俗間凡夫不識妍蚩為共吹捧增長妖妄為彼巧偽之人虛生華譽歛習遂廣皆天能甄別故或令高人偶不留意澄察而但任兩耳並有誤於學者常待此輩莫不使人歎息也每見此曹欺誑天下以規勢利者遲速



皆受殃罰天網雖疎終不漏也但悟有志者可念耳  
世人多逐空聲歎能校實聞甲乙多弟子至以百許  
必當有異便載馳競逐卦為相聚守之徒妨工夫以  
崇重彼愚陋之人也而不復尋精彼得門人之力或  
以致富辨逐之雖久猶無成人之道愚夫故不知此  
人不足可事何能都不與悟自可悲哉夫搜尋伺之  
龍求干天之木漉牛迹之中索吞舟之鱗用日雖久  
安能得乎嗟乎將來之學者雖當以求師為務亦不  
可以不詳擇為患也陋挾之夫行淺德薄功微緣少

不足成人之道亦無功課以塞人重恩也深思其趣  
勿令徒勞也抱朴子曰諸虛名之道士既善為誑詐  
以欺學者又多護短愚愚耻於不知陽若以傳涉已  
足終不肯行求請問於勝已者急爾守窮面牆而立  
又不但拱默而已乃復憎忌於實有道者而謗毀之  
恐彼聲名之過已也此等豈有意於長生之法哉為  
欲以合致弟子圖其財力以快其情欲而已耳而不  
知天高聽卑其後必受斯殃也夫貧者不可妄云我  
富也賤者不可虛云我貴也况道德之事實無而空



養門生弟子乎凡俗之人猶不宜懷妬善之心況於道士尤應以忠信快意為生者也云何當以此之儼然函胃臆聞乎人自不能聞見神明之聞見已之甚易也此何異乎在紗幌之外不能察軒房之內而肆其倨慢謂人之不見已此亦如竊鍾棖物鏗然有聲惡他人聞之因自掩其耳者之類也而鼙鼓之存乎精神者唯欲專擅華名獨聚徒衆外求聲價內規財力患疾勝已乃劇於俗人之爭權勢也遂以唇吻為刃鋒以毀譽為朋黨口親心疎貌合行離陽敦同志

之言陰挾蜂蠆之毒此乃天人所共惡招禍之符檄也夫讀五經猶宜不耻下問以進德修業日有緝熙至於射御之麤伎書數之淺功農桑之露事規矩之小術尚須師授以盡其理况營長生之法欲以延年度世斯與救卹死事無異也何可務惜請受之名而永守無知之困至老不改臨死不悔此亦天民之篤暗者也令人代之慙慙為之者獨不顧形影也為儒生尚當兀然守朴外託質素知而如否有而如無今庸兒不得盡其稱稱而不問不對對必辭讓而後言



何其道士之人強以不知為知以無有為有虛自銜  
曜以圖奸利者乎迷而不知返者愈於遂往若有以  
行此者想不耻故也吾非苟為此言誠有為而興所  
謂疾之而不能默然也徒愍念愚人不忍見嬰兒之  
接井耳若覽之而悟者亦仙藥之一草也吾何為哉  
不御苦口其危至矣不俟脉診而可知者也抱朴子  
曰設有死罪而人能救之者必不為之吝勞辱而憚  
卑辭也必獲生生之功也今雜猥道士之輩不得金  
丹大法必不得長生可知也雖治病有起死之効絕  
穀則積年不飢役使鬼神坐在立亡瞻視千里知人  
盛衰發沉祟於幽翳知禍福於未萌猶無益於年命  
也尚羞行請求耻事先達是惜一日之屈而甘罔極  
之痛是不見事類者也古人有言曰生之於我利亦  
大焉論其貴賤雖爵為帝王不足以此法比焉論其  
輕重雖富有天下不足以此術易焉故有死王樂為  
生鼠之諭也夫治國而國平治身而身生非自至也  
皆有以致之也惜短乏之虛名耻師授之蹙勞雖曰  
不愚吾不信也今使人免必死而就戮刑者猶欣然



喜於去重而即輕脫炙爛而保視息甘其苦痛過於更生矣人但莫知當死之日故不整憂耳若誠知之而剗剗之事可得延期者必將為之況但躬親灑掃執巾竭力於勝已者可以見教之不死之道亦何足為苦而蔽者憚焉假令有人耻迅走而待野火之燒焚羞逃風而致沉溺於重淵者世必呼之為不曉事也而咸知笑其不避災危而莫怪其不畏實禍何哉抱朴子曰昔者之著道書多矣莫不務廣浮巧之言以崇玄虛之旨未有究論長生之階徑箴砭為道之

病痛如吾之勤勤者也實欲令迷者知反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墜井引縵愈於遂沒但惜美病而距惡石者不可如何耳人誰無過過而能改日月之蝕晞顏氏之子也又欲使將來之好生道者審於所託故竭其忠告之良謀而不飾淫麗之言言發則指切筆下則辭痛惜在於長生而折抑邪耳何所索哉抱朴子曰深念學道藝養生者隨師不得其人竟無所成而使後之有志者見彼之不得長生因云天下之果無仙法也凡自度生必不能苦身約已以修玄妙者亦



徒進失干祿之業退無難老之功內誤其身外沮將來也仙之可學致如黍稷之可播種得甚炳然耳然未有不耕而獲嘉禾未有不勤而獲長生度世也

抱朴子內篇卷十四終

抱朴子內篇卷十五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雜應

或曰敢問斷人可以長生乎凡有幾法何者最善與抱朴子答曰斷人正可息肴糧之費不能獨令人長生也問諸曾斷穀積久者云差少病痛勝於食穀時其服术及餌黃精又禹餘糧九日再服三日令人多氣力堪負擔遠行身輕不極其服諸石藥一服守中十年五年者及吞氣服符飲神水輩但為不飢耳體



力不任勞也道書雖言欲得長生腸中當清欲得不死腸中無滓又云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肉者多力而捍食穀者智而不壽食氣者神明不死此乃行氣者一家之偏說耳不可便孤用也若欲服金丹大藥先不食百許日爲快若不能者正爾服之但得仙小遲耳無大妨也若遭世荒隱竄山林知此法者則可以不餓死其不然也則無急斷急既無可大益又止人中斷肉聞肥鮮之氣皆不能不有欲之中心若未便絕俗委家巖棲岫處者固不成遂休五味無致自苦

不如莫斷穀而節量飢飽近有一百許法或服守中石藥數十丸便辟四五十日不飢練松栢及朮亦可以守中但不及大藥又不過十年以還或辟一百二百日或須日月服之乃不飢者或先作美食極飽乃服藥以養所食之物令不消化可辟三年欲還食穀當以葵子猪膏下之則所作美食皆下不壞如故也洛陽有道士董威輦常止白社中了不食陳子叙共守事之從學道積久乃得其方云以甘草防風見實之屬十許種搗爲散先服五寸匕乃吞石子大如雀



卵十二枚足辟百日輒更服散氣力顏色如故也欲  
還食穀者當服葵水湯下石子乃可食耳又赤龍血  
青龍膏作之明丹砂曾青水以石內其中復須更石  
柔而可食也若不即取便消爛盡也食此石以口取  
飽令人丁壯又有引石散以方寸匕投一斗白石子  
中以水合煮之亦立熟如芋子可食以當穀也張太  
玄舉家及弟子數十人隱居林其山中以此法食石  
十餘年皆肥健但爲須得白石不如赤龍血青龍膏  
取得石便可用又當煮之有薪火之煩耳或用符或  
用水或符水兼用或用乾棗日九枚酒一二升者或  
食十二時氣從夜半始從九九至八八七七六六五  
五而止或春向東食歲星青氣使入肝夏服熒惑赤  
氣使入心四季之月食鎮星黃氣使入脾秋食太白  
白氣使入肺冬服辰星黑氣使入腎又中岳道士郗  
元節食六戊之精亦大有効假令甲子之辰有戊辰  
之精則竟其旬十日常向辰地而吞氣到後甲復向  
其旬之戊也甘始法召六甲六丁玉女各有名字因  
以祝水而飲之亦可令牛馬皆不飢也或思脾中人



名名黃裳子但合口食內氣此皆有真効余數見斷穀人三年二年者多皆身輕色好堪風寒暑濕大都無肥者耳雖未見數十歲不食者然人絕穀不過十許日皆死而此等已積載而自若亦何疑於不可久耳而久乎若令諸絕穀者轉羸極常慮之恐不可久耳而問諸為之者無不初時少氣力而後稍丁健月勝一月歲勝一歲正爾可久無嫌也夫長生得道者莫不皆由服藥吞氣而達之者而不妄也夫服藥斷穀者畧無不先極也但用符水及單服氣者皆作四十日

中疲瘦過此乃健耳鄭君云本性飲酒不多昔在銅山中絕穀二年許飲酒數斗不醉以此推之是為不食更令人耐毒耐毒則是難病之候也余因此問山中郝得酒鄭君言先釀好雲液勿壓漉因以桂附子甘草五六種末合丸之曝乾以一九如雞子許投一斗水中立成美酒又有黃帝雲液泉法以藥米及七八種藥合之取一升輒內一升水投中如千歲苦酒之內水也無知盡時而味常好不變飲之大益人又符水斷穀雖先令人羸然宜兼知者倘卒遇荒年



不及合作藥物則符水為上矣有馮生者但單吞炁  
斷穀已三年觀其步步登山擔一斛許重終日不倦  
又時時引弓而畧不言語言語又不肯大聲問之云  
斷穀亡精費氣最大忌也余亦屢見淺薄道士輩為  
欲虛曜奇怪招不食之名而實不知其道但虛為不  
啖羹飯耳至於飲酒日中斗餘脯腊粃補棗栗雞子  
之屬不絕其口或大食肉而咽其汁吐其滓終日經  
口者數十斤此直是更作美食矣凡酒客但飲酒食  
脯而不食穀皆自堪半歲一歲而不蹙頓矣未名絕  
穀耳吳有道士石春每行氣為人治病輒不<sub>食</sub>以須  
病者之愈或百日或一月乃食吳景帝聞之曰此但  
不久必當飢死也乃召取鑊閉令人備守之春但求  
三二升水如此一年餘春顏色更鮮悅氣力如故景  
帝問之可復堪幾時春言無限可數十年但恐老死  
耳不憂飢也乃罷遣之按如春言是為斷穀不能延  
年可知也今時亦有得春之法者或問不寒之道抱  
朴子曰或以立冬之日服六丙六丁之符或閉口行  
五火之炁千二百遍則十二月中不寒也或服太陽



酒或服紫石英朱漆散或服雄丸一後服雌丸二

本別

先雌後雄

亦可堪一日一夕不寒也雌丸用雌黃曾青礬

石磁石也雄丸用雄黃丹砂石膽也然此無益於延

年之事也或問不熱之道抱朴子曰或以立夏日服

六壬六癸之符或行六癸之炁或服玄水一作之丸

或服飛霜之散然此用簫丘上木皮及五月五日中

時北行黑蛇血故少有得合之者也唯幼伯子王仲

都此二人衣以重裘曝之於夏日之中周以十二爐

之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蓋用此方考也或問辟五

兵之道抱朴子曰吾聞吳文皇帝曾從介先生受要

道云但知書北斗字及日月字便不畏白刃帝以試

左右數十人常為先登鋒陷陣皆終身不傷也鄭君

云但誦五兵名亦有驗刀名大房虛星主之弓名曲

張氏星主之矢名彷徨熒惑星主之劍名失傷角星

主之弩名遠望張星主之戟名大將軍參星主之也

臨戰時常細祝之或以五月五日作赤靈符著心前

或丙午日日中時作燕君龍虎三囊符歲符歲易之

月符月易之日符日易之或佩西王母兵信之符或



佩焚惑朱雀之符或佩南極鑠金符或戴却刃符祝融之符或傳王札散或浴禁葱湯或取牡荆以作六陰神將符符指敵人或以月蝕時刻三歲蟾蜍喉下有八字者血以書所持之刃劍或帶武威符焚火丸或交鋒刃之際乘魁履剗呼四方之長亦有明効今世之人亦有得禁辟五兵之道徃徃有之或問隱淪之道抱朴子曰神道有五坐在立亡其數焉然無益於年命之事但在人間無故而為此則致詭怪之聲不足妄行也可以備兵亂危急不得已而用之可以免

難也鄭君云服大隱符十日欲隱則左轉欲見則右回也或以玉粒丸塗人身中或以蛇足散或懷離母之草或折青龍之草以伏六丁之下或入竹田之中而執天樞之壤或造河龍石室而隱雲蓋之陰或伏清冷之淵以過幽闕之徑或乘天一馬以遊紫房或登天一之明堂或入玉女之金匱或背輔向官立三蓋之下或投巾解履或膽煎及兒衣符子居蒙象一作人青液桂梗六甲父母僻側之膠駁馬泥丸木鬼之子金商之艾或可為小兒或可為老翁或可為鳥或可



為獸或可為草或可為木或可為六畜或依木成木  
或依石成石依水成水依火成火此所謂移形易貌  
不能都隱者也或問魏武帝曾收左元放而桎梏之  
而得自然解脫以何法乎抱朴子曰吾不能正知左  
君所施用之事然歷覽諸方書有月三服薏苡子和  
用三五陰丹或以偶牙陽胞或以七月七日東行跳  
脫蟲或以五月五日石上龍子單衣或以夏至日霹  
靂楔或以天文二十一字符或以自解去父血或以  
王子餘糧或合山君目河伯餘糧浮雲滓以塗之皆  
自解然左君之變化無方未必由此也自用六甲變  
化其真形不可得執也或問曰為道者可以不病乎  
抱朴子曰養生之盡理者既將服神藥又行氣不懈  
朝夕導引以宣動榮衛使無輟闕加之以房中之術  
節量飲食不犯風濕不患所不能如此可以不病但  
患居人間者志不得專所修無恒又苦懈怠不動故  
不得不有疢疾耳若徒有信道之心而無益己之業  
年命在孤虛之下體有損傷之危則三尸因其衰月  
危日入絕命病鄉之時招呼邪氣妄延鬼魅來作殃



害其六厄並會三刑同方者其災必大其尚盛者則生諸疾病先有疢患者則令發動是以古之初為道者莫不兼修醫術以救近禍焉凡庸道士不識此理恃其所聞者大至不關治病之方又不能絕俗幽居專行內事以却病痛病痛及已無以攻療乃更不如凡人之專湯藥者所謂進不得邯鄲之步退又失壽陵之義者也余見戴霸華他所集金匱綠囊崔中書黃素方及百家雜方五百許卷甘胡呂傳周始甘唐通阮南河等各撰集暴卒備急方或一百十或九十或八十五或四十六世人皆為精悉不可加也余究而觀之殊多不備諸急病甚尚未盡又渾慢雜錯無其條貫有所尋按不即可得而治卒暴之候皆用貴藥動數十種自非富室而居京都者不能素儲不可卒辦也多令人以針治病其灸法又不明處所分寸而但說身中孔穴榮輸之名自非舊醫備覽明堂流注偃側圖者安能曉之哉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別病名以類相續不相雜錯其九十三卷皆單行徑易約而易驗離陌之間顧眄皆藥衆急之



病無不畢備家有此方可不用醫醫多承襲世業有名無實但養虛聲以圖財利寒白退士所不得使使之者乃多誤人未若自閑其要勝於所迎無知之醫又不可卒得得又不肯即為人使使腠理之微疾成膏肓之深禍乃至不救且暴急之病而遠行借問率多枉死矣或問將來吉凶安危去就知之可全身為有道乎抱朴子曰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占風氣布籌筭推三綦步九宮檢八卦考飛伏之所集詠詠訛於物類占休咎於龜筮皆下術常使疲勞而難恃若乃不出帷幕而見天下乃為入神矣或以三皇天文召司命司危五岳之君阡陌亭長六丁之靈皆使人見之而對問以諸事則吉凶昭然若存諸掌無遠近幽深咸可先知也或召六陰玉女其法六十日而成成則長可役使或祭致八史八史者八卦之精也亦足以預識未形矣或服葛花及秋芒麻勃刀圭方寸匕忽然如欲卧而聞人語之以所不決之事吉凶立定也或用明鏡九寸以上自照有所思存七日七夕則見神仙或男或女或老或少一示之後心中自知千



里之外方來之事也明鏡或用一或用二謂之日月鏡或用四謂之四規四規者照之時前後左右各施一也用四規所見來神甚多或縱目或乘龍駕虎冠服彩色不與世同皆有經圖欲修其道當先暗誦所當致見諸神姓名位號識其衣冠不爾則卒至而忘其神或能驚懼則害人也為之率欲得靜漠幽閑林麓之中外形不經目外聲不入耳其道必成也三童九女節壽君九首蛇軀百二十官雖來勿得熟視也或有問之者或有訶怒之者亦勿答也或有侍從

曄力士甲卒乘龍駕虎簫鼓嘈嘈勿舉目與言也但諦念老君真形老君真形見則起再拜也老君真形者思之姓李名聃字伯陽身長九尺黃色鳥喙隆鼻秀眉長五寸耳長七寸額有三理上下徹足有八卦以神龜為牀金樓玉堂白銀為堦五色雲為衣重疊之冠鋒鋌之劍從黃童百二十人左有十二青龍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後有七十二玄武前道十二窮奇後從三十六辟邪雷電在上晃晃晃晃此事出於仙經中也見老君則年命延長心如日



月無事不知也或問堅齒之道抱朴子曰能養以華池浸以醴液清晨建齒三百過者水不搖動其次則含地黃煎或含玄膽湯及蛇脂丸礬石散九棘散則已動者更牢有蟲者即愈又服靈飛散者則可令既脫者更生也或問聰耳之道抱朴子曰能龍道虎引熊經龜咽鸞飛蛇屈鳥伸天俛地仰令赤黃之景不去洞房猿據兔驚千二百至則聰不損也其既聾者以玄龜薰之或以棘頭羊羣桂毛雀桂成裏塞之或以狼毒治葛或以附子葱涕合內耳中或以蒸鯉魚腦灌之皆愈也或問明目之道抱朴子曰能引三焦之昇一作外景召大火於南離洗之以明石熨之以陽光及燒丙丁洞視符以酒和洗之古人曾以夜書也或以苦酒煮蕪菁子令熟曝乾末服方寸匕日三盡一斗能夜視有所見矣或以犬膽煎青羊班鳩石決明充蔚百華散或以雞舌香黃連乳汁煎注之諸有百疾之在目者皆愈而更加精明倍常也或問登峻涉險遠行不極之道抱朴子曰惟服食大藥則身輕力勁勞而不疲矣若初入山林體未全實者宜以雲



珠粉百華醴玄子湯洗脚及虎膽丸朱明酒天雄鶴  
脂丸飛廉煎秋芒車前澤瀉散用之旬日不但涉遠  
不極乃更令人行疾可三倍於常也若能乘蹻者可  
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凡乘蹻道有三法一曰龍蹻  
二曰虎蹻三曰鹿盧蹻或服符精思若欲行千里則  
以一時思之若晝夜十二時思之則可以一日一夕  
行萬二千里亦不能過此過此當更思之如前法或  
用棗心木為飛車以牛革結環劍以引其機或存念  
作五蛇六龍三牛交罡而乘之上昇四十里名為太  
清太清之中其氣甚剛能勝人也師言為飛轉高則  
但直舒兩翅了不復扇搖之而自進者漸乘剛炁故  
也龍初昇階雲其上行至四十里則自行矣此言出  
於仙人而流傳於世俗耳實非凡人所知也又乘蹻  
須長齋絕葷菜斷血食一年之後乃可乘此三蹻耳  
雖復服符思五龍蹻行最遠其餘者不過千里也其  
高下去留皆自有法勿得任意耳若不奉其禁則不  
可妄乘蹻有傾墜之禍也或曰老子篇中記及龜文  
經皆言藥兵之後金木之年必有大疫萬人餘一敗



問避辟之道抱朴子曰仙人入瘟疫秘禁法思其身

為五玉五王者隨四時之色春色青夏赤四季月

或作六月黃秋白冬黑又思冠金巾思心如炎火大如斗

則無所畏也又一法思其髮散以被身一髮端輒有

一大星輟之又思作七星北斗以魁覆其頭以罡指

前又思五臟之氣從兩目出周身如雲霧肝青氣肺

白氣脾黃氣腎黑氣心赤氣五色紛錯則可與疫病

者同牀也或禹步呼直日玉女或閉氣思力士操千

斤金鎚百二十人以自衛或用射鬼丸赤車使者丸

冠軍丸徐長卿散玉函精粉青牛道士薰身丸崔

崔文黃一作星散草玉酒黃庭丸皇符老子領中符赤

鬚子桃花符皆有良効者也



抱朴子內篇卷十五終

抱朴子內篇卷十六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黃白

抱朴子曰神仙經黃白之方二十五卷千有餘首黃者金也白者銀也古人秘重其道不欲指斥故隱之云爾或題篇云庚辛庚辛亦金也然率多深微難知其可解分明者少許爾世人多疑此事為虛誕與不信神仙者正同也余昔從鄭公受九丹及金銀液經因復求受黃白中經五卷鄭君言曾與左君於廬江



銅山中試作皆成也然而齊繫禁忌之勤苦與金卮神仙藥無異也俗人多譏余好攻異端謂予為趣欲強通天下之不可通者余亦何為然哉余若欲以此輩事聘辭章於來世則余所著外篇及雜文二百餘卷足以寄意於後代不復須此且此內篇皆直語耳無藻飭也余又知論此曹事世人莫不呼為迂闊下急未若論俗間切近之理可以合衆心也然余所以不能已於斯事知其不入世人之聽而猶論著之者誠見其効驗又所承授之師非妄言者而余貧苦無財力又遭多難之運有不已之無賴兼以道路梗塞藥物不可得竟不遑合作之余今告人言我曉作金銀而躬自飢寒何異自不能行而賣治瘳之藥求人信之誠不可得然理有不如意亦不可以一槩斷也所以勤勤綴之於翰墨者欲令將來好奇賞真之士見余書而具論道之意耳夫變化之術何所不為蓋人身本見而有隱之之法鬼神本隱而有見之之方能為之者徃徃多焉水火在天而取之以諸燧鈇性白也而赤之以為丹丹性赤也而白之而為鈇雲雨



霜雪皆天地之氣也而以藥作之與真無異也至於  
飛走之屬蠕動之類稟形造化既有定矣及其倏忽  
而易舊體改更而為異物者千端萬品不可勝論人  
之為物貴性最靈而男女易形為鶴為石為虎為猿  
為沙為黿又不少焉至於高山為淵深谷為陵此亦  
大物之變化變化者乃天地之自然何異為鑪金銀之  
不可以異物作乎譬諸陽燄所得之火方諸所得之  
水與常水火豈有別哉蛇之成龍茅糝為膏亦與自  
生者無異也然其根源之所由緣皆自然之感致非  
窮理盡性者不能知其指歸非原始見終者不能得  
其情狀也狹覩近識桎梏巢穴揣淵妙於不測推神  
化於虛誕以周孔不說墳籍不載一切謂為不然不  
亦陋哉又俗人以劉向作不成便云天下果無此道  
是見田家或遭水旱不收便謂五穀不可播殖得也  
成都內史吳大文博達多知亦自說昔事道士李根  
見根煎鉛錫以少許藥如大豆者投鼎中以鐵匙攪  
之冷即成銀大文得其秘方但欲自作百日齋便為  
之而留連在官竟不能得恒歎息言人間不足處也



又桓君山言漢黃門郎程偉好黃白術娶妻得知方家女偉常從駕出而無時衣甚憂妻曰請致兩端繚繚即無故而至前偉按枕中鴻寶作金不成妻乃往視偉偉方扇炭燒簫簫中有水銀妻曰吾欲試相視一事乃出其囊中藥少少投之食頃發之已成銀偉人驚曰道近在汝處而<sup>不</sup>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須有命者於是偉日夜說誘之賣田宅以供美食衣服<sup>曲</sup>不肯告偉偉乃與伴謀搗答伏之妻輒知之告偉言道必當傳其人得其人道路相遇輒教之如非其人

口是而心非者雖寸斷支解而道猶不出也偉逼之不止妻乃發狂裸而走以泥自塗遂卒<sup>近</sup>者前廬江太守華令思高才達學洽聞之士也而事之不經者多所不信後有道士說黃白之方乃試令作之云以鐵器銷鉛以散藥投中即成銀又銷此銀以他藥投之乃作黃金又從此道士學微視之方行之未百日夜卧即便見天文及四隣了了不覺復有屋舍<sup>障</sup>又妾名瑤華者已死乃見形與之言語如平生又祭廟聞廟神答其拜林似動有聲令思乃歎曰世間乃



定無所不有五經雖不載不可使以音斷也然不聞  
方伎者卒聞此亦焉能不驚怪邪又黃白術亦如合  
神丹皆須齋潔百日已上又當得開解方書音答者  
乃可為之非濁穢之人及不聰明人希族術數者所  
辨作也其中或有須口訣者皆宜師授又宜入於深  
山之中清潔之地不欲令凡俗愚人知之而劉向止  
宮中作之使宮人供給其事必非齋潔者又不能斷  
絕人事使不來往也如此安可得成哉桓譚新語曰  
史子心見署為丞相史官架屋發吏卒及官奴婢以  
給之作金不成丞相自以力不足又白傳太后太后  
不復利於金也聞金成可以作延年藥又甘心焉乃  
除之為即舍之北宮中使者待遇寧有作此神方可  
於宮中而今凡人雜錯共為之者哉俗間染繒練尚  
不欲使雜人見之見之即壞黃白之變化凡事無巨  
細皆宜得要若不得其法妄作酒醬醋羹臠猶不成  
况大事乎余曾諮於鄭君曰老君云不貴難得之貨  
而至治之世皆投金於山捐玉於谷不審古人何用  
金玉為貴而遺其方也鄭君答曰老君所云謂夫披



沙剖石而傾山澆淵不遠萬里不慮壓溺以求珍玩以妨民時不知止足以飭無用反欲為道志求長生者復兼商賈不敦信讓浮深越險乾沒逐利不恤軀命不修寡欲至於真人作金自欲餌服之致神仙不以致富也故經曰金可作也世可度也銀亦可餌服但不及金耳余難曰何不餌世間金銀而化作之作之則非真非真則詐偽也鄭君答余曰世間金銀皆善然道士率皆貧故諺云無有肥仙人富道士也師徒或十人或五人亦安得金銀以供之乎又不能遠行採取故宜作也又化作之金乃是諸藥之精勝於自然者也仙經云丹精生金此是以丹作金之說也故山中有丹沙其下多有金且夫作金成則為真物中表如一百煉不減故其方曰可以為釘明其堅勁也此則得夫自然之道也故其能之何謂詐乎詐者謂以魯青塗鐵赤色如銅以雞子白化銀銀黃如金而皆外變而內不化也夫芝菌者自然而生而仙經有以五石五木種芝芝生取而服之亦與自然芝無異俱令人長生此亦作金之類也雉化為蜃雀化



為蛤與自然者正同故仙經曰流珠九轉父不語子化為黃白自然相使又曰朱砂為金服之昇仙者上士也茹芝導引咽氣長生者中士也殮食草木千歲以還者下士也又曰金銀可自作自然之性也長生可學得者也玉牒記云天下悠悠皆可長生也患於猶豫故不成耳疑銀為金可中釘也銅柱經曰丹沙可為金河車可作銀立則可成成則為真子得其道可以仙身黃山子曰天地有金我能作之二黃一赤立成不疑龜甲文曰我命在我不在天還丹成金億萬年古人豈欺我哉但患知此道者多貪而藥或王賤而生遠方非亂世所得也若戎鹽鹵鹹皆賤物清平時了不直錢今時不限價直而買之無也羗里石膽千萬求一斤亦不可得徒知其方而與不知者正同可為長歎者也有其法者則或飢寒無以合之而富貴者復不知其法也就令知之亦無一信者假令頗信之亦已自多金銀豈肯費財以市其藥物恐有棄繫逐飛之悔故莫肯為也又計買藥之價以成所得之物尤有大利而更當齋戒辛苦故莫克為也



且夫不得明師口訣誠不可輕作也夫醫家之藥淺露之甚而其常用効方便復秘之故方有用後宮遊女僻側之膠封君泥丸木鬼子金商芝飛君根伏龍肝白馬汗浮雲萍龍子丹衣夜光骨百花醴冬鄒齋之屬皆近物耳而不得口訣猶不可知况於黃白之術乎今能為之者非徒以其價貴而秘之矣此道一成則可以長生長生之道道之至也故古人重之也凡方書所名藥物又或與常藥物同而實非者如河上姤女非婦人也陵陽子明非男子也禹餘糧非米

也堯漿非水也而俗人見方用龍膽虎掌雞頭鴨蹠

馬肺犬血鼠尾牛膝皆謂之血氣之物也見用缺盃

覆盆釜鑊人戟鬼箭天鈎則謂之鐵瓦之器也

鈎一作鈎

見用胡王使者倚姑新婦野大人守田公戴文浴徐長卿則謂人之姓名也延易之草或有不知玄秘之方孰能悉解劉向作金不成無可怪之也及得其要則復不煩聖賢大才而後作也凡人可為耳劉向豈頑人哉直坐不得口訣耳今將載其約而効之者以貽將來之同志焉當先取武都雄黃丹色如雞冠而



光明無夾石者多少在意不可令減五斤也擣之如粉以牛膽和之煮之令燥似赤土釜容一斗者先以戎鹽石膽末薦金中令厚三分乃內雄黃末令厚五分復加戎鹽於上如此相似至盡又加碎炭火如棗核者令厚二寸以蜎蠅土及戎鹽為泥泥釜外以一釜覆之皆泥令厚三寸勿泄陰乾一月乃以馬糞火煨之三日三夜寒發出鼓下其銅銅流如冶銅鐵也乃令鑄此銅以為簞簞成以盛丹砂水又以馬屎火煨之三十日發爐鼓之得其金即以為簞又以盛丹砂水又以馬通火煨三十日發取擣治之取其二分生丹砂一分并綠汞者水銀也立凝成黃金矣光明美色可中釘也

作丹砂水法

治丹砂一斤內生竹筍中加石膽消石各二兩覆為上下閉塞筍口以染骨丸封之須乾以內醇苦酒中埋之地中深三尺三十日成水色赤味苦也金樓先生所從青林子受作黃金法先鍛錫方廣六寸厚一寸二分以赤鹽和灰汁令如泥以塗錫上令通厚一



累累於赤土釜中率錫十斤用赤鹽四斤合封固其際以馬通火煨之三十日發火視之錫中悉如灰狀中有累累如豆者即黃金也合治內土甌中以炭鼓之十煉之並成也率十斤錫得金二十兩唯長沙桂陽豫章南海土釜可用耳彼鄉土之人作土釜以炊食自多也

治作赤鹽法

用寒鹽又作寒水石一斤又作寒羽涅一斤又作白礬合內鐵器中以炭火火之皆消而色赤乃出之可

用也角里先生從稷丘子所授化黃金法先以礬水石二分內鐵器中加炭火令沸乃內汞多少自在攪令相得六七沸注地上成白銀乃取丹砂水曾青水各一分雄黃水二分於鑊中加微火上令沸數攪之令相得復加炭火上令沸以此白銀內其中多少自在可六七沸注地上凝則成上色紫磨金也

治作雄黃水法

治雄黃內生竹筍中一斤輒加消石二兩覆薦上下封以漆骨丸內醇大醋或作醇苦酒中埋之深三尺二十



日即化為水也作白青水方及礬石水同法但各異  
簞中耳

小兒作黃金法

作大鐵簞成中一尺二寸高一尺二寸作小鐵簞成  
中六寸瑩磨之赤石脂一斤消石一斤雲母一斤代  
赭一斤流黃半斤空青四兩凝水石一斤皆合搗細  
篩以鹽和塗之小簞中厚二分汞一斤丹砂半斤良  
非半斤取良非法用鉛十斤內鐵釜中居爐上露灼  
之鉛銷內汞三兩早出者以鐵匙抄取之名曰良非

也攪令相得以汞不見為候置小簞中雲母覆其上  
鐵蓋鎮之取大簞居爐上銷鉛注大簞中沒小簞中  
去上半寸取銷鉛為候猛火炊之三日三夜成名曰  
紫粉取鉛十斤於鐵器中銷之二十日上下更內銅  
器中須鉛銷內紫粉七方寸七攪之即成黃金也欲  
作白銀者取汞置鐵器中內紫粉三寸已上火令相  
得注水中即成銀也務成子法作鐵簞長九寸徑五  
寸擣雄黃三斤劔螻蟻等分作合以為泥塗裹使徑  
三寸匱口四寸加丹砂水二合覆馬通火上令極乾



內銅筩中塞以銅合蓋堅以黃沙築上復以蜆殼重  
泥上無令泄置爐炭中令有三寸炭筩口亦可寒發  
之雄黃皆入著銅筩復出入如前法三斤雄黃精皆  
下入著筩中下提取與黃沙等分合作以為爐火大  
小自在也欲用之置爐於炭火中爐赤內水銀銀動  
則內鉛其中黃從傍起交中央注之於地即成金凡  
作一千五百斤爐力即盡矣此金取牡荊赤黍酒漬  
之百日即柔可和也如小豆服一九日三服盡一斤  
三蟲伏尸百病皆去盲者視聾者聞老者即還年如  
三十時入火不灼百邪衆毒冷風暑濕不能侵人盡  
三斤則步行水上山川百神皆來侍衛壽與天地相  
畢以杼血朱草煮一九杼一作樗以拭目皆即見鬼及地  
中物能夜書以白羊血塗一九投水中魚龍立出可  
以取也以青羊血丹雞血塗一九懸都門上一里不  
疫以塗牛羊六畜額上皆不疫病虎豹不犯也以虎  
膽蛇肪塗一九從月建上以擲敵人之軍軍即便無  
故自亂相傷殺而走矣以牛血塗一九以投井中井  
中即沸以投流水流水則逆流百步以白犬血塗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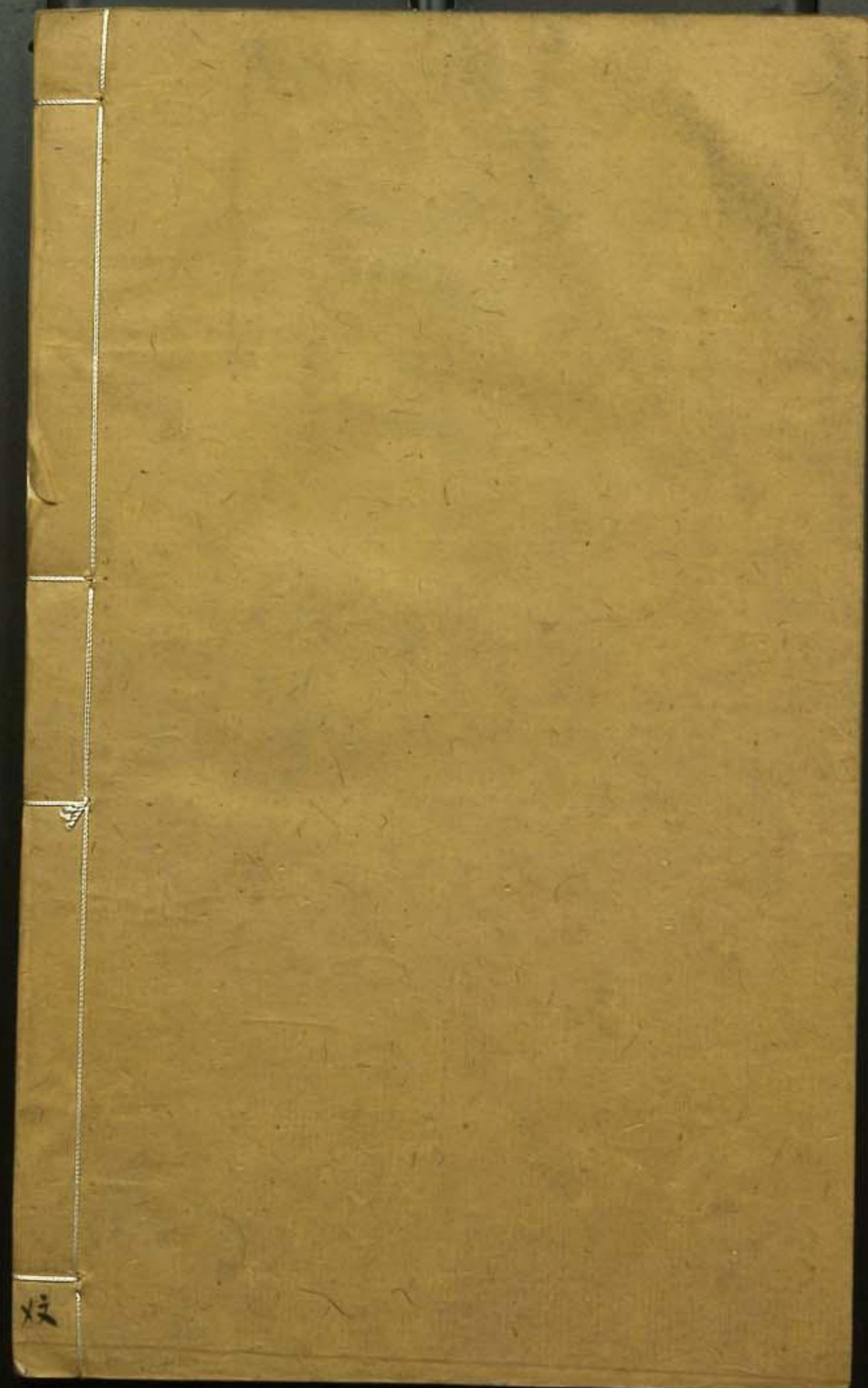


丸投社廟舍中其鬼神即見可以役使以兔血塗一  
丸置六陰之地行厨玉女立至可俟六七十人也以  
鯉魚膽塗一丸持入水水為之開一丈可得氣息水  
中以行冒雨衣不濡也以紫莧煮一丸含咽其汁可  
百日不飢以慈石煮一丸內髻中以擊賊白刃流矢  
不中之有射之者矢皆自向也以六丁六壬上土并  
一丸以蔽人中則隱形舍一丸北向以噴火火則滅  
以庚辛日申酉時向西地以一丸擲樹樹木即日便  
枯又以一丸禹步擲虎狼蛇蝮皆即死研一丸以書  
石即入石書金即入金書木入木所書皆徹其肌理  
削治不可去也卒死未經宿以月建上水下一丸令  
入咽喉并含水噴死人面即活以狐血鶴血塗一丸  
內爪中以指萬物隨口變化即山行水徒人皆見之  
然而實不動也凡作黃白皆立太乙玄女老子坐醮  
祭如作九丹法常燒五香香不絕又金成先以三斤  
投深水中一斤投市中然後方得恣其意用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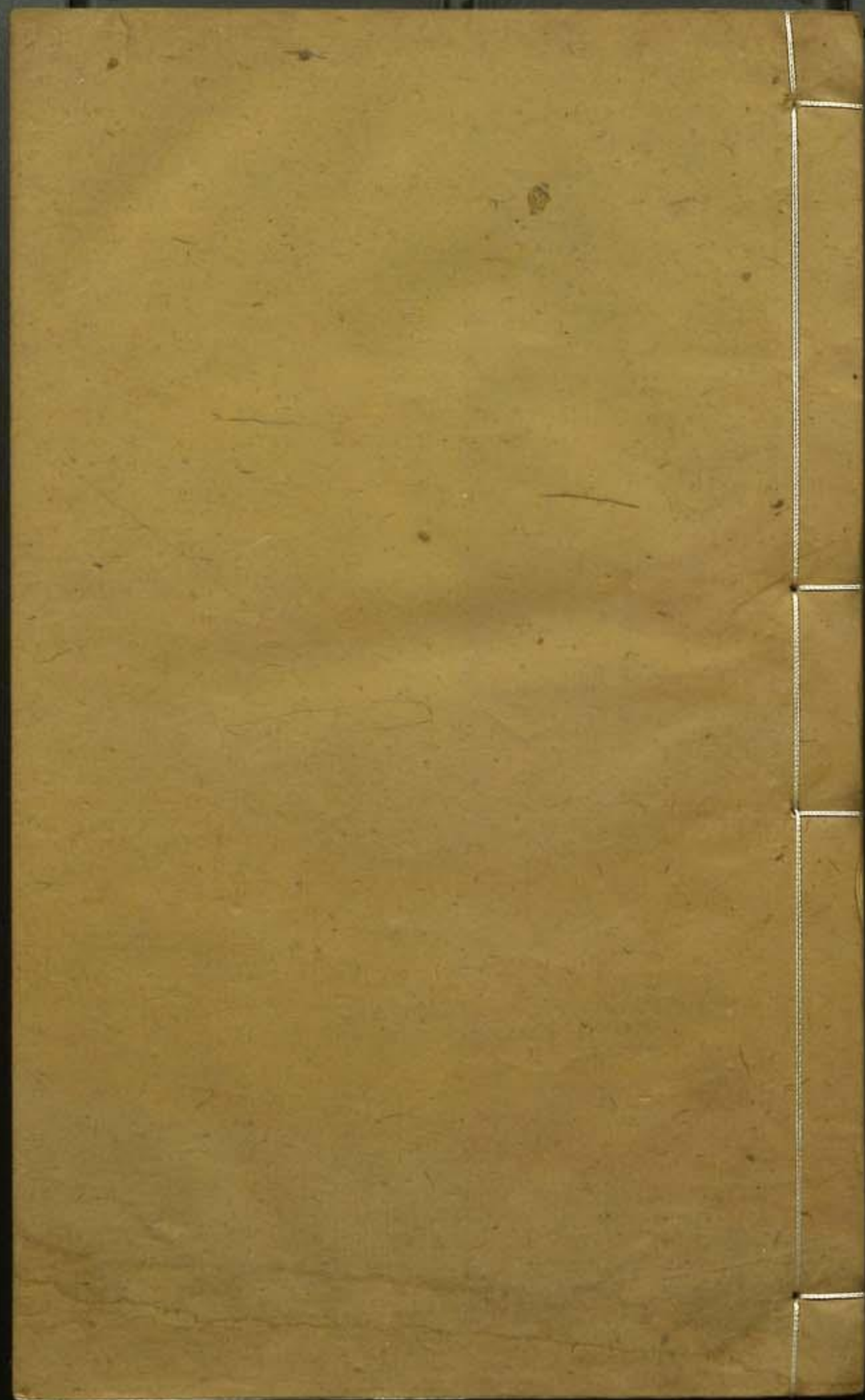


抱朴子內篇卷十六終











抱朴子內篇卷十七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登涉

或問登山之道抱朴子曰凡為道合藥及避亂隱居者莫不入山然不知入山法者多遇禍害故諺有之曰太華之下白骨狼藉皆謂偏知一事不能博備雖有求生之志而反強死也山無大小皆有神靈山大則神大山小即神小也入山而無術必有患害或被疾病及傷刺及驚怖不安或見光影或聞異聲或令



大木不風而自摧折巖石無故而自墮落打擊斂人或令人迷惑狂走墮落坑谷或令人遭虎狼毒犯人不可輕入山也當以三月九月此是山開月又當擇其月中吉日佳時若事久不得徐徐湏此月者但可選日時耳凡人入山皆當先齋潔七日不經污穢帶昇山符出門作周身三五法又五岳有受殃之歲如九州之地更有衰盛受飛符斂斂則其地君長不可作也按周公城名錄天下分野災之所及可避不可禳居宅亦然山岳皆爾也又大忌不可以甲乙寅卯

之歲正月二月入東岳不以丙丁巳午之歲四月五月入南岳不以庚辛申酉之歲七月八月入西岳不以戊巳之歲四季之月入中岳不以壬癸亥子之歲十月十一月入北岳不湏入太華霍山恒山太山嵩高山乃忌此歲其岳之方面皆同禁也又萬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託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試人唯不能於鏡中易其真形耳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鏡徑九寸已上懸於背後則老魅不敢近人或有人來試人者則當顧視鏡中其是仙人及山中好神者故



鏡中故如人形若是鳥獸邪魅則其形貌皆見鏡中矣又老魅若來其去必却行行可轉鏡對之其後而視之若是老魅者必無踵也其有踵者則山神也昔張蓋一作盍躡及偶高一作豪成二人並精思於蜀雲臺

山石室中忽有一人著黃練單衣葛巾往到其前曰勞乎道士乃辛苦幽隱於是二人顧視鏡中乃是鹿也因問之曰汝是山中老鹿何敢詐為人形言未絕而來人即成鹿而走去林慮山下有一亭其中有鬼每有宿者或死或病常夜有數十人衣色或黃或白

或黑或男或女後邾一作邾

邾

伯夷者遇之宿明燈燭而坐誦經夜半有十餘人來與伯夷對坐自共樛蒲博

戲伯夷密以鏡照之乃是群犬也伯夷乃執燭起佯誤以燭燼熱其衣乃作焦毛氣伯夷懷小刀因捉一人而刺之初作人叫死而成犬餘犬悉走於是遂絕乃鏡之力也上士入山持三皇內文及五岳真形圖所在召山神及按鬼錄召州社及山卿宅尉問之則木石之怪山川之精不敢來試人其次即立七十二精鎮符以制百邪之章及朱官印包元十二印封所



住之四方亦百邪不敢近之也其次執八威之節佩老子玉策則山神可使豈敢為害乎余聞鄭君之言如此實復不能具知其事也余師常告門人曰夫人求道如憂家之貧如愁位之卑者豈有不得耶但患志之不篤務近忘遠聞之則悅屈屈前席未久則忽然若遺毫釐之益未固而丘山之損不已亦安得窮至言之微妙成罔極之峻崇乎抱朴子曰入山之大忌正月午二月亥三月申四月戌五月未一作戌六月卯七月甲子八月申子九月寅十月辰未十一月巳

丑十二月寅入山良日甲子甲寅乙亥乙巳乙卯丙戌丙午丙辰巳上日大吉抱朴子曰按九天秘記及太乙遁甲云入山大月忌三日十一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四二十六日三十日小月忌一日五日十三日十六日二十六日二十八日以此日入山必為山神所試又所求不得所作不成不但道士凡人以此日入山皆凶害與虎狼毒蟲相遇也抱朴子曰天地之情狀陰陽之吉凶茫茫乎其亦難詳也吾亦不必謂之有又亦不敢保其無也然黃帝太公皆所信伏



近代達者嚴君平司馬遷皆所據用而經傳有治曆  
明時剛柔之日古言曰吉日惟戊有自來矣王者立  
太史之官封拜置立有事宗廟郊祀天地皆擇良辰  
而近才庸夫自許脫俗舉動所為耻揀善日不亦顛  
愚哉每伺今入山不得其良時日交下有其驗不可  
輕入也按玉鈴經云欲入名山不可不知遁甲之秘  
術而不為人委曲說其事也而靈寶經云入山當以  
保日及義日若專日者大吉以制日伐日必死又不  
一一道之也余少有入山之志由此乃行學遁甲書

乃有六十餘卷事不可卒精故抄集其要以為囊

中

成然以筆傳今論其較畧想好事者欲入山行當訪

索知之者亦終不乏於世也遁甲中經曰欲求道以  
天內日天內時効鬼魅施符書以天禽日天禽時入  
名山欲令百邪虎狼毒蟲盜賊不敢近人者出天藏  
入地戶凡六癸為天藏六己為地戶也又曰避亂世  
絕跡於名山令無憂患者以上元丁卯日名曰陰德  
之時一名天心可以隱淪所謂白日陸沉日月無光  
人鬼不能見也又曰求仙道入名山者以六癸之日



六癸之時一名天公日必得度世也又曰徃山林中當以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置逢星下歷明堂入太陰中禹步而行三呪曰諾臯太陰將軍獨聞曾孫王甲勿開外人使人見甲者以為束薪不見甲者以為非人則折所持之草置地上左手取土以傳鼻人中右手持草自蔽左手著前禹步而行到六癸下閉氣而住人鬼不能見也凡六甲為青龍六乙為逢星六丙為明堂六丁為陰中也噐噐比成既濟卦初一初二跡不任九跡數然相因仍一步七尺又云一尺合

二文

一尺

一作一尺

顧視九跡又禹步法正五右足在

前左足在後次復前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併是一步也次復前右足次前左足以右足從左足併是一步也次復前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併是三步也如此禹步之道畢矣凡作天下百術皆宜知禹步不獨此事也抱朴子曰靈寶經曰所謂寶日者謂支干上生下之日也若用甲午乙巳之日是也甲者木也午者火也乙亦木也已亦火也火生於木故也又謂義日者支干下生上之日也若壬申癸酉之日是也壬者水



也申者金也癸者水也酉者金也水生於金故也所謂制日者支干上克下之日也若戊子己亥之日是也戊者土也子者水也已亦土也亥亦水也五行之義土克水也所謂伐日者支干下克上之日若甲申乙酉之日是也甲者木也申者金也乙亦木也酉亦金也金克木故也他皆倣此引而長之皆可知之也抱朴子曰入名山以甲子開除日以五色繒各五寸懸大石上所求必得又曰入甲宜知六甲秘祝祝曰臨兵闔者皆陣列前行凡九字常當密祝之無所不辟要道不煩此之謂也抱朴子曰山中山精之形如小兒而獨足走向後喜來犯人人入山若夜聞人音聲大語其名曰蛟知而呼之即不敢犯人也一名熱內亦可兼呼之又有山精如鼓赤色亦一足其名曰暉又或如人長九尺衣裘戴笠名曰金累或如龍而五色赤角名曰飛飛見之皆以名呼之下飛字或作龍即不敢為害也抱朴子曰山中有大樹有能語者非樹能語也其精名曰雲陽呼之則吉山中夜見火光者皆久枯木所作勿怪也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之精見



秦者百歲木之精勿怪之並不能為害山水之間見  
吏人者名曰四微呼之名即吉山中見大蛇著冠幘  
者名曰升卿呼之即吉山中見吏若但聞聲不見形  
呼人不止以白石擲之則息矣一法以葦為茅以刺  
之即吉山中見鬼來喚人求食不止者以白茅投之  
即死也山中鬼常迷惑使失道徑者以葦杖投之即  
死也山中寅日有自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君者狼  
也稱令長者老狸也卯日稱丈人者兔也稱東王父  
者麋也稱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稱河  
伯者魚也稱無腸公子者蟹也已日稱寡人者社中  
蛇也稱時君者龜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稱仙人者  
老樹也未日稱主人者羊也稱吏者麀也申日稱人  
君者猴也稱九卿者獐也酉日稱將軍者雞也稱捕  
賊者雉也戌日稱人姓字者犬也稱成陽公者狐也  
亥日稱婦人者金玉也稱神君者猪也子日稱社君  
者鼠也稱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但知  
其物名則不能為害也或問曰隱居山澤辟蛇蠍之  
道抱朴子曰昔圓丘多大蛇又生好藥黃帝將登焉



廣成子教之佩雄黃而衆蛇皆去今帶武都雄黃色如雞冠者五兩以上以入山林草木則不畏蛇蛇若中人以少許雄黃末內瘡中亦登時愈也蛇種雖多唯有蝮蛇及青金蛇中人為至急不治之一日則煞人人不曉治之方術者而為此二蛇所中即以刀割所傷瘡肉以投地其肉沸如火炙須臾焦盡而人得活此蛇七八月毒盛之時不得齧人而其毒不泄乃以牙齧大竹及小木皆即焦枯今為道士人入山徒知大方而不曉辟之之道亦非小事也未入山當預止於家先學作禁法思日月及朱雀玄武青龍白虎以衛其身乃行到山林草木中左取三口炁閉之以吹山草中意思令此炁赤色如雲霧彌滿數十里中若有從人無多少皆令羅列以炁吹之雖踐蛇蛇不敢動亦略不逢見蛇也若或見蛇因向日左取三炁閉之以舌柱天以手捻都關又閉天門塞地戶因以物抑蛇頭而手縈之畫地作獄以盛之亦可捉弄也以繞頭頸不敢齧人也自不解禁吐炁以吹之亦終不得復出獄去也若他人為蛇所中左取三口炁以



吹之即愈不復痛若相去十數里者亦可遙為作炁呼彼姓字男祝我左手女祝我右手彼亦愈也介先生法到山中住思作五色蛇各一頭乃閉炁以青竹及小木板屈刺之左徊禹步思作吳蚣數千板以衣其身乃去終亦不逢蛇也或以乾姜附子帶之肘後或燒牛羊鹿角薰身或帶王方平雄黃丸或以猪耳中垢及麝香丸著足爪甲中皆有效也又麝香及野猪皆啖蛇故以厭之也又運日鳥及蠓龜亦皆啖蛇故南人入山皆帶蠓龜之尾運日之喙以辟蛇蛇中人刮此二物以塗其瘡亦登時愈也曩是鴉鳥之別名也又南人入山皆以竹管盛活吳蚣蚣知有蛇之地便動作於管中如此則詳視草中必見蛇也大蛇丈餘身出一圍者吳蚣見之而能以炁禁之蛇即死矣蛇見吳蚣在涯岸間大蛇走入川谷深海底逃其吳蚣但浮水上禁人見有物正青大如綆者直下水至蛇處須臾蛇浮出而死故南人因此末吳蚣治蛇瘡皆登愈也或問曰江南山谷之間多諸毒惡辟之有道乎抱朴子答曰中州高源土氣清和上國名



山了無此輩今吳楚之野暑濕鬱蒸雖衡霍正岳猶多毒蠱也又有短狐一名蜮一名射工一名射影其實水蟲也狀如鳴蜩狀似三合盃有翼能飛無目而利耳口中有橫物角弩如聞人聲緣口中物如角弩以氣為矢則因水而射人中人身者即發瘡中影者亦病而不即發瘡不曉治之者憊人其病似大傷寒不十日皆死又有沙虱水陸皆有其新雨後及晨暮前跋涉必著人唯烈日草燥時差稀耳其大如毛髮之端初著人便入其皮裏其所在如芒刺之狀小犯大痛可以針挑取之正赤如丹著爪上行動也若不挑之蟲鑽至骨便周行走入身其與射工相似皆憊人人行有此蟲之地每還所住輒當以火灸燎令遍身則此蟲墮地也若帶八物麝香丸及度世丸及護命丸及玉壺丸犀角丸及七星丸及薺菴皆辟沙虱短狐也若卒不能得此諸藥者但可帶好生麝香亦佳以雄黃大蒜等分合搗帶一丸如雞子大者亦善若已為所中者可以此藥塗瘡亦愈咬咀赤蔥汁飲之塗之亦愈五茄根及懸鉤草菴藤此三物皆可各



單行可以擣服其汁一二升又射工蟲冬天蟄於山谷間大雪時索之此蟲所在其雪不積留氣起如灼蒸當掘之不過入地一尺則得也陰乾末帶之夏天自辟射工也若道士知一禁方及洞百禁常存禁及守真一者則百毒不敢近之不假用諸藥也或問道士山居棲巖庇岫不必有網罽之溫直使我不畏風濕敢問其術也抱朴子曰金餅散三陽液昌辛凡葷草耐冬前獨搗膏茵芋玄華散秋地黃血芍皆不過五十日服之而止可以十年不畏風濕若服金丹大

藥雖未并虛輕舉然體不受疾雖當風卧濕不能傷也服此七藥皆謂始學道者耳姚先生但服三陽液便桓卧冰上了不寒振此皆介先生及梁有道卧石上及秋冬當風寒已試有驗秘法也或問涉江渡海辟蛟龍之道抱朴子曰道士不得已而當游涉大川者皆先當於水次破雞子一枚以少許粉雜香末合攪器水中以自洗濯則不畏風波蛟龍也又佩東海小童符及制水符蓬萊札皆却水中之百害也又有六甲三金符五木禁又法臨川先祝曰卷蓬卷蓬或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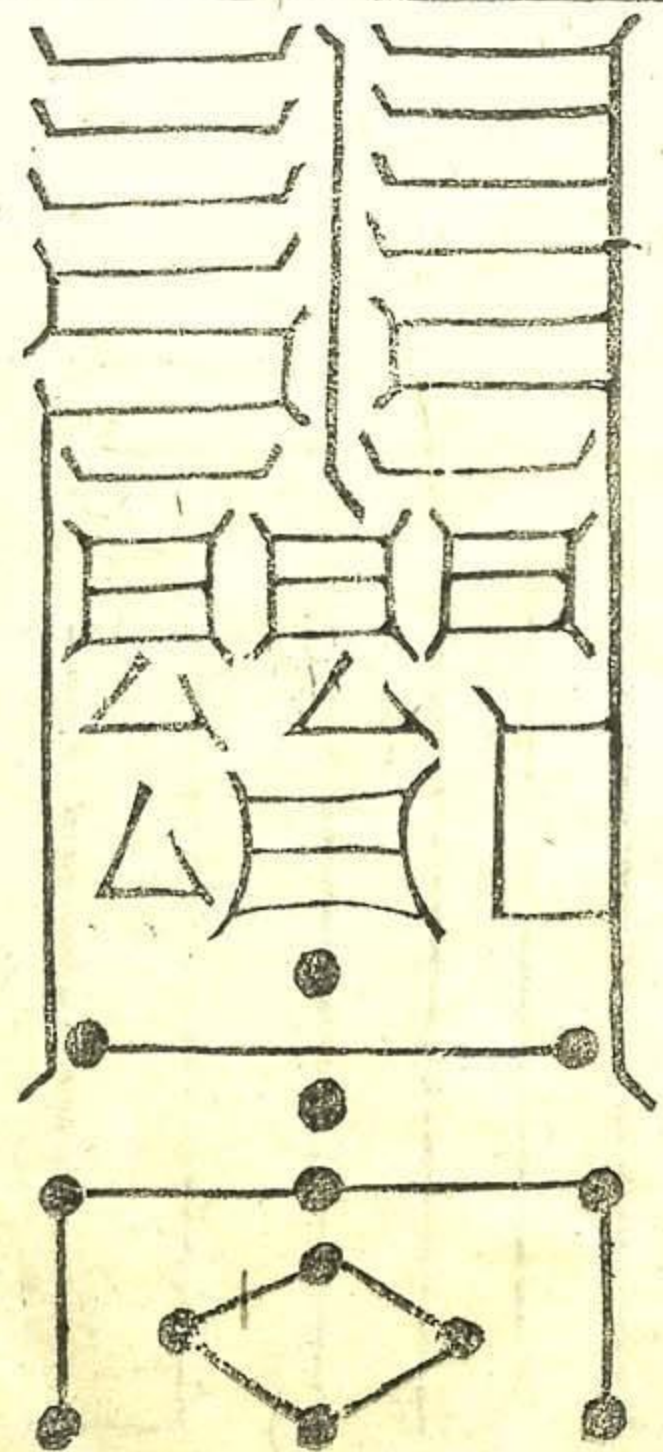


引逢何伯導前辟蛟龍萬災消滅天清明又金簡記  
云以五月丙午日日中擣五石下其銅五石者雄黃  
丹砂雌黃礬石曾青也皆粉之以金華池浴之內六  
一神爐中鼓下之以桂木燒為之銅成以剛炭鍊之  
令童男童女進火取牝銅以為雄劍取牡銅以為雌  
劍各長五寸五分取土之數以厭水精也帶之以水  
行則蛟龍巨魚水神不敢近人也欲知銅之牝牡當  
令童男童女俱以水灌銅灌銅當以在火中向赤時  
也則銅自分為兩段有凸起者牡銅也有凹陷者牝  
銅也各刻名識之欲入水以雄者帶左以雌者帶右  
但乘船不身涉水者其陽日帶雄陰日帶雌又天文  
大字有北帝書寫帛而帶之亦辟風波蛟龍水蟲也  
或問曰辟山川廟堂一作座百鬼之法抱朴子曰道士  
常帶天水符及上皇竹使符老子左契及守真一思  
三部將軍者鬼不敢近人也其次則論百鬼錄知天  
下鬼之名字及白澤圖九鼎記則殺鬼自却其次服  
鶡子赤石丸及曾青夜光散及慈管為眼丸及吞白  
石英祇母散皆令人見鬼即鬼畏之矣抱朴子曰有



老君黃庭中胎四十九真秘符入山林以甲寅日冊  
書白素夜置案中向北斗祭之以酒脯各少少自說  
姓名再拜受取內衣領中辟山川百鬼萬精虎狼蟲  
毒也何必道士亂世避難入山林亦宜知此法也

入山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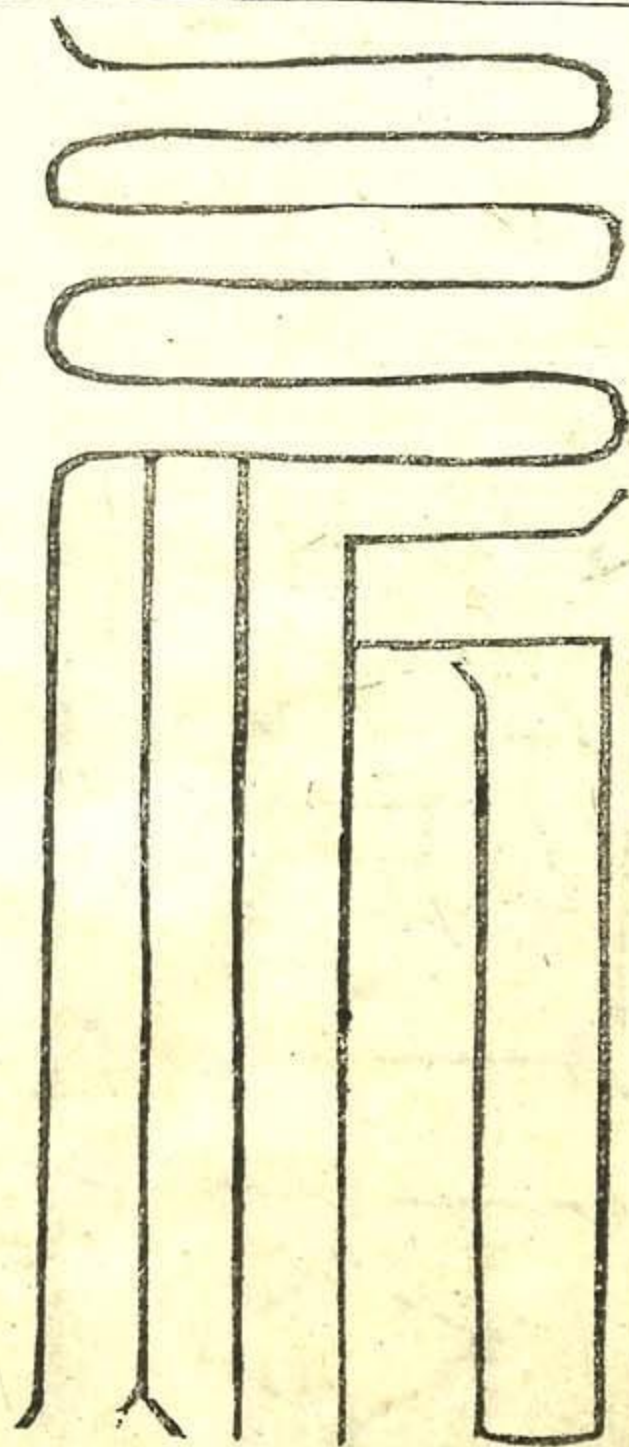




善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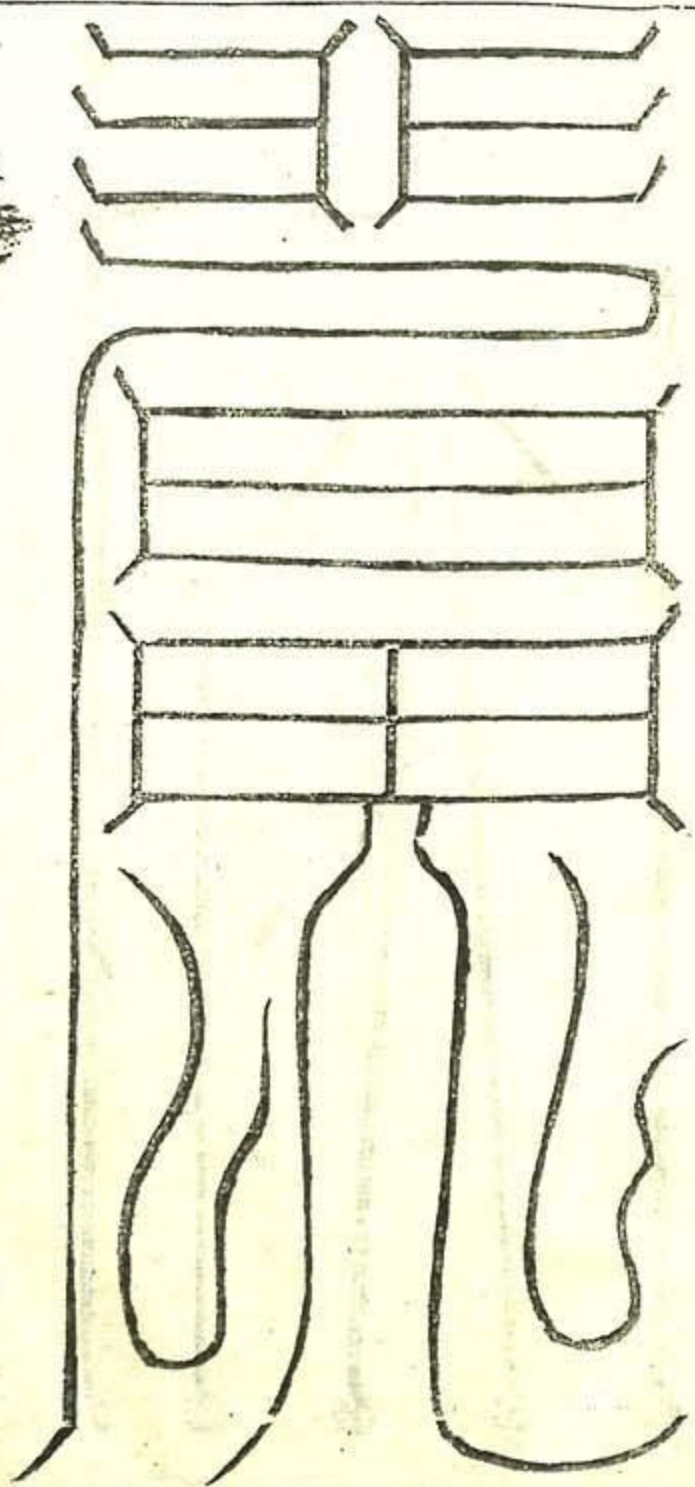
附本子以籍表一七

二



古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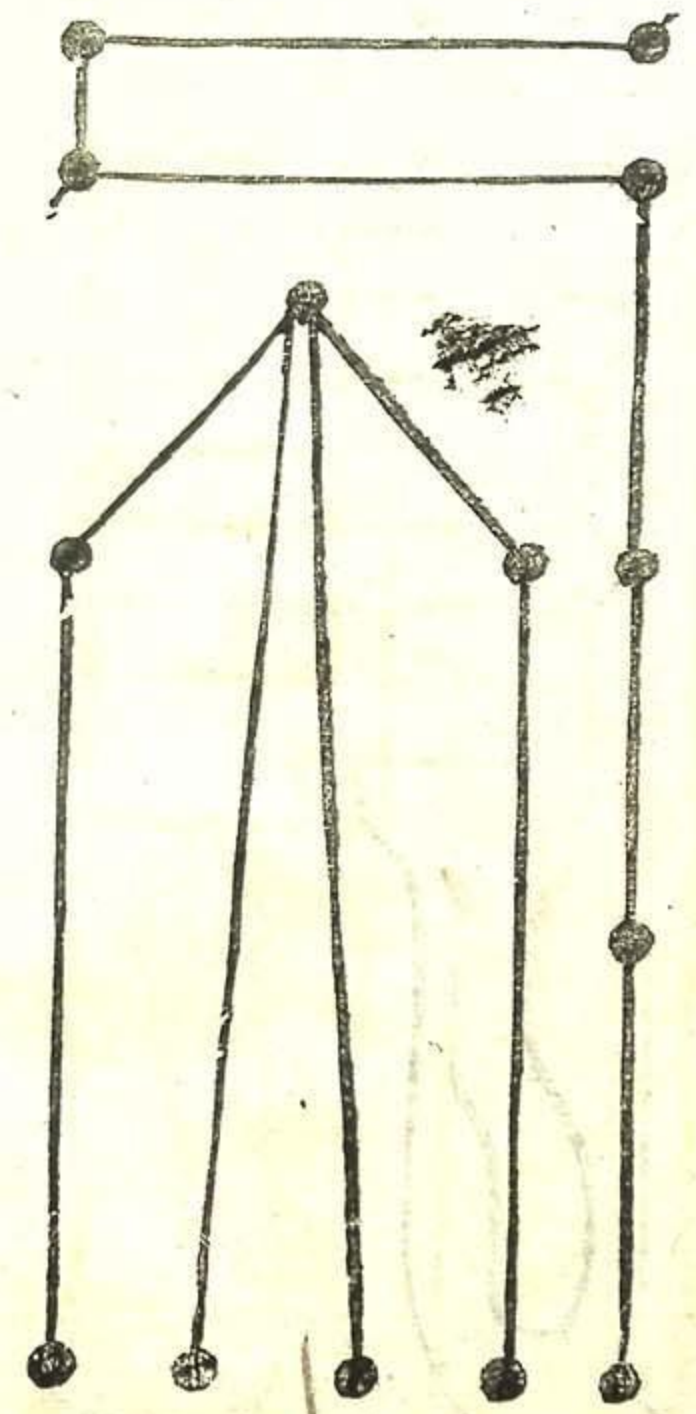
水訓

四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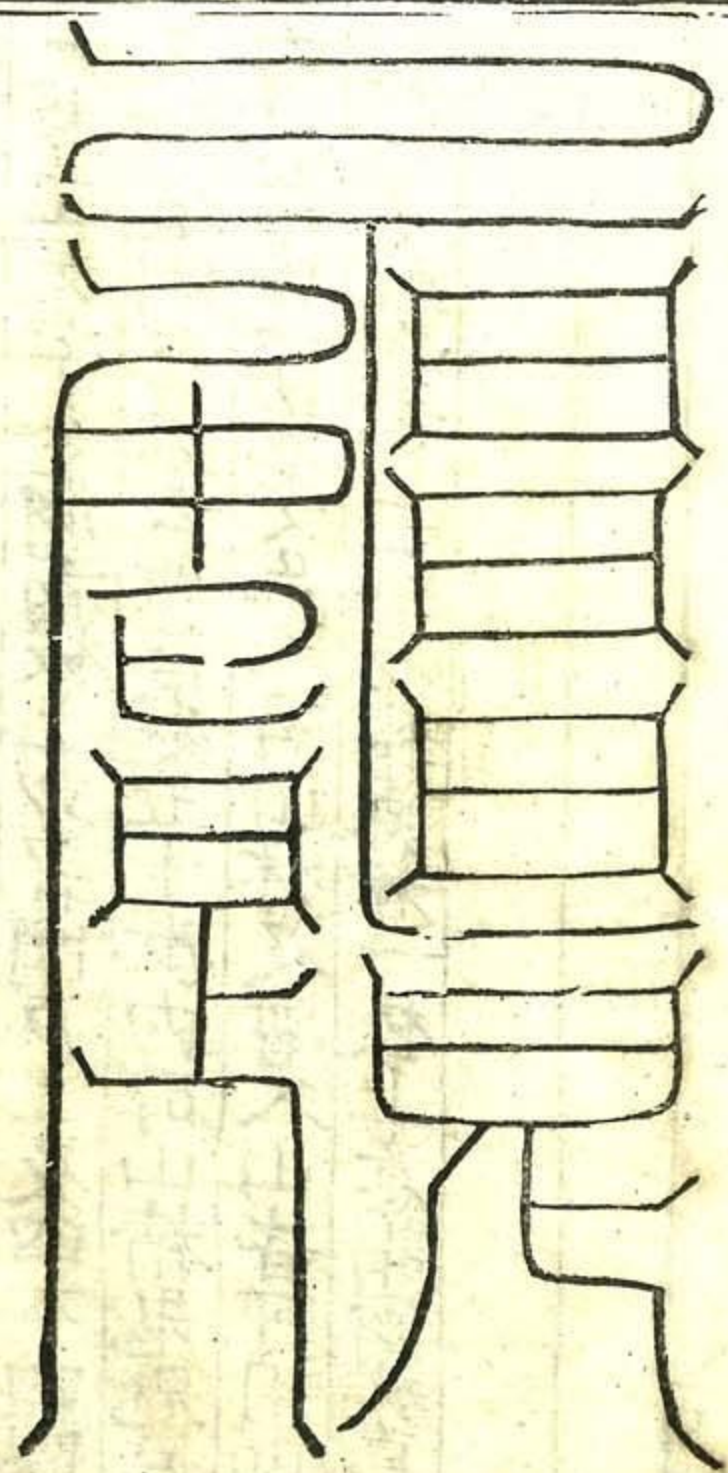
五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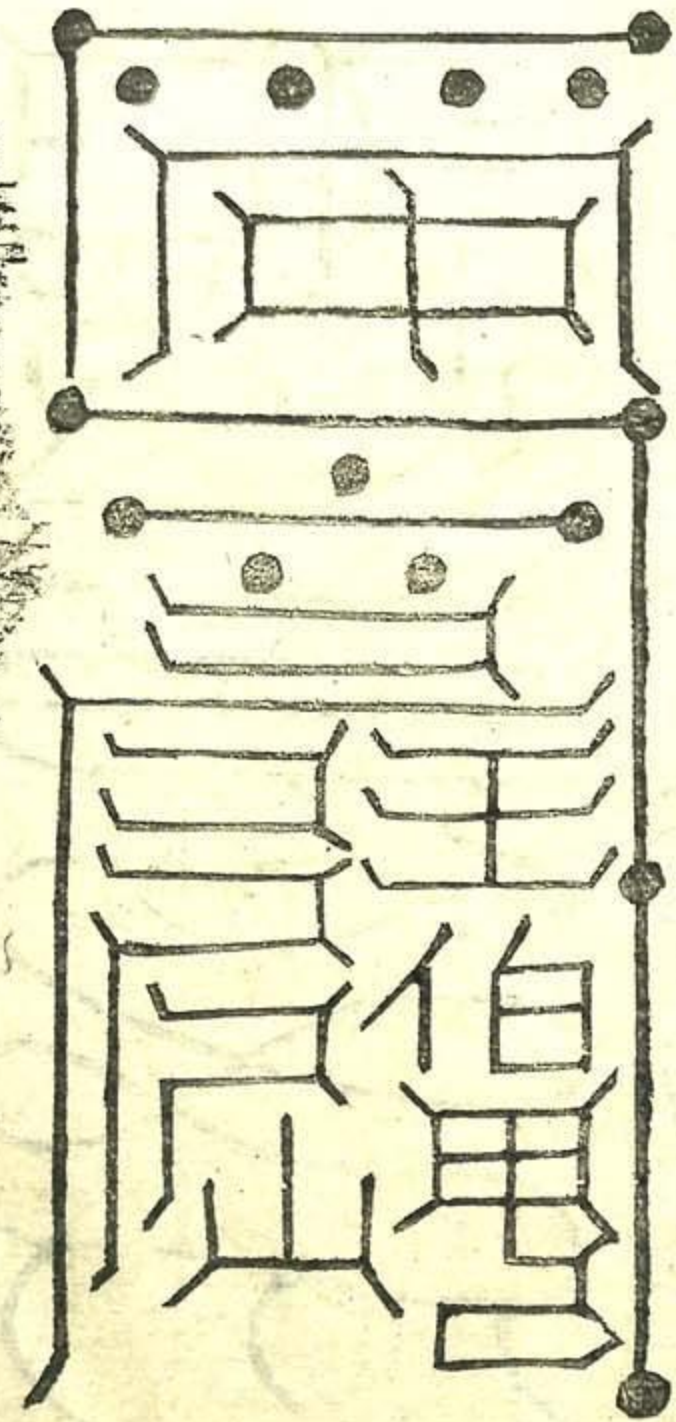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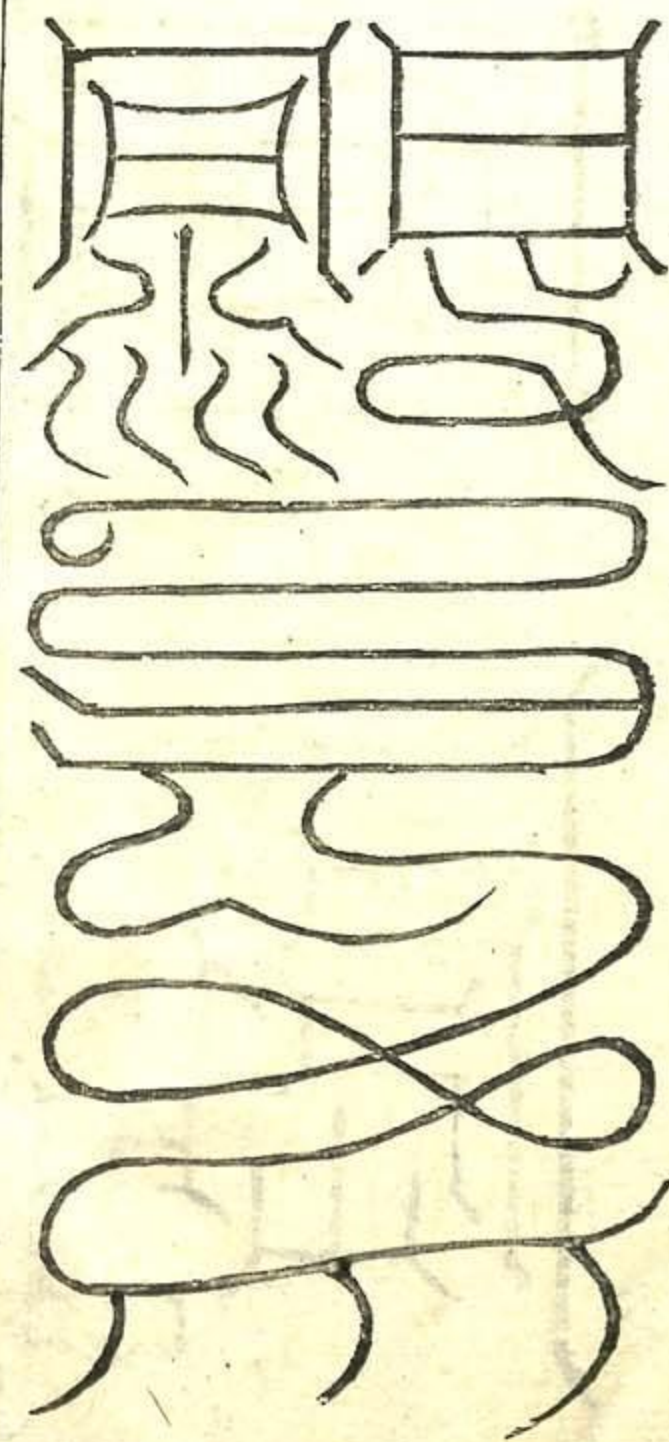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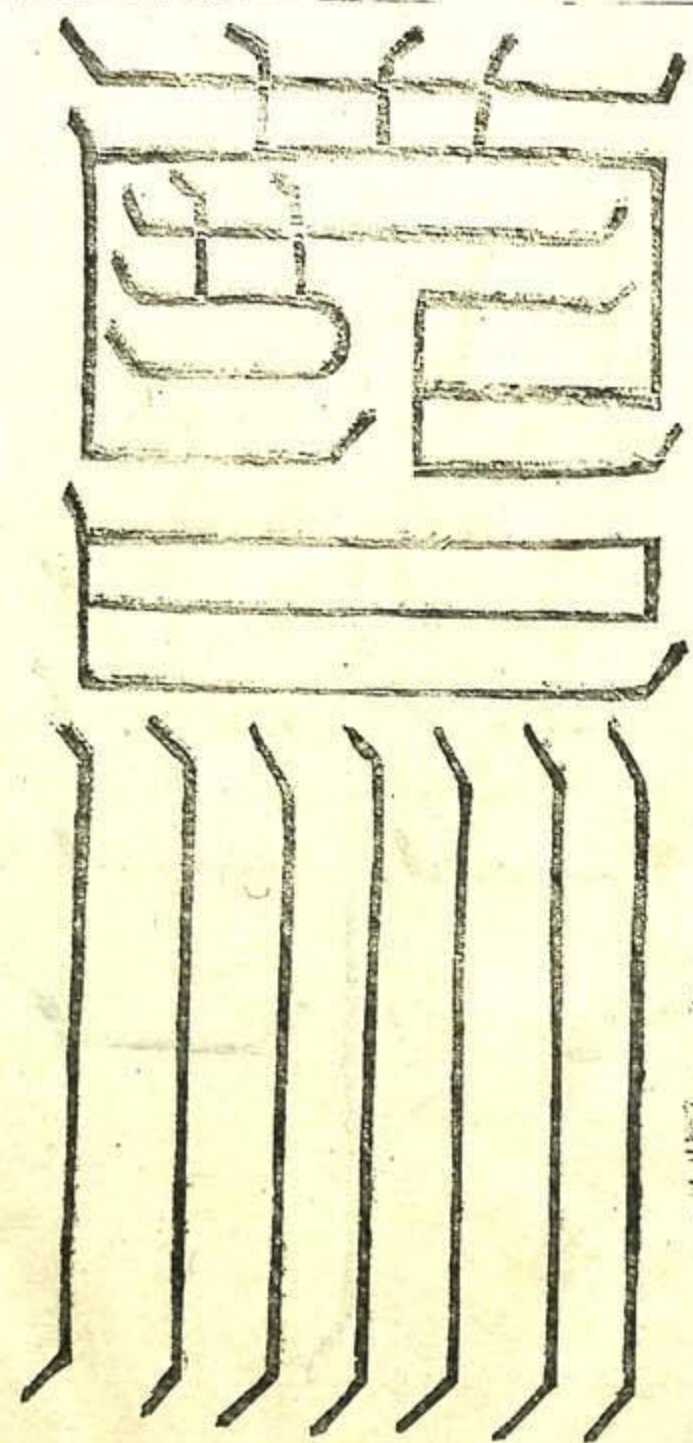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上五符皆老君入山符也以冊書桃板上  
大書其文字令彌滿板上以著門戶上及四方四隅  
及所迫側要處去所住處五十步內辟山精鬼魅戶  
內梁柱皆可施安凡人居山林及暫入山皆可用即  
衆物不敢害也三符以相連著一板上意謂爾非葛  
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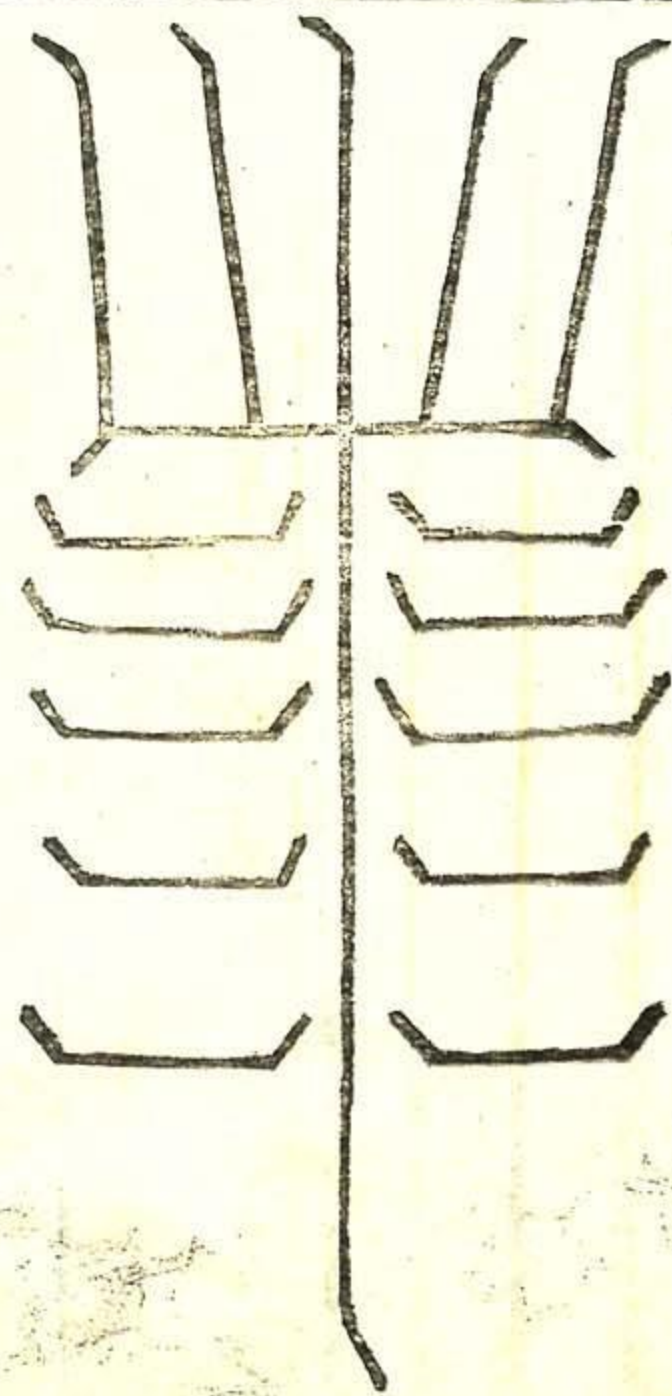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此符亦是老君入山符戶內梁柱皆可施  
凡人居山林及暫入山皆宜用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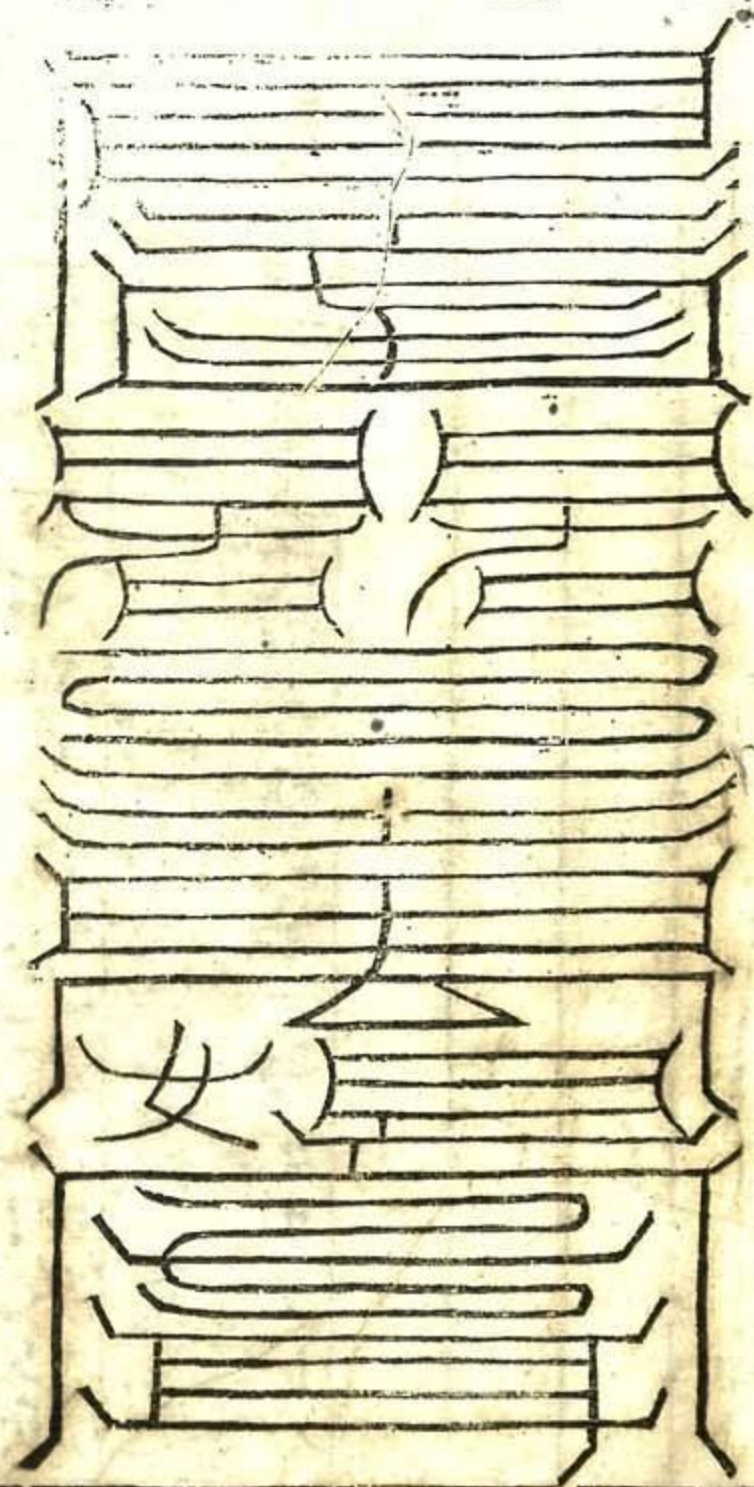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此是仙人陳安世所授入山辟虎狼符以  
丹書絹二符各異之常帶著所住之處各四枚移涉  
當按收之以去大神秘也開山符以千歲藥名山之  
門開寶書古文金玉皆見秘之右一法如此大同小  
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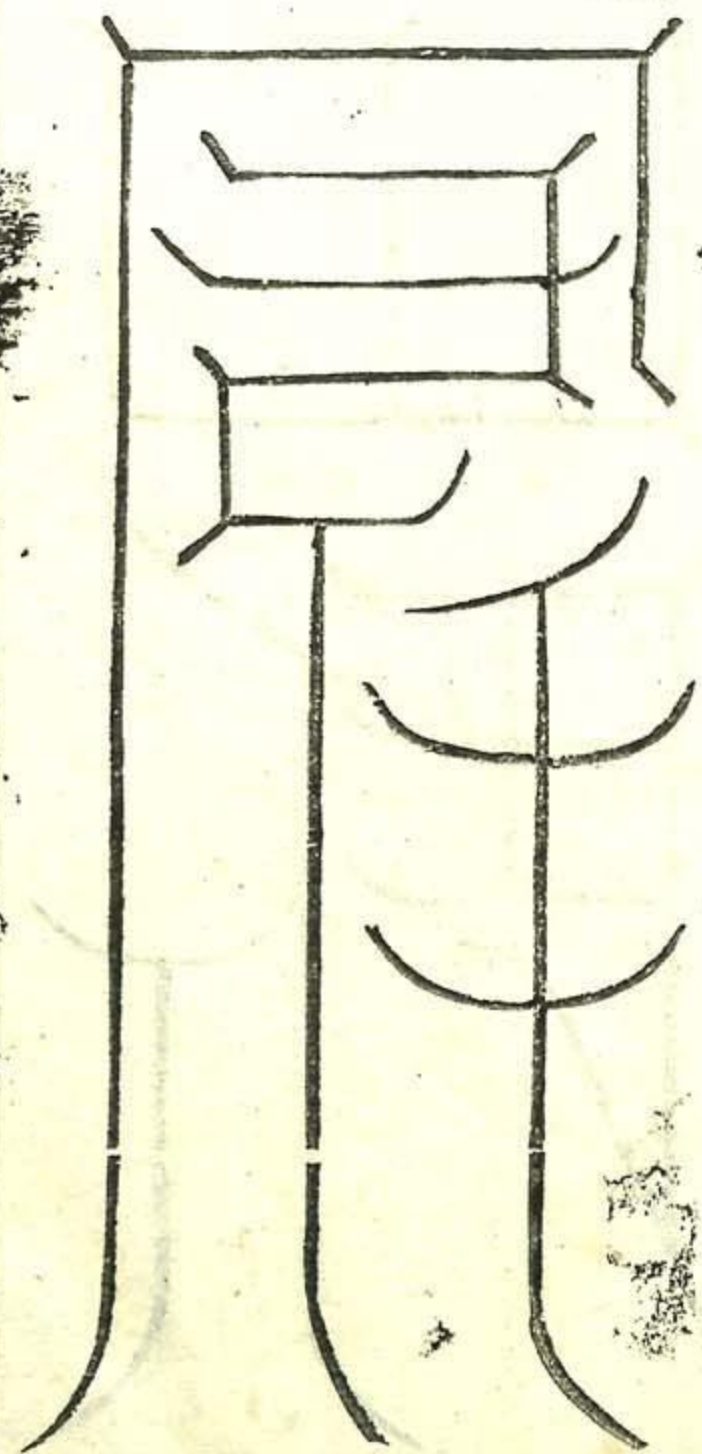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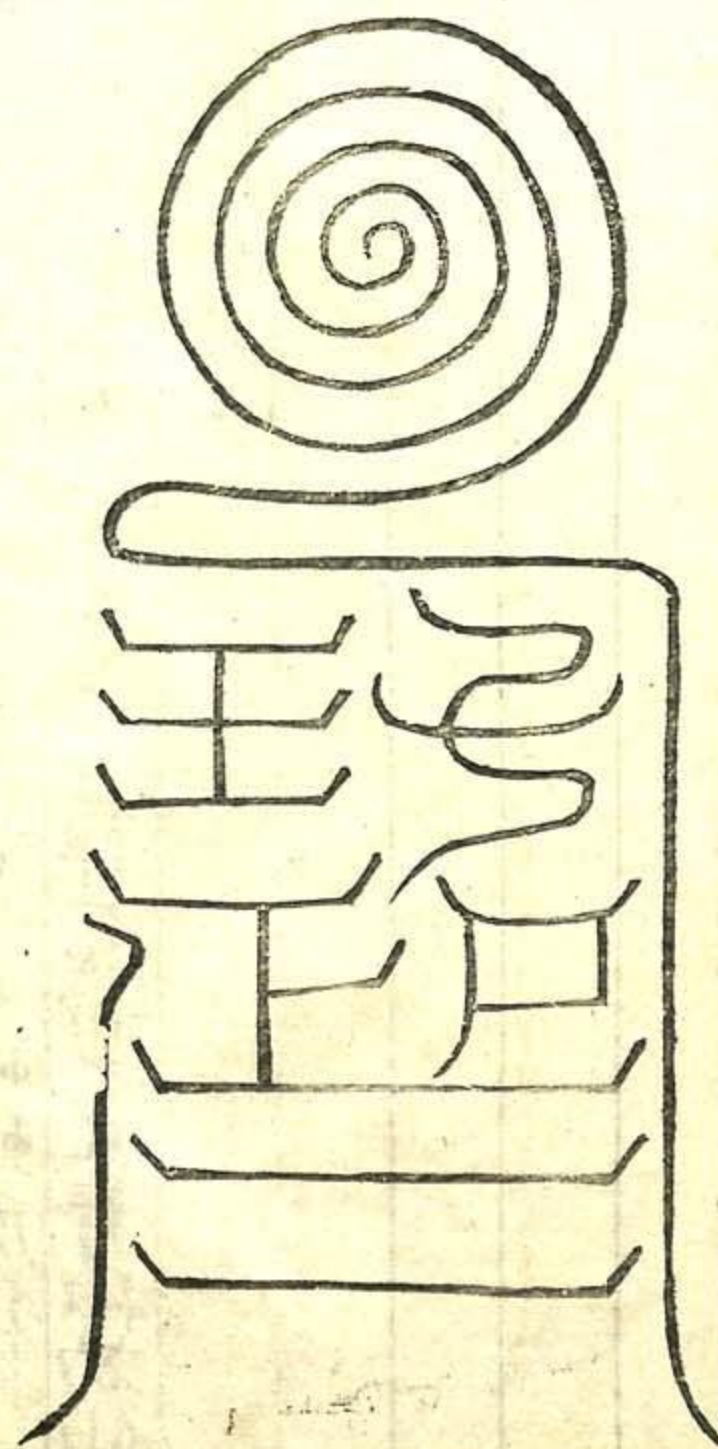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此是老君所戴符百鬼及蛇虺虎狼神印  
也以棗心木方二寸刻之再拜而帶之甚有神効仙  
人陳安世符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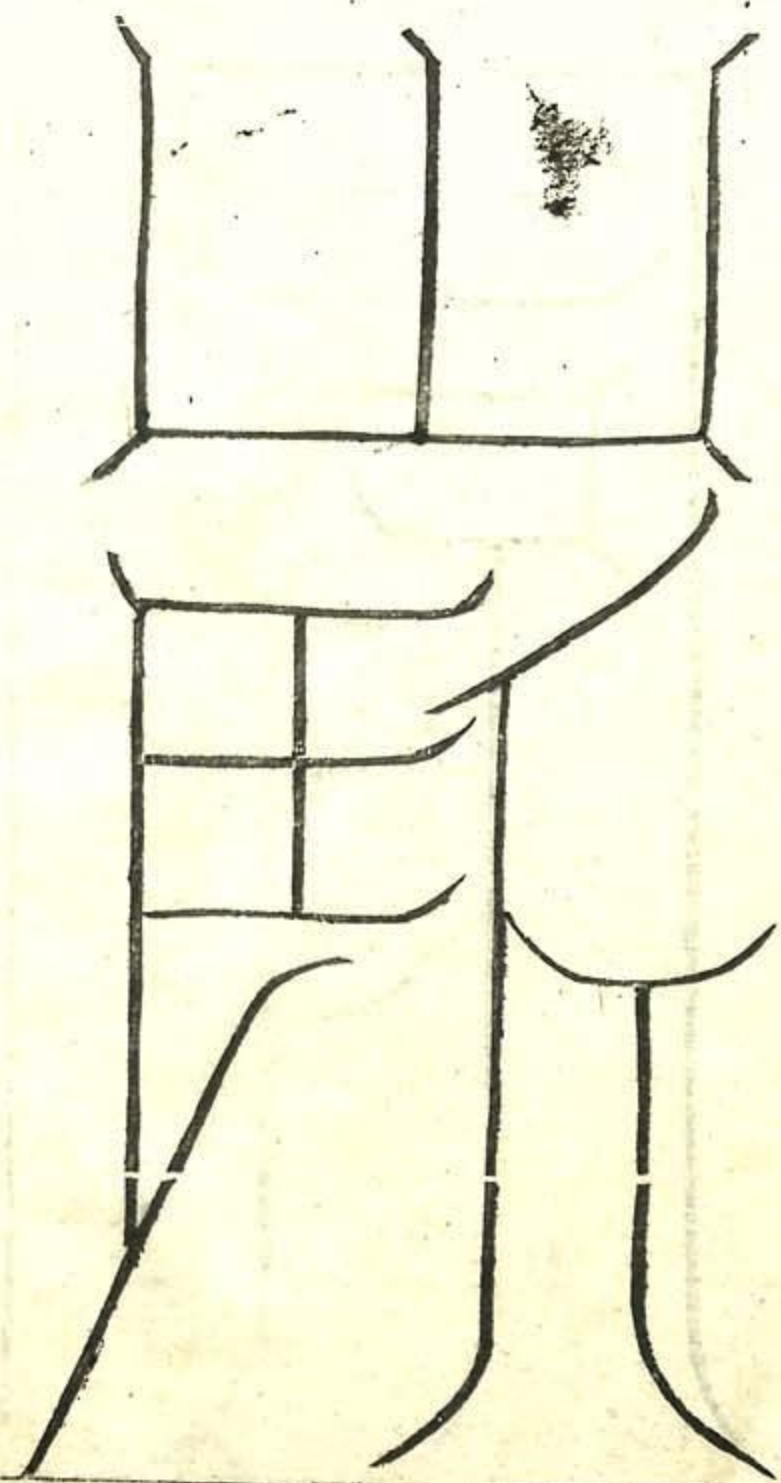


入山佩帶符





三



此三符兼同著牛馬屋左右前後及猪欄上辟虎狼也或問曰昔聞談昌或步行水上或久居水中以何法乎抱朴子曰以葱涕和桂服如梧桐子大七九日三服至三年則能行水上也鄭君言但習閉氣至千息久久則能居水中一日許得真通天犀角三寸以上刻以為魚而啣之以入水水常為人開方三尺可得悉息水中又通天犀角有一赤理如綫有自本徹末以角盛米置群雞中雞欲啄之未至數寸即驚却退故南人或名通天犀為駭雞犀以此犀角著穀積



上百鳥不敢集大霧重露之夜以置中庭終不沾濡也此犀獸在深山中晦冥之夕其光正赫然如炬火也以其角為導毒藥為湯以此道攪之皆生白沫湧起則了無復勢也以攪無毒物則無沫起也故以是知之者也若行異域有蠱毒之鄉每於他家飲食則常先以犀攪之也人有為毒箭所中欲死以此犀文刺瘡中其瘡即沫出而愈也通天犀所以能斂毒者其為獸專食百草之有毒者及穀木有刺棘者不妄食柔滑之草木也歲一解角於山中石間人或得之

則須刻木色理形狀令如其角以代之犀不能覺後年輒更解角著其處也他犀亦辟惡解毒耳然不能如通天者之妙也或食六戊符千日或以赤斑蜘蛛及七重水馬以合馮夷水仙丸服之則亦可以居水中又以塗躡下則可以步行水上也頭垢猶足以使金鐵浮水况妙於茲乎或問為道者多在山林山林多虎狼之害也何以辟之抱朴子曰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黃神越章之印其廣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則虎不敢近其内也行見



新虎跡以印順印之虎即去以印逆印之虎即還帶此印以行山林亦不畏虎狼也不但只辟虎狼若有山川社廟血食惡神能作福禍者以印封泥斷其道路則不復能神矣昔石頭水有大龜常在一深潭中人因名此潭為龜潭此物能作鬼魅行病於人吳有道士戴昞者偶視之以越章封泥作數百封乘舟以此封泥遍擲潭中良久有大龜徑長丈餘浮出不敢動乃格煞之而病者並愈也又有小龜出羅列死於渚上甚多山中卒逢虎便作三五禁虎亦即却去三

五禁法當湏口傳筆不能委曲矣一法直思吾身為

朱鳥令長三

一作二

丈而立來虎頭上因即閉氣虎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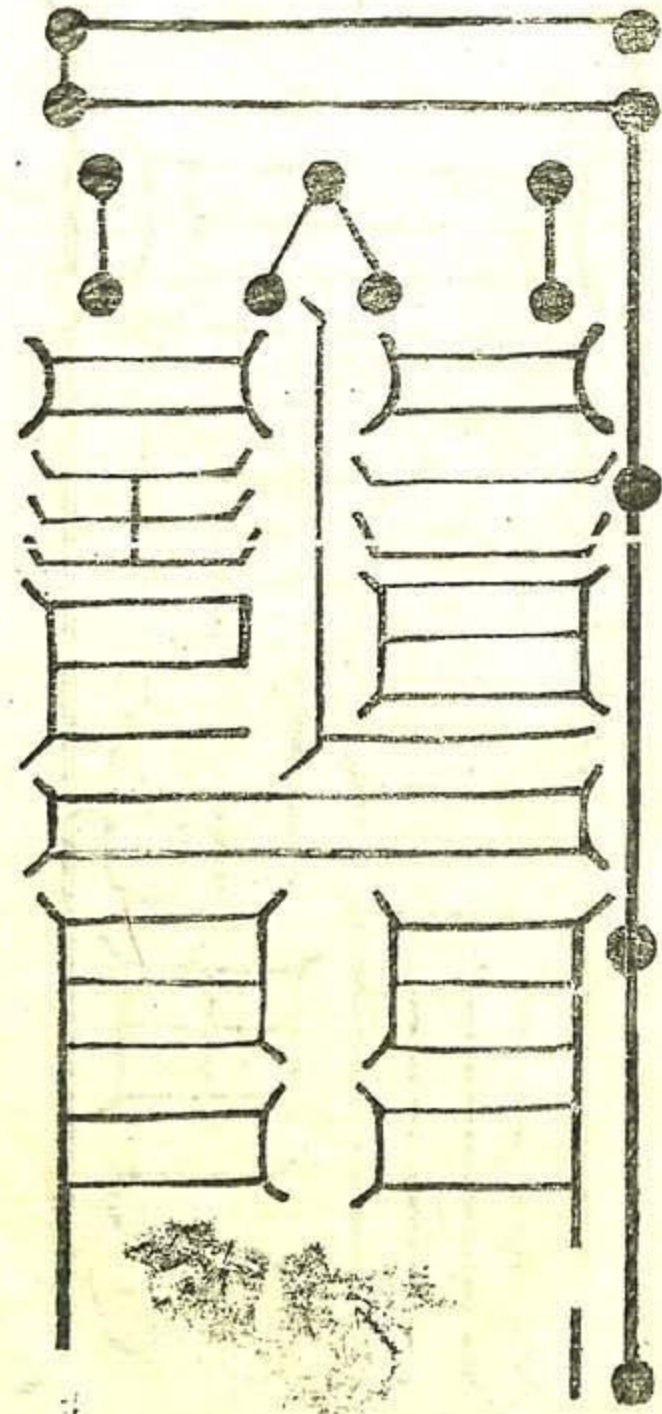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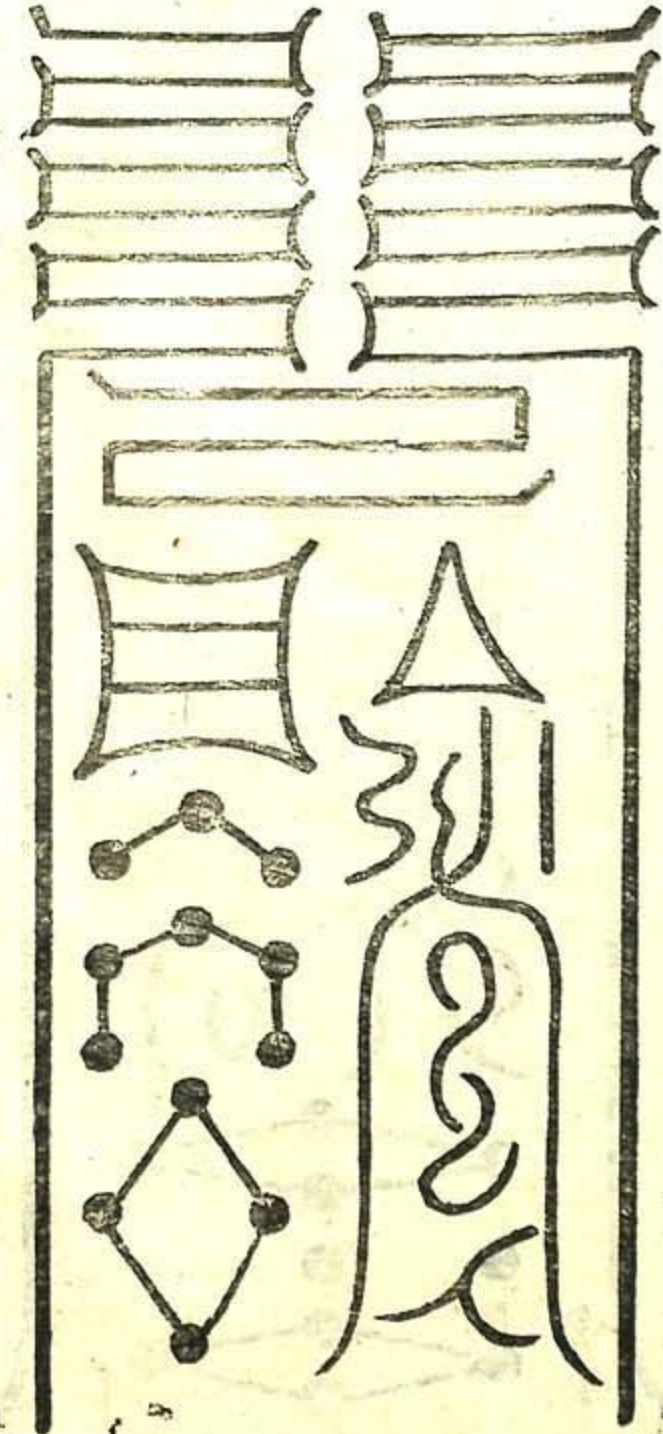
去若暮宿山中者密取頭上釵炁以刺白虎上則亦無所畏又法以左手持刀閉炁畫地作方祝曰恒山之陰太山之陽盜賊不起虎狼不行城郭不完閉以金關因以刀橫旬日中白虎上亦無所畏也或用大禁吞三百六十氣左取右以叱虎虎亦不敢起以此法入山亦不畏虎或用七星虎步及玉神符八威五勝符李耳太平符中黃華蓋印文及石流黃散燒牛



羊角或立西岳公禁山符皆有驗也闕此四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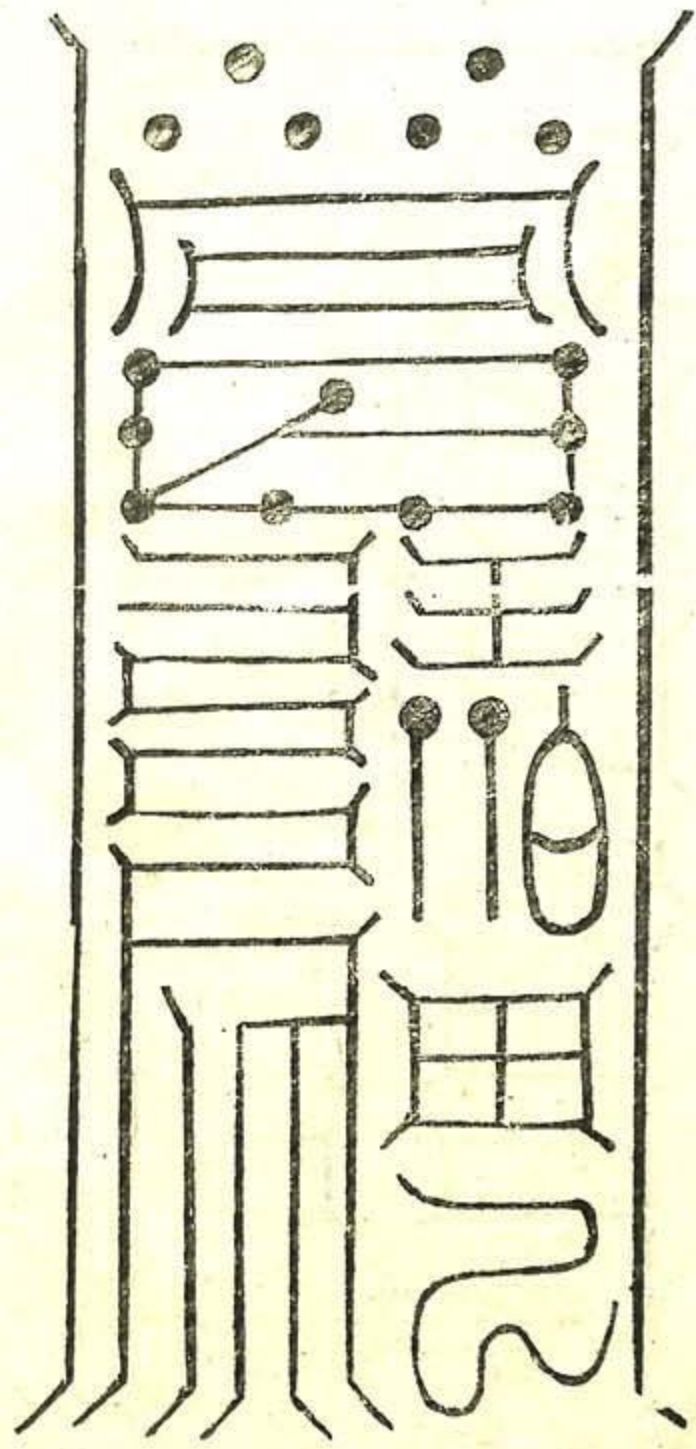








四





此符是老君入山符下說如文又可戶內梁柱皆施之凡人居山林及暫入皆可用之

抱朴子內篇卷十七終

抱朴子內篇卷十八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地真

抱朴子曰余聞之師云人能知一萬事畢知一者無一之不知也不知一者無一之能知也道起於一其貴無偶各居一處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靈金沉羽浮山峙川流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存之則在忽之則亡向之則吉背之則凶保之則遐祚罔極失之則命



彫氣窮老君曰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一之謂也故仙經曰子欲長生守一當明思一至飢一與之糧思一至渴一與之漿一有姓字服色男長九分女長六分或在臍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絳宮金闕中丹田也或在人兩眉間却行一寸為明堂二寸為洞房三寸為上丹田也此乃是道家所重世世軟血口傳其姓名耳一能成陰生陽推步寒暑春得一以發夏得一以長秋得一以收冬得一以藏其大不可以六合階其小不可以毫芒比也昔黃帝東到青丘過風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以効召萬神南到圓隴陰建木觀百令之所登採若乾之華飲丹轡之水西見中黃子受九加之方過洞庭從廣成子受自成之經北到洪隄上具茨見大隗君黃蓋童子受神芝圖還陟王室得神丹金訣記到峨眉山見天真皇人於玉堂請問真一之道皇人曰子既君四海欲復求長生不亦貪乎其相覆不可具說粗舉一隅耳夫長生仙方則唯有金丹守形却遠則獨有真一故古人尤重也仙經曰九轉丹金液



經守一訣皆在崑崙五城之內藏以玉函刻以金札  
封以紫泥印以中章焉吾聞之於先師曰一在北极  
大淵之中前有明堂後有絳宮巍巍華蓋金樓穹隆  
左置右魁激波揚空玄芝被崖朱草蒙瓏白玉嵯峨  
日月垂光歷火過水經玄涉黃城闕交錯帷帳琳琅  
龍虎列衛神人在傍不施不與一安其所不遲不疾  
一安其失能暇能豫一乃不去守一存真乃能通神  
少欲約食一乃留息白刃臨頸思一得生知一不難  
難在於終守之不失可以無窮陸辟惡獸水却蛟龍  
不畏魍魎挾毒之蟲鬼不敢近刃不敢中此真一之  
大畧也抱朴子曰吾聞之於師云道術諸經所思存  
念作可以却惡防身者乃有數千法如含影藏形及  
守形無生九變十二化二十四生等思見身中諸神  
而內視令見之法不可勝計亦各有効也然或乃思  
作數千物以自衛率多煩難足以大勞人意若知守  
一之道則一切除棄此輩故曰能知一則萬事畢者  
也受真一口訣皆有明文軟白牲之血以王相之日  
受之以白絹白銀為約尅金契而分之輕說妄傳其



神不行也人能守一一亦守人所以白刃無所措其銳百害無所容其凶居敗能成在危獨安也若在鬼廟之中山林之下大疫之地塚墓之間虎狼之藪蛇蝮之處守一不急衆惡遠避若忽偶忘守一而為百鬼所害或卧而魘者即出中庭視輔星握固守一鬼即去矣若夫陰雨者但止室中向北思見輔星而已若為兵寇所圍無復生地急入六甲陰中伏而守一則五兵不能犯之也能守一者行萬里入軍旅涉大川不須卜日擇時起工移徙入新屋舍皆不復按堪輿星歷而不避太歲太陰將軍月建煞耗之神年命之忌終不復值殃咎也先賢歷試有驗之道也抱朴子曰玄一之道亦要法也無所不辟與真一同功吾內篇第一名之為暢玄者正以此也守玄一復易於守真一真一有姓字長短服色日玄一但此見之初求之於日中所謂知白守黑欲死不得者也然先當百日繫齋乃可候求得之耳亦不過三四日得之得之守之則不復去矣守玄一并思其身分為三人三人已見又轉益之可至數十分皆如已身隱之顯之



皆自有口訣此所謂分形之道左君及薊子訓葛仙公所以能一日至數十處及有客座上有一主人與客語門中又有一主人迎客而水側又有一主人投釣賓不能別何者為真主人也師言守一兼脩明鏡其鏡道則能分形為數十人衣服面貌皆如一也抱朴子曰師言欲長生勤服大藥欲得通神當金水分形形分則自見其身中之三魂七魄而天靈地祇皆可接見山川之神皆可使役也抱朴子曰生可惜也死可畏也然長生養性辟死者亦未有不始於弱而終成於乂視也道成之後畧無所為也未成之間無不為也採掘草木之藥劬勞山澤之中煎餌治作皆用筋力登危涉險夙夜不怠非有至志不能乂也及欲金丹成而昇天然其大藥物皆用錢直不可卒辦當復由於耕牧商販以索資累年積勤然後可合及於合作之日當復齋潔清淨斷絕人事有諸不易而當復加之以思神守一却惡衛身常如人君之治國戎將之待敵乃可為得長生之功也以聰明大智任經世濟俗之器而修此事乃可必得耳淺近庸人雖



有志好不能克終矣故一人之身一國之象也胸腹之位猶宮室也四肢之列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知治身則能治國也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養其氣所以全其身民散則國亡氣竭即身死死者不可生也亡者不可存也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醫之於無事之前不追之於既逝之後民難養而易危也氣難清而易濁也故審威德所以保社稷割嗜慾所以固血氣然後真一存焉三七守焉百害却焉年命延矣

抱朴子曰師言服金丹大藥雖未去世百邪不近也若但服草木及小小餌八石適可令疾除命益耳不足以攘外來之禍也或為鬼所冒犯或為大山神之所輕凌或為精魅所侵犯唯有守真一可以一切不畏此輩也次則有帶神符若了不知此二事以求長生危矣哉四門而閉其三盜猶得入况盡開者邪



抱朴子內篇卷十八終

抱朴子內篇卷十九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遐覽

或曰鄙人面牆拘繫儒教獨知有五經三史百氏之言及浮華之詩賦無益之短文盡思守此既有年矣既生值多難之運亂靡有定干戈戚揚藝文不貴徒消工夫苦意極思攻微索隱竟不能祿在其中免此壘畝又有損於精思無益於年命二毛告暮素志衰頽正欲反迷以尋生道倉卒罔極無所趨向若涉大



川不知攸濟先生既窮觀墳典又兼綜竒秘不審道  
書凡有幾卷願告篇目抱朴子曰余亦與子同斯疾  
者也昔者幸遇明師鄭君但恨子弟不慧不足以鑽  
至堅極彌高耳于時雖充門人之灑掃既才識短淺  
又年尚少壯意思不專俗情未盡不能大有所得以  
為巨恨耳鄭君時年出八十先髮鬢斑白數年間又  
黑顏色豐悅能引強弩射百步步行日數百里飲酒  
二斗不醉每上山體力輕便登危越險年少追之多  
所不及飲食與凡人不同不見其絕穀余問先隨之

弟子黃章言鄭君常從豫章還於掘溝浦中連值大  
風又聞前多劫賊同侶攀留鄭君以須後伴人人皆  
以糧少鄭君推米以卹諸人已不復食五十日亦不  
飢又不見其所施為不知以何事也火下細書過少  
年人性解音律善鼓琴閑坐侍坐數人口答諮問言  
不輟響而耳並料聽左右操絃者教遣長短無毫釐  
差過也余晚充鄭君門人請見方書告余曰要道不  
過尺素上足以度世不用多也然博涉之後遠勝於  
不見矣既悟人意又可得淺近之術以防初學未成



者諸患也乃先以道家訓教戒書不要者近百卷稍示余余亦多所先見先見者頗以其中疑事諮問之鄭君言君有甄事之才可教也然君所知者雖多未精又意在於外學未能專一未中以經深涉遠耳今自當以佳書相示也又許漸得短書縑素所寫者積年之中合集所見當出二百許卷終不可得也他弟子皆親僕使之役採薪耕田唯余疋羸不堪他勞然無以自効常親掃除拂拭牀几磨墨執燭及與鄭君繕寫故書而已見待余同於先進者語余曰雜道

書卷卷有佳事但當校其精粗而擇所施行不事盡諳誦以妨日月而勞意思耳若金丹一成則此輩一切不用也亦或當有所教授宜得本末先從淺始以勸進學者無所希往階由也鄭君亦不肯先令人寫其書皆當訣其意雖久借之然莫有敢盜寫一字者也鄭君本大儒士也晚而好道由以禮記尚書教授不絕其體望高亮風格方整接見之者皆肅然每有諮問常待其溫顏不敢輕銳也書在余處者久或一月足以大有所寫以不敢竊寫者政以鄭君聰慙避



迨知之失其意則更以小喪大也然於求受之初復所不敢為斟酌時有所請耳是以徒知飲河而不得滿腹然弟子五十餘人唯余見受金丹之經及三皇內文枕中五行記其餘人乃有不得一觀此書之首題者矣他書雖不具得皆疏其名今將為子說之後生好書者可以廣索也道經有三皇內文天文三卷元文上中下三卷混成經二卷玄錄二卷九生經二卷十四生經九仙經靈卜仙經二化經九變經老君玉曆真經墨子枕中五行記五卷溫寶經息民經自然

經陰陽經養生書一百五卷太平經五十卷九敬一作都經甲乙經一百七十卷青龍經中黃經太清經通明經按摩經道引經十卷元陽子經玄女經素女經彭祖經陳抃經子都經張虛經天門子經容成經入山經內寶經四規經明鏡經日月臨鏡經五言經柱中經靈寶皇子心經龍躋經正機經平衡經飛龜振經鹿盧躋經蹈形記守形圖坐亡圖觀卧引圖含景圖觀天圖木芝圖內芝圖菌芝圖石芝圖大魄雜芝圖五嶽經五卷隱守記東井圖虛元經牽牛中經玉



彌記臘成記六安記鶴鳴記平都記定心記龜文經  
山陽記玉策記八史圖入室經左右史玉曆經昇天  
儀九竒經更生經四杵經十卷食日月精經食六氣  
經丹一經胎息經行氣治病經勝中經十卷百守攝  
提經丹壺一作臺經岷山經魏伯陽內經日月厨食經  
步三罡六紀經入軍經六陰玉女經四君要用經金  
鴈經三十六水經白虎七變經道家地行仙經黃白  
要經八公黃白經天師神器一作氣經枕中黃白經五  
卷白子一作帛變化經移災經壓禍經中黃經文人經

消子天地人經崔文子肘後一作時候經神光一作仙占方  
來經水仙經尸解經中遁經李君包天經包元經黃  
庭經淵體經太素經華蓋經行厨經微言三卷內視  
經文始先生經歷藏延年經南閣記協龍子記一作闕  
七卷九宮五卷二五中經宣常經節解經鄒陽子經  
玄洞經十卷玄示經十卷箕山經十卷鹿臺經小僮  
經河洛內記七卷舉形道一作通成經五卷道機經五  
卷見鬼記無極經宮氏經真人玉胎經道根經候命  
圖反胎胞經枕中清記幻化經詢化經金華山經鳳



網經召命經保神記鬼谷經凌霄子安神記去丘子  
黃山公記王子五行要真經小餌經鴻寶經鄒生延  
命經安魂記皇道經九陰經雜集書錄銀函玉匱記  
金板經黃老仙錄原都經玄元經日精經渾成經三  
尸集呼身神治百病經收山鬼老魅治邪精經三卷  
入五毒中記休糧經三卷採神藥治作秘法三卷登  
名山渡江海勅地神法三卷趙太白囊中要五卷人  
溫氣疫病太禁七卷收治百鬼召五岳丞太山主者  
記三卷興利宮宅官舍法五卷斷虎狼禁山林記召  
百里蟲蛇記萬畢高丘先生法三卷王喬養性治身  
經三卷服食禁忌經立功益算經道士奪算律三卷  
移門子記鬼兵法立亡術練形記五卷郗公道要用  
里先生長生集少君道意十卷樊英石壁文三卷思  
靈經三卷龍首經荆山記孔安仙淵赤斧子大覽七  
卷董君地仙却老要記李先生口訣肘後二卷凡有  
不言卷數者皆一卷也其次有諸符則有自來符金  
光符太玄符三卷通天符五精符石室符玉策符枕  
中符小童符九靈符六君符玄都符黃帝符少千三



十六將軍符延命神符天水神符四十九真符天水符青龍符白虎符朱雀符玄武符朱胎符七機符九天符九天發兵符老經符七符大捍厄符玄子符武孝經燕君龍虎三囊辟兵符包元符沈羲符禹躋符消災符八卦符監乾符雷電符萬畢符八威五勝符威喜符巨勝符採女符玄精符玉曆符北臺符陰陽大鎮符枕中符治百病符十卷厭怪符十卷壺公符二十卷九臺符九卷六甲通靈符十卷六陰行厨龍胎石室三金五木防終符合五百卷軍火召治符玉斧符十卷此皆大符也其餘小小不可具記抱朴子曰鄭君言符出於老君皆天文也老君能通於神明符皆神明所授今人用之少驗者由於出來歷久傳寫之多誤故也又信心不篤施用之亦不行又譬之於書字則符誤者不但無益將能有害也書字人知之猶尚寫之多誤故諺曰書三寫魚成魯虛成虎此之謂也七與士但以鋸勾長短之間為異耳然今符二字不可讀誤不可覺故莫知其不定也世間又有受體使術用符獨効者亦如人有使麝香便能芳者



自然不可得傳也。雖爾必得不誤之符，正心用之，但當不及真體使之者，速効耳。皆自有益也。凡為道士求長生志，在藥中耳。符劔可以却鬼辟邪而已。諸大符乃云行用之，可以得仙者，亦不可專據也。昔吳世有介象者，能讀符文，知誤之與否。有人試取治百病，雜符及諸厭効符，去其籤題，以示象，皆一一據名之。其有誤者，便為人定之。自是以來，莫有能知者也。或問仙藥之大者，莫先於金丹。旣聞命矣，敢問符書之屬，不審最神乎？抱朴子曰：余聞鄭君言道書之重者，莫過於三皇文、五嶽真形圖也。古人仙官至人尊秘此道，非有仙名者不可授也。受之四十年，一傳傳之。軟血而盟，委質為約。諸名山五嶽皆有此書，祖藏之於石室幽隱之地。應得道者入山，精誠思之，則山神自開山，令人見之。如帛仲理者，於山中得之，自立壇，委綰常畫一本而去也。有此書，常置清潔之處，每有所為，必先白之。如奉君父。其經曰：家有三皇文，辟邪惡鬼，溫疫氣橫，殃飛禍若。有困病垂死，其信道心至者，以此書與持之，必不死也。其乳婦難艱絕氣者，持



之兒即生矣道士欲求長生持此書入山辟虎狼山精五毒百邪皆不敢近人可以涉江海却蛟龍止風波得其法可以變化起功不問地擇日家無殃咎若欲立新宅及塚墓即寫地皇文數十通以布著地明日視之有黃色所著者便於其上起工家必富昌又因他人葬時寫人皇文并書已姓名著紙裏竊內人家中勿令人知之令人無飛禍盜賊也有謀議已者必反自中傷又北文先繫齋百日乃可以召天神司命及太歲日遊五嶽四瀆社廟之神皆見形如人可問以吉凶安危及病者之禍崇所由也又有十八字以著衣中遠涉江海終無風波之慮也又家有五嶽真形圖能辟兵凶逆人欲害之者皆還反受其殃道士時有得之者若不能行仁義慈心而不精不正即禍至滅家不可輕也其變化之術大者唯有墨子五行記本有五卷昔劉君安未仙去時欽取其要以為一卷其法用藥用符乃能令人飛行上下隱淪無方含笑即為婦人蹙面即為老翁踞地即為小兒執杖即成林木種物即生瓜果可食畫地為河撮壤成山



坐致行厨興雲起火無所不作也其次有王女隱微一卷亦化形為飛禽走獸及金木玉石興雲致雨方百里雪亦如之渡大水不用舟梁分形為千人因風高飛出入無間能吐氣七色坐見八極及地下之物放光萬丈冥室自明亦大術也然當步諸星數十曲折難識少能諳之其淮南鴻寶萬畢皆無及此書者也又有白虎七變法取三月三日所殺白虎頭皮生駝血虎血紫綬履組流萍以三月三日合種之初生草似胡麻有實即取此實種之一生輒一異凡七種

之則用其實合之亦可以移形易貌飛沉在意與墨子及玉女隱微畧同過此不足論也遐覽者欲令好道者知異書之名目也鄭君不徒明五經知仙道而已兼綜九宮三奇推步天文河洛讖記莫不精研太安元年知季世之亂江南將鼎沸乃負笈持仙藥之撲將入室弟子東投霍山莫知所在焉



抱朴子內篇卷十九終

抱朴子內篇卷二十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祛惑

抱朴子曰凡探明珠不於合浦之淵不得驪龍之夜  
光也採美玉不於荆山之岫不得連城之尺璧也承  
師問道不得其人委去則遲遲異於有獲守之則終  
已竟無所成虛費事妨功後雖痛悔亦不及已世間  
淺近之事猶不可坐知况神仙之事乎雖聖雖明莫  
由自曉非可以歷思得也非可以觸類求也誠須所



師必深必博猶涉滄海而撻水造長洲而伐木獨以力劣為患豈以物少為憂哉夫虎豹之所餘乃狸鼠之所爭也陶朱之所棄乃原顏之所無也所從學者不得遠識淵潭之門而值孤陋寡聞之者彼所知素狹源短流促倒裝與人則靳靳不息分損以授則淺薄無奇能其所寶宿已不精若復料其粗者以教人亦安能有所成乎譬如假穀於夷齊之門告寒於黔婁之家所得者不過橡栗縕褐必無大牢之饌錦衣狐裘矣或有守事庸師終不覺悟或有幸值知者不能勤求此失之於不覺不可追者也知人之淺深實復未易古人之難誠有以也白石似玉奸佞似賢賢者愈自隱蔽有而如無奸人愈自銜沽虛而類實非至明者何以分之彼之守求庸師而不去者非知其無知而故不止也誠以為足事故也見達者而不能奉之者非知其實深而不能請之也誠以為無異也夫能知要道者無欲於物也不徇世譽也亦何肯自標顯於流俗哉而淺薄之徒率多誇誕自稱說以厲色若聲飭其虛妄足以眩惑晚學而敢為大言乃云



已登名山見仙人倉卒聞之不能清澄檢校之者鮮覺其偽也余昔數見雜散道士輩走貴人之門專令從者作為空名云其已四五百歲矣人適問之年紀佯不聞也含笑俯仰云八九十須臾自言我曾在華陰山斷穀五十年復於嵩山少室四十年復在泰山六十年復與某人在箕山五十年為同人遍說所歷正爾欲令人計合之已數百歲人也於是彼好之家莫不煙起霧合輻輳其門矣又術士或有偶受體自然見鬼神頗能內占知人將來及已過之事而實不

能有禍福之損益也譬如著龜耳凡人見其小驗便呼為神人謂之必無所不知不爾者或長於符水禁祝之法治邪有效而未必曉於不死之道也或修行雜術能見鬼怪無益於年命問之以金丹之道則率皆不知也因此細驗之多行欺誑世人以收財利無所不為矣此等與彼穿窬之盜異途而同歸者也夫託之於空言不如著之於行事之有徵也將為曉覺後學說其比故可徵之偽物焉昔有古強者服草木之方又頗行容成玄素之法年八十許尚聰明不大



羸老時人便謂之為仙人或謂之千載翁者揚州稽使君聞而試迎之於宜都既至而咽嗚掣縮似若所知實遠而未皆吐盡者於是好事者因以聽聲而響集望形而影附雲萃霧合竟守歎之饋餉相屬常餘金錢雖樂里之見重於往漢不足加也常服天門冬不廢則知其體中未嘗有金丹大樂也而強曾略涉書記頗識古事自言已四千歲敢為虛言言之不忤云已見堯舜禹湯說之皆萬萬如貫也世云堯眉八采不然也直兩眉頭上豎似八字耳堯為人長大美

髭鬚飲酒一日中二斛餘世人因加之云千鐘實不能也我自數見其大醉也雖是聖人然年老治事轉不及少壯時及見去四凶舉元凱賴用舜耳舜是孤犢小家兒耳然有異才隱耕歷山漁于雷澤陶于海濱時人未有能賞其奇者我見之所在以德化民其目又有重瞳予知其大貴之相常勸勉慰勞之善崇高尚莫憂不富貴火德已終黃精將起誕承歷數非子而誰然其父至頑其弟殊惡恒以殺舜為事吾常諫諭曰此兒當興卿門宗四海將受其賜不但卿家



不可取次也俄而受禪常憶吾言之有徵也又云孔子母年十六七時吾相之當生貴子及生仲尼真異人也長九尺六寸其頭似堯其項似臯陶其眉似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雖然貧苦孤微然為兒童便好俎豆之事吾知之必當成就及其長大高談驚人遠近從之受學者著錄數千人我喜聽其語數往從之但恨我不學不能與之覆疏耳常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丘竊好之韋編三絕鐵樹一作三折今乃大悟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死孔子以問吾吾

語之言此非善祥也孔子乃愴然而泣後得惡夢乃欲得見吾時四月中盛熱不能往尋聞之病七日而沒于今髮髯記其顏色也又云秦始皇將我到彭城引出周時鼎吾告秦始皇言此鼎是神物也有德則自出無道則淪亡君但修己此必自來不可以力致也始皇當時大有怪吾之色而牽之果不得出也乃謝吾曰君固是遠見理人也又說漢高祖項羽皆分明如此事類不可具記時人各共識之以為戲笑然凡人聞之皆信其言又強轉悟者廢忘事幾稽使君



曾以一王卮與強後忽語稽曰昔安期先生以此物相遺強後病於壽春黃整家而死整疑其化去一年許試鑿其棺視之其尸宛在矣此皆有名無實使世間不信天下有仙皆坐此輩以偽亂真也成都太守吳文說五原有蔡誕者好道而不得佳帥要事廢棄家業但晝夜誦詠黃庭太清中經觀天節詳之屬諸家不急之書口不輟誦謂之道盡於此然竟不知所施周者徒美其浮華之說而愚人又教之但讀千遍自得其意為此積久家中患苦之坐消衣食而不能有異已亦慙忿無以自解於是棄家言仙道感矣因走之異界深山中又不曉採掘諸草木藥可以辟穀者但行賣薪以易衣食如是三年飢凍辛苦人或識之而詭不知也久不堪而還家黑瘦而骨立不似人其家問之從何處來竟不得仙邪因欺家云吾未能昇天但為地仙也又初成位卑應給諸仙先達者當以漸遷耳向者為老君牧數頭龍一班龍五色最好是老君常所乘者令吾守視之不勤但與後進諸仙共博戲忽失此龍龍遂不知所在為此罪見責送吾



付崑崙山下芸鋤草三四頃並皆生細而中多荒穢  
治之勤若不可論法當十年乃得原會僊佐子王喬  
諸仙來按行吾守請之並為吾作力且自放歸當更  
自修理求去於是遂老死矣初誕還云從崑崙來諸  
親故竟共問之崑崙何以答云天不問其高幾里要  
於仰視之去天不過十數丈也上有木禾高四丈九  
尺其穗盈車有珠玉樹沙棠琅玕碧瑰之樹王李王  
瓜王桃其實形如世間桃李但為光明洞徹而堅頑  
以玉井水洗之便軟而可食每風起珠玉之樹枝條

花葉互相扣擊自成五音清哀動心吾見謫失志聞  
此莫不愴然含悲又見崑崙山上一回輒有四百四  
十門門廣四里內有五城十二樓樓下有青龍白虎  
螭蛇長百餘里其中口牙皆如三百斛船大蜂一丈  
其毒煞象又有神獸名獅子辟邪天鹿焦羊銅頭鐵  
額長牙鑿齒之屬三十六種盡知其名則天下惡鬼  
惡獸不敢犯人也其神則有無頭子倒景君翁鹿公  
中黃先生與六門大夫張陽字子淵俠備玉闕自不  
帶老君竹使符左右契者不得入也五河皆出山隅



弱水遶之鴻毛不浮飛鳥不過唯仙人乃得越之其上神鳥神馬幽昌鷦鷯騰黃吉光之輩皆能人語而不死真濟濟快仙府也恨吾不得善周施其上耳于時聞誕此言了了多信之者又河東蒲坂有項曼都者與一子入山學仙十年而歸家家人問其故曼曰在山中三年精思有仙人來迎我共乘龍而昇天良久低頭視地窈窈冥冥上未有所至而去地已絕遠龍行甚疾頭昂尾低令人在其脊上危怖嶮巖及到天上先過紫府金牀玉几晃晃昱昱真貴處也仙人但以流霞一盃與我飲之輒不飢渴忽然思家到天帝前謁拜失儀見斥來還令當更自修積乃可得更後矣昔淮南王劉安昇天見上帝而箕坐大言自稱寡人遂見謫守天厨三年吾何人哉河東因號曼都為斥仙人世多此輩種類非一不可不詳也此妄語乃爾而人猶有不覺其虛者况其微茫欺誑頗因事類之象似者而加益之非至明者倉卒安能辨哉乃復有假託作前世有名之道士者如白和者傳言已八千七百歲時出俗間忽然自去不知其在其洛中



有道士已博涉衆事治鍊術數者以諸疑難諮問和  
和皆尋聲為論釋皆無疑碍故為遠識人但不知其  
年壽信能近千年不啻耳後忽去不知所在有一人  
於河北自稱為白和於是遠近竟往奉事之大得致  
遺至富而白和子弟聞和再出大喜故往見之乃定  
非也此人因亡走矣五經四部並已陳之芻狗既往  
之糟粕所謂迹者足之自出而非足也書者聖人之  
所作而非聖也而儒者萬里負笈以尋其師况長生  
之道真人所重可不勤求足問者哉然不可不精簡  
其真偽也余恐古強蔡誕項鼻都白和之不絕於世  
間好事者省余此書可以少加沙汰其善否矣又仙  
經云仙人目瞳皆方洛中見之白仲理者為余說其  
瞳正方如此果是異人也



抱朴子內篇卷二十終

抱朴子別旨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夫胎精固神與守元氣同但吳止出入之息可也有  
常以生氣時以鼻引入口吐二分餘一分鼓口咽  
此氣令喉中郁然有聲此非胎元氣是服其麤氣也  
麤氣在腹與元氣不同居也非麤氣是喘息之氣也夫  
元氣雖至少而難散為有麤氣之出入也且呼吸由  
不欲自聞况咽有聲乎夫入三米麤則傷肺肺五藏之  
華蓋氣下先至肺也凡服元三米不隨麤而出入則無



有待氣生死之時也既鼓咽外氣入於元氣藏中所  
以返傷於人也夫人用力者甘用衆氣也謂衆物之  
氣飲食之品也且衆氣只能舉重致遠運體而已存  
之不能益人之壽去之不能使人短折何必禁閉也  
且用氣之術即麤氣也可以移山嶽決河海制虎豹  
縛賊盜故知衆氣不及麤氣麤氣可去之元氣不可  
令出也夫保氣者元氣也非血氣麤二氣若服元氣滿  
藏則麤氣自除即自以麤氣運動不必須衆氣也夫  
休絕者患其穀氣熏蒸五藏走以絕之今既修氣術  
則穀氣自除縱一日九食亦不能成患終歲不食亦  
不能羸困則知氣之道遠矣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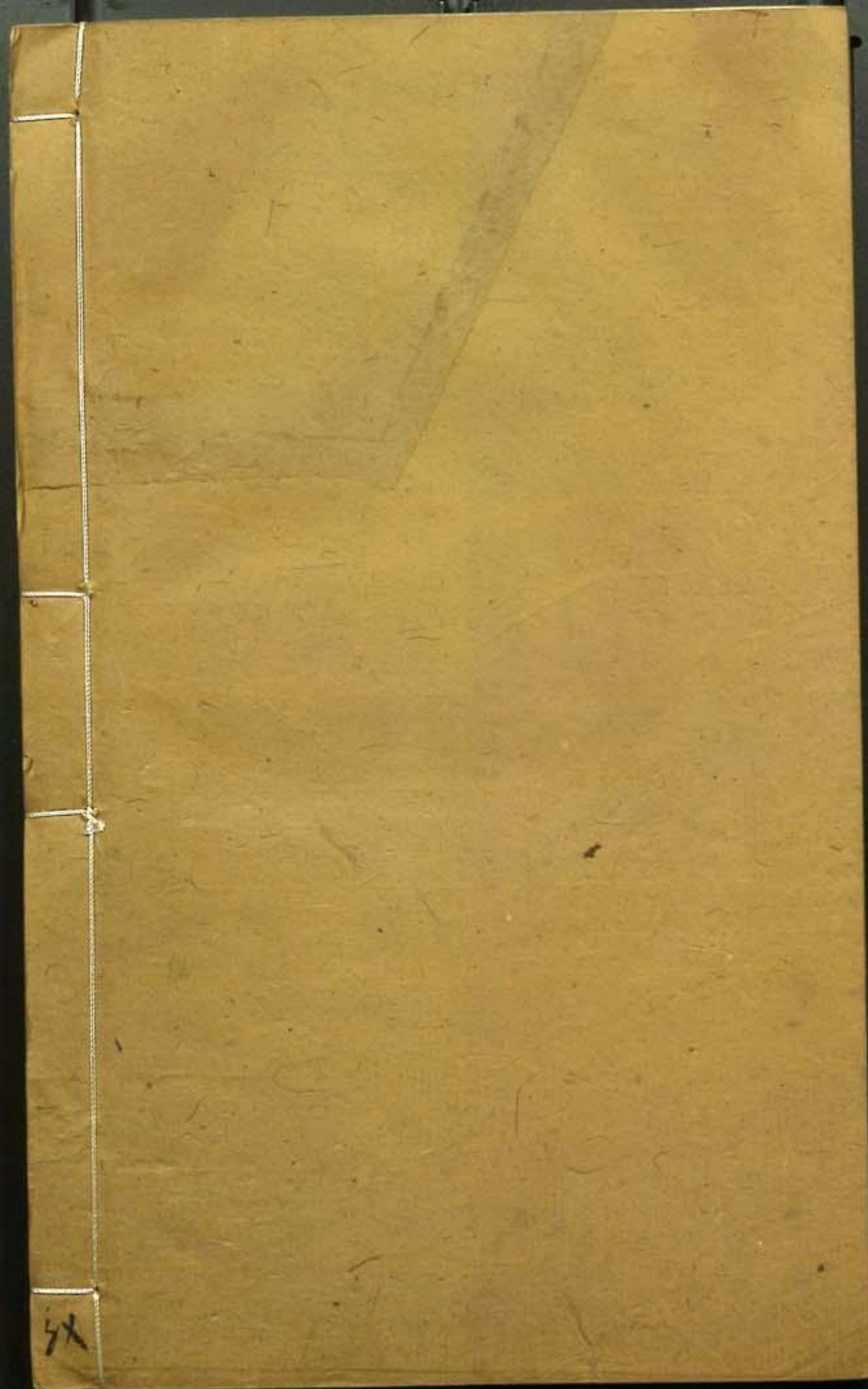
夫導引不在於立名象物粉繪表形著圖但無名狀  
也或伸屈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或躑躅或徐步或  
吟或息皆導引也不必每晨為之但覺身有不理則  
行之皆當閉氣節其氣衝以通也亦不待立息數待  
氣似極則先以鼻少引入然口吐出也緣氣閉既久  
則衝喉若不更引而便以口吐則氣一一麤而傷肺  
矣如此但疾愈則已不可使身汗有汗則受風以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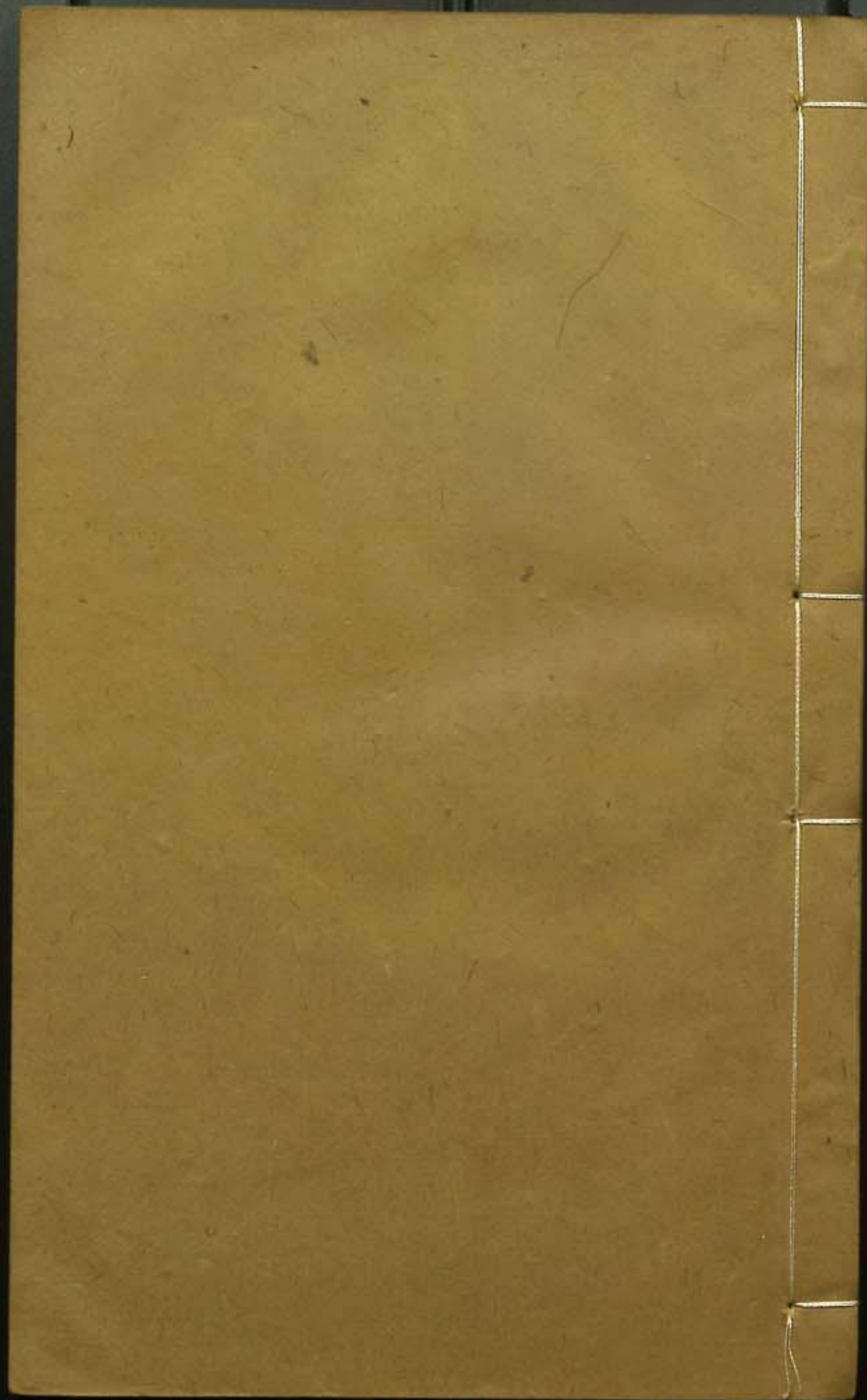
動故也凡人導引骨節有聲如不引則聲大聲小則筋緩氣通也夫導引療未患之患通不和之氣動之則百關氣暢閉之則三宮血凝實養生之大律祛疾之玄術矣

抱朴子別旨終











抱朴子外篇卷一

嘉遁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抱朴子曰有懷冰先生者薄周流之棲遑悲吐握之良苦讓膏壤於陸海爰躬耕乎斥鹵秘六奇以括囊含琳琅而不吐謚清音則莫之或聞掩輝藻則世不得覩背朝華於朱門保恬寂乎蓬戶絕軌躅於金張之間養浩然於幽人之什謂榮顯為不幸以玉帛為草土抗靈規於雲表獨違今而遂古庇峻岫之巍巍



藉翠蘭之芳茵漱流霞之澄液茹八石之精英思眇眇焉若居乎虹霓之端意飄飄焉若在乎倒景之鄰萬物不能攬其和四海不足汨其神於是有赴勢公子聞之慨然而歎曰空谷有項領之駿者孫陽之耻也太平遺冠世之才者賞真之貴也安可令俊民全其獨善之分而使聖朝乏乎元凱之用哉乃造而說曰徒聞振翅竦身不能凌厲九霄騰跚玄極攸叙彝倫者非英偉也今先生操立斷之鋒掩炳蔚之文玩圖籍於絕跡之藪括藻麗乎鳥獸之群陳龍章於晦

夜沈琳琅於重淵蟄伏於盛夏藏華於當春雖復下帷覃思殫毫騁藻幽贊太極闡釋元本言歡則本梗怡顏如巧笑語戚則偶象頰頤而滂沲抑輕則鴻羽沈於弱水抗重則玉石漂於飛波離同則肝膽為胡越合異則萬殊而一和切論則秋霜春肅溫辭則冰條吐葩摧高則峻極頽淪竦卑則淵池差我疵清則倚暗夜光救濁則立登黃河然不能沾芳惠於廢物著弘勲於皇家名與朝露皆晞體與蜉蝣並化忽崇高於聖人之寶忘川逝於大壑之嗟竊為先生不取



焉蓋聞大者天地其次君臣先聖憂時思行其道三月無君皇皇如也耻今聖主不與堯舜一致愍此黎民不可比屋而封故或負鼎而龍躍或扣角以鳳歌不須蒲輪而後動不待文王而後興潛初飛五與時消息進有攸往之利退無濡尾之累明哲以保身宣化以濟俗使夫承蘭風以傾柯濯清波以遺穢者若沈景之應朗鑒方圓之赴規矩故勲格上下惠沾八表夫有唐所以巍巍重華所以恭己西伯所以三分姬發所以革命桓文所以一匡漢高所以應天未有

不致群賢為六翮託豪傑為舟楫者也若令各守沈耳之高人執耦耕之分則稽古之化不建英明之盛不彰明良之歌不作括天之網不張矣故藏器者珍於變通隨時英逸者貴於吐奇撥亂若乃耀靈翳景於雲表則麗天之明不著哮虎韜牙而握爪則搏噬之捷不揚太阿潛鋒而不擊則立斷之勁不顯驥騄踠趾而不馳則追風之迅不形並默則子貢與喑者同口咸暝則雖朱與矇瞽不殊矣先生潔身而忽大倫之亂得意而忘安上之義存有關機之累沒無金



石之聲庸人且猶憤色何有大雅而無心哉夫繩舒則木直正進則邪涸有虐舉則四凶戮宣尼任則少卯梟猶震雷駭則磬鼓堙朝日出則螢燭幽也不極招魂之病則無以効越人之絕伎不辨多難之世則無以知非常之遠量高拱以觀溺非勿踐之仁也懷道以迷國非作者之務也若俟中唐殖占日之草朝陽繁鳴鳳之音郊跼獨角之獸野攢連理之林長旌卷而不懸干戈戢而莫尋少伯方將告退於成功孰能相擢乎陸沈哉深願先生不遠迷復哉於是懷冰

先生蕭然遐眺遊不天衢情神遼緬旁若無物俯而答曰嗚呼有是言乎蓋至人無為棲神冲漠不役志於祿利故害而不能加也不踞峙於險途故傾墜不能為患也藜藿不供而意佚於方丈齊編庸民而心歡於有土寢宜僚之舍閉干木之間攜莊萊之友治陋巷之居確岳峙而不拔豈有懷於卷舒乎以慾廣則濁和故委世務而不紆眄以位極者憂深故背勢利而無餘疑其貴不以爵也富不以財也侶雲鵬以高逝故不縈翮於鸞鼠以蓄武為厚誠故不改樂於



簞瓢且夫玄黃遐邈而人生倏忽以過隙之促託罔極之間迅乎猶奔星之暫見飄乎似飛矢之電經聊且優游以自得安能苦形於外物哉夫鳶不結網麟不墮羣相彼鳥獸猶知為患風塵之徒曾是未吝也若夫要離滅家以効功紀信赴燔以誑楚陳賈刎頸以證弟仲由投命而殖醢羸門伏劍以表心聶政感惠而屠殖荆卿絕臙以報燕樊公含悲而授首皆下愚之狂惑豈上智之攸取哉蓋厚祿者責重爵尊者神勞故漆園垂綸而不顧卿相之貴柏成操耜而不

屑諸侯之高羊說安乎屠肆楊朱吝其一毛僥求之徒昧乎可欲集不擇木仕不料世貪進不慮負乘之禍受任不計不堪之敗論榮貴則引伊周以救溺言亢悔則諱覆餗而不記伺河龍之睡而撥明珠居量表之寵而冀無患耽漏刻之安蔽必至之危無朝菌之榮望大椿之壽似蹈薄冰以待夏日登朽枝而須勁風淵魚之引芳餌澤雉之咽毒粒咀漏脯以充飢酣鴆酒以止渴也昔箕子覩象箸而流泣尼父聞偶葬而永歎蓋尋微以知著原始以見終然而闇夫蹈



機不覺何前識之至難而利欲之疾篤邪周成賢而信流言公旦聖而走南楚託鴟鴞以告悲賴金滕以僅免况能寤之主不世而一有不悅之謗無時而暫乏德不以激烈風而起斃禾事不以載珪璧而稱多才嗟泣靡及宜其然也夫漸漬之久則膠漆解堅浸潤之至則骨肉乖析塵羽之積則沉舟折軸三至之言則市虎以成故江充䟽賤非親於元儲後母假繼非密於伯奇而搗梗之誣滅父子之恩袖蜂之誑破天性之愛又况其他安可自必嗟乎伍員所以懷忠

而漂尸悲夫白起所以秉義而刎頸也蓋徹鑒所為寒心匠人之所眩惑矣又欲推短才以釐雷同仗獨是以彈衆非然不覩金雖克木而錐鑽不可以伐鄧林水雖勝火而升合不足以救焚山寸膠不能治黃河之濁尺水不能却蕭丘之熱是以身名並全者甚稀而先笑後號者多有也畏亢悔而貪榮之欲不滅忌毀辱而爭肆之情不遣亦猶惡濕而冰深淵憎影而不就陰穿舟而息漏猛爨而止沸者也夫七尺之骸稟之以所生不可受全而歸殘也方寸之心制之



在我不可放之於流遁也躬耕以食之穿井以飲之  
短褐以蔽之蓬廬以覆之彈詠以娛之呼吸以延之  
逍遙竹素寄情玄毫守常待終斯亦足矣且夫道存  
則尊德盛則貴隋珠彈雀智者不為何必須權而顯  
俟祿而飽哉且夫安貧者以無財為富甘卑者以不  
任為榮故幻安浮海而澄神胡子甘心於退耕逢比  
有令德之罪信布陷功大之刑一枝足以戢鸞羽何  
煩乎豐林潢洿足以泛龍鱗豈事乎滄海藜藿嘉於  
八珍寒泉旨於醯醢躡履美於赤舄緼袍麗於袞服

把槿安於杖鉞鳴條樂乎絲竹茅茨艷於丹楹采椽  
珍於刻楠登嵩峯為臺榭庇巖壑為華屋積篇章為  
敖吏寶玄談為金玉棄細人之近戀捐庸隸之所欲  
遊九臯以含歡遣智惠以絕俗同屈尺蠖藏光守璞  
表拙示訥知止常足然後咀嚙芝芳風飛雲浮晞景  
九陽附翬高遊仰棲梧桐俯集玄洲孰與銜轡而伏  
檻同被繡於犧牛哉赴勢公子曰夫入而不出者謂  
之耽寵忘退往而不及者謂之不仕無義故達者以  
身非我有任乎所值隱顯然語無所必固時止則止



時行則行束帛之集庭燎之舉則君子道長在天利  
見若運涉陽九讒勝之時則不出戶庭括囊勿用龍  
起鳳戢隨時之宜古人所以或避危亂而不肯入或  
色斯而不終日者慮巫山之失火恐芝艾之并焚耳  
方今聖皇御運世夷道泰仁及蒼生惠風遐邁威肅  
鬼方澤沾九裔儀坤德以厚載擬乾亨以高蓋神化  
則雲行雨施玄澤則煙煴汪濊四門穆穆以博延主  
思英逸以裨乂此乃千載所希值剖判之一會而先  
生慕嘉遁之偏枯不覺猶華之患害也務乎單豹之

養內未覩暴虎之犯外也是聞涉水之或溺則謂乘  
舟者皆敗以商臣之凶逆則謂繼體無類也懷冰先  
生曰聖化之盛誠如高論出處之事人各有懷故堯  
舜在上而箕顓有巢棲之客夏后御世而窮數有桎  
來之賢豈有慮於此險哉蓋各附於所安也是以高  
尚其志不仕王侯存夫爻象匹夫所執延州守節聖  
人許焉僕所以逍遙於丘園歛迹乎草澤者誠以才  
非政事器乏治民而多士雲起髦彥鱗萃文武盈朝  
庶事旣康故不欲復舉熠燿以廁日月之間拊甌甔



於洪鍾之側貢輕扇於堅冰之節銜裘鑪乎隆暑之  
月必見捐於無用速非時之巨咄若擁經著述可以  
全真成名有補未化若強所不堪則將顛沛惟咎司  
悔小孤故居其所長以全其所短耳雖無立朝之勲  
即戎之勞然切磋後生弘道養正殊塗一致非損之  
民也劣者全其一介何及於許由聖世恕而容之同  
曠於有唐不亦可乎赴勢公子勃然自失肅爾改容  
曰先生立言助教文討姦違標退靜以抑躁競之俗  
興儒教以救微言之絕非有出者誰叙彝倫非有隱

者誰誨童蒙普天率土莫匪臣民亦何必垂纓執笏  
者為是而樂飢餓門者可非乎失群迷乎雲夢者必  
須指南以知道並乎滄海者必仰辰極以得返今聞  
嘉訓乃覺其蔽請負衣冠策駑希驥汎愛與進不嫌  
擇焉



抱朴子外篇卷一終

抱朴子外篇卷二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逸民

抱朴子曰余昔遊乎雲臺之山而造逸民遇仕人在焉仕人之言曰明明在上總御八紘華夷同歸要荒服事而先生遊栢成之遐武混群伍於鳥獸然時移俗異世務不拘故木食山棲外物遺累者古之清高今之逋逃也君子思危於未形絕禍於方來無乃去張毅之內熱就單豹之外害畏盈抗慮忘亂群之近



憂避牛跡之淺峻而墮百仞之不測違濡足之泥涇  
投鑪冶而不覺乎逸民答曰夫銳志於離鼠者不識  
鵠虞之用心盛務於庭粒者安知鴛鸞之遠指猶焦  
螟之笑雲鵬朝菌之怪大椿坎蛙之疑海鼈并蛇之  
嗤應龍也子誠喜懼於勸沮焉識玄曠之高韻哉吾  
幸生於堯舜之世何憂不得此人之志乎仕人曰昔  
狂狷華士義不事上隱於海隅而太公誅之吾子沈  
遁不亦危乎逸民曰呂尚長於用兵短於為國不能  
儀玄黃以覆載擬海嶽以博納褒賢貴德樂育人才

而甘於刑殺不修仁義故其刼殺之禍明於始封周  
公聞之知其無國也夫攻守異容道貴知變而呂尚  
無烹鮮之術出致遠之御推戰陳之法言高尚之士  
可謂賴甲冑以完刃又兼之浮泳以射疋之儀又望  
求之於准的者也夫傾廢鳥之巢則靈鳳不集瀝魚  
鼈之池則神虬遐逝剝凡獸之胎則麒麟不峙其郊  
害一介之士則英傑不踐其境呂尚創基垂統以示  
後人而張苛酷之端開殘賊之軌適足以驅俊民以  
資他國逐賢能以遺讎敵也去彼市馬骨以致駿足



軾陋巷以退秦兵者不亦遠乎子謂呂尚何如周公  
乎仕人曰不能審也逸民曰夫周公大聖以貴下賤  
吐哺握髮懼於失人從白屋之士七十人布衣之徒  
親執贄所師見者十人所交者十有二人皆逼以在  
朝也設令呂尚居周公之地則此等皆成市朝之暴  
尸而溝澗之腐齒矣唐堯非不能致許由巢父也虞  
舜非不能脅善卷石戶也夏禹非不能逼柏成子高  
也成湯非不能錄卞隨務光也魏文非不能屈于木  
也晉平非不能吏期唐也然復而肆之貴而重之豈

六君之劣弱也誠以百行殊尚默默難齊慕尊賢之  
美稱耻賊善之醜迹取之不足以增威放之未憂於  
官曠從其志則可以闡弘風化熙隆退讓厲苟進之  
貪夫感輕薄之冒昧雖器不益於旦夕之用才不周  
於立朝之俊不亦愈於脅肩低眉諂媚權右提贊懷  
貨宵征同塵爭津競濟市買名品棄德行學問之本  
赴雷同比周之末也彼六君尚不肯言以受隱士  
寧肯加之鋒刃乎聖賢誠可師者呂尚居然謬矣漢  
高帝雖細行多闕不涉典藝然其弘曠恢廓善忍多



容不繫近累蓋豁如也雖飢渴四皓而不逼也及太子卑辭致之以為羽翼便敬德矯情惜其大者發黃鵠之悲歌杜婉安之覬覦其珍賢貴隱如此之至也宜其以布衣而君四海其度量蓋有過人者矣且夫呂尚之殺狗華者在於恐其沮衆也然俗之所患者病乎躁於進趨不務行業耳不苦於安貧樂賤者之太多也假令隱士徃徃屬目至於情掛勢利志無止足者終莫能割此常慾而慕彼退靜者也開闢已降非少人也而亡當遺貴之士猶不能居萬分之一仲

尼親受業於老子而不能修其無為子貢與原憲同門而不能模其清苦四凶與巢由同時王莽與二龔共世而不能效也凡民雖復咎督之危辱之使追狗華猶必不肯乃當憂其壞俗邪呂尚思不及此以軍法治平世枉害賢人酷誤已甚矣賴其功大不便以至顛沛耳且呂尚之未遇文王也亦曾隱於窮賤凡人易之老婦逐之膏肓不售屠釣無獲曾無一人慕之其避世也何獨慮狗華之沮衆邪設令殷紂以尚逃遁收而斂之尚臨死豈能自謂罪所應邪魏武帝



亦刑法嚴峻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孔明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汙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妄矣紛擾日乂求競成俗或推貨賄以龍躍或階黨援以鳳起風成化習大道漸蕪後生昧然儒訓遂堙將為立身非財莫可苟有卓然不群之士不出戶庭潛志味道誠宜優訪以興謙退也夫使孫吳荷戈一人之力耳用其計術則賢於萬夫今令大儒為吏不必切事肆之山林則能陶冶童蒙闡弘禮敬何必服巨象使捕鼠

韓鸞也

則鍾鼎鐫其聲若乃零淪藪澤空生徒死

亦安足貴乎逸民答曰子可謂守培塿玩孤丘未登閬風而臨雲霓翫滢汀游潢沔未浮南溟而涉天漢凡所謂志人者不必在乎祿位不必須乎勛伐也太上無已其次無名能振翼以絕群騁迹以絕軌為常人所能為割近才所不能割少多不為凡俗所量恬粹不為名位所染淳風足以濯百代之穢高操足以激將來之濁何必紆朱曳紫服冕乘輅被犧牛之文繡吞詹何之香餌朝為張天之炎熱夕成冰冷之



委灰夫斥鷃不以蓬榛易雲霄之表王鮪不以幽岫  
賀滄海之曠虎豹入廣廈而懷悲鴻鷄登嵩巒而含  
感物各有心安其所長莫不泰於得意而慘於失所  
也經世之士悠悠皆是一日無君惶惶如也譬猶藍  
田之積王鄧林之多材良工大匠肆意所用亦何必  
棲魚而沈鳥哉嘉遁高蹈先聖所許或出或處各從  
攸好蓋士之所貴立德立言若夫孝友仁義操業清  
高可謂立德矣窮覽墳索著述粲然可謂立言矣夫  
善卷無治民之功未可謂之減於俗吏仲尼無攻伐



之勛不可以爲不及於韓白矣身名並全謂之爲上  
隱居求志先民嘉焉夷齊一介不合變通古人嗟嘆  
謂不降志辱身不降者明隱逸之爲高也不辱者知  
羈繫之爲污也聖人之清者孟軻所美亦云天爵貴  
於印綬志脩遺榮孫卿所尚道義旣必可輕王公而  
世人所畏唯勢所重唯利盛德身滯便謂庸人器小  
任大便爲高士或有乘危冒險投死忘生棄遺體於  
萬仞之下邀榮華乎一朝之間比夫輕四海愛脰毛  
之士何其緬然邪仕人曰潛退之士得意山澤不荷



世貴蕩然縱肆不爲時用嗅祿利誠爲天下無益之物何如逸民答曰夫麟不吠守鳳不司晨騰黃不引犁尸祝不治庖也且夫揚大明乎無外宣嫗煦之和風者日也耀華燈於閑夜治金石以致用者火也天下不可以經時無日不可以一旦無火然其大小不可同也江海之外彌綸二儀升爲雲雨降成百川而朝夕之用不及累仞之井灌田溉園未若渠溝之沃拔其巨細孰爲曠哉桀紂帝王也仲尼陪臣也今見比於桀紂則莫不怒焉見擬於仲尼則莫不悅焉

爾則貴賤果不在位也故孟子云禹稷顏淵易地皆然矣宰予亦謂孔子賢於堯舜遠矣夫匹庶而鈞稱於王者儒生高極乎唐虞者德而已矣何必官哉且夫交靈升於造化運天地於懷抱恢恢然故不棲於心術芒芒然寵辱不汨其純白流俗之所欲不能染其神近人之所惑不能移其志榮華猶贅疣也萬物猶蜩翼也若然者豈肯詰屈其支體俯仰其容儀挹酌於其所不喜脩索於其所棄遺怡顏以取進曲躬以避退恐俗人之不悅感我身之凌遲屈龍淵為錐



鑽之用抑靈鼓為鼙鼙之音推黃鉞以適鈇鉞之持  
撓華旗以入林杞之下乎古公杖策而捐之越翳入  
穴以逃之季扎退耕以委之老萊灌園以遠之從其  
所好莫與易也故醇而不雜斯則富矣身不受役斯  
則貴矣若夫剖符有土所謂祿利耳非富貴也且夫  
官高者其責重功大者人忌之獨有貧賤莫與我爭  
可得長寶而無憂焉濯裘布被拔葵去織狔不掩豆  
菜肴糲食又獲逼下邀偽之譏樹塞反坫三歸王食  
襍侯之富安昌之泰則有僭上滂濁之累未若

典文吐故納新求飽乎耒耜之端索緼乎杼軸之間  
腹仰河而已滿身集一枝而餘安萬物芸芸化為埃  
塵矣饘粥餬口布褐緼袍淡泊肆志不憂不喜斯為  
尊樂喻之無物也夫仕也者欲以為名邪則脩毫可  
以洩憤懣篇章可以寄姓字何假乎良史何煩乎鑱  
鼎哉孟子不以矢石為功楊雲不以治民益世求仁  
而得不亦可乎仕人又曰隱遁之士則為不臣亦豈  
宜居君之地食君之穀乎逸民曰何謂其然乎昔顏  
回死魯定公將躬弔焉使人訪仲尼仲尼曰凡在邦



內皆臣也定公乃升自東階行君禮焉由此論之率土之濱莫匪王臣可知也在朝者陳力以秉廢事山林者脩德以厲貪濁殊塗同歸俱人臣也王者無外天下為家日月所照雨露所及皆其境也安得懸虛空食咀流霞而使之不居乎地不食乎穀哉夫山之金玉水之珠貝雖不在府庫之中不給朝夕之用然皆君之財也退士不居肉食之列亦猶山水之物也豈非國有乎許由不竄於四海之外四皓不走於八荒之表也故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干木不荷戈戍

境築壘疆場而有蕃魏之功今隱者繁行蓬華之內以詠先王之道使民知退讓儒墨不替此亦堯舜之所許也昔夷齊不食周粟鮑焦死於橋上彼之硜硜何足師表哉昔安帝以玄纁王帛聘周彥祖桓帝以玄纁王帛聘韋休明順帝以玄纁王帛聘楊仲宣就拜侍中不到魏文帝徵管幼安不至又就拜光祿勳竟不到乃詔所在常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桓帝玄纁王帛聘徐孺子就拜太原太守及東海相不到順帝以玄纁王帛聘樊季高不到乃詔所在常以八



月致羊一口酒二斛又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獻帝  
時鄭康成州辟舉賢良方正茂才公府十四辟皆不  
就公車徵左中郎博士趙相侍中大司農皆不起昭  
帝公車徵韓福到賜帛五十疋及羊酒法高卿再舉  
孝廉本州五辟公府八辟九舉賢良博士三徵皆不  
就桓帝以玄纁王帛安車輅輪聘韓伯休不到以玄  
纁王帛安車輅輪聘姜伯雅就拜太中大夫健為太  
守不起然皆見優重不加威辟也若此諸帝褒隱逸  
之士不謬者則呂尚之誅華士為凶酷過惡斷可知  
矣仕人乃悵然自失慨爾永歎曰始悟超俗之理非  
庸瑣所見矣



抱朴子外篇卷三終

抱朴子外篇卷三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勗學

抱朴子曰夫學者所以清澄性理簸揚埃穢雕鍛鑛璞礱鍊屯鈍啓導聰明飭染質素察往知來博涉勸成仰觀俯察於是乎在人事王道於是乎備進可以為國退可以保己是以聖賢罔莫孜孜而勤之夙夜以勉之命盡日中而不釋飢寒危困而不廢豈以有求於當世哉誠樂之自然也夫斲削刻畫之薄伎射



御騎乘之易事猶湏慣習然能後善况乎人理之曠  
道德之遠陰陽之變鬼神之情緬邈玄奧誠難生知  
雖云色白匪染弗麗雖云味甘匪和弗美故瑤華不  
琢則耀夜之景不發丹青不治則純鈞之勁不就火  
則不鑽不生不刃不熾水則不決不流不積不深故  
質雖在我而成之由彼也登閭風捫晨極然後知井  
谷之閭隘也披七經玩百氏然後覺面牆之至困也  
夫不學而求知猶願魚而無網焉心雖勤而無獲矣  
廣傳以窮理猶順風而託焉體不勞而致遠矣粉黛

至則西施以加麗而宿瘤以藏醜經術深則高才者  
洞逸鹵鈍者醒悟文梓干雲而不可名臺榭者未加  
班輸之結構也天然爽朗而不可謂之君子者不識  
大倫之臧否也欲超千里於終朝必假追影之足欲  
凌洪波而遐濟必因艘楫之器欲見無外而不下堂  
必由之乎載籍欲測淵微而不役神必得之乎明師  
故朱綠所以改素絲訓誨所以移蒙蔽披玄雲而揚  
大明則萬物無所隱其狀矣舒竹帛而考古今則天  
地無所藏其情矣况於鬼神乎而况於人事乎泥涅



可令齊堅乎金玉曲木可攻之以應繩墨百獸可教之以戰陳畜牲可習之以進退沈鱗可動之以聲音機石可感之以精誠又況乎含五常而稟最靈者哉低仰之駟教之功也驚擊之禽習之馴也與彼凡馬野鷹本實一類此以飭貴彼以質賤運行潦而勿輟必混流乎滄海矣崇一簣而弗休必鈞高乎峻極矣大川滔濊則虬螭群游日就月將則德立道備乃可以止夢乎丘旦何徒解桎乎困蒙哉昔仲由冠雞帶犴霍珥鳴蟬杖劍而是拔白而舞盛稱南山之勁竹

欲任拙強之自然尼父善誘染以德教遂成升堂之生而登四科之哲子張鄙人而灼聚凶猾漸漬道訓成化名儒乃抗禮於王公豈直免於庸陋以是賢人悲寓世之倏忽疾泯沒之無稱感朝聞之弘訓悟通微之無類懼將落之明戒覺罔念之作狂不飽食以終日不棄功於寸陰鑒逝川之勉志悼過隙之電速割遊情之不彊損人間之末務洗憂貧之心遣廣願之穢息畋獵博奕之遊戲矯晝寢坐睡之懈怠知徒思之無益遂振策於聖途學以聚之問以辯之進德



脩業溫故知新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石篇仲尼天縱而韋編三絕墨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門倪寬帶經以芸鉏路生截蒲以寫書黃霸抱桎梏以受業甯子勤夙夜以倍功故能究覽道奧窮測微言觀萬古如同日知八荒若戶庭考七耀之盈虛步三五之變化審盛衰之方來驗善否於既往料玄黃於掌握甄未兆以如成故能盛德大業冠於當世清芳令問播于罔極也且夫聞商羊而戒浩瀆訪鳥祭而洽東肅諮萍實而言色味訊土狗而識墳羊披靈

寶而知山隱因折俎而說專車瞻離畢而分陰陽之候由冬蠡而覺閏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夫童謠猶助聖人之耳目豈况墳索之弘博哉才性有優劣思理有脩短或有夙知而早成或有提耳而後喻夫速悟時習者驥騄之脚也遲解晚覺者鷦鷯之翼也彼雖尋飛絕景止而不行則步武不過焉此雖咫尺以進往而不輟則山澤可越焉明暗之學其猶茲乎蓋少則志一而難忘長則神放而易失故修學務早及其精專習與性成不異自然也若乃絕倫之器



盛年有故雖失之於暘谷而收之於虞淵方知良田之晚播愈於卒歲之荒蕪也日燭之喻斯言當矣世道多難儒教淪喪文武之軌將遂凋墜或沈溺於聲色之中或驅馳於競逐之路孤貧而精六藝者以游夏之資而抑頓乎九泉之下因風而附鳳翼者以駕庸之質猶迴遑乎霞霄之表舍本逐末者謂之勤修庶幾擁經求己者謂之陸沈迂闊於是莫不蒙塵觸雨戴霜履水懷黃握白提清絜肥以赴邪徑之近易規朝種而暮穫矣若乃下帷高枕遊神九典精義願

隱味道居靜確平建不拔之操揚青於歲寒之後不揆世以投迹不隨衆以萍漂者蓋亦鮮矣汲汲於進趨悒悶於否滯者豈能舍至易速達之通塗而守其難必窮之塞路乎此川上所以無人子衿之所為作愍俗者所以痛心而長慨憂道者所以含悲而頽思也夫寒暑代謝否終則泰文武迭貴常然之數也冀群寇畢滌中興在今七耀遵度舊邦惟新振天惠以廣掃鼓九陽之洪爐運大鈞乎皇極開玄模以軌物陶冶庶類匠成翹秀蕩汰積埃革邪反正戢干戈蠹



弓矢興辟雍之庠序集國子修文德發金聲振玉音  
降風雲於潛初旅束帛乎丘園令抱翼之鳳奮翮於  
清虛頂領之駿騁迹於千里使夫含章抑鬱窮覽洽  
聞者申公伏生之徒發玄纁登蒲輪吐結氣陳立素  
顯其身行其道俾聖世迪唐虞之高軌馳升平之廣  
塗玄流沾於九垓惠風被乎無外五刑厝而頌聲作  
和氣洽而嘉穰生不亦休哉昔秦之二世不重儒術  
舍先聖之道習刑獄之法民不見德唯戮是聞故惑  
而不知反迷之路敗而不知自救之方遂墮墜於雲  
霄之上而罄粉乎不測之下惟尊及卑可無貶乎



抱朴子外篇卷三終

抱朴子外篇卷四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崇教

抱朴子曰澄視於秋毫者不見天文之煥炳肆心於  
細務者不覺儒道之弘遠翫鮑者忘蒞蕙迷大者不  
能及夫受繩墨者無枉剡之木染道訓者無邪僻之  
人飭治之術莫良乎學學之廣在於不倦不倦在於  
固志志苟不固則貧賤者汲汲於營生富貴者沈淪  
於逸樂是以遐覽淵博者曠代而時有面牆之徒比



肩而接武也若使素士則晝躬耕以鋤口夜薪火以修業在位則以酣宴之餘暇時遊觀於勸誡則世無視內游夏不乏矣亦有飢寒切已藜藿不給膚困風霜口乏糟糠出無從師之資家有暮旦之急釋耒則農事廢執卷則供養虧者雖闕學業可恕者也所謂千里之足困於鹽車之下赤刀之鏝不經歐冶之門者也若夫王孫公子優游貴樂婆娑綺紈之間不知稼穡之艱難目倦於玄黃耳疲乎鄭衛鼻饜乎蘭麝口爽於膏粱冬沍貂狐之緼麗夏縝紗縠之翩飄出

驅慶封之輕軒入宴華房之粢蔚飭朱翠於楹桷積無己於篋匱陳妖冶以娛心酒醺醪以沈醉行為會飲之魁坐為博奕之帥省文章既不曉覩學士如草芥口筆之平典據牽引錯於事類劇談則方戰而已屈臨疑則生老而憔悴雖菽麥之能辯亦奚別乎瞽瞍哉

抱朴子曰蓋聞帝之元儲必入太學承師問道齒於國子者以知為臣然後可以為君知為子然後可以為父也故學立而仕不以政學操刀傷割鄭喬所歎



觸情縱欲謂之非人而貴游子弟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憂懼之勞未嘗經心或未免於襁褓之中而加青紫之官纔勝衣冠而居清顯之位操殺生之威提黜陟之柄榮辱決於與奪利病感於唇吻愛惡無時暫乏毀譽括厲於耳嫌疑象類似是而非因機會以生無端藉素信以設巧言交構之變千端萬緒巧筭所不能詳毫墨所不能究也無術學則安能見邪正之真偽具古今之行事自悟之理無所感假能無傾巢覆車之禍乎先哲居高不敢忘危愛子欲

教之義方雕琢切磋弗納於邪偽選明師以象成之擇良友以漸染之督之以博覽示之以成敗使之察往以悟來觀彼以知此驅之於直道之上歛之乎檢括之中慄乎若跟掛於萬刃慄然有如乘奔以履氷故能多遠悔吝保其貞吉也昔諸竇蒙道教之福霍禹受率意之禍中山東平以好古而安燕刺由面牆而危前事不忘今之良鑒也湯武染乎伊呂其興勃然辛癸染乎推崇其亡忽焉明友師傳尤宜精簡必取寒素德行之士以清苦自立以不群見憚者其經



術如仲舒柄榮者強且若龔遂王吉者能朝夕講論忠孝之至道正色證存亡之軌迹以洗濯垢涅閑邪矯枉宜必抑情遵憲法入德訓者矣漢之末世吳之晚年則不然焉望冠蓋以選用任朋黨之華譽有師友之名無拾遺之實匪唯無益乃反為損故其所講說非道德也其所貢進非忠益也唯在於新聲艷色輕體妙手評歌謳之清濁理管絃之長短相狗馬之勦驚議遨遊之處所比錯塗之好惡方雕琢之精麤校彈棊樗蒲之巧拙計漁獵相陪之勝負品藻妓妾

之妍蚩指摘衣服之鄙野爭騎乘之善否論弓劍之踈密招奇合異至於無限盈溢之過日增月甚其談宮殿則遠擬瑤臺瓊室近効阿房林光以千門萬戶為局促以昆明太液為淺陋笑茅茨為不肖以土堦為朴駭民力竭於功役儲蓄靡於不急起土山以淮嵩霍決渠水以象九河登凌霄之華觀闔雲際之綺窗淫音譟而惑耳羅袂揮而亂目濮上比里迭奏迭起或號或呼俾晝作夜流連於羽觴之間沈淪乎絃節之側或建翠翳之青葱或射勇禽於郊坰馳輕足



於峻峻之上暴僚隸於盛日之下舉火而往乘星而返機事廢而不修賞罰棄而不治或浮文艘於滉漾布密網於綠川垂香餌於漣潭縱權歌於清淵飛高繳以下輕鴻引沈綸以援潛鱗或結且罟於林麓之中合重圍於山澤之表列丹旌於豐草肆逸騎於平原縱盧獵以噬狡獸飛輕鷁以鷙翔禽擊殪狂兇長戟斃熊虎如此既彌年而不狀歷載而無已矣而又加之以四時請會祖送慶賀要思數之密密接軌贊之嘉賓人間之務密勿罔極是以雅正稍遠遨逸

漸篤其去儒學緬乎邈矣能獨見崇替之理自拔淪弱之中舍敗德之峻塗履長世之大道者良甚鮮矣嗟乎此所以保國安家者至稀而傾撓泣血者無算也今聖明在上稽古濟物堅隄防以杜決溢明褒貶以彰勸沮想宗室公族及貴門當年必當競尚儒術搏節藝文釋老莊之意不急精六經之正道也



抱朴子外篇卷四終

抱朴子外篇卷五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君道

抱朴子曰清玄剖而上浮濁黃判而下沈尊卑等威  
於是乎著往聖取諸兩儀而君臣之道立設官分職  
而雍熙之化隆君人者必修諸已以先四海去偏黨  
以平王道遺私情以標至公擬宇宙以籠萬殊真偽  
既明於物外矣而兼之以自見聽受既聰於接來矣  
而加之以自聞儀決水以進善鈞絕絃以黜惡招德



塞違庸親昵賢使規盡其圓矩竭其方繩肆其直斤  
効其斲器無量表之任才無失授之用考名責實屢  
省勤恤樹訓典以示民極審褒貶以彰勸沮明檢齊  
以杜僭濫詳枉直以違晦吝其與之也無叛理之幸  
其奪之也有百氏之拚匠之以六藝軌之以忠信蒞  
之以慈和齊之以禮刑揚仄陋以伸沈抑激清流以  
澄臧否使物無詭道事無非分立朝牧民者不得侵  
官越局推轂即戎者莫敢憚危顧命悅近以懷遠修  
文以招攜阜百姓之財粟闡進德之廣塗杜機偽之

繁務則明罰勅法哀敬折獄淳化治則匿瑕藏疾五  
教在寬外惣多士於文武內建維城之穆屬使親踈  
相持尾為身幹枝雖茂而無傷本之憂流雖盛而無  
背源之勢石磐岳峙式遏覬覦見三苗之傾殄則知  
川源之未可恃也覩翳幽之不守則覺巖嶮之不足  
賴也夫江漢猶存而強楚虜辱劒閣自如而子陽亦  
族四岳三塗實不一姓金城湯池未若人和守在海  
外匪山河也是以賢君抱懼不足而改過恐有餘謀  
當計得猶思危而弗休焉戰勝地廣猶戒盈而夕惕



焉象渾穹以遐燾式坤厚以廣載運重光以表微致  
遠思乎未兆資春景以嫗煦軌秋霜以肅物訓諮以  
校同異平衡以銓群言虛已以盡下情推功以勸將  
來御之以術則終始可竭也整之以度則參差可齊  
也疑若閬風之渡霄而諸下不得以輕重料焉竊若  
玄淵之萬仞則近不能以少多量焉然則君之流源  
不窮而百僚之才力畢陳矣我之涯畔無外而彼之  
斤兩可限矣發號吐令則輶若震霆之激響而不為  
邪辯改其正畫法創制則炳若七曜麗天而不以愛

惡曲其情宏略遠覃則藹若密雲之高結居貞成務  
則確若萬仞之根地料倚伏於未萌之前審毀譽於  
巧言之口不使敦朴散於雕偽不使一體澆於二端  
雖能獨斷必博納乎衆莠雖務含弘必清耳於浸潤  
民之飢寒則哀彼貴此百姓有罪則謂之在予嘉祥  
之臻則念得神之祐或逢天之怒則思桑林之引咎  
不吝改絃於宜易之調不耻及迷於朝過之塗虎眚  
以警密麟趾以接疏路無擊壤之叟則羞聞和音之  
作民有不粒之匱則媿臨方文之膳處飛閣之概天



則懼役夫之勞瘁茹柔嘉之肯脆則憂敬授之失時  
聆管絃之宴羨則戚逸樂之有過瞻藻麗之采粲則  
慮賦歛之慘烈遵放勛之麤裘往衛文之大帛追有  
夏之卑宮識露臺之不果鑒章華之召災悟阿房之  
速禍誥誓則念依時之失信耽玩則覺褒姒之惑我  
征伐則量力度時不令百里有號泣之憤誅戮則遺  
情任理不使鵠夷有抱枉之魂鑒操彤之杜伯推人  
立之呼豕廢適則戒晉獻之巨惑立廢則念劉表之  
殄祀蒐畋則樂失獸而得士識弛網而悅遠偏愛則

慮袖蜂之謗巧飛鸞之專寵獨任則悟鹿馬之作威  
恭顯之惡直納策則思漢祖之吐哺孝景之誅錯旨  
甘之進則疏儀狄容悅姑息則沈欒激除蒸子之諂  
親放麋之仁鑒白龍以輟輕脫觀羸以節無饜防人  
覩之變於六宮之中止汗血之求於絕域之外除惡  
犬以遏酒酗之患市馬骨以招追風之駿軾怒鼃以  
勸勇避螳螂以厲武聆詹會之讜言容保申之正直  
剔腹背無益之毛攬六翮凌虛之用烹如簧以謚司  
原之箴折菀渚以迪梁伯之美放丹姬以弭婉孌之



迷退子瑕以杜餘桃之惑藏淵中之魚操利器之柄  
勿憚徒薪之煩以省焦爛之費鼓廉耻之陶冶明考  
試之準的怒不越法以加害喜不踰憲以厚遺割情  
於所愛而有犯者無赦採善於所憎而有勞者不遺  
傾下以納忠聞逆耳而不諱廣乞言於誹謗雖委抑  
而不距掩細瑕而錄大用忘近惡而念遠功使夫曹  
翽孟明有修來之効魏尚張敞立雪耻之績射鈎之  
賊臣著匡合之弘勲釋縛之左車吐止戈之高策則  
鵠巢化為鴛鴦邪偽變成忠貞芳穎秀於丘鹵夜光

起乎泥濘剡銳載胥九功允諧西面逡巡以延師友  
之才尊事老叟以敦孝悌之行是以淵蟠者仰赴山  
棲者俯集炳蔚內弼號闡外御政得於上而物傾於  
下惠發乎邇而澤邁乎遠明哲宣力於攸蒞黔庶讓  
畔於藪澤爾乃蠲滋章之云令振太和之清風蒲輪  
玉帛以抽丘園之俊民元凱畢集以究論道之損益  
減牧羊之多人及不酷之一至醇張仁讓之闡杜華競  
之津旌義正之操弘道素之格使附德者若潛萌之  
悅甘雨見歸者猶行潦之赴大川黎民安之若綠葉



之綴脩柯左衽仰之若衆星之繫北辰是以七政不  
亂象於玄極寒溫不謬節而錯集四靈備覲芝華灼  
粲甘露淋漉以霄墜嘉穗婀娜而盈箱丹旌逐於神  
潢玄厲拘於廣朔百川無沸騰之異南箕謚偃禾之  
暴物無詭時之凋人無嗟慨之響囹圄虛陳五刑寢  
厝正朔所不加冕紳所不暨氈裘皮服山棲海竄莫  
不含歡革面感和重譯靈禽貢於彤庭瑤環獻自西  
極負首遽善猶氤氲之順勁風要荒承指若響亮之  
和絕音誠升降之盛致三五之軌躅也故能固廟桃

於罔極繁本枝乎百世矣夫根深則末盛矣下樂則  
上安矣馬不調造父不能超千里之迹民不附唐虞  
不能致同天之美馬極則變態生而傾僂惟憂矣民  
困則多離叛其禍必振矣可不戰戰以待旦乎可不  
慄慄而慮危乎人主不澄思於治亂不深鑒於亡徵  
雖目分百尋之秋毫耳精八音之清濁文則琳琅墮  
於筆端武則鈎銘居額切摧於指掌心苞萬篇之誦口  
播濤波之辯猶無補於土崩不救乎瓦解也何者不  
居其大而務其細滯乎下人之業而闕元本之端也



誠能事過乎儉臨深履冰居安不忘乘奔之戒處存  
不廢慮亡之懼操綱領以整毛目握道數以御衆才  
韓白畢力以折衝蕭曹竭能以經國介一人也心致  
其果毅謀夫協思進其長筭則人主雖從容王房之  
內逍遙雲閣之端羽爵腐於甘醪樂人疲於拚儻猶  
可以垂拱而任賢高枕必貢成何必居茅茨之狹陋  
食薄味之大羹躬監門之勞役懷損命之辛勤然後  
可以惠流蒼生道洽海外哉昏惑之君則不然焉其  
為政也或仁而不斷朱紫汎漫正者不賞邪者不罰

或苛猛慘酷或純威無厚刑過乎重不恕不逮根露  
基頽危猶巢幕而自比於天日擬固於泰山謂克明  
俊德者不難及小心翼翼者未足筭也於是無罪無  
辜淫刑以逞民不見德唯戮是聞官人則以順志者  
為賢擢才則以近習者為前上宰鼎列委之母后之  
族專斷顧問決之阿諂之徒所揚引則遠九族外親  
而不簡其器幹所信仗則在於瑣才曲媚而憎乎方  
直所抑退則從雷同而不察之以情所寵進則任美  
談而不考其績用掌要治民之官御戎專征之將或



貪污以壞所在矣或營私以亂朝廷矣或懦弱以敗  
庶事矣或恒怯以失軍利矣終於不覺不忍黜斥猶  
加親委冀其晚効器小任大遂及於禍良才遠量無  
援之士或披褐而朝隱或沈淪於窮否懷道括囊展  
力莫由陵替之災所以多有也又經典規戒弗聞不  
覽玩弄褻宴是耽是務高樓觀而下道德廣苑囿而  
狹招納深池沼而淺恩信悅狗馬而惡謇諤貴珠玉  
而賤智略豐綺紈而約惠澤緩振濟而急聚斂勤畋  
弋而忽稼穡重蕪并而輕民命進優倡而退儒雅厚

嬖幸而薄戰士流聲色而忘庶事先酣遊而後聽斷  
數苦役而踈犒賜工造費好不急之器圈聚食肉靡  
穀之物然則危亡不可以怨天微弱不可以尤人也  
夫吉凶由已湯武豈一哉昔周文掩耒埋之骨而天  
下稱其仁殷紂剖比干之心而四海疾其虐望在具  
瞻毀譽尤速得失之舉不在多也凡譽重則蠻貊歸  
懷而不可以虛索也毀積即華夏離心而不可以言  
救也是以小善雖無大益而不可不為細惡雖無近  
禍而不可不去也若乃肆情縱欲而不與天下共其



樂故有憂莫之恤也削基增峻而不覺下墮則上崩  
故傾頽莫之扶也於是轡策去於我手神物假而不  
還力勤財匱民不堪命衆怨於下天怒於上田成盜  
全齊於帷幄姬昌取有二於西鄰陳吳之徒奮劍而  
大呼劉項之倫揮戈而颯駭雲梯乘於百雉之上皓  
刃交於象魏之下飛鋒內荐禁兵外潰而乃憂悲以  
思邈世之大賢擁篲以延巖棲之智士慕伊呂於蒿  
岫招孫吳於草萊拜昌言而無所思嘉弄而莫問猶  
大厦旣燔而運水於滄海洪潦凌室而造船於長洲  
矣夫巍巍之稱不可驕吝構而東嶽之封未易以恣  
欲修也上至薰策載馳猶懼不逮前而庸主緩步按  
轡而自以為過之或於安而思危或在嶮而自逸或  
功成治定而匪怠匪荒或綴旒累卵而不覺不寤不  
有辛癸之沒弱局用貴欽明之高濟哉念茲在茲庶  
乎庶乎



抱朴子外篇卷五終

抱朴子外篇卷六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臣節

抱朴子曰昔在唐虞稽古欽明猶俟群后之翼亮用  
臻巍巍之成功故能熙帝之載庶績其凝四門穆穆  
百揆時序蠻夷無猾夏之變阿閣有鳴鳳之巢也喻  
之元首方之股肱雖有尊卑之殊翬實若一體之相  
賴也君必度能而授者備乎覆餗之敗臣必量才而  
受者故無流放之禍夫如影如響俯伏惟命者偷容



之尸素也違令犯顏蹇蹇匪躬安上之民翰也先意承指者佞諂之徒也匡過弼違者社稷之體也必將伏斧鑕而正諫據鼎鑊而盡言忠而見疑諍而不得者待放可也必死無補將增主過者去之可也其動也匪訓典弗據焉其靜也匪憲章弗循焉請託無所容申繩不顧私明刑而不濫乎所恨審賞而不加乎附已不專命以招權不含洿而談繁進思盡言以攻言推賢而不蔽夙興夜寐感庶事之不康也儉躬約志若策奔於薄冰也約謀貢士不宣之於口非

謬退念

義之利不棲之乎心立朝則以砥矢為操居已則以羔羊為節當危值難則忘家而不顧命擗衡執銓則平懷而無彼此儀蕭公之宇宙羨張陳之畫竒追周全之盡規准二鮑之直視蹈嬰弘之節儉執恬毅之守終甘此離絕炙身之分戒彼韓英失忠之禍出不辭勞入不數功歸勲引過讓以先下專誠祗慄恒若天威之在顏也宵夙虔竦有如湯鑊之在側也召荷寄託則以伊周為師表宣力四方則以吉召為軌儀送往事君則竭忠貞而不迴搏噬干紀則若鷹鷂之



驚鳥雀蕃扞墻場則慕魏絳李牧之高蹤蒞衆撫民則希文翁信臣之德化夫忠至者無以為國况懷智以迷上乎義督者滅祀而無憚况黜辱之敢辭乎故能保勞貴以顯親託良哉於與歌昆吾彝器能者鐫勲臯陶后稷亦何人哉

抱朴子曰人臣勲不弘則耻俸祿之虛厚也績不茂則羞爵命之妄高也履信思順天人攸贊畏盈居謙乃終有慶舉足則蹈道度抗手則奉繩墨褒崇雖淹留而悔辱亦必遠矣若夫損上以附下廢公以營私

阿媚曲從以水濟水君舉雖謬而諂笑贊善數進玩好陷主於惡巧言毀政令色取悅上蔽人主之明下杜進賢之路外結出境之交內樹背公之黨雖才足飾非言足文過專威若趙高擅朝如董卓未有不身膏劍鋒家靡湯火者也然而愚瞽舍正即邪違直信偽親覽傾僨不改其軌無禍之集匪降自天也

抱朴子曰臣喻股肱則手足也履冰執熱不得辭焉是以古人方之於地掘之則出水泉樹之則秀百穀生者立焉死者入焉功多而不望賞勞瘁而不敢怨



審識斯術保已之要也

抱朴子曰臣職分則治統廣則多滯非昔獲之壯不可以舉兼人之重非萬夫之特不可總異官之局韓侯所以罪侵冒之典子元所以懼不勝之禍也若乃才力絕倫文武兼允人有腹心之高筭出有折衝之遠畧雖事殷而益舉兩循而俱濟舍之則彛倫數委之而無其人者兼之可也非此器也宜自忖引轅若載重馱不及矣常人貪榮不慮後患身既傾弱而禍逮君親不亦哀哉人皆辭斧斤所未開而莫讓擗官可不堪嗟乎陳李所以作戒於方少而子房所以高蹈於挹盈也



抱朴子外篇卷六終

抱朴子外篇卷七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良規

抱朴子曰翔集而不擇木者必有離爵之禽矣出身而不料時者必有危辱之士矣時之得也則飄乎猶應龍之覽景雲時之失也則蕩然若巨魚之枯崇陸是以智者藏其器以有待也隱其身而有為也若乃高巖將霄非細縷所綴龍門沸騰非掬壤所遏則不苟且於乾沒不投險於僥倖矣



抱朴子曰周公之攝王位伊尹之黜太甲霍光之廢昌邑孫琳之退少帝謂之舍道用權以安社稷然周公之放逐狼跋流言載路伊尹終於受戮大霧三日霍光幾於及身家亦尋滅孫琳桑蔭未移首足異所皆笑音未絕而號咷已及矣夫危而不持安用彼相爭臣七人無道可救致令王莽之徒生其姦變外引舊事以飭非內包豺狼之禍心由於伊霍基斯亂也將來君子宜深鑒茲矣夫廢立之事小順大逆不可長也召王之譎已見貶抑况乃退主惡其可乎此等

皆計行事成徐乃受殃者耳若夫陰謀始權而貪人賣之赤族殄祀而他家封者亦不少矣若有姦佞翼成驕亂若桀之干辛推哆尺氏切張口也紂之崇侯惡來厲之黨也改置忠良不亦易乎除君側之衆惡流凶族於四裔擁兵持壻直道守法嚴操柯斧正色拱繩明賞必罰有犯無赦官賢任能唯忠是與事無專擅請而後行君有違謬據理正諫戰戰兢兢不忘恭敬使社稷永安於上已身無患於下功成不處乞骸告退高選忠能進以自代不亦綽有餘裕乎何必奪至尊



之璽紱危所奉之兄主哉夫君天也父也君而可廢則天亦可改父亦可易也功蓋世者不賞威震主者身危此徒戰勝攻取勛勞無二者且猶鳥盡而弓棄兔訖而犬烹况乎廢退其君而欲後主之愛已是奚異夫為人子而舉其所生捐之山谷而取他人養之而云我能為伯瑜曾參之孝但吾親不中奉事故棄去之雖日享三牲昏定晨省豈能見憐信邪霍光之徒雖當時增班進爵賞賜無量皆以計見崇豈斯人之誠心哉夫納棄妻而論前壻之惡買僕虜而毀故

主之暴凡人庸夫猶不平之何者重傷其類自然情也故樂羊以安忍見疎而秦西以過厚見親而世人誠謂湯武為是而伊霍為賢此乃相勸為逆者也又見廢之君未必悉非也或輔翼少主作威作福罪大惡積慮於為後患及尚持勢因而易之以延近局之禍規定策之功計在自利未必為國也取威既重殺生決口見廢之主神器去矣下流之罪莫不歸焉雖知其然孰敢形言無東牟朱虛以致其計無南史董狐以證其罪將來今日誰又理之獨見者乃能追覺



桀紂之惡不若是其惡湯武之事不若是其美也方策所載莫不尊君卑臣強幹弱枝春秋之義天不可讎大聖著經資父事君民生在三奉之如一而許廢立之事開不道之端下凌上替難以訓矣俗儒沈淪鮑肆困於詭辯方論湯武為食馬肝以彈斯事者為不知權之為變貴於起善而不犯順不謂反理而叛義正也而前代立言者不折之以大道使有此情者加夫立剡鋒之端登方崩之山非所以延年長世遠危之術雖策命暫隆弘賞暴集無異乎犧牛之被紋繡淵魚之受荇麥渴者之恣口於雲日之酒飢人之取飽於鬱肉漏脯也而屬筆者皆共褒之以為美談以不容誅之罪為知變使人於悒而永慨者也或諫余以此言為傷聖人必見譏貶余答曰舜禹歷試內外然後受終文祖雖有好傷聖人者豈能傷哉昔嚴延年廷奏霍光為不道于時上下肅然無以折也況吾為世之誠無所指斥何慮乎常言哉



抱朴子外篇卷七終

抱朴子外篇卷八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時難

抱朴子曰盡節無隱者可為也若夫使言必納而身必安者須時時之否也夫姦凶之徒妬所不逮擁上抑下惡直醜正憂畏公方之彈擊邪枉是以務除勝已以紓其誅明主不世而出庸君迷於皂白既不能受用忠益或乃宣泄至言於是弘恭石顯之徒飭巧辭以構象似假至公以售私姦今獻長生之術者反



獲立死之罪進安上之言者旋受危身之禍故曰非  
言之難也談之時難也夫以賢說聖猶未必即受故  
伊尹干湯至于七十也以智告愚則必不入故文王  
諫紂終於不納也言不見信之猶可也若乃李斯之  
誅韓非龐涓之刖孫臏上官之毀屈平袁盎之中晁  
錯不可勝載也為臣不易豈一塗也哉蓋往而不反  
者所以功在身後而藏器俟時者所以百無一遇高  
勲之臣曠代而一有陷水之徒委積乎史策悲夫時  
之難遇也如此其甚哉由茲以言吾知渭濱呂之儔  
豈矣

巖間傳說之屬懷其王佐之器抱其邈世之材秉竿  
擁策老死於庸兒之伍而遂不遭文王高宗者必不



抱朴子外篇卷之八終

抱朴子外篇卷之九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官理

抱朴子曰駟騁之騁逸迹由造父之御也禹稷之序  
百揆遭唐虞之主也故能不勞而千里至揖讓而頌  
聲作若乃臧獲之乘驢騾殷辛之臨三仁欲長驅輕  
騫則繼急轅逼欲盡規竭忠則禍如發機所以車傾  
於險塗國覆而不振也故良駿敗於拙御智士躓於  
闇世仲尼不能止魯侯之出晏嬰不能遏崔杼之亂



其才則是主則非也夫君猶器也臣猶物也器小物大不能相受矣髡髻背千金而逐蜥蜴越人棄八珍而甘畫黽即患不賞好又病不識惡矣夫不用則雖珍而不貴矣莫與則傷之者必至昔衛靈聽聖言而數驚秦孝聞高談而睡寐而欲緝隆平之化牧良能之勲猶却行以逐馳適楚而首燕也

抱朴子外篇卷九終

抱朴子外篇卷十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務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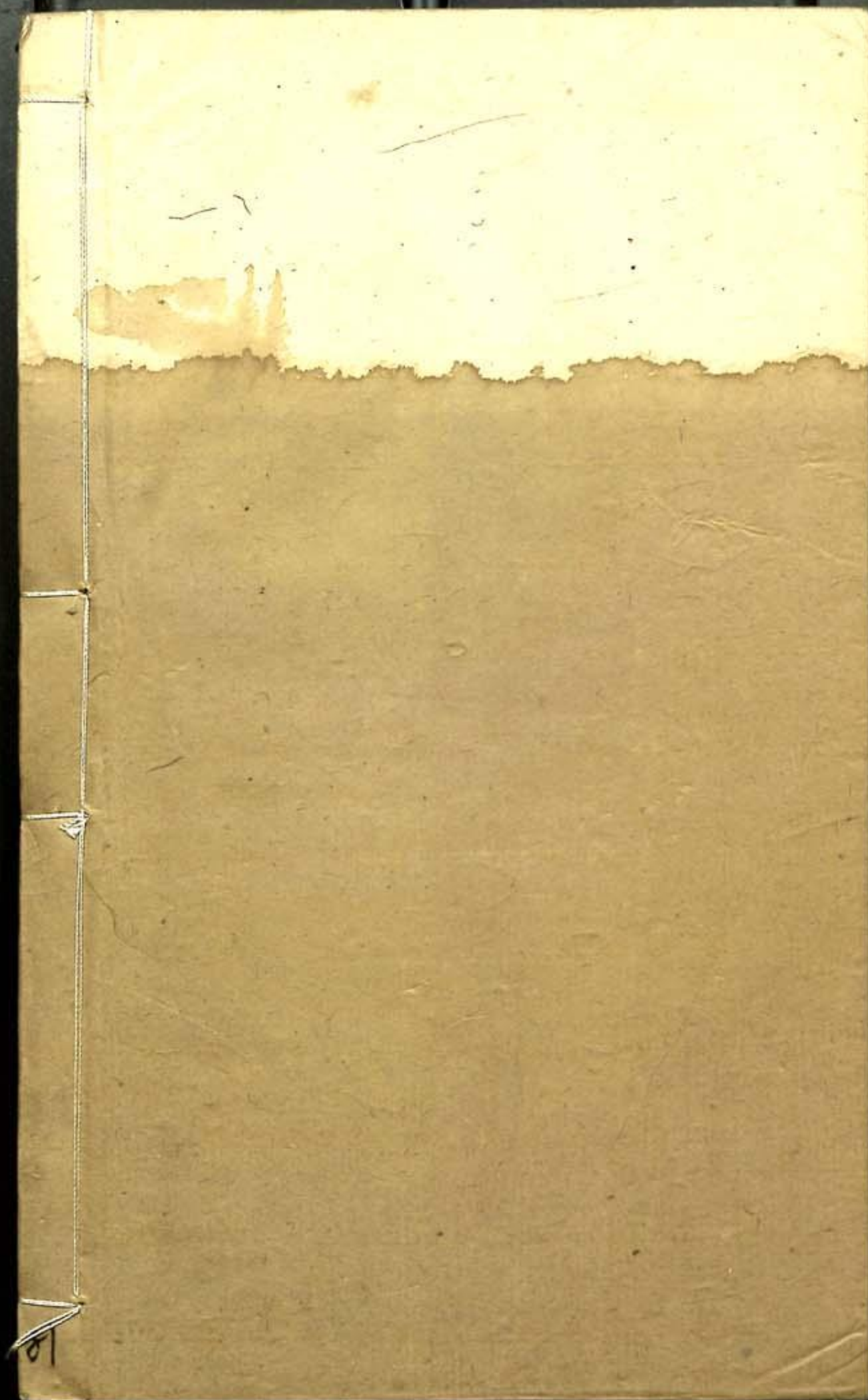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南溟引朝宗以成不測之深玄圃崇木石以致極天之峻大厦凌霄賴群僚之積輪曲轅直無可闕之物故元凱之佐登而格天之化洽折衝之才周則逐鹿之姦復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衛靈所以雖驕恣而不危也衆力并則萬鈞不足舉也群智用則度績不足康也故繁足者死而不弊多士者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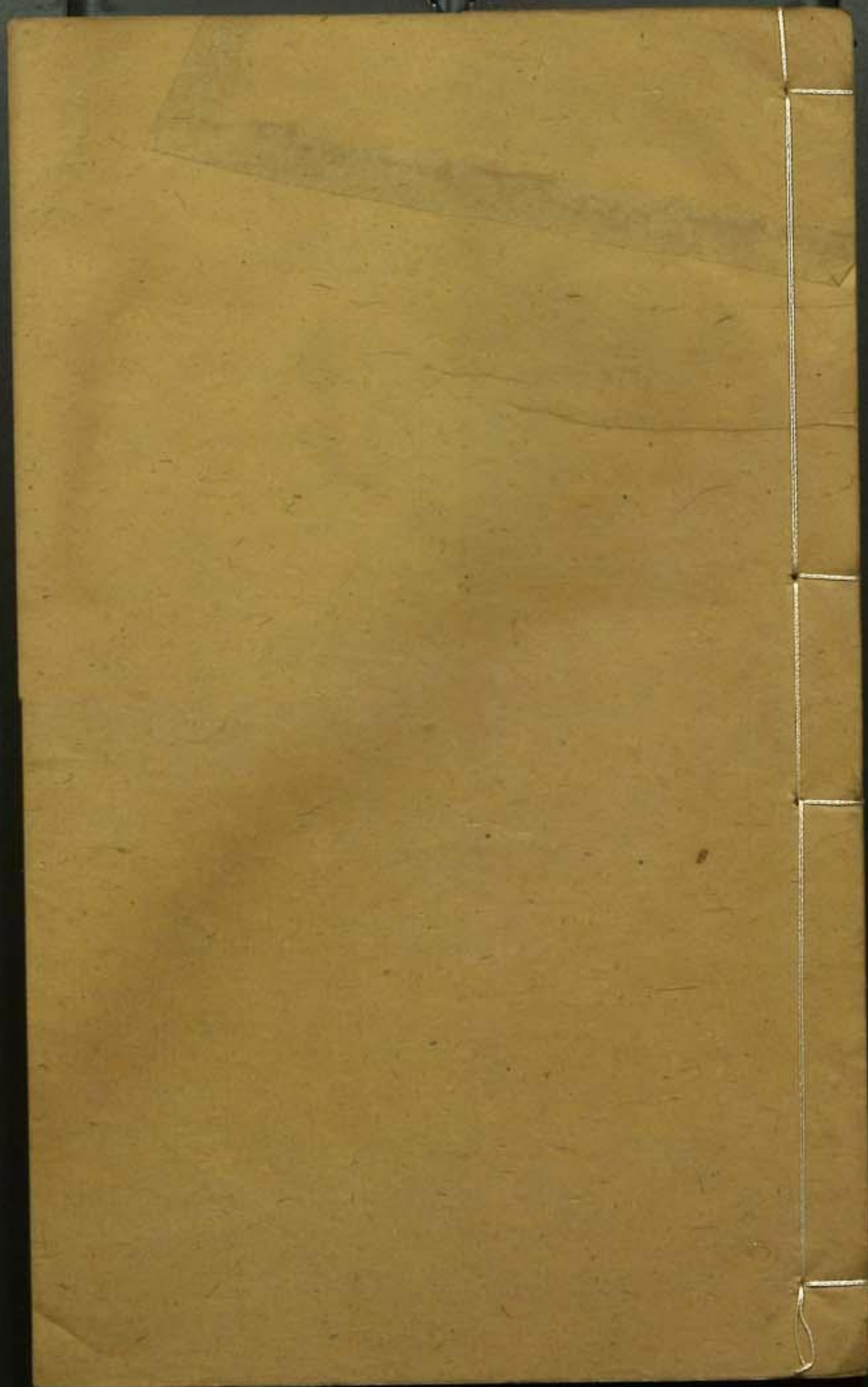
而不亡然劒戟不長於縫緝錐鑽不可以擊斷牛馬  
不能吠守雞犬不任駕乘役其所長則事無廢功避  
其所短則世無棄材矣

抱朴子外篇卷十終











抱朴子外篇卷十一

貴賢

抱朴子曰舍輕艘而涉無涯者不見其必濟也無良  
輔而羨隆平者未聞其有成也鴻鸞之凌虛者六翮  
之力也淵虬之天飛者雲霧之偕也故招賢用才者  
人主之要務也立功立事者髦俊之所思也若乃樂  
治定而忽智士者何異欲致遠塗而棄騏驎哉夫拔  
丘園之否滯舉遺漏之幽人職盡其才祿稱其功者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君所以待賢者也勤夙夜之在公竭心力於百揆進  
善退惡知無不為者臣所以報知己也世有隱逸之  
民而無獨立之主者士可以嘉遁而無憂君不可以  
無臣而致治是以傳說呂尚不汲汲於聞達者道德  
備則輕王公也而殷高周文乃夢想乎得賢者建洪  
勛必須良佐也患於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  
不識稼穡之艱難不知憂懼之何理承家繼體蔽于  
崇替所急在乎侈靡至務在乎游宴般于畋獵湏于  
酣樂聞淫聲則驚聽見艷色則改視役聰用明止此  
二事鑒澄人物不以經神唯識玩弄可以悅心志不  
知奇士可以安社稷犀象珠玉無足而至自萬里之  
外定傾之器能行而淪乎四境之內二豎之疾既據  
而募良醫棟橈之禍已集而思謀夫何異乎火起乃  
穿井覺飢而占田哉夫庸隸猶不可以不拊循而卒  
盡其力安可以無素而暴得其用哉



抱朴子外篇卷十二終

抱朴子外篇卷十二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任能

或曰尾大於身者不可掉臣賢於君者不可任故口不容而強吞之者必哽才非匹而委仗之者見輕抱朴子曰詭哉言乎昔者荆子總角而攝相事實賴二十五老臻乎惠康子賤起家而治大邦寔由勝已者多而招其弘益齊桓殺兄而立鳥獸其行被髮彝酒婦問三百委政仲父遂為霸宗夷吾既終禍亂承起



魯用季子二十餘年內無秕政外無侵削人之亡沒  
殄瘁響集豈非才所不遠其功如彼自任其事其禍  
如此乎漢高決策於玄幃定勝乎千里則不如良平  
治兵多而益善所向無敵則不如信布兼而用之帝  
業克成故疾步累趨未若託乘乎逸足尋飛逐走未  
若假伎乎鷹犬夫勁弩難發而可以摧堅逮遠大舟  
難乘而可以致重濟深猛將難御而可以折衝拓境  
高賢難臨而可以攸叙彝倫昔魯哀庸主也仲尼上  
聖不敢不盡其節齊景下才也而晏嬰大賢不敢不  
竭其誠豈有人臣當與其君校智力之多少計局量  
之優劣必須堯舜乃為之役哉何事非君何使非民  
耻令其君不及唐虞此亦達者之用心也



抱朴子外篇卷十二終

抱朴子外篇卷十三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欽士

抱朴子曰由余在戎而秦穆惟憂楚殺得臣而晉文  
乃喜樂毅出而燕壤種蠱入而越霸破國亡家失士  
者也豈徒有之者重無之者輕而已哉柳惠之墓猶  
挫元寇之銳况於坐之於朝廷乎干木之隱猶退踐  
境之攻况於置之於端右乎郢都之象使勁虜振懼  
孔明之尸猶令大國寢鋒以此禦侮則地必不侵矣



以此率師則主必不辱矣是以明主旅東帛於窮巷  
揚滯羽於瘁林飛勦車於河梁闢四門而不倦不吝  
金璧不遠千里不憚屈已不耻卑辭而以致賢為首  
務得士為重寶舉之者受上賞蔽之者為竊位故公  
旦執贄於白屋秦邵拜昌於張生鄒子涉境而燕君  
擁篲莊周末食而趙惠竦立晉文接亥唐脚痺而坐  
不敢正齊佞之造保稷丘雖頻繁而不辭其勞楚王受  
笞於保申簡去甲於公廬彼雖降高抑滿以貴下  
賤終亦并目以遠其明假耳以廣其聰龍騰虎據宜

其然也



抱朴子外篇卷十三終

抱朴子外篇卷十四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用刑

抱朴子曰莫不貴仁而無能純仁以致治也莫不賤刑而無能廢刑以整民也咸云明后御世風向草偃道洽化醇安所用刑余乃論之曰夫德教者黼黻之祭服也刑罰者捍刃之甲冑也若德教治狡暴猶以黼黻御剡鋒也以刑罰施平世是以甲冑升廟堂也故仁者養物之器刑者懲非之具我欲利之而彼欲



害之加仁無悛非刑不止刑為仁佐於是可知也譬  
存玄胎息呼吸吐納含景內視熊經鳥伸者長生之  
術也然艱而且遲為者歟成能得之者萬一焉病篤  
痛甚身困命危則不得不攻之以鍼石治之以毒烈  
若廢和鵠之方而慕松喬之道則死者衆矣仁之為  
政非為不美也然黎庶巧偽趨利忘義若不齊之以  
威糾之以刑遠羨義農之風則亂不可振其禍深大  
以殺止殺豈樂之哉八卦之作窮理盡性明罰用獄  
著於噬嗑繫以徽纆存乎習坎然用刑其來尚矣逮

於軒轅聖德尤高而躬親征伐至于百戰殪尸涿鹿  
流血阪泉猶不能使時無叛逆載戰干戈亦安能使  
百姓皆良民不犯罪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唐虞之盛  
象天用刑竄殛放流天下乃服漢文玄默比隆成康  
猶斷四百鞭死者多夫匠石不舍繩墨故無不有之  
木明主不廢戮罰故無陵遲之政也蓋天地之道不  
能純仁故青陽闡陶育之和素秋厲肅殺之威融風  
扇則枯瘁摠藻白露凝則繁英彫零是以品物阜焉  
歲功成焉溫而無寒則蟬動不蟄根植冬榮寬而無



嚴則姦先並作利器長守故明賞以存正必罰以閑邪勸沮之器莫此之要觀民設教濟其寬猛使懦不可狎剛不傷恩五刑之罪至于三千是繩不可曲也可冠行刑君為不舉是法不可廢也繩曲則姦萌萌矣法廢則禍亂滋矣亡國非無令也患於令煩而不行敗軍非無禁也患於禁設而不止故衆慝彌蔓而下黷其上夫賞貴當功而不必重罰貴得罪而不必酷也鞭朴廢於家則僮僕怠情征伐息於國群下不虔愛待敬而不敗故制禮以崇之德須威而久立故作刑以肅之班倭不委規矩故方圓不戾於物明君不釋法度故機詐不肆其巧唐虞其仁如天而不原四罪姬公友于兄弟而不赦二叔仲尼之誅正卯漢武之殺外甥垂淚惜法蓋不獲已也故誅一以振萬損少以成多方之櫛髮則所利者衆比於割疽則所全者大是以灸刺慘痛而不可止者以痊病也刑法凶醜而不可罷者以救弊也六軍如林未必皆勇排鋒陷火人情所憚然恬顏以勸之則投命者數斷斬以威之則莫不奮擊故役歡笑者不及叱咤之速用



誘悅者未若刑戮之齊是以安于感深谷而嚴其法  
衛子疾弃灰而峻其辟夫以其所畏禁其所翫峻而  
不犯全民之術也明病之術者杜未生之疾達治亂  
之要者遏將來之患若乃以輕刑禁重罪以薄法衛  
厚利陳之滋章而犯者彌多有似穿窬以當路非仁  
人之用懷也善為政者必先端此以率彼治親以整  
疎不曲法以行意必有罪而無赦若石礮之割愛以  
威親晉文之忍情以斬頡故仁者為政之脂粉刑者  
御世之轡策脂粉非體中之至急而轡策須臾不可

無也肅恭少怠則慢惰已至威嚴暫弛則群邪生心  
當怒不怒姦臣為虎當殺不殺大賊乃發水又壞河  
山起咫尺尋木千丈始于毫末錯燧之火勺水所滅  
鵠卵未孚指掌之所靡及其乘衝颺而燎巨野奮六  
羽以凌朝霞則雖智勇不能制也故明君治難於其  
易去惡於其微不伐善以長亂不操柯而猶豫焉然  
則刑之為物國之神器君所自執不可假人猶長劍  
不可倒捉巨魚不可脫淵也乃崇替之所由安危之  
源本也田常之奪齊六卿之分晉趙高之弑秦王莽



之篡漢履霜逮冰由來漸矣或永歎於海濱或拊心  
乎望夷禍延宗祧作戒將來者由乎慕虛名於徃古  
忘實禍於當已也

或人曰刑辟之興蓋存叔世立人之道唯仁與義我  
清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烹鮮之戒不欲其  
煩寬以愛人則得衆悅以使人則下附故孟子以體  
仁為安楊子雲謂申韓為屠宰夫繁策急繯非造父  
之御嚴刑峻罰非三五之道故有虞手不指揮口不  
煩言恭己南面而治化雍熙矣宓生政以率俗彈琴

詠詩身不下堂而漁者膏肓矣必能厚惠薄斂救之  
擢滯舉賢任才勸穡省用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陶之  
以成均治之以庠序化上而興善者必若靡草之逐  
驚風洗心而革面者必若清波之滌輕塵朝有德讓  
之群后野無犯禮之軌躅園土可以虛蕪楚革可以  
永格何必賞罰可以為國乎抱朴子答曰易稱明罰  
敕法書有哀矜折獄爵人於朝刑人於市有自來矣  
豈從叔世多仁則法不立威寡則下侵上夫法不立  
則庶事汨矣下侵上則逆節萌矣至醇既澆於三代



大樸又散於秦漢道衰於疇昔俗薄乎當今而欲結繩以整姦欺不言以化狡猾委轡策而乘奔馬於險塗舍柁櫓而汎舟以凌波盤旋以逐走盜揖讓以救災火斬梟錯以却七國舞干戈以平赤眉未見其可也蓋三皇步而五帝驟霸王以來載馳載騫當其弊也吏欺民巧寇盜公行髡鉗不足以懲無耻族誅不能禁覲覲重目以廣視累耳以遠聽抗燭以理滯事焦心以息奸源而猶市朝有呼嗟之音邊鄙有不聞之枉作威作福者或發乎瞻視之下凶家害國者或

搆乎蕭牆之內而欲以太昊之道治偷薄之俗以畫一之歌救鼎沸之亂非識因革之隨時明損益之變通也所謂刻舟以摸遺劍參天而射五步擯犀兕之甲以涉不測之淵衿却寒之裘以禦鬱隆之暑踵之解結頤之搔背其為憤憤莫此之劇矣但當先令而後誅得情而勿喜使伯氏無怨於失邑虞芮知耻而無訟耳若強暴掩容操繩而不憚誘於含垢草蔓而不除恃藏疾之大言忘膏肓之近急何異焦喉之渴切身而遙指滄海於萬里之外滔天之水已及而方



造舟於長洲之林安得免夸父之禍脫淪水之害哉  
世人薄申韓之實事嘉老莊之誕談然而為政莫能  
錯刑殺人者原其死傷人者赦其罪所謂土狎瓦戢  
無救朝飢者也道家之言高則高矣用之則弊遼落  
迂闊譬猶干將不可以縫線巨象不中使捕鼠金舟  
不能凌陽侯之波玉馬不任騁千里之迹也若行其  
言則當燔桎梏墮囹圄罷有司減刑書鑄干戈平城  
池散府庫毀符節撤關梁培衡量膠離朱之目塞子  
野之耳汎然不繫反乎天牧不訓不營相忘江湖朝  
廷闕爾若無人民則至死不往來可得而論難得而  
行也俗儒徒聞周以仁興秦以嚴亡而未覺周所以  
得之不純仁而秦所以失之不獨嚴也昔周用肉刑  
刖足劓鼻盟津之令後至者斬畢力賞罰並有孥戮  
考其所為未盡仁也及其叔世罔法翫文人主苛虐  
號令不出宇宙禮樂征伐不復由已群下力競還為  
長蛇伐本塞源毀冠裂冕或沉之於漢或流之于堯  
失柄之敗由於不嚴也秦之初興官人得才衛鞅由  
余之徒式法於內白起王翦之倫攻取於外兼弱攻



時取威定霸吞噬四隣咀嚼群雄拓地攘戎龍變虎視實賴明賞必罰以基帝業降及杪季驕於得意窮奢極泰加之以威靈築城萬里離宮千餘鍾鼓女樂不從而具驪山之役太半之賦閭左之戍坑儒之酷北擊獫狁南征百越暴兵百萬動數十年天下有生離之哀家戶懷怨曠之歎白骨成山虛祭布野徐福出而重號咷之讎趙高入而屯豺狼之黨天下欲反十室九空其所以亡豈由嚴刑此為秦以嚴得之非以嚴失之也且刑由刃也巧人以自成拙者以

自傷為治國有道而助之以刑者能令慝偽不作凶邪改志若網絕網絜得罪于天用刑失理其危必速亦猶水火者所以活人亦所以殺人存乎能用之與不能用夫癰瘕不除而不脩越人之術者難圖老彭之壽也姦黨實繁而不嚴彈違之制者未見其長世之福也但當簡于張之徒任以法理世選趙陳之屬委以案劾明主留神於上忠良盡誠於下見不善則若鷹鷂之搏鳥雀覩亂萌則若薙他計切田之芟蕪於吠切歲賞不謬加而誅戮不失罪則太平之軌不足



迪令而不犯可庶幾廢刑致治未敢謂然也

或曰然則刑罰果所以助教興善式遏軌忒也若夫古之肉刑亦可復與抱朴子曰曷為而不可哉昔周用肉刑積祀七百漢氏廢之年代不如至於改以鞭笞大多死者外有輕刑之名內有殺人之實也及於犯罪上不足以至死則其下唯有徒謫鞭杖或遇赦令則身無損且髡其更生之髮搗作方愈之創殊不足以懲次死之罪今除肉刑則死罪之下無復中刑在其間而次死罪不得止於徒謫鞭杖是輕重不

得不適也又犯罪者希而時有耳至於殺之則恨重而鞭之則恨輕犯此者為多今不用肉刑是次死之罪常不見治也今若自非謀反大逆惡于君親及用軍臨敵犯軍法者及手殺人者以肉刑代其死則亦足以懲示凶人而刑者猶任坐役能有所為又不絕其生類之道而終身殘毀百姓見之莫不寒心亦足使未犯者肅慄以彰示將來乃過於殺人殺人非不重也然辜之三日行埋弃之不知者衆不見者多也若夫肉刑者之為標戒也多昔魏世數議此事諸碩



儒達學洽通殷理者咸謂宜復肉刑而意異者駁之皆不合也魏武帝亦以為然直以二陸未賓遠人不能統至理者卒聞中國刑人肢體割人耳鼻便當望風謂為酷害故且權停以須四方之并耳通人楊子雲亦以為肉刑宜復也但廢之來久矣坐而論道者未以為急耳

抱朴子外篇卷十四終

抱朴子外篇卷十五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審舉

抱朴子曰華霍所以能崇極天之峻者由乎其下之厚也唐虞所以能臻巍巍之功者實賴股肱之良也雖有孫陽之手而無騏驥之足則不得致千里矣雖有稽古之才而無宣力之佐則莫緣凝庶績矣人君雖明並日月神鑒未兆然萬機不可以獨統曲碎不可以親總必假目以遐覽借耳以廣聽誠須有司是



康是贊故聖莫不根心招賢以舉才為首務施玉帛於丘園馳翹車於巖壑勞於求人逸於用能上自槐棘降逮皂隸論道經國莫不任職恭已無為而治平刑措而化洽無外萬邦咸寧設官分職其猶構室一物不堪則崩桡之由也然未貢舉之士格以四科三事九列是之自出必簡標穎拔萃之俊而漢之末葉桓靈之世朽去帝室政在姦臣網漏防潰風頽教沮抑清德而揚諂媚退履道而進多財力競成俗苟得無耻或輸自售之寶要人之書或父兄貴顯望門而

辟命低眉膝以積習而見私夫銓衡不平則輕重錯謬斗斛不正則少多混亂繩墨不陳曲直不分準格傾側則滓雜實繁以之治人則虐暴而材貪受取聚歛以補買官之費立之朝廷則亂劇於焚絲引用駑庸以為黨援而望風向草偃庶事之康何異懸瓦礫而晝夜光絃不調而索清音哉何可不澄濁飛沈沙汰臧否嚴試對之法峻貪夫之防哉殄瘁攸階可勿畏乎古者諸侯貢士適者謂之有功有功者增班進爵貢士不適謂之有過有過者黜位削地猶復不能



令詩人謚大車素餐之刺山林無伐檀且兔之賢況  
舉之無非才之罪受之無負乘之患衡量一失其格  
多少安可復損乎夫孤立之翹秀藏器以待賈瑣碌  
之輕薄人事以邀速夫唯待價故頓淪於窮瘁矣夫  
唯邀速故佻竊而騰躍矣蓋梟鴟屯飛則鴛鳳幽集  
豺狼當路則麒麟遐遁舉善而教則不仁者遠矣姦  
偽榮顯則英傑潛逝高概耻與鬪茸為伍清節羞入  
簞簞之貴舉任並謬則群賢括囊群賢括囊則凶邪  
相引凶邪相引則小人道長小人道長則槁杭比肩

頌聲所以不作怨嗟所以嗷嗷也高幹長材恃能勝  
已屈伸默語聽天任命窮通得失委之自然亦焉得  
不墮多黨者之後而居有力者之下乎逸倫之士非  
禮不動山峙淵渟知之者希馳逐之徒蔽而毀之故  
思賢之君終不知奇才之所在懷道之人願効力而  
莫從雖抱稷卨之器資邈世之量遂沈滯詰死不得  
登叙也而有黨有力者紛然鱗萃人之官墮致者又  
美亦安得不拾掇而用之乎靈獻之世閣官用事群  
姦秉權危害忠良臺閣失選用於上州郡輕貢舉於



下夫選用失於上則牧守非其人矣貢舉輕於下則秀孝不得賢矣故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又云古人欲達勤誦經今世圖官免治生蓋疾之甚也于時懸爵而賣之猶列肆也爭津者買之猶市人也有直者無分而徑進不奉者望途而收迹其貨多者其官貴其財少者其職卑故東園積賣官之錢崔烈有銅臭之嗤上為下効君行臣甚故阿佞幸獨談親容桑梓議主中正吏部並為魁儉各責其佑清貧之士何

理有望哉是既然矣又邪正不同譬猶水炭惡直之人憎於非黨刀尺顛倒者則恐人之議已也達不由道者則患言論之不美也乃共構合虛誣中傷清德瑕累橫生莫敢救拔於是曾閔獲商臣之謗孔墨蒙盜跖之垢懷正居貞者填窄乎泥濘之中而狡猾巧偽者軒翥乎虹霓之際矣而凡夫淺識不辯邪正謂守道者為陸沈以履徑者為知變俗之隨風而動逐波而流者安能復身於德行若思於學問哉是莫不棄檢括之勞而赴用賂之速矣斯誠有漢之所以傾



來代之所宜深鑒也或曰吾子論漢末貢舉之事誠得其病也今必欲戒既往之失避傾軋之路改有代之絃調防法翫之或變令漢上巴人反安樂之正音腴理之疾無退走之滯患者豈有方乎士有風姿豐偉雅望有餘而懷空抱虛幹植不足以貌取之則不必得賢徐徐先試則不可倉卒將如之何抱朴子答曰知人則哲上聖所難今使牧守皆能審良才於未用保性履之始終誠未易也但共遣其私情竭其聰明不為利慾動不為屬託屈所欲舉者必澄思以察

之博訪以詳之脩其名而考其行校同異以備虛飾令親族稱其孝友邦閭歸其信義嘗小仕者有忠清之効治事之幹則寸錦足以知巧刺鼠足以觀勇也又秀孝皆宜如舊試經策防其罪對之姦當令必絕其不中者勿署吏加罰禁錮其所舉書不中者刺史太守免官不中左遷中者多不中者少後轉不得過故若受賕巨流切而舉所不當發覺有驗者除名禁錮終身不以赦令原所舉舉者與同罪今試用此法治一二歲之間秀孝必多不行者亦足以知天下貢



舉不精之久矣過此則必多修德而勤學者矣又諸  
居職其犯公坐者以法律從事其以貪濁贓污為罪  
不足至死者刑竟及遇赦皆宜禁錮終身輕者二十  
年如此不廉之吏必將化為夷齊矣若乃臨官受取  
金錢山積發覺則自恤得了免退則旬日復用者曾  
史亦將變為盜跖矣如此則雖貢士皆中不辭於官  
長之不良或曰能言不必能行今試經對策雖過豈  
必有政事之才乎抱朴子答曰古者猶以射擇人况  
經術乎如其舍旃則未見餘法之賢乎此也夫豐草

不秀瘠土巨魚不生小水格言不吐庸人之口高文  
不墮頑夫之筆故披洪範而知箕子有經世之器覽  
九術而見范生懷治國之略省夷吾之書而明其有  
撥亂之幹視不害之文而見其精霸王之道也今孝  
廉必試經無脫謬而秀才必對策無失指則亦不得  
闇蔽也良將高第取其膽武猶復試之以策况文士  
乎假令不能必盡得賢能要必愈於了不試也今且  
令天下諸當在貢舉之流者莫敢不勤學但此一條  
其為長益風教亦不細矣若使海內畏妄舉之失凡



人息僥倖之求背競逐之末歸學問之本儒道將大興而私貨必漸絕竒才可得而役庶官可以不曠矣或曰先生欲急貢舉之法但禁錮之罪竒而且重懼者甚衆夫急繼繁策伯樂所不為密防峻法德政之所耻抱朴子曰夫骨填肉補之藥長於養體益壽而不可以救暍溺之急也務寬含垢之政可以蒞敷御朴而不中以拯衰弊之變也虎狼見逼不揮戈奮劍而彈琴詠詩吾未見其身可保也燎火及室不奔走灌注而揖讓盤旋吾未見其焚之自息也今與知欲

膏策者論此是與跣議捕盜也

抱朴子曰今普天一統九域同風王制政令誠宜齊一夫衡量小器猶不可使徃徃而有異況人士之格而可參差而無檢乎江表雖遠密邇海隅然染道化率禮教亦既千餘載矣徃雖暫隔不盈百年而儒學之事亦不偏廢也惟以其土宇褊於中州故人士之數不得鈞其多少耳及其德行才學之高者子游仲任之徒亦未謝上國也昔吳王初附其貢士見偃以不試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猶復不試所以使東南



儒業衰於在昔也此乃見同於左衽之類非所以別之也且夫君子猶愛人以禮況為其愷悌之父母邪法有招患今有損化其此之謂也今貢士無復試者則必皆修飭馳逐以競虛名誰肯復開卷受書哉所謂饒之適足以敗之者也自有天性好古心悅藝文學不為祿味道忘貧若法高卿周<sub>生</sub>列者學精而不仕徇乎榮利者萬之一耳至於寧越倪寬董霸之徒所以強自篤厲於典籍者非天性也皆由患苦困瘁欲以經術自拔耳向使非漢武之世則朱買臣嚴助

之屬亦未必讀書也今若取富貴之道幸有易於學者而復素無自然之好豈肯復空自勤苦執灑掃為諸生遠行尋師問道者乎兵興之世武貴文寢俗人視儒士如僕虜見經誥如芥壤者何哉由於聲名背乎此也夫不用譬猶售章甫於夷越徇髯蛇於華夏矣今若遐邇一例明考課試則必多冒筭千里以尋師友轉其禮賂之費以買記籍者不俟終日矣<sub>三</sub>抱朴子曰才學之士堪秀孝者已不可多得矣就令其人若如桓靈之世舉吏不先以財貨便安臺閣主



者則雖諸經兼本解於問無不對猶見誣枉使不得過矣常追恨于時執事不重為之防余意謂新年當試貢舉者今年便可使儒官才士豫作諸策計足周用集上禁其留草殿中封閉之臨試之時亟賦之人事因緣於是絕當答策者皆可會著一處高選臺省之官親監察之又嚴禁其交關出入畢事乃遣違犯有罪無赦如此屬託之冀室矣夫明君恃已之不可欺不恃人之不欺已也亦何耻於峻為斯制乎若試經法立則天下可以不立學官而人自勤樂矣案四

科亦有明解法令之狀今在職之人官無大小悉不知法令或有微言難曉而小吏多頑而使之決獄無以死生委之以輕百姓之命付無知之人也作官長不知法為下吏所欺而不知又決其口筆者憤憤不能知食法與不食不問不以付主者或以意斷事蹉跌不慎法令亦可令廉良之吏皆取明律令者試之如試經高者隨才品叙用如此天下必少弄法之吏失理之獄矣



抱朴子外篇卷十五終

抱朴子外篇卷十六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交際

抱朴子曰余以朋友之交不宜雜浮面而不心揚雲  
攸譏故雖位顯名美門齊年敵而趨舍異規業尚乖  
互者未嘗結焉或有矜其先達步高視遠或遺忽陵  
遲之舊好或簡棄後門之類味或取人以官而不論  
德其不遭知已零淪丘園者雖才深智遠操清節高  
者不可也其進趨偶合位顯官通者雖面牆庸瑣必



及也如此之徒雖能令壤蟲雲飛斥鷃戾天手提刀  
尺口為禍福得之則排冰吐華失之則當春彫悴余  
代其蹶躑耻與共世窮之與達不能求也然而輕薄  
之人無分之子曾無疾非俄然之節星言宵征守其  
門庭翕然謔笑卑辭悅色提壺執贄時行索媚勤若  
積爰猶見嫌拒乃行因託長者以構合之其見受也  
則踊悅過於幽繫之遇赦其不合也則懊悴劇於喪  
病之逮已也通塞有命道貴正直否泰付之自然津  
塗何足多吝嗟乎細人豈不鄙哉人情不同一何遠

邪每為慨然助彼羞之昔莊周見惠子從車之多而  
弃其餘魚余感俗士不汲汲於攀及至也瞻彼云云  
馳騁風塵者不懋建德業務本求已而偏徇高交以  
結朋黨謂人理莫此之要當世莫此之急也以嶽峙  
獨立者為澁吝跡拙以奴顏婢睞來去聲者為曉解當  
世風成俗習莫不逐末流遁遂往可慨者也或有德  
薄位高器盈志溢聞財利則驚掉見奇士則坐睡繼  
縷被褐負笈者雖文艷相雄學優融玄同之埃  
芥不加接引若夫程鄭王孫羅袁之徒乘肥衣輕懷



金挾玉者雖筆不集札菽麥不辨為之倒徒吐食握髮余徒恨不在其位有斧無柯無以為國家流穢濁於四裔投負人於北波雖赫奕刀尺決乎勢力足以移山拔海吹呼能令泥象登雲造其門庭我則未暇也而多有下意怡顏匍匐膝進求交於若人以圖其益悲夫生民用心之不鈞何其遼邈之不肖也哉余所以同生聖世而抱困賤本後顧而不見者今皆追瞻而不及豈不有以乎然性苟不堪各從所好以此存亡予不能易也或又難曰時移世變古今別務行

立乎已名成乎人金玉經於不測者託於輕舟也靈鳥萃於玄霄者扶搖之力也芳蘭之芬烈者清風之功也屈士起於丘園者知己之助也今先生所交必清澄其行業所厚必沙汰其心性子然隻跡失弃名輩結讎一世招怨流俗豈合和光以籠物同塵之高義乎若比智而交則白屋不降公旦之貴若鈞才而遊則尼父必無入室之客矣

抱朴子曰吾聞詳交者不失人而泛結者多後悔故曩哲先擇而後交不先交而後擇也子之所論出人



之計也吾之所守退士之志也子云王浮鳥高皆有  
所因誠復別理一家之說也吾以為寧作不載之寶  
不飛之鵬不颺之蘭無黨之士亦損於夜光之質垂  
天之大含芳之卉不朽之蘭乎且夫名多其實位過  
其才處之者猶黜免於禍辱交之者何足以為榮福  
哉由茲論之則交彼而遇者雖得達不足貴此之而  
悞者譬如蔭朽樹之被斧也彼尚不能自止其顛蹙  
亦安能救我之碎首哉吾聞大丈夫之自得而外物  
者其於庸人也蓋逼迫不獲已而與之形接雖以千

計猶蚤虱之積乎衣而贅疣之攢乎體也失之雖以  
萬數猶飛塵之去嵩岱鄧林之墮朽條耳豈以有之  
為益無之覺損乎且夫朋友也者必取乎直亮多聞  
拾遺斥謬生無謂言死無託辭終始一契寒暑不渝  
者然而此人良未易得而或默語殊塗或憎愛異心  
或盛合衰離或見利忘信其處今也譬猶禽魚之結  
侶冰炭之同器欲其久合安可得哉夫父子天性好  
惡宜鈞而子政子駿平論異隔南山伯奇辯訟有無  
面別心殊其來尚矣總而混之不亦難哉世俗之人



交不論志逐名趨勢熱來冷去見過不改視迷不救  
有利則獨專而不相分有害則苟免而不相恤或事  
便則先取而不讓值機會則嘗彼以安此凡如是則  
有不如無也天下不為盡不中交也率於為益者寡  
而生累者衆知人之明上聖所難而欲力厲近才短  
於鑒物者務廣其交又欲使悉得可與經夷險而不  
易情歷危苦而相負荷者吾未見其可多得也雖搜  
琬琰於培塿之上索鸞鳳乎鷦鷯之巢未為難也吾  
亦豈敢謂藍田之陽丹穴之中為無此物哉亦直言

其稀已矣夫操尚不同猶金沉羽浮也志好之乖次  
猶火升而水降也苟不可同雖造化之靈大塊之匠  
不可使同也何可強乎余食粟訥駭加以天挺篤  
嬾諸戲弄之事彈碁博奕皆所惡見及飛輕走迅遊  
獵傲覽咸所不為殊不喜朝褻凡此數者皆時世所  
好莫不耽之而余悉闕焉故親交所以尤遼也加以  
挾直好吐忠盡藥石所集甘心者少又欲勉之以學  
問諫之以馳競止其樛漏節其沉湎此又常人所不  
能悅也毀方瓦合違情偶俗人之愛力其所不堪而



欲好日新安可得哉知其如此而不辯改之可不謂之闇於當世拙於用大乎夫交而不卒合而又離則兩受不弘之名俱失充終之美夫厚則親愛生焉薄則嫌隙結焉自然之理也可不詳擇乎為可臨觴拊背執手須臾欲多其效而必其全吾所懼也或曰然則都可以無交乎抱朴子答曰何其然哉夫畏水者何必廢舟楫忌傷者何必弃斧斤交之為道其來尚矣天地不交則不泰上下不交即乖志夫不泰則二氣隔并矣志乖則天下無國矣然始之甚易終之寬

難患乎所結非其人敗於爭小以忘大也易美金蘭詩詠百朋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切思三益大聖所嘉門人所以增親惡言所以不至管仲所以免誅戮而立霸功子元所以去亭長而驅朱軒者交之力也單絃不能發韶夏之和音子色不能成袞龍之瑋燁一味不能合伊鼎之甘獨木不能致鄧林之茂玄圃極天蓋由衆石之積南溟浩濶實須群流之赴明鏡舉則傾冠見矣義和照則曲影覺矣隱括脩則枉刺之疾消矣良友結則輔仁之道弘矣達者知其然也所



企及則必簡乎勝已所降結必料乎同志其處也則  
講道進德其出也則齊心比翼否則釣魚釣之業泰  
則協經世之務安則有以精義危則有以相恤耻令  
譚肯專面地之篤不使王貢擅彈冠之美夫然故交  
道可貴也然實未易知勢利生去就毀壞刎頸之契  
漸漬釋膠漆之堅於是有忘素情之綢歎或睡五懈切  
背音貴而不思遂令元伯巨卿之好獨著於昔張耳陳  
餘之變屢構於今推往尋來良可歎也夫梧禽不與  
鷦臯同枝麟虞不與豺狼連群清源不與濁潦混流

仁明不與凶闇同處何者漸染積而移直道暴迫則  
生害也或人曰敢問全交之道可得聞乎抱朴子答  
曰君子交絕猶無惡言豈肯向所異辭乎殺身猶以  
許友豈名位之足競乎善交狎而不慢和而不同見  
彼有失則正色而諫之告我以過則速改而不憚不  
以忤彼心而不言不以逆我耳而不納不以巧辯飾  
其非不以華辭文其失不形同而神乖不匿情而口  
合不面從而背憎不疾人之勝已護其短而引其長  
隱其失而宣其得外無計數之諍內遺心競之累夫



然故鹿鳴之好全而伐木之刺息若乃輕合而不重  
離易厚而不難薄始如形影終為參辰至歡變為雋  
恨接援化成讎敵不詳之悔亦無以往者漢季陵遲  
皇轡不振在公之義替紛競之俗成以違時為清高  
以救世為辱身尊卑禮壞大倫遂亂在位之人不務  
盡節委奉趨末背實尋聲王事廢者其譽美姦過積  
者其功多莫不飛輪兼策星言假寐冒寒觸暑以走  
權門市虛華之名於秉勢之口買非分之位於膏官  
之家或爭所欲還相屠滅於是公叔偉長疾其若彼  
力不能正不忍見之爾乃發憤著論杜門絕交斯誠  
感激有為而然蓋矯枉而過正非經常之永訓也徒  
當遠非類之黨慎諂黷之源何必裸袒以詭彼已斷  
粒以刺王食哉夫反之為非重諫而不止遂至大亂  
故禮義之所奔可以絕矣



抱朴子外篇卷十六終

抱朴子外篇卷十七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備闕

抱朴子曰驤馬於皎切駿馬也能奮蘭筋以絕景而不能履  
冰以乘深猛虎能似雷霆以搏噬而不能踊雲霧以  
凌虛鴻鵠不能振翅於籠罩之中輕鷁不能電擊於  
几筵之下物旣然矣人亦如之故能調和陰陽者未  
必能兼百行脩簡書也能敷五邁九者不必能全小  
繫經曲碎也惠子上相之標也而不能役舟楫以凌



陽侯漢高神武之傑也而不能治產業端檢枯淮陰  
良將之元也而不能修農商免飢寒周勃社稷之體  
也而不能答錢穀責獄辭若以所短弃所長則逸儕  
拔萃之才不用矣責其體而論細禮則匠世濟民之  
勲不著矣天不能平其西北地不能隆其東南日月  
不能摘光於曲穴衝風不能揚波於井底擿齒則松  
櫟不及一寸之筵挑耳則棟梁不如鷦鷯之羽彈鳥  
則千金不及丸泥之用縫緝則長劍不及數分之針  
何必伏巨象而捕鼠制大鵬以司晨乎故姜牙賣鮒

無所售而見師於文武將生憤慢於百里而獨步三  
槐



抱朴子外篇卷十七終

抱朴子外篇卷十八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擢才

抱朴子曰華章藻蔚非矇瞶所玩英逸之才非淺短所識夫瞻視不能接物則袞龍與素褐同價矣聰鑒不足相涉則俊民與庸夫一槩矣眼不見則美不入神焉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焉且夫愛憎好惡古今不鈞時移俗易物同賈異譬之夏后之璜襄直連城鬻之於今賤於銅鐵故昔以隱居求志為高士今以山



林之儒為不肖故聖世人之良幹乃閭俗之罪人也  
往者之介絜乃末葉之羸劣也弘偉之士履道之生  
其崇信匪徒重仞之牆其淵澤不唯呂梁之深也故  
短近不能賞而淺促不能測焉因以異乎已而薄之  
矣以不求我而疾之矣不貴不用何足言乎乃有播  
埃塵於白珪生瘡痂於玉肌訕疵雷同攻伐獨立曾  
參蒙刼剽之垢巢許獲穿踰之謗自匪明並懸象玄  
鑒表微者焉能披泥抽淪玉澄川掇沉珠哉夫珪璋  
居肆而不售矧乃翳於槃璞乎奇士扣角而見遏况

乃潛於臯數乎孫臏思騁其秘略而司馬刑之韓非  
願建治績而李斯殺之曹誼慷慨懷經國之術而武  
夫排之于政忠良有匡危之具而恭顯陷之和氏所  
以抱璞而泣血禽息所以發憤而碎首也夫玉石易  
別於賢愚愛憎借篤於好士以易別之寶合篤好之  
物猶獲罪截趾歷世受誣况乎難知之賢非意所忌  
讒人畫蛇足於無形姦臣畏忠貞之害已體曲者忌  
繩墨之容夜裸者憎明燭之來是以高譽美行抑而  
不揚虛構之謗先形生影又無楚人號哭之薦萬無



一遇固其宜矣夫以玉為石者亦將以石為玉矣以  
賢為愚者亦將以愚為賢矣以石為玉未有傷也以  
愚為賢者亡之診也蓋診亡者雖存而必亡猶脉死  
者雖生而必死也可勿慎乎於戲悲夫莫之思者也  
昔仲尼上聖也東受累於齊人南見塞於子西文種  
大賢也初不齒於荆俗末雍游於鈞如競年立功不  
亦難乎夫結綠玄黎非陶猗不能市也千鈞之重非  
賁獲不能抱也白雲之絃非靈素不能徽也邁倫之  
才非明主不能用也然耀靈光夜之珍不為莫求而

虧其質以苟且於賤賈洪鍾周鼎不為委淪而輕其  
禮取見舉於侏儒嶧陽雲和不為不御而息唱以競  
顯於淫哇冠群之德不以沉抑而履徑而剗節於流  
俗是以和璧變為滯貨柔木廢於勿用赤刀之鑛不  
得經歐冶之鑪元凱之疇終不值四門之闢也



抱朴子外篇卷十八終

抱朴子外篇卷十九

任命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抱朴子曰余之友人有居冷先生者恬愉靜素形神  
相忘外不飭驚愚之容內不寄有為之心遊精墳誥  
樂以忘憂晝競羲和之末景夕照望舒之餘耀道靡  
遠而不寃言無微而不研然車迹不軋如震切摧右之  
國尺牘不經貴勢之庭是以名不出蓬戶身不離畎  
畝於是翼亮大夫候而難之曰余聞淵蟠起則玄雲



赴道化霑則逸才奮故康衢有角歌之音鼎俎發凌  
風之迹活之則收不貲之賈踊之則超在天之舉耀  
逸景於暘谷播大明乎九垓勲陰當已聲揚罔極故  
尋仞之塗甚近而弗往者雖追風之脚不能到也楹  
桷之下至卑而不動者雖鴻鷲之翅未之及也况乎  
寢足於大荒之表歛羽於幽梧之枝安得效迅以尋  
景振輕乎蒼霄哉年期奄冉而不久託世飄迅而不  
再智者履霜則知堅冰之必至處始則悟生物之有  
終六龍促軌於大渾華顛倏忽而告暮古人所以映

順流而頽歎丐過隙而興悲矣先生資命世之逸量  
含英偉以邈俗銳翰汪濊以波涌六奇抑鬱而淵稽  
然不能凌扶搖以高竦揚清耀於九玄器不陳於瑚  
簋之末體不免於眉薪之勞猶奏和音於龔俗之地  
鬻章甫於被髮之域徒忘寤於翰林銳意以窮神崇  
琬琰於懷抱之內吐琳琅於毛墨之端躬困屢空之  
儉神勞堅高之間壁若埋尺璧於重壤之下封文錦  
於水匱之中終無交易之富孰賞堙賢之珍哉夫龍  
驥維繫則无以別乎蹇驢赤刀韜鋒則曷用異於鉛



刃鱣鮪不居牛迹大鵬不滯蒿林願先生委龍蛇之  
穴升利見之塗釋戶庭之獨繫覽三鼠而遠寤越窮  
谷以登高龍舟藻以改素競驚飈於清晨不盤旋以  
詣夜收名器於崇高嚮鍾鼎之慶祚栢成一介之夫  
採薇何足多慕乎居冷先生應曰蓋聞靈機冥緬混  
芒眇昧禍福交錯乎倚伏之間興亡纏綿乎盈虛之  
會迅逝者不能脫逐身之景樂成者不能免理致之  
敗匠流末者未若挺冶元兆之中整已然者不逮原  
本乎玄朴之外是以覺尺蠖者甘屈以保伸識通塞

者不慘悅於否泰且夫洪陶範物大象流形躁靜異  
尚翔沉舛情金寶其重羽矜其輕篤隘者執束於滓  
涅達妙者逍遙於玄清潢納行潦而潘壑渤解吞  
百川而不盈鮒鰕踊悅於泥濘赤螭凌厲乎高冥爵  
香餌者快嗜欲而赴死味虛淡者含天和而趨生識  
機神者瞻無兆而弗惑闇休咎者觸強弩而不驚各  
附攸好安肯改營吾聞五王不能自剖於嵩岫騰蛇  
不能無霧而電征龍淵不能勿操而斷犀兕景鍾不  
能莫扣而揚洪聲金芝須商風而激耀倉庚俟煙煴



而修鳴騶不苟馳以赴險君子不詭遇以毀名運  
屯則沉淪於勿用時行則高竦乎天庭士以自銜為  
不高女以自媒為不貞何必委洗耳之峻標效負俎  
之干榮哉夫其窮也則有虞婆娑而陶鈞

父見

逐於愚嫗范生來辱於溺簣

苦怪切籠也

弘式匿奇

於耕牧及其達也則淮陰投竿而稱孤文種解齋而  
紆青傳說釋築而論道管子脫桎為上卿蓋君子藏  
器以有待也稽德以有為也非其時不見也非其君  
不事也窮達任所值出處無所繫其靜也則為逸民

之宗其動也則為元凱之表或運思於立言或銘勲  
乎國器殊塗同歸其致一焉士能為可貴之行而不  
能使俗必貴之也能為可用之才而不能使世必用  
之也被褐茹草垂綸且免則心歡意得如將終身服  
冕乘輅兼朱重紫則若固有之常如布衣此至人之  
用懷也若席上之珍不積環堵之操不粹者予之過  
也知之者希名位不臻以玉為石謂鳳曰鸚者非余  
罪也夫汲汲於見知悒悒於否滯者常民之情也浩  
然而養氣淡爾而靡欲者無悶之志也時至道行器



大者不悅天地之間知命者不憂若乃徇萬金之貨  
以索百十之售多失干上骸聲毛我則未暇矣

抱朴子外篇卷十九終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名實

門人問曰聞漢末之世靈獻之時品藻乖濫英逸窮  
滯號餐餐得志名不準實實不本物以其通者為賢塞  
者為愚其故何哉抱朴子答曰夫雷霆轉礚而或不  
聞焉七曜經天而或不見焉豈唯形器有聾聵哉心  
神所蔽亦又如之是以聞格言而不識者非無耳也  
見英異而不知者非無目也由乎聰不經妙而明不



逮奇也夫智大量遠者盤桓以山峙器小志近者蓬  
飛而萍浮夫唯山峙故莫之能動焉夫唯萍浮故流  
而不滯焉方之貨也則緘連以待賈者唯至珍而難  
售鳴鼓以徇之者雖凡蔽而易盡比之材也則結根  
於嵩岱者雖竦蓋千仞垂蔭萬畝而莫之知也插株  
於塗要者雖鈎曲戾細而速朽而猶見用也故廟堂  
有枯楊之瑚簋窮谷多不伐之梓櫟也是以竊華名  
者螻蜥騰於雲霄失實賈者翠虬淪乎九泉於是斥  
鷃凌風以高奮靈鳳卷翽以幽戢鉛鋒充太阿之寶

大羊佻

勅高切  
獨行貌

虎狼之資矣夫佞者鼓珍賂為勁羽

則無高而不到矣乘朋黨為舟楫則無遠而不濟矣  
持之以夙興側立加之以先意承指其利口諛辭也  
似辨其道聽塗說也似學其心險貌柔也似仁其行  
汙言絜也似廉其好說人短也似忠其不知忌諱也  
似直故多通焉且亦奉望我者欲我益之不求我者  
我不能愛自然之理也夫賢常少而愚常多多則比  
周而匿瑕少則孤弱而無援佞人相汲引而桀正路  
俊哲處下位而不見知拔茅之義圯而負乘之群興



亢龍高墜泣血連如故子西逐大聖之仲尼臧倉毀  
命世之孟軻二生不免斯患降茲亦何足言斯禍蓋  
與開闢並生苦之匪唯一世也歷覽振古多同此疾  
至於鴛蹇矯首於瑯切多輦駭驥委牧乎林垆彼已  
尸祿邦國殄瘁下凌上替寔此之由或蟲流而莫歛  
或逆竄於申亥或擢筋於廟梁或絕命於望夷蓋所  
拔之非真而忠能之不用也故明君勤於招賢而汲  
汲於擢奇導達凝滯而嚴防壅蔽才誠足委不拘於  
屠釣言審可施抽之於戎戍或舉於牛口之下而加

之於群僚之上或拔於桎梏之中而任以社稷之重  
故能勲業隆濟拓境服遠取威定功垂統長世也夫  
直繩者枉木之所憎也清公者姦慝之所讎也人主  
不能運玄鑒以索隱而必須當塗之所舉然每觀前  
代專權之徒率其所舉皆在乎附已者也所薦者先  
乎利已者也毀所畏而進所愛所畏則至公者也所  
愛則同私者也至公用則姦黨破衆私立則主威奪  
矣姦黨破則升泰之所由也主威奪則危亡之端漸  
矣毀所畏則恐辭之不痛雖刳剗之猶未愜意焉故



必除之而後快也彼進所愛則苦談之不美雖位超  
之猶未逞心焉故必危彼以安此也是故抱枉而死  
無愆而黜者有自來矣所以體道合真巍然特立才  
遠量逸懷霜履氷思綿天地器兼元凱執經衡門淵  
渟嶽立寧絜身以守滯耻脅肩以苟合樂飢陋巷以  
勵高尚之節藏器全真以待天年之盡非時不出非  
禮不動結褐嚼蔬而不悒悒也黃髮終否而不悵悵  
力尚切也安肯蹙太山之峻以適鑿柄之中歛垂天之  
羽為戒旦之役編於仕類而抑鬱庸兒之下捨鸞鳳

之林適枳棘之藪競腐鼠於踞鴟而枉尺以直尋哉  
且大賢之狀也至拙其為味也甚淡蕭然自足泊爾  
無知知之者稀而不感時不能用而不悶雖并日無  
藜藿之糝不以易不義之太牢也雖緼褐無卒歲之  
服不肯樂無道之狐白也獨可散髮高枕守其所有  
已絕不曲躬低眉求其所未須也德薄位厚弗交也  
名與實違弗親也榮華馳逐弗務也豪俠姦權弗接  
也俗說細辯不答也脅肩有所赴弗隨也貌愚而志遠  
面垢而行絜確乎若嵩岱銓衡所不能測也浩乎若



滄海斗斛所不能校也峻其重仞之高隱其百官之  
富觀彼佻竊若草莽也邈世之操耿焉冠秋雲之表  
遺俗之神緬焉棲九玄之端雖窮賤而不可脅以威  
雖危苦而不可動以利其所業尚可聞而不可盡也  
其所執守可見而不可論也故疾之者齊聲而側目  
愛之者寡弱而無益亦猶撮壤不能填決河升水不  
能殄原火於是鼙鼓戢雷霆之音鞞徒刀切鞞奴移切恣  
喋音高馨音高之響芳薰美臭鮑佩御玄鬯傾弁而不羞  
醕酪專灌於圓立汗血驅放而垂耳跛蹇馳騁於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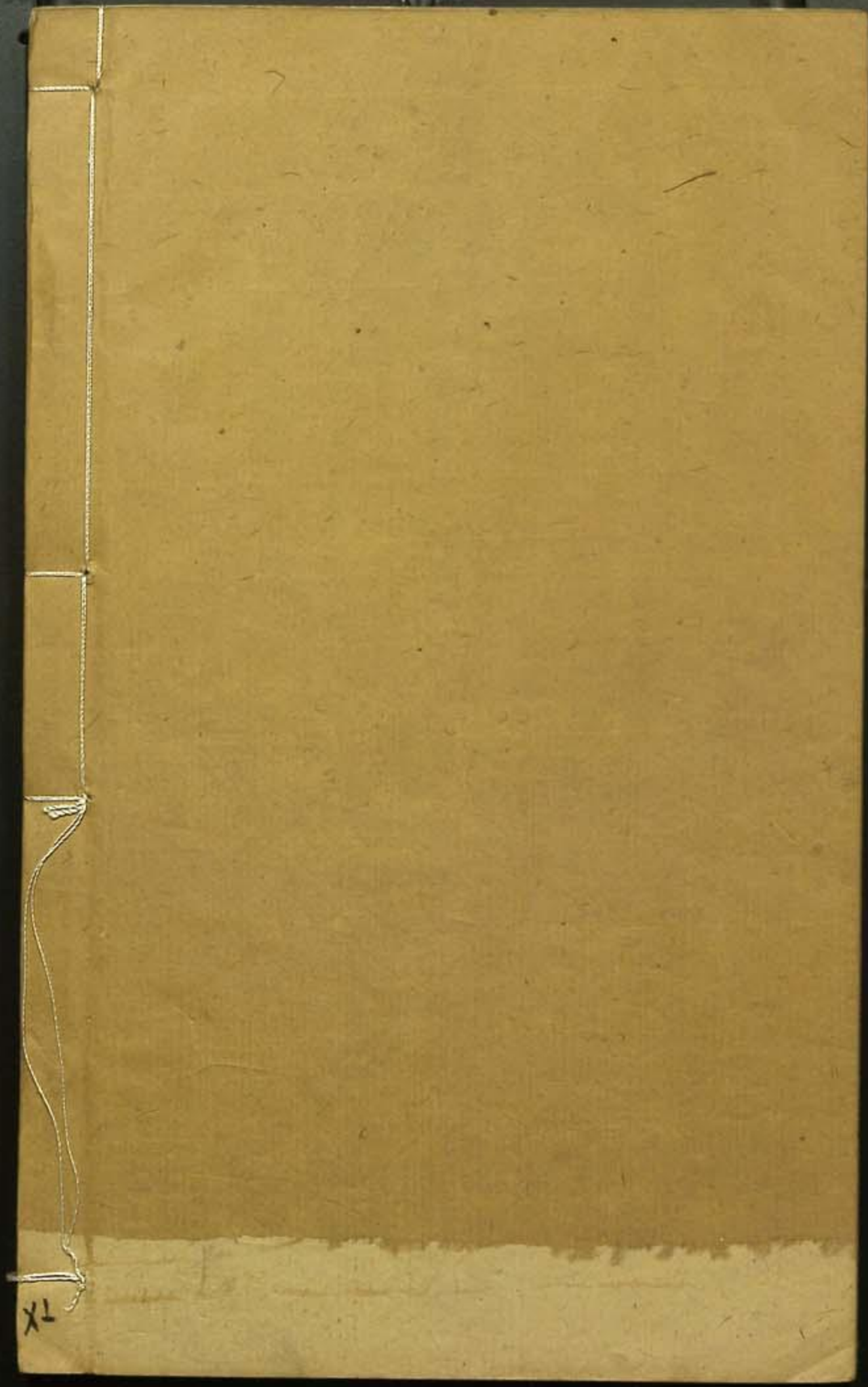
軒此古人之所以懷沙召石赴流魚葬而不堪與之  
同世也已矣悲夫然捐玄纁於滄海非夜光之不真  
也由莫識焉投形廬而不變非繁弱之不勁也坐莫  
賞焉故瓊瑤俟荆和而顯連城之賈烏號須逢門而  
著陷堅之功飛菟待子豫而颯騰俊民值知己而宣  
力若夫美玉不出重岫良弓不鑿百札驥騄不服朱  
軒命世不履爵勢則孰知其能攄符彩之耀曄頓雲  
禽於千仞騁逸迹以追風康庶績於百揆乎夫其不  
遇亦得不雜糅於瓦石鈞賤於朽才列鑣於下乘等



望於凡瑣哉嗟乎曠棘矢而望高手乎渠廣策疲驚  
而求繼軌於周穆放斧斤而欲雙巧於班墨忽良才  
而欲彞倫之攸叙不亦難乎名實雖漏於一世德音  
可邀乎將來樂天知命何慮何憂安時處順何怨何  
尤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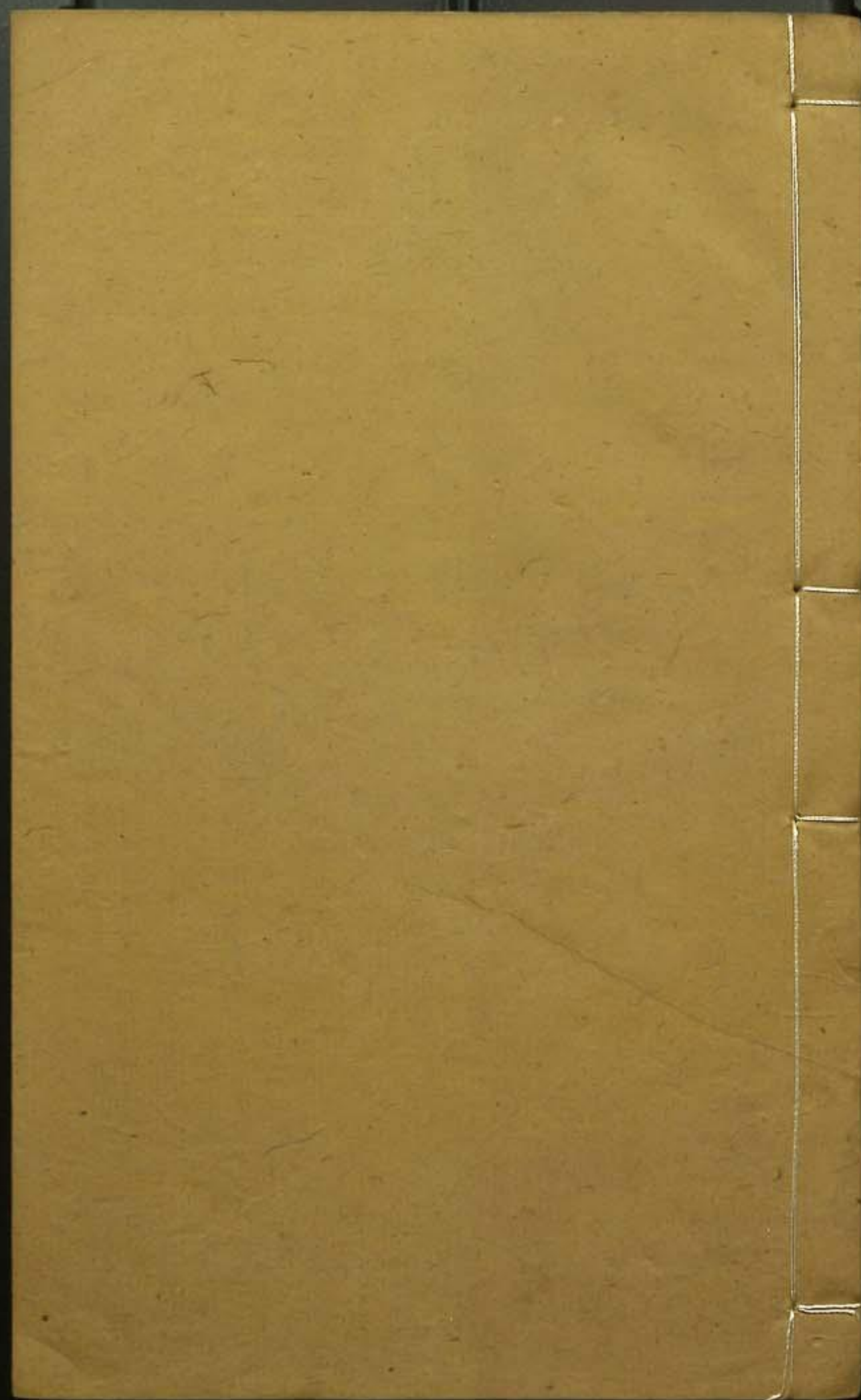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終





7X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一

清鑒

抱朴子曰咸謂勇力絕倫者則上將之器洽聞治亂者則三九之才也然張飛關羽萬人之敵而皆喪元辱主授首非所孔融邊讓文學邈俗而並不達治務所在敗績鄧禹馬援田間諸生而善於用兵蕭何曹叅不涉經誥而優於宰輔爾則知人果未易也欲試可乃已則恐成折足覆餗欲聽言察貌則或似是而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非真偽混錯然而世人甚以為易經耳過目謂可精盡余其猜焉未敢許也區別臧否瞻形得神存乎其不可力為自非明並日月聽聞無音者願加清澄以漸進用不可頓任輕假利器收還之既甚難所損者亦以多矣無以一事闇保其餘同乎已者未必可用異於我者未必可忽也或難曰夫在天者垂象在地者有形故望山度水則高深可推風起雲飛則吉凶可步智者觀木不瘁則悟美王之在山觀岸不枯則覺明珠之沉淵彗星出則知鱣魚之方死日月蝕

則識騏驎之共鬪華霍不須稱而無限之重可知矣江河不待量而不測之數已定矣鴻鵠之翼騷騷之足雖未飛走輕迅可必也豪曹之劍徐氏匕首雖未奮擊其立斷無疑也駁子有吞牛之容鶚鷂有凌鷲之貌卉茂者土必沃魚大者水必廣虎尾不附狸身象牙不出鼠口叔魚無厭之心見於初生之狀食我滅宗之徵著乎開胞之始申重覺竊妻之巫臣張負知將貴之陳平范子所以絕迹於五湖者以句踐蜂目而鳥喙也趙人所以息意於爭鋒者以白起首銳



而視直也文王之接呂尚棄陰柔移而知其足師矣  
玄德之見孔明晷景未改而腹心已委矣郭泰中才  
猶能知人故入潁川則友李元禮到陳留則結符偉  
明入外黃則親韓子助至蒲亭則師仇季知止學舍  
則收魏德公觀耕者則拔茅本下偉奇下孟敏於擔負戒  
元艾之必敗終如其言一無差錯必能簡精鈍於符  
表詳舒急乎聲氣料明闇於舉厝察清濁於財色觀  
取與於宜適謂虛實於言行者操業於閨閫校始終  
於信効善否之驗不其易乎抱朴子答曰余非謂人

物了不可知知人挺無形理也徒以斯術存乎大明  
非夫當人自許然而世士各謂能之是以有云以警  
付任耳夫貌望豐偉者不必賢而形器疋瘁者不必  
愚咆哮者不必勇淳淡者不必怯或外候同而用意  
異或氣性殊而所務合非若天地有常候山川有定  
止也物亦故有遠而易知近而難料譬猶眼能察天  
衢而不周項領之間耳能聞雷霆不能識螳蜋之音  
也唐呂樊許善於相人狀唯知壽夭貧富官秩尊卑  
而不能審情性之寬尅志行之滄隆惟帝難之况庸



人乎而吾子舉論形之例詰精神之談未脩其本殆失指矣夫亡射之箭皆破秋毫然準的恒不得為工叔向之母申氏之子非不一得然不能常也陶唐稽古而失任姬公欽明而謬授尼父遠得崇替於未兆近失澹臺於形骸延州審清濁於千載之外而蔽奇士於咫尺之內知人之難如此其甚郭泰所論皆為此入過上聖乎但其所得者顯而易識其所失者人不能紀且夫所貴貴乎見俊才於無名之中料逸足乎吳坂之間掇懷珠之蚌於九淵之底指含光之珍

於積石之中若伯喈識絕音之器於煙燼之餘平子剔逸響之竹於未用之前六軍之聚市人之會暫觀一覩無所眩惑探其潛生之心計定其始終之事行乃為獨見不傳之妙耳如未論必俟考其操蹈之全毀觀其云為之好醜此為絲線既經於銓衡布帛已歷於丈尺徐乃說其斤兩之輕重端匹之修短人皆能之何煩於明哲哉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一終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二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行品

抱朴子曰擬玄黃之履載揚明並以表微文彪曷而  
備體澄獨見以入神者聖人也稟高亮之純粹抗峻  
標以邈俗虛靈機以如愚不貳過而諂黷者賢人也  
居寂寞之無為蹈脩直而執平者道人也盡烝嘗於  
存亡保髮膚以揚明者孝人也垂惻隱於有生恒恕  
已以接物者仁人也端身命以徇國經嶮難而一節



者忠人也覲微理於難覺料倚伏於將來者明人也  
量理亂以卷舒審去就以保身者智人也順通塞而  
一情任性命而不滯者達人也不枉尺以直尋不降  
辱以苟命者雅人也據體度以動靜每清詳而無悔  
者重人也體冰霜之粹素不染繫於勢利者清人也  
篤始終於寒暑雖危亡而不猜者義人也守一言於  
久要歷歲衰而不渝者信人也摘銳藻以立言辭炳  
蔚而清允者文人也奮果毅之壯列騁干戈以靜難  
者武人也甄培索之淵奧該前言以窮理者儒人也

銳乃心於精義吝寸陰以進德者益人也識多藏之  
厚亡臨祿利而如遺者廉人也不改操於得失不傾  
志於可欲者貞人也卹急難而忘勞以憂人為己任  
者篤人也繫皎分以守終不遜厚而苟免者節人也  
飛清機之英麗言約暢而判滯者辯人也每居卑而  
推功雖處泰而滋恭者謙人也崇惇睦於九族必居  
正以赴理者順人也臨凝結而能斷操繩墨而無私  
者幹人也拔朱紫於中構剖猶豫以允當者理人也  
步七曜之盈縮推興亡之道度者術人也赴白刃而



忘生格兕虎於林谷者勇人也整威容以肅衆仗法  
度而無二者嚴人也創機功以濟用總音數而並精  
者藝人也凌強禦而無憚雖峻逼而不沮者黠人也  
執匪懈於夙夜忘勞瘁於深峻者勤人也蒙謗讟而  
晏如不懼懼於可畏者勁人也聞榮譽而不歡遭憂  
難而不變者審人也知事可而必行不猶豫於群疑  
者果人也循繩墨以進止不乾沒於僥倖者謹人也  
奉禮度以戰兢及親疎而無尤者良人也履道素而  
無欲時雖移而不變者朴人也凡此諸行了無一然

而不躋善人之迹者下人也門人請曰善人之行旣  
聞其目矣惡者之事可以戒俗者願文垂誥焉抱朴  
子曰不致養於所生損道而危身者悖人也懷邪偽  
以偷榮豫利已而忘生者逆人也背仁義之正塗苟  
危人以自安者凶人也好爭奪而無狀專醜正而害  
直者惡人也出繩墨以傷刻心好殺而安忍者害人  
也飭邪說以浸潤構謗累於忠貞者讒人也雖言巧  
而行違實履濁而假清者佞人也不原本於枉直苟  
尚勝而肆怒者暴人也措細善以取信陰挾毒而無



親者姦人也承風指以苟容揆主意而扶非者諂人也言不計於反覆好輕諾而無實者虛人也覩利地而亡義弃廉耻以苟得者貪人也覲艷逸而心蕩飭誇綺而思邪者淫人也見成事而疑惑動失計而多悔者闇人也背訓典而自任耻請問於勝已者損人也知善事而不逮雖多為而無成者劣人也委德行而不修奉權勢以取媚者弊人也履蹊徑以僥速推貨賄以爭津者邪人也既傲狠以無禮好凌辱乎勝已者悍也被抑枉而自誣事無苦而振懾者怯人

也治細辯於稠衆非其人而盡言者淺人也闇事宜之可否雖企慕而不及者頑人也知事非而不改聞良規而增劇者惑人也無濟恤之仁心輕告絕於親舊者薄人也既疾真所不逮喜他人之有災者妬人也專財穀而輕義觀困匱而不振者吝人也冒至危以僥倖值禍敗而不悔者愚人也情局碎而偏黨志唯務於盈利者小人也騁鷹犬於原獸好博戲而無已者迷人也忘等威之異數快飭玩之誇麗者奢人也耽聲色與飲譙廢慶弔於人理者荒人也既無心



於脩尚又怠惰於家業者嬾人也無抑斷之威儀每  
脫易而不思者輕人也觀道義而如醉聞貨殖而波  
擾者穢人也杖淺短而多謬闇趨舍之臧否者笨本步  
切人也憎賢者而不貴聞高言而如聾者噤人也覩  
朱紫而不分雖提耳而不悟者蔽人也違道義以趨  
起冒禮刑而罔顧者亂人也每動作而受嗤言發口  
而違理者拙也事酋豪如僕虜值衰微而背惠者  
慝人也損貧賤之故舊輕人士而踞傲者驕人也弃  
衰色而廣欲非宦學而遠遊者蕩人也無忠信之純

固背恩養而趨利者叛人也當交顏而面從至析離  
而背毀者偽人也習強梁而專已距忠告而不納者  
刺人也抱朴子曰人技未易知真偽或相似士有顏  
貌脩麗風表閑雅望之溢目接之適意威儀如龍虎  
盤旋成規矩然心蔽神否才無所堪心中所有盡附  
皮膚口不能吐片奇筆不能屬半句入不能宰民出  
不能用兵治事則事廢銜命則辱命動靜無宜出處  
莫可蓋難分之一也士有貌望樸悴容觀炴陋聲氣  
雌弱進止質澁然而含英懷寶經明行高幹過元凱



文蔚春林官則庶績康用武則克全獨勝蓋難分之  
二也士有謀猷淵邃術略入神智周成則思洞幽玄  
才兼能事神器無宜而口不傳心筆不盡意造次之  
接不異凡庸蓋難分之三也士有機辯清銳巧言綺  
榮擘引譬喻淵湧風厲然而口之所談身不能行長  
於識占短於理今為政政亂牧民民怨蓋難分之四  
也士有外形足恭容度言恪而神疏心慢中懷散放  
受任不憂居局不治蓋難分之五也士有控弦命中  
空拳入白倒乘立騎五兵畢習而體輕慮淺手勦心

怯虛試無對而實用無驗望塵奔北聞敵失魄蓋難  
分之六也士有梗槩簡緩言希貌樸細行闕漏不為  
小勇跼蹐拘檢犯而不校握爪垂翅名為弱忍然而  
膽勁心方不畏強禦義正所在視死猶歸支解寸斷  
不易所守蓋難分之七也士有孝友溫淑恂恂平雅  
履信思順非禮不蹈安困繫志操清冰霜而疏遲迂  
闊不達事要見機不作所為無成居已梁倡受任不  
舉難分之八也士有行已高簡風格峻峭嘯傲偃蹇  
凌儕慢俗不肅檢括不護小失適情率意旁若無人



朋黨排譴談者同敗士友不附品藻所遺而立朝正色知無不為忠於奉上明於攝下蓋難分之九也士有含弘曠濟虛已受物藏疾匿瑕溫恭廉絜勞謙冲退救危全信寄命不疑託孤可保而純良暗權仁而不斷善不能賞惡不忍罰忠貞有餘而幹用不足操柯猶豫廢法効非枉直混錯終於負敗蓋難分之十也夫物有似而實非若然而不然料之無惑望形得神聖者其將病諸况乎常人故用才取士推昵結友不可以不精擇不可以不詳試也若乃性行之惑變

始正而終邪若王莽初則美於伊霍晚則劇於趙高又非中才所能逆盡也若令士之易別如鵠鷄之與鴻鵠狐兔之與龍麟者則四凶不得官於堯朝管蔡不得幾危宗周仲尼無澹臺之失延陵無捐金之恨伊尹無七十之勞項羽無嫌范之悔矣所患於其如砥砢上音武下音夫之亂瑾瑜鵠螟之似鳳凰凝冰之類水精煙熏之凝雲氣故令不謬者眇也惟帝難之矧乎近人哉夫唯大明玄鑒幽微靈銓揣物思灼沉昧瞻山識璞臨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



使臧否區分抑揚咸允武丁姬文不獨治而傳說呂尚不永弃高莽宰嚭不得成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偽矣斯蓋取士之較略選擇之大都耳精微之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之所備縷也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二終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三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弭訟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綱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儀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宗之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廟玄纁贄幣親御授綏壻有三年之喪致命女氏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喪既沒請命於壻壻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婚之謂乎而末世輕慢傷化敗俗壘



不修義許而弗與訟閱穢辱煩塞官曹今可使諸爭  
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  
嘗已再離者一倍裨娉其三絕者再倍裨娉如此離  
者不生訟心貪吝者無利重受乃王治之要術不易  
之永法也抱朴子答曰劉君愍德讓之凌替疾民爭  
之損化雖速我訟室豈不足用和之貴將遂淪胥創  
讜言以拾世遺建嘉謀以拯流遁紛譁之俗將以此  
而易無耻之風將由茲而移彌綸情偽固難間矣誠  
經國之永法至益之篤論也洪以不敏不識至理造

次承聞竊有疑焉夫婚媾之結義無逼迫彼則簡擇  
而求此則可意乃許輕諾後悔罪在女氏食言弃信  
與奪任情嚴防峻制未之能弭今猥恣之唯責裨娉  
倍貧者所憚也豈於財者則適其願矣後所許者或  
能富殖助其裨娉必所甘心然則先家拱默不得有  
言原情論之能無怨歎乎夫不伏之人視死猶歸血  
刃之禍於是將起今苟惜其辭訟之小醜而搆其難  
忍之大恨所謂愛其就子宙覽之煩忘其凋殞之酷  
也夫買物於市者或加價而奪之則歎忍而不忿然



矣况乎見奪待告之妻哉此法遂用者將使結婚者  
雖納敬親迎猶抱有見奪之慮何者劉君之論以同  
牢為斷固也爾則女氏雖受幣積年恒挾在意之威  
恃可數奪必惰於擇壻壻小不得意便得改悔結讎  
速禍莫此之甚矣曩人畫法慮關終始杜漸防萌思  
之良精而不關次奪之路斷以報板之制者殆有意  
乎儻令女有國色傾城絕倫而值豪右權臣之徒自  
玩冶容心忘禮度資累千金情無所吝十倍還娉猶  
所不憚况但一乎華氏不難於殺孔父而取其妻楚  
人為子迎婦以其美而自納之以此論之豈惜傾竭  
居產以助女氏還前家之直哉小人輕薄睚計五憚魚  
眦計二切在憚在成怨又喜委衰逐盛翫冷趨熱此法之行  
則必多奪貧賤而與富貴者矣不審吾君何方以防  
弊乎或曰可使女氏受娉禮無豐約皆以即日報板  
後皆使時人署姓名於別板必十人已上以備遠行  
及死亡又令女之父兄若伯叔答壻家書必手書一  
紙若有變悔而證據明者女氏父母兄弟皆加刑罪  
如此庶於無訟者乎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三終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四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酒誡

抱朴子曰目之所好不可從也耳之所樂不可順也  
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可隨也心之所欲  
不可恣也故惑目者必逸容鮮藻也惑耳者必妍音  
淫聲也惑鼻者必<sup>昌給</sup>蕙芬馥也惑口者必珍羞  
嘉旨也惑心者必勢利功名也五音畢惑則或承之  
禍為身患者不亦信哉是以智者嚴隱括於性理不



肆神以逐物檢之以恬愉增之以長筭其抑情也劇乎隄防之備決其御性也過乎腐轡之棄奔故能內保永年外免累累也蓋飢寒難堪者也而清節者不納不義之穀帛焉困賤難居者也而高尚者不處倉亂之榮貴焉蓋計得則能忍之心全矣道勝則害性之事棄矣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無毫分之細益有丘山之巨損君子以之敗德小人以之速罪耽之惑之甚息淺切不及禍世之士人亦知其然既莫能絕又不肯節縱心口之近欲輕召災之根源似熱渴

之恣冷雖適已而身危也小大亂喪亦罔非酒然而俗人是酣是酒音其初筵也抑抑濟濟言希容整誅湛露之厭厭歌在鎬之愷樂舉萬壽之觴誦溫克之義日未移晷體輕耳熱夫琉璃海螺之器並用滿酌罰餘之令遂急醉而不止拔轄投井於是口涌鼻溢濡首及亂屢僂蹢躅舍其坐遷載號載女友切如沸如羹或爭辭尚勝或啞啞烏格切獨笑或無對而談或嘔吐几筵或值居月切良倡或冠脫帶解貞良者流華督之顧眄怯懦者效慶忌之蕃捷遲重者蓬



轉而波擾整肅者鹿踊而魚躍口訥於寒暑者皆垂  
掌而諧聲謙卑而不競者悉裨瞻以高交廉耻之儀  
毀而荒錯之疾發聞昔之性露而傲很之態出精濁  
神亂臧否顛倒或奔車走馬赴阬客庚切谷而不憚以  
九折之阪為螳封或登危踞顛雖墮墜而不覺以呂  
梁之淵為牛跡也或肆忿於器物或為命切酣酒營於  
妻子加枉酷於臣僕用劍鋒乎熾火烈於室廬陪寶  
玩於淵流遷威怒於踞人加暴害於士友褻嚴主以  
夷戮者有矣犯凶人而受困者有矣言雖尚辭煩而

叛理拜伏徒多勞而非敬臣子失禮於君親之前幼  
賤悖慢於耆宿之座謂清談為詆詈以忠告為侵已  
於是白刃抽而忘思難之慮棒杖奮而罔顧乎前後  
搆瀉血之讎招大辟之禍以少凌長則鄉黨加重責  
矣辱人父兄則子弟將推刃矣發人所諱則壯士不  
能堪矣計數深尅則醒者不能恕矣起衆患於須臾  
結百痾於膏肓呼光切奔駟不能追既往之悔思改而  
無自及之反蹊蓋智者所深防而煦人所不免也其為  
禍敗不可勝載然而歡集莫之或釋舉白盈耳不論



於能否料漑霑於小餘以稽遲為輕已傾注於所  
敬殷勤勸而成薄勸之不持督之不盡怨色醜音所  
由而發也夫風經府藏使人怵恍及其劇者自傷自  
虞或遇斯疾莫不憂懼吞苦忍痛欲其速愈至於醉  
之病性何異於茲而獨居密以逃風不能割情以節  
酒若畏風憎病則荒沉之咎塞而流連之失正矣夫  
風之為疾猶展攻治酒之為變在乎呼吸及其間亂  
若存若亡視泰山如彈丸見滄海如盤盂仰唯荒且切  
天墮俯呼地陷卧待虎狼投井赴火而不謂惡也夫

用身之如此亦安能惜敬恭之禮護喜怒之失哉昔  
儀狄既疏大禹以興糟丘酒池辛癸以亡豐侯得罪  
以戴尊街孟景升荒壞以三雅之爵劉松爛腸以逃  
暑之飲郭珍發狂以無日不醉信陵之凶短襄子之  
亂政趙武之失衆子反之誅戮漢惠之伐命灌夫之  
滅族陳遵之遇害季布之疏斥子建之免退徐邈之  
禁言皆是物也世人好之樂之者甚多而戒之畏之  
者至少彼衆我寡良箴安施且願君子節之而已曩  
者旣年荒穀貴人有醉者相殺牧伯因此輒有酒禁



嚴令重申官司搜索收執榜

薄行切擊也

徇者相辱制鞭

而死者大半防之彌峻犯者至多至乃穴地而釀油囊懷酒民之好此可謂篤矣余以匹夫之賤託此空言之書末如之何矣又臨民者雖設其法而不能自斷斯物緩已急人雖令不從弗躬弗親廢民弗信以此而教教安得行以此而禁禁安得止哉沽賣之家廢業則困遂修飭賂遺依憑權右所屬吏不敢問無力者獨止而有勢者擅市張壚專利乃更倍售從其酤買公行靡憚法輕利重安能免乎哉或人難曰夫

夏桀殷紂之亡信陵漢惠之殘聲色之過豈唯酒乎以其生患於古而斷之於今所謂以褒姒喪周而欲人君廢六宮以阿房之危秦而使王者結草菴也蓋聞千鍾百觚堯舜之飲也唯酒無量仲尼之能也姬旦酒肴不徹故能制禮作樂漢高婆娑巨醉故能斬蛇鞠旅于公引滿一斛而斷獄益明管輅傾仰三斗而清辯綺粲楊雲酒不離口而太玄乃就子園醉無所識而霸功以舉一瓶之醪傾而三軍之衆悅解毒之觴行而盜馬之屬感消憂成禮策勲飲至降神合



人非此莫以也。內速諸父外將嘉賓如淮如澠春秋所貴由斯言之安可識乎。抱朴子答曰酒旗之宿則有之矣。譬猶玄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水火之原。於是在焉。然節而宣之則以養生立功用之失適則焚溺而死。豈可恃懸象之在天而謂水火不殺人哉。宜生之具莫先於食。食之過多實結癥瘕。況於酒醴毒之物乎。夫使彼夏桀紂信陵漢惠荒流於亡國之淫聲沉溺於傾城之亂色。皆由乎酒熏其性醉成其勢。所以致極情之失忘修飭之術者也。我論其本子識

其末謂非酒禍禍其安出。是獨知猛雨之霑衣而不知雲氣之所作。唯患飛埃之糝目。不覺颯風之所為也。千鍾百觚不經之言。不然之事。明者不信矣。夫聖人之異自才智至於形骸。非能兼人有七尺三丈之長萬倍之大也。一日之飲安能至是。仲尼則畏性之變不敢及亂。周公則終日百拜肴乾酒澄。上聖戰戰猶且若斯。况乎庸人能無悔乎。漢高應天承運革命。向雖不醉猶當斬蛇于公。聰達明於聽斷。小大以情不失枉直。是以刑不濫加。世無怨民。但其健飲不即



廢事若論大醉亦俱無知決疑之才何賴於酒未聞  
臯繇甫侯子產釋之醉乃折獄也管輅年少希當劇  
談故假酒勢以助膽氣若過其量亦必迷錯及其刺  
毫釐於爻卦索鬼神之變化占氣色以決盛衰聆鳴  
鳥以知方來候風雲而尅吉凶觀碑栢而識禍福豈  
復須酒然後審之揚雲通人才高思遠英瞻之富稟  
之自天豈籍外物以助著述及其數飲由於偶好亦  
或有疾以宣藥勢耳子園師志蓋已素定雖復不醉  
亦於終果瓶醪悅衆寓言之喻誠能賞罰允當威恩  
得所長筭縱橫應機無方則士思果殺人樂奮命其  
不然也雖流酒淵何補勝負繆公飲盜造次之權舍  
法長惡何足多稱哉豈如慎之邪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四終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五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疾謬

抱朴子曰世故繼有禮教漸頽敬讓莫崇傲慢成俗  
儔類飲會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體盛務唯在  
擣蒲彈棋所論極於聲色之間舉口不踰綺襦紈袴  
之側游步不去勢利酒客之門不聞清談論道之言  
專以醜辭嘲弄為先以如此者為高遠以不爾者為  
駸五駸切野於是馳逐之庸民偶俗之近人慕之者



猶宵蟲之赴明燭學之者猶輕毛之應颯

甫通切風朝

戲之談或上及祖考或下逮婦女往者務其不深焉

報者恐其不重焉倡之者不慮見答之後患和之者

耻於言輕之不塞周禾之芟溫麥之刈實由報恨不

能已也利口者扶強而黨勢辯給者借錄以刺敵錄

由切敵以不應者為拙劣以先止者為負敗如此交

惡之辭焉能默哉其有才思者為人也猶善於依因

機會往擬體例引古喻今言微理舉雅而可笑中而

不傷不悞人之所諱不犯人之所惜若夫拙者之為

人也則枉曲直湊使人愕然妍之與媿其於宜絕豈

唯無益而已哉乃有使酒之客及於難侵之性不能

堪之拂衣拔棘而手足相及醜言加於所尊歡心變

而成讎絕交壞身構隙致禍以杯螺相擲者有矣以

陰私相訐居謂切者有矣昔陳靈之被矢管氏之泯

族匪降自天口實為之樞機之發榮辱之上三緘之

戒豈欺我哉激雷不能追既往之失辭班輸不能磨

斯言之既玷音點雖不能三思而吐清談猶可息詭調

以防禍萌也尊其辭令敬其威儀使言無口過體無



倨

居御切

容可法可觀可畏可愛蓋遠辱之良術全交

之要道也且夫慢人者不愛其親者也輕鬪者不重

遺體者也皆陷不孝可不詳乎然而迷謬者無自見

之明觸情者諱逆耳之規疾美而無直亮之鍼

職深切

艾群惑而無指南以自反諂媚小人歡笑以贊善面

從之徒拊節以稱功益使惑者不覺其非自謂有端

晏之捷過人之辯而不悟斯乃招患之旌召害之符

傳非之驛傾身之車也豈徒減其方策之令聞虧其

沒世之德音而已哉蓋雖有偕老之慎不能救一朝

之過雖有陶朱之富不能贖片言之謬故毫釐之失

有千里之差傷人之語有劒戟之痛積微致著累淺

成深鴻羽所以沈龍舟群輕所以折勁軸寸飆所以

燔百尋之室蠹蛄所以仆

昔卜切

連抱之木也古賢何

獨跼蹐恂恂之如彼今人何生僂慢傲放之如此乎

是以高世之士望塵而旋迹輕薄之徒響赴而影集

謀事無智者之助居危無切磋之益良史懸筆無可

書之善談者含音無足傳之美令聞不著醜聲宣流

沒有餘貶貶將來始無可法終無可紀斯亦志士



之耻也安忍為之過而不改斯誠委夷路而陷叢棘  
舍嘉言而咽鈎吻者也豈所謂以小善為無益而不  
為以小惡為無損而不止以至惡積而不可掩罪大  
而不可解者邪余願世人改其無檢之行除其驕吝  
之失遣其誇矜尚人之疾絕息朝弄不典之言則趙  
勝之門無去客黃祖之悒無所用矣抱朴子曰或有  
不治清德以取敬而仗氣力以求畏其入衆也則亭  
立不坐爭處端上作色諧聲逐人自安其不得意恚  
懟不退其行出也則逼狹之地耻於分塗振策長驅

推人於險有不即避更加攄頓嗚呼悲哉此云古之  
卑而不可踰推蔭讓路勞謙下士無競於物立若不  
勝衣行若不容身者何其緬然之不肖哉夫德盛操  
清則雖深自挹降而人猶貴之若履蹈不高則雖行  
凌暴而人猶不敬假令外服人體內失人心所謂見  
憎惡非為見尊重也昔莊生未食趙王側立騶衍入  
壇燕君擁篲康成之里逆虜望拜林宗之庭莫不卑  
肅非力之所服也夫以抄盜致財雖巨富不足嘉凶  
德脅人雖見憚不足榮也然而庸民為之不惡故聞



其言者猶鴟梟之來鳴也覩其面者若鬼魅之見形也其所至詣則如妖恠之集也其在道塗則其逢虎之群也愚夫行之自矜為豪小人徵之以為橫階亂靡有定定此之由也然敢為此者非必篤頑也率冠蓋之後勢援之門素頗力行善事以竊虛名名既粗立本情便放或假財色以交權豪或因時運以佻榮位或以婚姻而連貴戚或弄毀譽以合威柄器盈志溢態發病出黨成交廣道通步高論所不能復制繩墨所不能復彈遂成鷹頭之蠅廟垣之鼠所未及

者則低眉掃地以奉望之居其下者作威作福以控御之故勝已者則不得聞聞亦陽不知也減已者則不敢言言亦不能禁也夫災蟲害穀至降霜則殄矣佞雄亂群值嚴時則敗矣獨善其身者唯可以不肯事之不行倣之而已耳有斧無柯其如之何哉抱朴子曰詩美雉鳩貴其有別在禮男女無行媒不相見不雜坐不通問不同衣物不得親授姊妹出適而反兄弟不共席而坐外言不入內言不出婦人送迎不出門行必擁蔽其面道路男由左女由右此聖人重



別杜漸之明制也且夫婦之間可謂昵矣而猶男子  
非疾病不晝居於內將終不死婦人之乎況於他乎  
昔魯女不幽居深處以致鳧<sub>力各切</sub>之變孔妻不密  
潛戶庭以起華督之禍史激無防有汙種之悔王孫  
不嚴有杜門之辱而今俗婦女休其蠶織之業廢其  
玄純之務不績其麻市也婆婆舍中饋之事修周旋  
之好更相從詣之適親戚承星舉火不已于行多將  
侍從暉暉盈路婢使吏卒錯雜如市尋道褻謔可憎  
可惡或宿于他門或冒夜而反遊戲佛寺觀視漁畋  
登高臨水出境慶弔開車褰幃周章城邑孟觴路酌  
絃歌行奏轉相高尚習非成俗生致因緣無所不肯  
誨淫之源不急之甚刑于寡妻家邦乃正願諸君子  
少可禁絕婦無外事所以防微矣抱朴子曰輕薄之  
人迹廁高深交成財贍名位粗會便背禮叛教託云  
率任才不逸倫強為放達以傲兀無檢者為大度以  
惜護節操者為澁少於是臘鼓垂無賴之子白醉耳  
熱之後結黨合群遊不擇類奇士頑儒或隔離而不  
接妄行所在雖遠而必至攜手連袂以遨以集入他



堂堂觀人婦女指玷脩短評論美醜不解此等何為者哉或有不通主人便共突前嚴飭未辦不復窺聽犯門折關踰堦居毀切穿隙有似抄劫之至也其或妾媵藏避不及至搜索隱僻就而引曳亦怪事也夫君子之居室猶不奄家人之不備故入門則揚聲升堂則下視而唐突他家將何理乎然落拓之子無骨骸而好隨俗者以通此者為親密距此者為不泰誠為當世不可不爾於是要呼憤雜入室視妻促膝之狹坐交杯觴於咫尺絃歌淫冶之音曲以詭文君之動心載號載呶譁戲醜褻窮鄙極黷爾乃笑亂男女之大節蹈相鼠之無儀夫桀傾紂覆周滅陳亡咸由無禮况匹庶乎蓋信不由中則屢盟無益意得神至則形語可忘君子之交也以道義合以志契親故淡而成焉小人之接也以勢利結以狎慢密故甘而敗焉何必房集內讒爾乃款誠著妻妾飲會然後分好昵哉古人鑒淫敗之曲防杜傾邪之端漸可謂至矣修之者為君子背之者為罪人然禁疏則上宮有穿窬之男網漏則桑中有奔隨之女縱而肆之其猶列猛



火於雲夢開積水乎萬仞其可撲以箒篲過以撮壤哉然而俗習行慣皆曰此乃京城上國公子王孫貴人所共為也余每折之曰夫中州禮之所自出也禮豈然乎蓋衰亂之所興非治世之舊風也夫老聃清虛之至者也猶不敢見乎所欲以防心亂若使柳下惠潔高行屢接褻讌將不能不使情生於中而色形于表况乎情炎者萬未一而抑情者難多得如斯之事何足長乎窮士雖知此風俗不足引進而名勢並乏何以整之每以為慨故常獲憎於斯黨而見謂為

野朴之人不能隨時之宜余其於信已而已亦安以我之不可從人之可乎可歎非一率如此也已矣夫吾末如之何也彼之染入邪俗淪胥以敗者曷肯納逆耳之讜言而反其東走之遠迹哉抱朴子曰俗間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為鄙黷不可忍論或感以楚撻或繫脚倒懸酒容酗管不知限齊至使有傷於流血踈鳥卧切折支體者可歎者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既不能動蹈舊典至於



德為鄉閭之所敬言為人士之所信誠正色矯而  
呵之何謂同其波流長此弊俗哉然民間行之日久  
莫覺其非或清談所不能禁非峻刑不能止也遂詘  
周而疵孔謂傲放為邈世矣或因變故佻竊榮貴或  
賴高援翻飛拔萃於是便驕矜誇驚氣凌雲物步高  
視遠眈然自足顧瞻否滯失群之士雖實英異忽焉  
若草或傾枕而延賓或稱疾以距客欲令人士立門  
以成林車騎填噓於閭巷呼謂尊貴不可不爾夫以  
勢位言之則周公勤于吐握以聞望校之則仲尼恂  
恂善誘咸以勞謙為務不以驕慢為高漢之末世則  
異於茲蓬髮亂鬢緇挾不帶或褻衣以接人或裸袒  
而箕踞朋友之集類味之遊莫切切進德問問修業  
攻過弼違講道精義其相見也不復叙離闊問安否  
賓則入門而呼奴主則望客而喚狗其或不爾不成  
親至而棄之不與為黨及好會則狐蹲牛飲爭食競  
割掣撥森摺無復厯耻以同此者為泰以不爾者為  
劣終日無及義之言徹夜無箴規之益誣引老莊貴  
於率任大行不顧細禮至人不拘檢括嘯傲縱逸謂



之體道嗚呼惜乎豈不哀哉於是嘲族以叙歡交極  
黷以結情款以傾倚申脚者為妖妍標秀以風格端  
嚴者為田舍朴駮以蚩鎮抗指者為勦令鮮倚以出  
言有章者為摺答粹突凡彼輕薄之徒雖便辟偶俗  
廣結伴流更相推揚取達速易然率皆皮膚狡澤而  
懷空抱虛有似蜀人瓠壺之喻胸中無一紙之誦所  
識不過酒炙之事所謂傲狠明德即聾從昧冒于貨  
財貪于飲食左生所載不才之子也若問以墳索之  
微言鬼神之情狀萬物之變化殊方之奇怪朝廷宗

廟之大禮郊祀禘祫之儀品三正四始之原本陰陽  
律曆之道度軍國社稷之典式古今因革之異同則  
恍悸自失喑鳴俛仰蒙蒙焉莫莫焉雖心覺面牆之  
困而外護其短乏之病不肯謚已強張大談曰雜碎  
故事蓋是窮巷諸生章句之士吟詠而向枯簡匍匐  
以守黃卷者所宜識不足以問吾徒也誠知不學之  
弊碩儒之貴所祖習之非所輕易之謬然終於迷而  
不返者由乎放誕者無損於進趨故也若高人以格  
言彈而呵之有不畏大人而長惡不悛者下其名品



則宜必懼然氷泮而革面旋而東走之迹矣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五終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六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譏惑

抱朴子曰澄濁剖判度物化生羽族或能應對焉毛  
宗或有知言焉于攬識往歸終知來玄禽解陰陽地  
螳遠泉流著龜無以過焉甘石不能勝焉夫唯無禮  
不則貴性厥初邃古民無階級上聖悼混然之甚陋  
愍巢穴之可鄙故構棟宇以去鳥獸之群制禮數以  
異等威之品教以盤旋訓以揖讓立則整折拱則抱



鼓趨步升降之節瞻視接對之容至于三千蓋檢溢之隄防人理之所急也故儼若冠於曲禮望貌首於五事出門有見賓之肅閑居有敬獨之戒顏生整儀於宵浴仲由臨命而結纓恭容暫廢惰慢已及安上治民非此莫以蓋人之有禮猶魚之有水矣魚之失水雖暫假息然枯槩可必待也人之棄禮雖猶覲然而禍敗之階也魯秉周禮暴兵不加魏式干木銳寇旋旆大楚帶甲百萬而有振槁之脆強秦殽函襲嶮而無折柳之固豈非棄三本而喪根柢之攸召哉矧

乎安可觸情喪亂日久風頽教沮抑斷之儀廢簡脫之俗成近人值正化之蚩後庸民遭道網之絕紊猶網魚之去水畧圍獸之出陸羅也喪亂以來事物屢變冠履衣服袖袂財制日月改易無復一定乍長乍短一廣一狹忽高忽卑或粗或細所飭無常以同為快其好事者朝夕放效所謂京輦貴犬眉遠方皆半額也余嘗凡夫拙於隨俗其服物變不勝故不變無所損者余未曾易也雖見指笑余亦不理也豈苟欲違衆哉誠以為不急耳上國衆事所以勝江表者多



然亦有可否者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謂違本邦之他國不改其祭梓之法也况於在其父母之鄉亦何為當事棄舊而強更學乎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絕手如中州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各一邦之妙並用古體俱足周事余謂廢已習之法更勤若以學中國之書尚可不須也况於乃有轉易其聲音以効北語既不能便良似可耻可笑所謂不得邯鄲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此猶其小者耳乃有遭喪者而學中國哭者今忽然無復念

之情昔鍾儀莊舄不忘本聲古人避之孔子云喪親者若嬰兒之失母其號豈常聲之有寧令哀有餘而禮不足哭以洩哀妍拙何在而乃治飾其音非痛切之謂也又聞貴人在大哀或有疾病服石散以數食宣藥勢以飲酒為性命疾患危篤不堪風冷幃帳茵褥任其所安於是凡瑣小人之有財力者了不復居於喪位常在別房高牀重褥美食大飲或與密客引滿投空至於沈醉曰此京洛之法也不亦惜哉余之鄉里先德君子其居重難或并在衰老於禮唯慙縗



麻在身不成喪致毀者皆過哀啜粥以不經甘時人  
雖不肖者莫不企及自勉而今人乃自取如此何其  
相去之遼緬乎人凡人不解呼謂中國人之居喪者  
多皆奢溢殊不然也吾聞晉之宣景文武四帝居親  
喪皆毀瘠踰制又不用王氏二十五月之禮皆行七  
月服于時天下之在重哀者咸以四帝為法世人何  
獨不聞此而虛誣高人不亦惑乎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六終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七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刺驕

抱朴子曰生乎世貴之門居乎熱烈之勢率多不與  
驕期而驕自來矣非夫超群之器不辯於免盈溢之  
過也蓋勞謙虛已則附之者衆驕慢倨傲則去之者  
多附之者衆則安去之者多則危之診也存亡之機  
於是乎在輕而為之不亦蔽哉亦有出自卑碎由微  
而著徒以翕肩歛迹僂伊側立低眉屈膝奉附權豪



因緣連會超越不次毛成翼長蟬蛻泉壤便自軒昂  
目不步足器滿意得視人猶芥或曲宴密集管絃嘈  
囂後賓填門不復接引或於同造之中偏有所見復  
未必全得也直以求之差勤以數接有情苞苴繼到  
壺榼不曠者耳孟軻所謂愛而不敬豕畜之也而多  
有行諸云是自尊重之道自尊重之道乃在乎以貴  
下賤卑以自牧非此之謂也乃衰薄之弊俗膏肓之  
痼疾安共為之可悲者也若夫偉人巨器量逸韻遠  
高蹈獨往蕭然自得身寄波流之間神躋九玄之表

道足於內遺物於外冠摧履決監縷帶索何肯與俗  
人競幹佐之便辟修佞幸之媚容効上林喋喋之畜  
夫為春蠶夏蠅之聒耳求之以貌貴之以妍俗人徒  
覩其外形之粗簡不能察其精神之淵邈務在皮膚  
不料心志雖懷英抱異絕倫邁世事動可以悟舉世  
之術言發足以解古今之惑含章括囊非法不談而  
茅蓬不能動萬鈞之鏗鏘侏儒不能看重仞之弘麗  
因而蚩之謂為凡憤夫非漢東之人不能料明珠於  
泥淪之蚌非泣血之民不能識夜光於重崖之裏



螟屯蚊眉之中而笑彌天之大鵬寸鮒游牛迹之水  
不貴橫海之巨鱗故道業不足以相涉聰明不足以  
相逮理自不合無所多怪所以疾之而不能默者願  
夫在位君子無以貌取人勉勗謙損以永天秩耳抱  
朴子曰世人聞戴叔鸞阮嗣宗傲俗自放見謂大度  
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學之或亂項科頭  
或裸袒蹲夷或濯脚於稠衆或浚便於人前或停客  
而獨食或行酒而止所親此蓋左衽之所為非諸夏  
之快事也夫以戴阮之才學猶以跣踣自病得失財  
不相補向使二生敬蹈檢括恂恂以接物兢兢以御  
用其至到何適但爾哉况不及之遠者而遵修其業  
其速禍危身將不移陰何徒不以清德見待而已乎  
昔西施心痛而卧於道側姿顏妖麗蘭麝芬馥見者  
咸美其容而念其疾莫不躊躇焉於是鄰女慕之因  
偽疾伏於路間形狀既醜加之酷臭行人皆憎其貌  
而惡其氣莫不睨面掩鼻疾趨而過焉今世人無戴  
阮之自然而効其倨慢亦是醜女閤於自量之類也  
帝者猶執子弟之禮於三老五更者率人以敬也人



而無禮其刺深矣夫慢人必不敬其親也蓋欲人之敬之必見自敬焉不修善事則為惡人無事於大則為小人紂為無道見稱獨夫仲尼陪臣謂為素王則君子不在乎富貴矣今為犯禮之行而不喜聞端死之譏是負豕而憎人說其臭投泥而諱人言其汙也昔辛有見被髮而祭者知戎之將熾余觀懷愍之世俗尚驕褻夷虜自遇其後羌胡猾夏侵掠上京及悟斯事乃先著之妖怪也今天下向平巾輿有微何可不共改既往之失脩濟濟之美乎夫入虎狼之群後

知貴育之壯勇處禮廢之俗乃知雅人之不渝道化凌遲流遁遂往賢士儒者所宜共惜法當扣心同慨矯而正之若力之不能末如之何且當竹柏其行使歲寒而無改也何有便當朋騰競逐彼闖茸之徒以取容於若曹邪去道彌遠可謂為痛歎者也其或俄然守正確爾不移不蓬轉以隨衆不改雅以入鄭者人莫能憎而知其善而斯以不同於二者便共仇讎而不數之嗟乎衰弊乃可爾邪君子聽使以亢亮方枘無黨於俗揚清波以激濁流執勁矢以厲群枉不



過當不見容與不得富貴耳天爵苟存於吾體者以此獨立不達亦何苦何恨乎而便當伐本瓦合鋪糟握泥剗足適履毀方入圓不亦劇乎夫節士不能使人不憎之而道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辱之而行猶在我也不能令人不擯之而操不可改也故分定計次勸沮不能干樂天知命憂懼不能入困瘁而益堅窮否而不悔誠能用心如此者亦安肯草靡萍浮以索鑿柄効乎禮之所弃者之所為哉抱朴子曰聞之漢末諸無徒自相品藻次第群驕慢傲不入道檢者

為都魁雄伯四通八達皆背叛禮教而縱肆邪僻訕毀真正中傷非黨口習醜言身行弊事凡所云為使人不忍論也夫古人所謂通達者謂通於道德達於仁義耳豈謂通乎褻黷而達於淫邪哉有似盜跖自謂有聖人之道五者也此俗之傷破人倫劇於寇賊之來不能經久豈所損壞一服而已若夫貴門子孫及在位之士不惜典刑而皆科頭袒體踞見賓客既辱天官又移染庸民後生晚出彼或以經清之資或佻竊虛名而躬自為之則凡夫便謂立身當世莫此



之美也夫守禮防者苦且難而其人多窮賤焉恣驕  
放者樂且易而為者皆速達焉於是俗人莫不委此  
而就彼矣世間或有少無清白之操業長以買官而  
富貴或亦其所知足以自飭也其黨與足以相引也  
而無行之子便指以為證曰彼縱情恣慾而不妨其  
赫奕矣此敕身履道而不免於貧賤矣而不知榮顯  
若有幸而頓淪者不遇皆不由其行也然所謂四通  
八達者愛助附已為之履不及納帶不暇結攜手升  
堂連袂入室出則接膝請會則直致所惠則得多屬  
託則常聽所欲則必副言論則見饒有患則見救所  
論薦則蹇驢蒙龍駿之價所中傷則孝已受商臣之  
譏故小人之赴也若決積水於萬仞之高隄而放烈  
火乎雲夢之枯草焉欲望肅雍濟濟後生有式是猶  
炙冰使燥積灰令熾矣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七終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八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百里

抱朴子曰三台九列坐而論道州牧郡守操綱舉領其官益大其事愈優煩劇所鍾其唯百里殷役於是乎出調求之所叢赴牧守雖賢而令長不堪則國事不舉萬機有闕其損敗豈徒止乎一境而已哉令長尤宜得才乃急於臺省之官也用之不得其人其故無他也在乎至公之情不行而任私之意不違也或



父兄貴重而子弟以聞望見選或高人屬託而凡品以無能見叙或是所宿念或親戚匪他知其不可而能用也等亦時有快者不為盡無所中也要於不精者率多矣其能自効立勉修清約夙夜在公以求衆譽懼風績之不美耻知己之謬舉歟矣庸猥之徒器小志近冒干貨賄唯富是圖肆情恣慾元止無足在所司官知其有足賴主人舉劾彈糾終於當解慮其結怨反見中傷不敢犯觸而恣其貪殘矣如此黎庶亦安得不困毒而離叛離叛者衆則不得不屯聚而為群盜矣夫百尋之室焚於分寸之颺千丈之波潰於一蟻之穴何可不深防乎何可不改張乎而秉斤兩者或舍銓衡而任情掌柯斧者或曲繩墨於附已選之者既不為官擇人而求之者又不自謂不任於是蒞政而政荒牧民而民散或有穢濁驕奢而困百姓者矣或有苛虐酷烈而多怨叛者矣或有閭塞退憤而廢事亂者矣或有潦倒疏緩而致弛壞者矣或有好興不急而疲人力者矣或有藏養逋逃而行凌暴者矣或有不曉法令而受欺弄者矣或有以音聲



酒色而致荒湏者矣或有圍碁樗蒲而廢政務者矣或有田獵遊飲而忘庶事者矣或有不省辭訟而刑獄亂者矣百姓不堪起為寇賊興谷發聞寘于叢棘虧君上之明益刑書之煩而民之受毒亦已深矣夫用非其人譬猶被木馬以繁纓何由騁迹於追風以壤龍當雲雨安能耀景於天衢哉石秉國之鈞出納王命者審良樂之顧盼不令跛蹇與騏驎肩昧苟得闇於自量者慮中道之顛躓不以駕繭服鸞衡則何患庶績之不成何憂四凶之不退二皇豈足四五帝

豈難六哉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八終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九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接䟽

抱朴子曰以英逸而遭大明桑蔭未移而金蘭之協  
已固矣以長才而遇深識則不待歷試而相知之情  
已審矣飄乎猶起鴻之乘勁風翩乎若騰鱗之躡驚  
雲也若以沈抑而可忽乎則姜公不用於周矣若以  
䟽賤而可距乎則毛生不貴乎趙矣若積素行乃說  
政則寧戚不顯於齊矣若貴宿名而委任則陳韓不



錄於漢矣明者舉大略細不伎不求故能取威定功  
成天平地豈片稱新而變數粒乃炊并瑕弃璧披毛  
索麋哉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九終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鈞世

或曰古之著書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隱而難曉今人  
意淺力近故露而易見以此易見比彼難曉猶溝澮  
之方江河螳堙之並嵩岱矣故水不發崑山則不能  
揚洪流以東漸書不出英俊則不能備致遠之弘韻  
焉抱朴子答曰夫論管宄者不可問以九陔之無外  
習拘閼者不可督以拔萃之獨見蓋徃古之士匪鬼



匪神其形器雖冶鑠於疇曩然其精神布在乎方策情見乎辭指歸可得且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難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經荒歷亂埋藏積久簡編朽絕亡失者多或雜續殘缺或脫去章句是以難知似若至深耳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瞻麗也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然則右之子書能勝今之作者何也然守株之徒嘸嘸所翫有耳無目何肯謂爾其於古人所作為

神今世所著為淺貴遠賤近有自來矣故新劍以詐刻加價弊方以偽題見寶也是以古書雖質樸而俗儒謂之墮於天也今文雖金玉而常人同之於瓦礫也然古書者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為學者之山淵使屬筆者得采伐漁獵其中然而譬如東甌之木長洲之林梓豫雖多而未可謂之為大厦之壯觀華屋之弘麗也雲夢之澤孟諸之藪魚肉之雖饒而未可謂之為煎燉之盛膳渝狄之嘉味也今詩與古詩俱有義理而盈於差美方之於士並有德行而一人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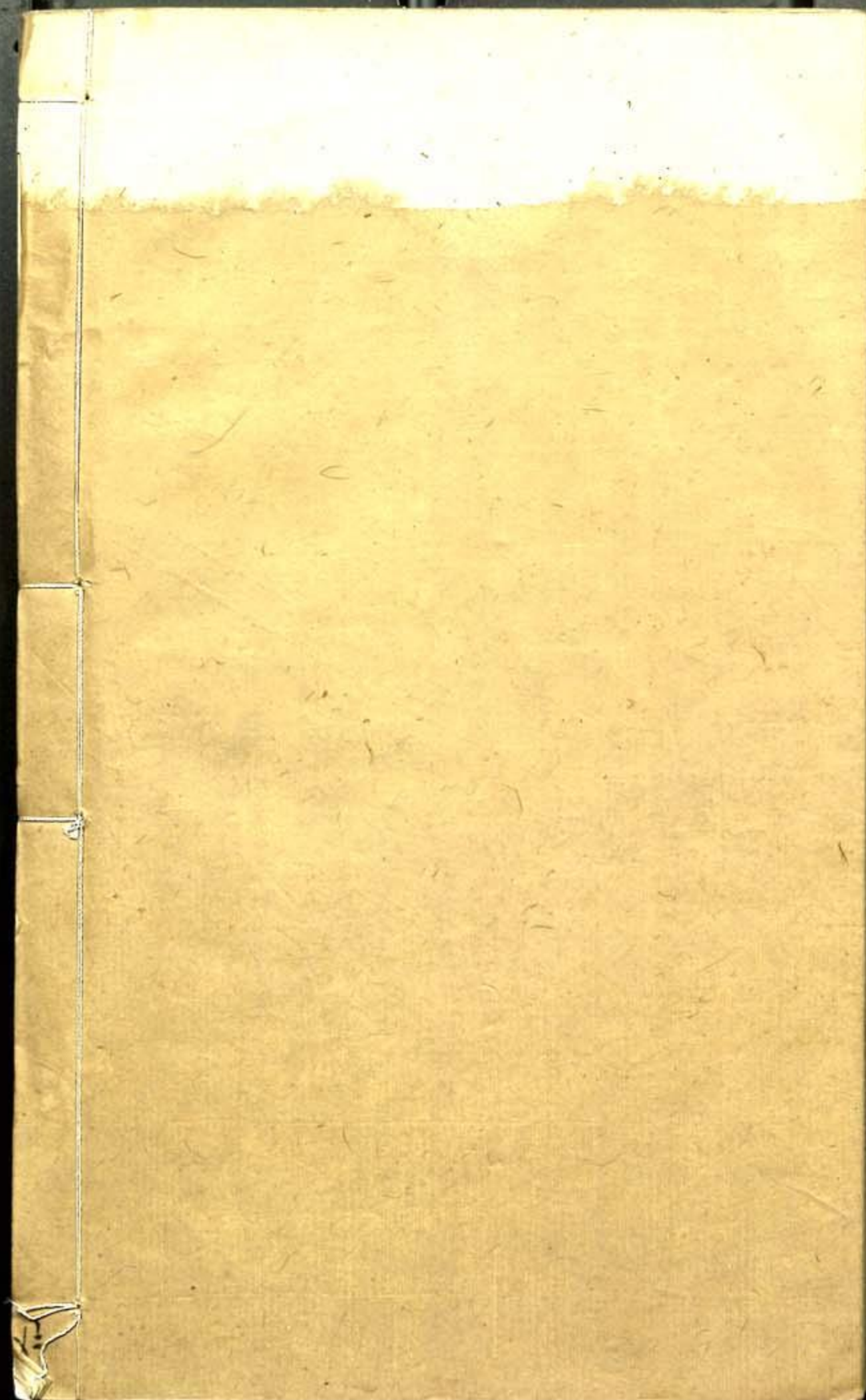
長藝文不可謂一例也比之於女俱體國色而一人獨閑百伎不可混為無異也若夫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遊獵而叔畋盧鈐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艷乎等稱征伐而出軍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則舉條可以覺焉近者夏侯湛潘安仁並作補亡詩白華由庚南陔華黍之屬諸碩儒高才之賞文者咸以古詩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賢之所作也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則莫

不彫飾時移世改理自然也至於蜀錦麗而且堅未可謂之減於蓑衣輜輶妍而又牢未可謂之不及推車也書猶言也若入談語故為知有胡越之接終不相解以此教戒人豈知之哉若言以易曉為辨則書何故以難知為好哉若舟車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結繩諸後作而善於前事其功業相次千萬者不可復縷舉也世人皆知之快於曩矣何以獨文章不及古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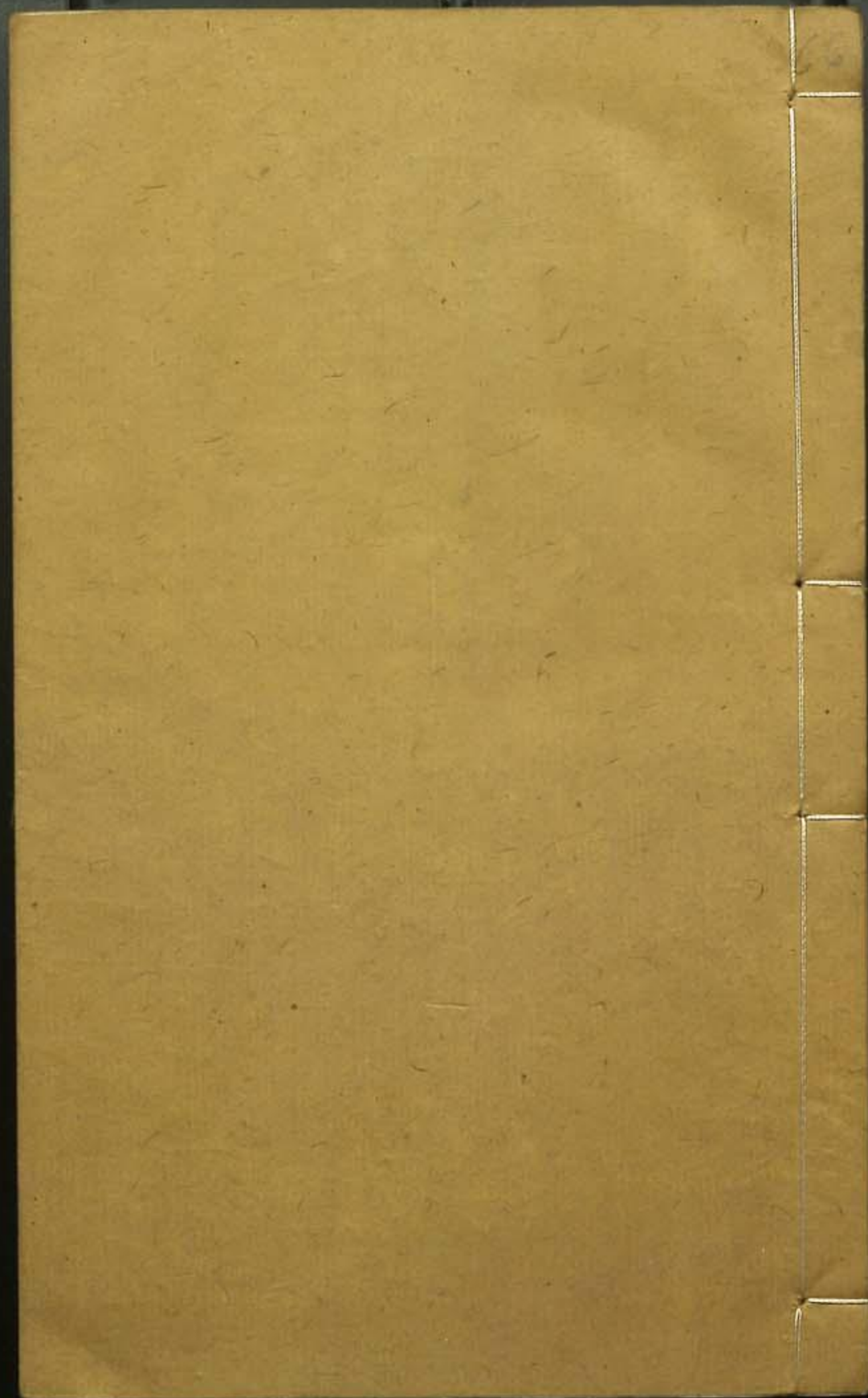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終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一

省煩

抱朴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彌綸人理誠為曲備然冠婚飲射何煩碎之甚邪人倫雖以有禮為貴但當令足以叙等威而表情敬何在乎升降揖讓之繁重拜起俯伏之無已邪往者天下乂安四方無事好古官長時或修之至乃講試累月督以楚撻晝夜修習廢寢與食經時學之一日試之執卷從事案文舉

昔丹陽葛洪稚川著



勲黜謫之罰又在其間猶有過誤不得其意而欲以  
為以此為生民之常事至難行也此墨子所謂累世  
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究其事者也古人詢于芻蕘  
博採童謠狂夫之言猶在擇焉至於墨子之論不能  
非也但其張刑網開塗徑浹人事備王道不能曲述  
耳至於譏葬厚刺禮煩未可棄也自建安之後魏之  
武文送終之制務在儉薄此則墨子之道有可行矣  
余以為喪亂既平朝野無為王者所制自君作古可  
命精學洽聞之士才任損益免於拘愚者使刪定三

禮割棄不要次其源流總合其事類集以相從其煩  
重遊說辭異而義同者存之不可常行除之無所傷  
損卒可斷約而舉之勿令沈隱復有凝滯其吉凶器  
用之物俎豆觚觶之屬衣冠車服之制旗章采色之  
美宮室尊卑之品朝饗賓主之儀祭奠殯葬之變郊  
祀禘祫之法社稷山川之禮皆可減省務令約儉大  
約則易從儉則用少易從則不煩用少則費薄不煩  
則泣事者無過矣費薄則調求者不苛矣拜伏揖讓  
之節升降盤旋之容使足叙事無令小碎條牒各別



今易案用今五禮混撓雜飭紛錯枝分葉散重出牙  
見更相貫涉舊儒尋案猶多所滯駁難漸廣異同無  
已殊理兼說歲增月長自非至精苦天不惑悶躊躇岐  
路之衢愁勞群疑之藪煎神瀝思考校叛例嘗有窮  
年竟不豁了治之勤苦決嫌無地呻吟尋析憔悴決  
角修之華首不立妨費日月廢棄他業愁困後生真  
未央矣長致章句多於本書今若破合雜俗次比種  
稷刪削不急抗其綱較其令炳若日月之著明灼若  
五色之有定息學者萬倍之役弭諸儒爭訟之煩將

來達者觀之當美於今之視周矣此亦改燒石去血  
食之比無所憚難而恨恨於惜懷推車遲於去巢居  
也然守常之徒而卒聞此義必將愕然創見謂之狂  
生矣夫三王不相沿樂五帝不相襲禮而其移風易  
俗安上治民一也或革或因損益懷善何必當乘船  
以登山策馬以涉川被甲以升廟堂重裘以當隆暑  
乎若謂古事終不可變則棺槨不當代新埋衣裳不  
宜改裸袒矣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一終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二

尚博

昔丹陽葛洪稚川著

抱朴子曰正經為道義之淵海子書為増深之川流  
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則林薄之  
裨嵩嶽也雖津塗殊闢而進德同歸雖離於舉趾而  
合於興化故通人總原本以括流末操綱領而得一  
致焉古人歎息於才難故謂百世為隨踵不以璞非  
崑山而棄耀夜之寶不以書不出聖而廢助教之言



是以問陌之拙詩軍旅之鞠誓或詞鄙喻陋簡不盈十猶見撰錄亞次典誥百家之言與善一揆譬操水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猶針炙者術雖殊而攻疾均焉漢魏以來群言彌繁雖義深於玄淵辭贍於波濤施之可以臻徵祥於天上發嘉瑞於后土召環雉於大荒之外安圓堵於函夏之內近弭禍亂之階遠垂長世之祉然時無聖人目其品藻故不得騁驥駉之迹於千里之塗編近世之道於三墳之末也拘繫之徒桎梏淺隘之中挈瓶訓話之間輕竒賤異謂為不

急或云小道不足觀或云廣博亂人思而不識合鎔銖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數於億兆群色會而交藻麗衆音雜而韶濩和也或貴愛詩賦淺近之細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書以磋切之至言為駮拙以虛華之小辯為妍巧真偽顛倒玉石混淆同廣樂於桑間鈞龍章於卉服悠悠皆然可歎可慨者也或曰著述雖繁適可以騁辭耀藻無補救於得失未若德行不言之訓故顏閔為上而游夏乃次四科之格學本而行末然則綴文固為餘事而吾子不褒崇



其源而獨貴其流可乎抱朴子答曰德行為有事優劣易見文章微妙其體難識夫易見者粗也難識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銓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難一焉吾故捨易見之粗而論難識之精不亦可乎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之格是可譏矣文之體略可得聞乎抱朴子答曰筌可以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筌文可以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迹韻略之宏促屬辭比事之疏

密源流至到之脩短蘊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遼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熠耀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鋌未足譬其銳鈍鴻羽積金未足比其輕重清濁參差所稟有主朗昧不同科強弱各殊氣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者便槩之一例斯伯牙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蓋刻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絕手之稱援琴者至衆而夔襄專知音之難廐馬千駟而騏驎有邈群之價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之容盖有遠過衆者也且文章



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末之前聞夫  
上天之所以垂象唐虞之所以為稱大人虎炳君子  
豹蔚昌旦定聖謚於一字仲尼從周之郁莫非文也  
八卦生鷹隼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文之所在  
雖賤猶貴大羊之羶未得比焉且夫本不必皆珍末  
不必悉薄譬若錦繡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雲雨  
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咫尺爾則文章雖為德行之弟  
未可呼為餘事也或曰今世所為多不及古文章著  
述又亦如之豈氣運衰殺自然之理乎抱朴子答曰

百家之言雖有步起皆出碩儒之思成才士之手方  
之古人不必悉減也或有汪濊玄曠合契作者內闕  
不測之深源外播不匱之遠流其所祖宗也高其所  
紬繹也妙變化不繫滯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凝閼  
於一塗之逼促是以偏嗜酸鹹者莫能識其味用思  
有限者不能得其神也夫應龍徐舉顧盼凌雲汗血  
緩步呼吸千里而螻蟻怪其無階而高致驚蹇患其  
過已之不漸也若夫馳驟於詩論之中周旋於傳記  
之間而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涯以至粗求至



精以其淺揣甚深雖始自髻鬣訖于振素猶不得也  
夫賞其快者必譽之以好而不得曉者必毀之以惡  
自然之理也於是以其所不解者為虛誕悽力侯切  
誠以為爾未必違情以傷物也又世俗率神貴古昔  
而黷賤同時雖有追風之駿猶謂之不及造父之所  
御也雖有連城之珍猶謂之不及楚人之所泣也雖  
有擬斷之劍猶謂之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起死  
之藥猶謂之不及和鵠之所合也雖有超群之人猶  
謂之不及竹帛之所載也雖有益世之書猶謂之不  
及前代之遺文也是以仲尼不見重於當時大玄見  
蚩薄於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  
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  
之朗何肯許今之才士不減古之枯骨重所聞輕所  
見非一世之所患矣昔之破琴剗絃者諒有以而然  
乎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二終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三

漢過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抱朴子曰歷覽前載逮乎近代道微俗弊莫劇漢末也當塗端右閹官之徒操弄神器秉國之鈞廢正興邪殘仁害義蹲踏背憎即聾從昧同惡成群汲引姦黨吞財多藏不知紀極而不能散錙銖之薄施擡清廉之窮儉焉進官則非多財者不達也獄訟則非厚貨者不直也官高勢重力足拔才而不能發毫釐之



片言進益時之翹俊也其所用也不越於妻妾之戚屬其惠澤也不出乎近習之庸瑣莫戒臧文竊位之譏靡追解狐忘私之義分祿以擬王林致士以由方回故列子比屋而門無鄭陽之恤高概成群而不遭暴生之薦抑挫獨立推進附已此樊姬所以掩口馮唐所以永慨也干時率皆素食偷容掩德蔽賢忌有功而危之疾清白而排之諱忠讜而陷之惡特立而擯之柔媚者受崇飭之祐方稜者蒙訕棄之患養豺狼而殲麟虞殖枳棘而剪椒桂於是傲兀不檢九轉

萍流者謂之弘偉大量苛碎峭峻懷螫挾毒者謂之公方正直令色警憲有貌無心者謂之機神朗徹利口小辯希指巧言者謂之標領清妍粹突萍鷺驕矜輕佻者謂之魏我魏我桀嗜酒好色鬪華無疑者謂之率任不矯求取不廉好奪無足者謂之淹曠達節蓬髮褻服遊集非類者謂之通美汎愛反經詭聖順非而博者謂之莊老之客嘲弄嗤領凌尚侮慢者謂之蕭豁雅韻毀方投圓面從響應者謂之絕倫之秀憑倚權豪推貨履徑者謂之知變之奇嬾看文書量量空



下名者謂之業大志高仰賴強親位過其才者謂之  
四豪之匹輸貨勢門以市名爵者謂之輕財貴義結  
黨合譽行與口違者謂之以文會友左道邪術假託  
鬼怪者謂之通靈神人卜占小數誑飭禍福者謂之  
知來之妙盤足馬弄稍切一夫之勇者謂之上將之  
元合離道聽偶俗而言者謂之英才碩儒若夫體亮  
行高神清量遠不諂笑以取悅不曲言以負心含霜  
履雪義不苟合據道推方嶷然不群風雖疾而枝不  
撓身雖困而操不改進則切辭正論攻過箴闕退則

端誠杜私知無不為者謂之閭駭從苦夙興夜寐退  
食自公憂勞損益畢力為政者謂之小器俗吏於是  
明哲色斯而幽遁高俊括囊而佯愚疏賤者奮飛以  
擇木繫制者曲從而朝隱知者不肯吐其祕筭勇者  
不為致其果毅忠寒離退姦凶得志邪流溢而不可  
遏也偽塗闢而不可杜也以臻乎凌上替下盜賊多  
有宦者奪人主之威三九死庸豎之手忠賢望士謂  
之黨人囚捕誅鋤天下嗟歎無罪無辜閉門遇禍微  
煙起於蕭牆而飈焚徧於宇宙淺隙發於膚寸而波



濤漂乎四極金城屠於廢寇湯池杭於一葦勁銳望塵而冰泮征人倒戈而奔北飛鋒荐於宸闥左袵掠於禁省禾黍生於廟堂榛莠秀乎玉階雲觀變為狐兔之藪象魏化為虎豹之蹊東序烟燼於委灰生民焦淪於淵火凶家害國得罪竹帛良史無褒言金石無德音夫何哉失人故也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三終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四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吳失

抱朴子曰吳之杪季殊代同疾知前失之於彼不能改絃於此鑒亂亡之未遠而聳傾車之前軌觀枹首之爭莓而忘同身之禍笑蟻虱之宴安不覺事異而患等見競濟之舟沈而不知殊塗而溺均也余生於晉世所不見余師鄭君具所親悉每誨之云吳之晚世尤劇之病賢者不用萍蘖充序紀綱弛紊吞舟多



漏卮舉以厚貨者在。前官人以黨強者為右。匪富匪  
勢窮年無冀德清行。高者懷英逸而抑淪。有財有力  
者躡雲物以官躋主。昏於上臣欺於下。不黨不得不  
競。不進背公之俗彌劇。正直之道遂壞。於是斥鷃因  
驚風以凌霄。朽舟託迅波而電邁。鴛鳳卷六翮於叢  
棘。鷁首滯潢汙而不擢矣。秉維之佐牧民之吏。非母  
后之親則阿諂之人也。進無補過拾遺之忠。退無聽  
訟之幹。虛談則口吐冰霜。行已則濁於泥濘。莫媿尸  
祿之刺。莫畏致戎之禍。以毀譽為蠶織。以威福代稼

穡。車服則光可以鑒。豐亨則群鳥爰止。叱咤於雷  
霆。禍福速於鬼神。勢利傾於邦君。儲積富乎公室。出  
飭翟黃之衛。從入遊王。相之藻稅。僮僕成軍。閉門為  
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有魚滄濯裘之儉。以竊  
趙宣平仲之名。內崇陶侃。文信之訾。實有安昌董鄧  
之汙。雖造賓不沐嘉旨之俟。飢士不蒙升合之救。而  
金玉滿堂。伎妾溢房。商販千艘。腐穀萬庾。園囿擬上  
林。館第僭太極。梁肉餘於犬馬。積珍陷於帑藏。其接  
士也。葭莩之薄。其自奉也。有盡理之厚。或有不開律



令之篇卷而竊大理之位不識謹案之所置而處機  
要之職不知五經之名目而饗儒官之祿不閑尺紙  
之寒暑而坐著作之地筆不狂簡而受駁議之榮低  
眉垂翼而充奏劾之選不辨人物之精粗而委以品  
藻之政不知三才之軍勢而軒昂節蓋之下屢為奔  
北之辱將而不失前鋒之顯號不別菽麥之同異而  
忝叨顧問之近任夫魚質龍文似是而非遭水而喜  
見獺即悲雖臨之以斧鉞之威誘之以傾城之寶猶  
不能奮鉛鋒於犀兕騁驚蹇以追風非不忌重誅也

非不悅美賞也體不可力無自奈何而欲與之輯熙  
百揆弘濟大務猶託萬鈞於尺舟之上求千鍾於升  
合之中繼芻狗而責盧鵠之効繡鷄鶩而崇鷹揚之  
功其不可用亦較然矣吳主不此之思不加夕惕倭  
諂凡庸委以重任危機急於殲弩亡徵著於日月而  
自謂安於峙嶽唐虞可仰也目力疲於綺縠而不以  
覽庶事之得失耳聰盡於淫音而不以證獻言之邪  
正穀帛靡於不急而不以賑戰士之凍餒心神悅於  
愛媚而不以念存亡之弘理蓋輕乎崇替之源而忽



乎宗廟之重者也鄭君又稱其師左先生隱居天柱  
山不營祿利不友諸侯然心願太平竊憂桑梓乃慨  
然永歎於蓬屋之下告其門生曰漢必寢耀黃精載  
起續樞紐於太微迴紫蓋於鶉首聯天理物光宅東  
夏惠風被於區外玄澤洽乎宇內重譯接武貢楷侯  
切盈庭蕩蕩巍巍格于上下承平字文因循甚易而  
五絃謐響南風不詠上不獲恭已之逸下不聞康哉  
之歌飛龍翔而不集淵虬蟠而不躍麟虞翳於冥昧  
朱華牙而未秀陰陽相沴寒燠繆節七政吉凶陵谷

易所殷雷輶磕於龍潛之月凝霜肅殺乎朱明之運  
玉燭不照沈醴不涌郊場多壘嘉生不遂其豈他哉  
誠由四凶不去元凱不舉用者不賢賢者不用也然  
高概遠量被褐懷玉守靜潔志無欲於物藏器淵滂  
得意遺世非禮不動非時不見困而無悶窮而不悔  
樂天任命混一榮辱進無悅色退無戚容者固有伏  
死乎甕牖安肯銜沾以進趨揭其不貲之寶以競燕  
石之售哉孔墨之道昔曾不行孟軻楊雄亦居困否  
有德無時有自來耳世無離朱皂白混焉時乏管青



騏蹇櫟焉磧礫積於金匱瑾瑜委乎溝洫匠石緬而  
遐淪梓豫忽而莫識已矣悲夫我生不辰弗先弗後  
將見吳土之化為晉域南民之變成北隸也言猶在  
耳而孫氏輿櫬抱朴子聞之曰二君之言可為來戒  
故錄于篇欲後代知有吳失國匪降自天也若荀諱  
國惡纖介不貶則董狐無貴於直筆賈誼將受譏於  
過秦乎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四終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五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守壻

抱朴子曰余友人自潛居先生者慕寢丘之莫爭簡  
壻土以葺宇銳精藝文意忽學稼屢失有年飢色在  
顏或人難曰夫知禮在於廩實施博由乎貨豐高出  
於有餘儉生乎不足故十千美於詩人食貨首乎八  
政躬稼基克配之業耦耕有不改之樂奇士之居也  
進則侶鴻鸞以振翮退則參陶白之理治仕必霸王



居必千金是以昔人必科膏壤以分利勤四體以稼穡播原菽之與與茂嘉蔬之翼翼收斂和之千倉積我使之惟億出連騎以游畋入侯服而玉食而先生之宅此也亢陽則出谷颺塵重陰則滔天凌丘陸無舍秀之苗水無吐穗之株裨糲曠於園廩薪爨廢於庖厨怡爾執待免之志淡然無去就之謨吾恐首陽之事必見於丹山之困可立而須人為子寒心子何晏然而弗憂也夫覩機而不作不可以言明安土而不移衆庶之常事豈翫鮑者忘蘭而大迷者易性乎

何先生未寤之久也鄙人惑焉不識所謂夫衮冕非禦鋒鏑之服典誥非救飢寒之具也胡不眎沃衍於四郊躬田畯之良業捨六藝之迂闊收萬箱以賑乏乎潜居先生曰夫賸者不可督之以分雅鄭瞽者不可責之以別丹漆井鼃不可語以滄海庸俗不中說以經術吾子苟知老農之小功未喻面牆之巨拙何異拾瑣沙而捐隋和向炯燭而背白日也夫好尚不可以一概杞趨舍不可以彼我易也夫欲躋閭閻風陟嵩華者必不留行於丘垤意在乎游南溟汎滄海者



豈暇逍遙於潢污是以注清聽於九韶者巴人之聲  
不能悅其耳烹大牢饗方丈者荼蓼之味不能甘其  
口鷓鴣戾赤霄以高翔鵠鷁傲蓬林以鼓翼沔隆殊  
途亦飛之極晦朔甚促朝菌不識蜉蝣忽忽於寸陰  
野馬六月而後息儵魴汎濫以暴鱗靈虬勿用手不  
測行業乖舛意何可得余雖藜藿之不充而足於鼎  
食矣故列子不以其乏而貪鄭陽之祿曾參不以其  
貧而易晉楚之富夫牧微言於將墜者周孔之遐武  
也情孳孳於為利者孟叟之罪人也造遠者莫能兼

通於岐路有為者莫能並舉於耕學體瘁而神豫亦  
何問於居約且又處壅則勞勞則不學清而清至矣  
居沃則逸逸則不學奢而奢來矣清者福之所集也  
奢者禍之所赴也福集則雖微可著雖衰可興焉禍  
赴則雖強可弱雖存可亡焉此不期而必會不招而  
自來者也故君子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輟其流則  
遏其源故道德之功建而多靡之門閉矣姜望至德  
而佃不復種重華大聖而漁不償網然後玉璫表營  
丘之祚大功有二十之高何必譏之以惰嬾而察才



以相士乎夫二人分財取少為廉余今讓天下之豐  
沃處茲邦之褊埆舍安昌之膏腴取北郭之無欲誠  
萬物之可細亦何往而不足哉北辰以不改為衆星  
之尊五嶽以不遷為群望之宗蟋蟀屢移而不貴禽  
魚饜深則逢患方將襲九典之蕪蕪播六德之嘉穀  
厥田邈於上土之科其收盈乎天地之間何必耕也  
為務哉昔被衣以弃財止盜庾氏以推壁厲貪疏廣  
散金以除子孫之禍叔敖取壻以弭可欲之憂牛缺  
以載珍致寇陶谷以多藏召殃得失較然可無鑒乎  
於是問者抑然良久口張而不能噓首俛而不能仰  
慨而嗟乎始悟立不朽之言者不以產業汨和追下  
帷之績者不以窺園涓目子以臭鷄之甘呼鴛鳳擗  
蟹之計要猛虎豈不陋乎鄙哉子之不以夙知也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五終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六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安貧

抱朴子曰昔漢火寢耀龍戰虎爭九有幅裂三家鼎據有樂天先生者避地蓬轉播流岷益始處昵於文休未見知於孔明而言高行方獨立不群時人憚焉莫之或與時二公之力不能違衆遂令斯生沈抑衡華齒漸桑榆而韋布不改而時主思賢不聞不知當途之士莫舉莫貢潛側武之陋巷甯繩樞之蓬屋進



廢經世之務退忘治生之事藜藿空朝不謀夕於是偶俗公子造而詰之曰蓋聞有伊呂之才者不父滯於窮賤懷猗頓之術者不長處於飢寒達者貴其知變智士驗乎不賈故范生出則滅吳霸越為命世之佐入則貨殖營生累萬金之貲夫貧在六極富在五福詩美哿矣易貴聚人垂餌否則鱣鮪來懸賞厚則果毅奮長卿所以解犢鼻而擁朱旄曲逆所以下席靡而享茅土不韋所以食十萬之邑絳侯所以拔圜圉之困也故下鄉儉而獲悔咎之辱漂嫗豐而家

千金之報先生無少伯之奇略專銳思乎六經忽絕

張良

之實禍慕不朽之虛名恥詭遇以干祿羞銜

沾以要榮冀西伯之方畋俟黃河之將清甘列子之菜色邈全神而遺形何異圖畫騏驎以代徒行之勞遙指海水以解口焦之渴張魚網於峻極之巔施釣綯於脩木之末雖自以為得所猶未免乎迂闊也事無身後之功物無違時之盛今海內瓜分英雄力競象龍滔天猾夏放命驚蹇星馳以兼路豺狼奮口而交爭當塗投袂以訟屈素士蒙塵以履徑純儒釋皇



道而治五霸之術碩生弃四科而恤月旦之評筐篚  
實者進於草萊乏資地者退於朝廷握黃白者排金  
門而陟玉堂誦方策者結世讎而委泥濘暫幣濃者  
瓦石成珪璋請託薄者龍駿弃林垌黨援多者偕驚  
颺以凌雲交結狹者侶跛鼃以沈泳夫九泥已不能  
遏彭蠡之沸騰獨賢亦焉能反流通之失正今先生  
入無儋石之儲出無束脩之調徒含章如龍鳳被文  
如虎豹吐之如波濤陳之如錦繡而凍餓於環堵何  
計疏之可弔奚不汎輕舟以託迅御飛帆以遠之交

瑰貨於朔南收金碧於九疑迪崔烈之遐武縻好爵  
於清時徒疲勞於述作豈蟬蛻之有期也獨苦身以  
為名乃黃老之所嗤也樂天先生荅曰六藝備研八  
索必該斯則富矣振翰摘藻德音無窮斯則貴矣求  
仁仁至舍旃焉如夫棲重淵以願靈外萬物而自得  
遺紛埃於險塗澄精神於玄默不窺牖以遐覽判微  
言而靡惑雖復設之以台鼎猶確爾而弗革也曷肯  
憂貧而與賈豎爭利戚窮而與凡瑣競達哉吾子苟  
知商賈可以崇寶耕也可以免飢不識逐麋者不顧



兔道遠者其到遲也且夫尚父之鼓刀素首乃吐奇也萬鈞之為重衝飈不能移簫韶未九成靈鳥不紆儀也是以俟扶搖而登蒼霄者不充詘於蓬蒿之杪騁蘭筋以陟六萬者不爭塗乎蹇驢之群大孝必畏辱親之險故子春戰悸於下堂上智不貴難得之財故唐虞捐金而抵璧明哲消禍於未來智士聞利則慮害而吾子訊僕以汎舟孳孳於潤屋勸隋珠之彈雀探虎口以奪肉輕遺體於不測觸重險以遠至忘髮膚之明戒尋乾沒於難冀若乃焚輪傾巖木拔石

飛陽侯山峙洪濤罪魏輕艘塵漂力與心違徒嗟泣而罔逮乃悟達者之見微也昔回憲以清苦稱高陳平以無金免危廣漢以好利喪身牛缺以載寶灰糜匹夫枉死於懷璧豐狐召災以美皮今吾子督余以誨盜之業敦余以召賊之策進醪酒以獻酬非養壽之忠益夫士以三墳為金玉五典為琴箏講肆為鍾鼓百家為笙簧使味道者以辭飽酣德者以義醒超流俗以高蹈軼億代而揚聲方長驅以獨往何貨賄之穢情夫藏多者亡厚好謙者忌盈含夜光者速剖



循覆車者必傾過載者沈其舟慾勝者殺其生蓋下  
士所用心上德所未營也於是問者茫然自失請備  
門生之末編永寶長生之良方焉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六終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七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仁明

抱朴子曰門人共論仁明之先後各據所見乃以諮  
余余告之曰三光垂象者乾也厚載無窮者坤也乾  
有明而兼仁坤有仁而無明卑高之數不以邈乎夫  
唯聖人與天合德故唐堯以欽明冠典仲尼以明義  
首篇明明在上元首之尊稱也明哲保身大雅之絕  
蹤也蛸飛蠕動亦有仁故其意愛弘於長育哀傷



著於啁嘯

上竹交切下子笑切嘯也

然赴阮穽而無猜入罽羅而

不覺有仁無明故並趨禍而攸失熾潛景以易咀生

結棟宇以免巢穴選禾稼以代毒烈制衣裳以改裸

飭役舟楫以濟不通服牛馬以息負步序等威以鎮

禍亂造器械以戒不虞創書契以治百官制禮律以

肅風教皆大明之所為非偏人之所能辯也夫心不

違仁而明不經國危亡之禍無以杜遏亦可知矣夫

料盛衰於未兆探機事之無形指倚伏於理外距浸

潤於根生者明之功也垂惻隱於昆蟲雖見犯而不

校覲齟齬而改牴避行葦而不蹈者仁之事也爾則

明者才也仁者行也殺身成仁之行可力為而至鑒

玄測幽之明難妄假精粗之分居然殊矣夫體不忍

之仁無臧否之明則心惑偽真神亂朱紫思筭不分

邪正不識不逮安危則一身之不保何暇立以濟物

乎昔姬公非無友于之愛而泣涕以滅親石碯非無

天性之慈而割私以義斷恩舍仁用明以計抑仁仁

可時廢而明不可無也湯武逆取順守誠不仁也應

天革命以其明也徐偃修仁以朝同班外墜城池之



險內無戈甲之備亡國破家不明之禍也門人曰仲尼歎仁為任重而道遠又云人而不仁如禮何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孟子曰仁宅也義路也人無惻隱之心非仁也三代得天下以仁失天下以不仁此皆聖賢之格言竹素之顯證也而先生貴明未見典據小子蔽闇竊所惑焉抱朴子答曰古人云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子近之矣曩六國相吞豺虎力競高權詐而下道德尚殺伐而廢退讓孟生方欲抑頓貪殘褒隆仁義安得不勤勤諄諄獨稱仁邪然未有并言云

仁勝明也譬猶疫癘之時醫巫為貴異口同辭唯論藥石豈可使謂鍼艾之伎過於長生又視之道乎且吾以為仁明之事布於方策直欲切理示大較精神舉一隅耳而子猶日用而不知云明事之無據乎乾稱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是立天以明無不包也坤云至哉萬物資生是地德仁承順而已先後之理不亦炳然詩云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明明天子令問不已易曰王明並受其福幽贊神明神而明之此則明之與神合體誠非純仁所能企擬也孔子曰聰明神武



不云聰仁又曰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不曰仁王春秋傳曰明德唯馨不云仁德書云元首明哉不曰仁哉老子歎上士則曰明白四達其說衰薄則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易曰王者南面向明不云向仁也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為仁由已斯則人人可為之也至於聰明何可督哉故孟子云凡見赤子將入井莫不趨而救之以此觀之則莫不有仁心但厚薄之間而聰明之分時而有耳昔崔杼不殺晏嬰晏嬰謂杼為大不仁而有小仁然則姦臣賊子猶能有仁矣

門人又曰易稱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人莫大於仁也抱朴子答曰所以云爾者以為仁在於行行可力為而明入於神必須天授之才非所以訓故也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七終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八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博喻

抱朴子曰盈乎萬鈞必起于鎗銖竦秀凌霄必始於分毫是以行潦集而南溟就無涯之曠尋常積而玄圃致極天之高

抱朴子曰騁逸策迅者雖遺景而不勞因風凌波者雖濟危而不傾是以元凱分職而則天之勲就伊呂既任而革命之功成



抱朴子曰瓊艘瑤楫無涉川之用金弧玉弦無激矢之能是以介潔而無政事者非撥亂之器儒雅而乏治略者非翼亮之乎

抱朴子曰閱風玄圃不借高於丘垤懸黎結綠不假觀於瓊珉是以英偉不群而幽惠之芬駭峻概獨立而衆禽之響振

抱朴子曰冰炭不銜能於冷熱瑾瑜不證珍而體著是以君子恭已不恤乎莫與至人尸居心遺乎毀譽抱朴子曰衝風傾山而不能効力於技毫火鑠金石

龍起潭

而不能耀烈以起涇是以淮陰善戰守而拙理治之策絳侯安社稷而乏承對之給

抱朴子曰徇名者不以授命為難重身者不以近欲累情是以紀信甘灰糜而不恨楊朱同一毛於連城抱朴子曰小鮮不解靈虬之遠規鷺不知鴻鵠之非匹是以耦耕者笑隙勝之技來淺識者嗤孔明之抱膝

抱朴子曰淳鈞之鋒驗於犀兕宣慈之良効於明試是以同否則元凱與斗筭無殊並任則駉騏與駑駘



不異

抱朴子曰器非瑚璉必進銳而退速量擬伊呂雖發晚而到早是以鷦鷯倦翮猶不越乎蓬杪爲雛徐起顧盼而戾蒼昊

抱朴子曰否終則承之以泰晦極則清輝晨耀是以垂耳吳阪者騁千里之逸軌縈鱗九淵者凌虹霓以高蹈

抱朴子曰九斷四屬者蘊藻所以表靈摧柯碎葉者蒞蕙所以增芬是以夷吾桎檻而建匡合之績應侯困辱而著入秦之勲

抱朴子曰所競者細則利同而讎結善否殊塗則事異而結生是以嬖母宿瘤惡見西施之艷容商臣小白憎聞延州之退耕

抱朴子曰精銳舛迹則凌遲者愧恨壯弱異科則扛鼎者見忌是以淮陰顯擢而庸隸悒悒以疾其超武安功高而范雎飭談以破其事抱朴子曰必死之病不下苦口之藥朽爛之材不受凋鏤之飭是以比干匪躬而剖心於情忠田豐見微而夷戮於言直



抱朴子曰嶧陽孤桐不能無絃而激哀響大夏孤竹不能莫吹而吐清聲是以官卑者稷卨不能康庶績權薄者伊周不能臻升平

抱朴子曰登峻者戒在於窮高濟深者禍生於舟重是以西秦有思上蔡之李斯東越有悔盈抗之文種抱朴子曰剛柔有不易之質貞撓有天然之性是以百鍊而南金不虧其真危困而烈士不失其正

抱朴子曰不以其道則富貴不足居違仁捨義雖期願不足吝是以卞隨負石以投淵仲由甘心以赴刃

抱朴子曰卑高不可以一概齊餐稟不可以勸沮化是以惠施患從車之苦少莊周憂得魚之方多

抱朴子曰出處有冰炭之殊躁靜有飛沉之異是以墨翟以重繭怡顏莊叟以遺世得意

抱朴子曰適心者交淺而愛深忤神者接久而彌乖是以聲同則傾蓋而居昵道異則白首而無憂

抱朴子曰餘觥鷁首涉川之良噐也櫂之以北狄則沈漂於波流焉蒲稍汗血迅趨之駿足也御非造父則傾僨於嶮塗焉青萍豪曹剡鋒之精絕也操者非



羽越則有自傷之患焉勁兵銳卒撥亂之神物也用者非明哲則速自焚之禍焉

抱朴子曰天秩有不遷之常尊無禮猶犯逆死之重刺是以玄洲之禽獸雖能言而不得廁貴牲蛩蛩之負斃雖寄命不得為仁義

抱朴子曰謗讟不可以巧言弭實恨不可以虛事釋釋之非其道弭之不由理猶懷冰之遣冷重鑪以却暑逐光以逃影穿舟以止漏矣抱朴子曰明主官人不令出其器忠臣居位不敢過其量非其才而妄授非所堪而虛任猶冰椀之盛沸湯葭葦之包烈火綴萬鈞於腐索加倍載於扁舟

抱朴子曰豹狐之裘不為負薪施九成六變不為龍夫設高唱遠謀不為庸愚吐忘身致果不為薄德作抱朴子曰民財匱矣而求不已下力竭矣而役不休欲怨難而不生規其寧之惟永猶斷根以續枝割背以裨腹刻目以廣明剜耳以開聰也

抱朴子曰法無一定而慕權宜之隨時功不倍前而好屢變以偶俗猶剽高馬以適卑車削附蹠以就褊



履斷長劍以赴短鞬割尺璧以納促匣也

抱朴子曰止波之脩鱗不出窮谷之隘鸞棲之峻木不秀培塿之卑九疇之格言不吐庸猥之口金版之高筭不出恒民之懷覩百抱之技則足以知其本之不細覩汪濊之文則足以覺其人之淵邃

抱朴子曰桑林鬱藹無補栢木之婁列膏壤帶郭無解黔敖之蒙袂然繭繡綈紉此之自出千倉萬箱於是乎生故識遠者貴本見近者務末

抱朴子曰體粗者繫形知精者得神原始見終者有可推之緒得之未朕者無假物之因是以晝見天地未足稱明夜察分毫乃為絕倫抱朴子曰芳藻春耀不能離柯以久鮮吞舟之魚不能舍水而攝生是以名美而實不副者必無沒世之風位高而器不稱者不免致寇之敗

抱朴子曰忍痛苦之藥石者所以除伐命之疾嬰甲冑之重冷者所以扞鋒鏑之集繫操履之拘苦者所以全拔萃之業納拂心之至言者所以悟易方之惑也



抱朴子曰鸞鳳競粒於庭場則受襲於雞鶩龍麟雜廁於芻豢則見黷於六牲是以商老棲峻以播遯世之操下隨赴深以全遺物之聲抱朴子曰浚井不涿則混濘滋積嘉穀不芸則芟莠彌蔓學而不思則疑閱實繁講肆不精則長惑喪功

抱朴子曰積萬金於篋篋雖儉乏而不用則未知其有異於貧窶懷逸藻於胃心不寄意於翰素則未知其有別於庸猥

抱朴子曰南威青琴姣冶之極而必俟盛飭以增麗

而賜游夏雖天才雋朗而實須墳誥以廣智

抱朴子曰丹幃接網組帳重蔭則醜姿翳矣朱漆致飭錯塗炫耀則枯木隱矣是以六藝備則卑鄙化為君子衆譽集則孤陋邈乎貴遊抱朴子曰繁林翳蒼則羽族雲萃玄淵浩汗則鱗群競赴德盛業廣則宅心者衆舍瑕錄用即遠懷近集

抱朴子曰尋飛絕景之足而不能騁逸放於吕梁凌波泳淵之屬而不能陟峻而攀危故離朱剖毫於百步而不能辯八音之雅俗子野合通靈之絕響而不



能指白黑於咫尺

抱朴子曰四聰廣聞則裁和納景萬仞虛已則行潦  
交赴故博采之道弘則異聞畢集庭燎之輝舉則奇  
士扣角誹謗之木設則有過不知敢諫之鼓懸則直  
言必獻

抱朴子曰能言莫不褒先而先政不必皆得也舉世  
莫不貶桀而桀事不必盡失也故一條之枯不損繁  
林之蓊藹萬冬生無解畢發之肅殺西施有所惡  
而不能減其美者美多也嫫母有所善而不能救其  
醜者醜篤也

抱朴子曰身與名難兩濟功與神難並全支離其德  
者苦而必安用以適世者樂而多危故驚禽以奮擊  
拘繫言鳥以智慧見籠瓊瑤以符采剖判三金以琦  
玩冶鑠蘭茝以芬馨剪刈文梓以含音受伐是以翠  
虬覩化益而登玄雲靈鳳值孟戲而反丹穴子永歎  
天倫之偉泰園悲被繡之犧

抱朴子曰萬彙傾角猛虎為之舍牙千禽鱗萃驚鳥  
為之握爪是以四國流言公旦而不能遏謗者盈路



子產而無以塞

抱朴子曰威施之艷粉黛無以加二至之氣吹呼不能增是以懷英逸之量者不矜風格以示異體貌俗之器者不恤小譽以徇通

抱朴子曰麟止鳳儀所忠在少孤鳴巢呼世忌其多是以俊乂盈朝而求賢者未倦讒佞作威而忠貞者切齒

抱朴子曰多力何必孟賁負鳥獲逸容豈唯鄭旦毛嬙颯迅非徒驕驍驍驍立斷未獨沉悶干將是以能立

素芝葉者不必東魯之丘能治掩枯之仁者不必西鄰之昌

抱朴子曰靈鳳振響於朝陽未有惠物之益而莫不澄聽於下風焉鵠梟宵集於垣宇未有分釐之損而莫不掩耳而注鏑焉故善言之往無遠不悅惡辭之來靡近不忤猶日月無謝於貞明枉矢見忘於暫出抱朴子曰影無違形之狀名無離實之文故背源之水必不能揚長流以東漸非時之華必不能稽輝藻於冰霜



抱朴子曰鋸牙之獸雖低伏而見憚揮斧之蟲雖跼形而不威故君子被褐窮而不可輕小人軒冕達而不足重

抱朴子曰逸麟道遙大荒之表故無機穽之禍靈鷲振翅玄圃之峯以違罽羅之患何必曲穴而永懷怵惕何必銜蘆而慘慘畏容故充乎宰割之用者必愛乎芻豢者也給乎煎熬之膳者必安乎庭立者也

抱朴子曰聰者貴於理遺音於千載之外而得興亡之迹明者珍於鑒逸群於寒瘁之中而抽匡世之器

若夫聆繁會之響而顧問於庸工非延州之清聰也枉英遠之才而謗之於常人非獨見之奇識也故與不賞物者而論用交儕之器是使瞽者指五色也與妬勝已者而謀舉疾惡之賢是與狐議治喪也

抱朴子曰驚駭危若於峻峻之端不樂咈呼之役吉光飢渴於冰霜之野不願犧牲之飽孤竹不以絕粒易鹿臺之富子庶不以困匱買銅山之豐

抱朴子曰志合者不以山海為遠道乖者不以咫尺為近故有跋涉而游集亦或密邇而不接



抱朴子曰華袞絜爛非隻色之功嵩岱之峻非一簣之積故九子任而康凝之績熙四七授而佐命之勲著

抱朴子曰羣虬無翅而天飛騰蛇無足而電驚鼉無耳而善聞蚓無口而揚聲故臯繇喑而與辯者同功晉野瞽而與離朱齊明

抱朴子曰官達者才未必當其位譽美者實未必副其名故鋸齒不能咀嚼箕舌不能別味壺耳不能理音僑鼻不能識氣金目不能擲望舒之景牀足不能  
有尋常之逝

抱朴子曰路人不能挽勁命中而識養由之射顏子不能控轡振策而知東野之敗故有不能下碁而經目識勝負不能微絃而過耳解鄭雅者也

抱朴子曰垂蔭萬畝者必出峻極之巔滔天襄陵者必發板桐之源邈世之勲必由絕倫之器定傾之策必吐冠俗之懷是以蟪蛄之巢無乘風之羽溝澮之中無宵朗之琦

抱朴子曰衝風焚輪原火所以增熾也螢燭值之而



反滅甘雨膏澤嘉生所以繁榮也而枯木得之以速朽朱輪華轂俊民之大寶也而負乘竊之而召禍鼎食萬鍾宣力之弘報也而逸才受之以覆餗

抱朴子曰屠犀為甲給乎專征之服裂翠為華集乎后妃之首雖出幽谷遷于喬木然為二物之計未若棲鼠於林薄攝生乎榛藪也故靈龜寧曳尾於塗中而不願巾笥之寶澤雉樂十步之啄以違雞鶩之禍抱朴子曰偏才不足以經周用隻長不足以濟衆短是以雞知將旦不能究陰陽之曆數鵲識夜半不能

極晷景之道度山鳩知晴雨於將來不能明天文蛇螭知潛泉之所居不能達地理

抱朴子曰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廟筭不精而窮兵以侵鄰猶鈔禾以討螽蟴伐木以殺蠹蝎食毒以中蚤風徹舍以逐雀鼠

抱朴子曰銳鋒產乎鈍石明火熾乎闇木貴珠出乎賤蚌美玉出乎醜璞是以不可以父歟限重華不可以祖禰量衛霍也

抱朴子曰志得則顏怡意失則容戚本朽則末枯源



淺則流促有諸中者必形乎表發乎邇者必著乎遠  
抱朴子曰妍姿媚貌形色不齊而悅情可均絲竹金  
石五聲詭韻而快耳不異繳飛鉤沉冒舉且抑而有  
獲同功樹勲立言出處殊塗而所貴一致

抱朴子曰利豐者害後質美者召災是以南禽殲於  
藻羽穴豹死於文皮鱣鯉積而玄淵涸麋鹿聚而繁  
林焚金玉崇而寇盜至名位高而憂責集

抱朴子曰商風宵蕭則絺扇廢登危陟峻則輕舟棄  
干戈雲擾則文儒退喪亂旣平則武夫黜

抱朴子曰價直萬金者不待見其物而好惡可別矣  
條枝連抱者不俟圍其木而巨細可論矣故望洪濤  
之滔夫則知其不起乎潢汙之中矣觀翰草之汪濊  
則知其不出乎章句之徒矣

抱朴子曰丹華綠草不拘於曲瘁之株紫芝芳秀不  
限於斥鹵之壤是以受玄珪以告成者生於四罪之  
門承歷數於文祖者出於頑嚚之家

抱朴子曰善言居室則靡遠不應枉直不中則無近  
不離是以宋野有退舍之憂惑殷朝有外奔之昵屬



四環至自少廣之表鹿馬變於蕭牆之裏

抱朴子曰荆卿朱亥不示勇於怯弱之間孟賁馮婦不奮戈戟於俚俠之群英儒碩生不飭細辯於淺近之徒達人偉士不變皎察於流俗之中

抱朴子曰盤旋揖讓非禦寇之容擗甲纓冑非廟堂之飭垂紳振佩不可以揮刃爭鋒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

抱朴子曰乾坤陶育而庶物不識其惠者由乎其益無方也大人神化而群細不覺其施者由乎治之於未有也故可知者小也易料者少也

抱朴子曰娥英任姒不以蠶織為首稱湯武漢高不以細行招近譽故澄視於三辰者不遑紆鑒於井谷清聽於韶濩者豈暇垂耳於桑間

抱朴子曰膚表或不可以論中望貌或不可以核能仲尼似喪家之狗公旦類朴斲之材咎繇面如蒙箕伊尹形若槁骸及龍陽宋朝猶土偶之冠夜光籍孺董鄧猶錦紈之裹塵埃也

抱朴子曰勛華不能化下愚故教不行於子弟辛癸



不能改上智故惡不染於三仁

抱朴子曰至大有所不能變極細有所不能奪故冰霜肅殺不能凋菽麥之茂熾暑鬱隆不能消雪山之凍颼風蕩海不能使潛泉揚波春澤榮物不能使枯卉發華

抱朴子曰泣血之寶仰璽礎以摘景沉閭孟勞頂楚砥以歛鋒騶駟待王孫而致遠令質俟隱括而成德抱朴子曰棲鸞戢鸞雖飢渴而不願籠委於庖人之室乘黃天鹿雖幽飢而不樂芻秣於濯龍之廐是以

掇蜩之叟忘萬物於芳林垂綸之生忽執珪於南楚抱朴子曰方圓舛狀逝止異歸故渾象尊於行健坤后貴於安貞七政四氣以周流成功五嶽六柱以峙靜作鎮是以宋墨楚中以載馳存國干木胡明以無為折衝

抱朴子曰得意於丘園者身否而神泰役已以恤物者形逸而心勞故抱甕灌園者歡於台宰嘔餐茹微者美乎鼎食杖策去幽者形如膳腊夜以待旦者勤憂損命



抱朴子曰仁忍有天淵之絕善否猶有無之覺騶虞側足以蹈虛豺狼掩群以害生虞卿捐相印以濟窮華公讓三事以推賢李斯疾勝已而殺韓非龐涓患不如而刑孫臆

抱朴子曰用得其長則才無或棄偏詰其短則觸物無可故輕羅霧縠冶服之麗也而不可以禦流鏑沉閭巨闕斷斬之良也而不可以挑脚刺

抱朴子曰小疵不足以損大器短疾不足以累長才日月挾蟲鳥之瑕不効麗天之景黃河合泥滓之濁

不害梁山之流奢僭不可以棄夷吾奪由不可以薄蕭何竊妻不可以廢相如受金不可以斥陳平  
抱朴子曰虎豹不能搏噬於波濤之中騰蛇不能凌凌於不霧之日摯雉兔則鸞鳳不及鷹鷂引耕犁則龍麟不逮雙峙故武夫勇士無用乎晏如之世碩生逸才不貴乎力競之運抱朴子曰兩絆而項領則騏驎與蹇驢同矣失林而居櫟則獐與獐貉等矣韜鋒而不擊則龍泉與鋸刀均矣才遠而任近則英俊與庸瑣比矣若乃求千里之迹於繫維之駿責匠世



之歟於處碎之賢謂之不惑吾不信也

抱朴子曰捐荼茹蒿者必無識甘之口棄瓊拾礫者必無甄珍之明薄九成而悅北鄙者吾知其不能格靈祗而儀翔鳳矣含英秀而杖藜民者吾知其不能叙彝倫而臻升平矣

抱朴子曰達乎通塞之至理者不憎悒於窮否審乎自然之有命者不逸豫於道行故策抑淵涉則遺愼悶之心振耀宸衷而無得意之色三仕三已則其人也

抱朴子曰否泰繫乎運窮達不足論士得失在乎適偶榮辱不可以才量時命不可以力求遭遇不可以智違故尚父者老婦之棄夫韓信者乞食之餓子蕭公者斗筭之吏黥布者刑黜之亡隸當其行龍姿於虺蜥之中卷鳳翅乎斥鷃之群則彼龍后謂為其倫抱朴子曰四靈翳逸而為隆平之符幽人嘉遁而為有國之寶何必司晨而銜鑣羈紲於憂責哉有用人之用也無用我之用也狗身者不以名汨和修生者不以物累已



抱朴子曰量才而授者不求功於器外揆能而受者不冒責於力盡故滅焚燭者不煩滄海扛斤兩者不事烏獲運薪輦鹽不宜枉騏驥之脚碎職瑣任安足屈獨行之俊矣

抱朴子曰眀澮之流不能運大白之艘升合之器不能容千鍾之物熠燿不能並表微之景常才不能別逸倫之器蓋造化所假聰明有本根也

抱朴子曰郢人美下里之淫鼃而薄六莖之和音庸夫好悅耳之華譽而惡利行之良規故宋玉合其延

靈之精聲智士招其獨見之遠謀也

抱朴子曰瓊珉山積不能無挾瑕之器鄧林千里不能無偏枯之木論珍則不可以細疵棄巨美語大則不可以少累廢其多故叛主者良平也而吐六奇以安上群盜者彭越也而建弘勲於佐命

抱朴子曰五嶽魏我不以藏疾傷其極天之高滄海泥濘不以含垢累其無涯之廣故九德尚寬以得衆宣尼汎愛而與進



子外篇卷三十八終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九

廣譬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抱朴子曰立德踐言行全操清斯則富矣何必玉帛  
之崇乎高尚其志不降不辱斯則貴矣何必青紫之  
兼抱也俗民不能識其度量庸夫不得揣其銓衡是  
則高矣何必凌雲而蹈霓乎問者莫或測其淵流求  
者未有覺其短乏是則深矣何必洞河而淪海乎四  
海苟備雖室有懸磬之妻可以無羨乎鑄山而煮海



矣身處鳥獸之群可以不渴乎朱輪而華轂矣

抱朴子曰潛靈侯慶雲以騰竦棲鴻階勁風以凌虛素鱗須姬發而躍白雉待公旦而來姜老值西伯而投磻溪之綸韓英遭漢高乃騁撥亂之才

抱朴子曰澄精神於玄一者則形器可忘邈高節以外物者則富貴可遺故支離之偉造化而怡顏北人箕叟棲嵩岫而得意焉

抱朴子曰粗理不可浹全能事不可畢兼故懸象明而可蔽山川滯而或移金玉剛而可柔堅冰密而可

離公旦不能與伯氏跟絰於馮雲之峻仲尼不能與呂梁較伎於百仞之溪抱朴子曰震雷不能細其音以協金石之和日月不能私其耀以就曲照之惠大川不能促其涯以適速濟之情五岳不能削其峻以赴陟者之欲故廣車不能脅其轍以苟通於狹路高士不能撓其節以同塵於隘俗

抱朴子曰陰陽以廣陶濟物三光以普照著明萬華以藏疾為曠北溟以含垢稱大碩儒以與進弘道遠教以博愛容衆



抱朴子曰靈龜之甲不必為戰施鱗角鳳爪不必為  
闔設故雋生不釋劍於平世擊析不輟備於思危  
抱朴子曰南金不為處幽而自輕瑾瑜不以居深而  
止潔志道者不以否滯而改圖守正者不以莫賞而  
苟合

抱朴子曰登玄圃者悟丘阜之卑浮溟海者識池沼  
之褊披九典乃覺牆面之篤蔽聞至道乃知拘俗之  
多迷

抱朴子曰渾沌之原無皎澄之流毫釐之根無連抱  
之枝分寸之燼無炎遠之熱隙穴之中無炳蔚之群  
鈎曲之形無繩直之影參差之上無整齊之下  
抱朴子曰不覩瓊琨之熠爍則不覺瓦礫之可賤不  
覩虎豹之或蔚則不知犬羊之質漫聆白雪之九成  
然後悟巴人之極鄙識儒雅之汪歲爾乃悲不學之  
固陋

抱朴子曰無當之玉盃不如全用之甃埴寸裂之錦  
黻未若堅完之韋布故夏姬之無禮不如孫叔之皎  
潔富貴之多罪不如貧賤之履道



抱朴子曰猛獸不奮搏於度外鷹鷂不揮翮以妄擊若廟筭既內不揆德進取又外不量力猶輕羽之投洪鑪飛雪之委沸鑊朝菌之試干將羔犢之犯覬虎也

抱朴子曰三辰蔽於天則清景暗於地根荄蹙於此則柯條瘁於彼道失於近則禍及於遠政繆於上而民困於下

抱朴子曰務於遠者或失於近治其外者或患生乎內覆頭者不必能令足不濡蔽腹者不必能令背不傷故秦始皇城遏胡而禍發幃幃漢武懸旌萬里而變起蕭牆

抱朴子曰人才無定珍噐用無常道進趨者以適世為奇役御者以合時為妙故玄冰結則五明捐隆暑熾則裘鑪退高鳥聚則良弓發狡兔多則盧鵲走干戈興則武夫奮詔夏作則文儒起

抱朴子曰激修流揚朝宗者不可以背五城而跨積石舒翠葉吐丹葩者不可以舍洪芡而去繁柯敗源失本豈不枯乾叛聖違經理不弘濟



抱朴子曰四瀆辯源五河分流赴卑注海殊塗同歸色不均而皆艷音不同而咸悲香非一而並芳味不  
等而悉美

抱朴子曰物貴濟事而飭為其末化俗以德而言非其本故縣布可以禦寒不必貂狐淳素可以匠物不在文辯

抱朴子曰衝風謐氣則轉蓬山峙脩網旣舒則萬目齊理故未有好謙而下慢主賤寶而俗貧

抱朴子曰事有緣微而成著物有治近而致遠故修步武之池而引沈鱗於江海豐朝陽之林而延靈禽於丹穴設象於槃盂而翠虬降於玄霄委灰於尺水而蚺虺變於太極是以晉文回輪於勇蟲而壯士雲赴句踐曲躬於怒鼃而戎卒輕死九九顯而扣角之俊至枯骨掩而參分之仁洽

抱朴子曰膏壤在芟而柯葉含榮率俗以身則不言而化故有唐以鹿裘臻太平齊桓以捐紫止奢競章華構而豐屋之過成露臺而玄默之風行

抱朴子曰聰者料興亡於遺音之絕響明者觀機理



於玄微之未形故越人見齋桓不振之徵於未覺之疾箕子識殷人鹿臺之禍於象箸之初

抱朴子曰二儀不能廢春秋以成歲明主不能舍刑德以致治故誅貴所以立威賞賤所以勸善罰上達則姦萌破而懦弱所能用也惠下逮則遠人懷而非儉吝所能辯也

抱朴子曰浮滄海者必精占於風氣故保利涉之福善泣政者必戰戰於得失故享惟永之慶故闇君之所輕蓋明主之所重也亡國之所棄則治世之所行

也

抱朴子曰毫釐蹉於機則尋常違於的與奪失於此則善否亂於彼邪正混綽則姦倫攸斂功過不料則廢績以崩故明君賞猶春雨而無霖淫之失罰擬秋霜而無詭時之嚴

抱朴子曰明銓衡者所重不可得誣也仗法度者所愛不可得私也故得人者先得之於已者也失人者先失之於已者也未有得已而失人失已而得人者也



抱朴子曰明主躬操威恩不假人以利器暗主倒執干戈雖名尊而勢去故制慶賞而得衆者田常所以奪齊也擅威福而專朝者王莽所以篡漢也

抱朴子曰常制不可以待變化一塗不可以應無方刻船不可以索遺劍膠柱不可以諧清音故翠蓋不設於晴朗朱輪不施於涉川味淡則加之以鹽沸溢則增水而減火

抱朴子曰丹書鐵券刺牲歃血不能救違約之弊則難以結繩檢矣五刑九伐赤族之盛不足以止覬覦之姦則不可以舞干化矣是以書有世重之文易有隨時之宜

抱朴子曰人有識真之明者不可欺以偽也有揣深之智者不可誑以淺也不然以虺蛇為應龍狐鴟為麟鳳矣

抱朴子曰世有雷同之譽而未必賢也俗有謹譁之毀而未必惡也是以迎而許之者未若鑒其事而試其用逆而距之者未若聽其言而課其實則佞媚不以虛談進良能不以孤弱退鴛蹇輟望於大輅戎虬



揚鑣而電騁則功胡大而不可建道胡遠而不可到  
抱朴子曰潛朽之木不能當傾山之風舍隙之崖難以值滔天之濤故七百之祚三十之世非徒牧野之功倒戈之敗鹿臺之禍不始甲子之朝其彊久矣其亡尚矣

抱朴子曰貴遠而賤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歎息於韓非之書而想其為人漢武慷慨於相如之文而恨不同世及旣得之終不能授或納讒而誅之或放乎冗散此蓋華公之好偽形見真龍而失色也

抱朴子曰摩尼不宵朗則無別於磧礫化鯢不凌霄則靡殊於桃蟲綿駒吞聲則與喑人為群逸才沈抑則與凡庸為伍故鯁鯁襲絳虬於淵滂鴛鴦蹇驢駮於垌野者不識彼物靜與之同動與之異

抱朴子曰棄金璧於塗路則行人止足委錦紈於泥濘則見者驚咄若夫放高世之士於庸鹵之伍捐經國之器於困滯之地而談者不訟其屈達者不拯其窮或貴其文而忽其身或用其策而忘其功斯之為



病由來久矣

抱朴子曰開源不億仞則無懷山之流崇峻不凌霄則無彌天之雲財不豐則其惠也不博才不遠則其辭也不贍故觀盈文之牙則知其不出徑寸之口見百尋之枝則知其不附毫末之木

抱朴子曰靈鳳所以晨起丹穴夕萃軒丘日未移晷周章九陵凌風蹈雲不蹶不闕者以其六翮之輕勁也夫良才大智亦有國之六翮也

抱朴子曰淇衛忘歸不能無絃而遠激振塵之音不能無器而興哀超俗拔萃之德不能立功於未至之時

抱朴子曰朱綠之藻不秀於枯柯傾山之流不發乎涸源熠耀之宵焰不能使萬品程形志盡勢利不能使芳風邈世

抱朴子曰重淵不涸地則不能含螭龍吐吞舟峻山不極天則不能韜琳琅播雲雨立德不絕俗則不能收美聲著厚實執志不絕群則不能臻成功銘弘勲而凡朝為蜩翼之善夕望丘陵之益猶立植黍稷坐



索於豐收也抱朴子行無邈俗之標而索高世之稱  
體無道藝之本而營朋黨之末欲以收清貴於當世  
播德音於將來猶褰裳以越滄海企佇而躍九玄  
抱朴子曰泥龍雖藻繪炳蔚而不堪慶雲之招撩禽  
雖琬琢玄黃而不任凌風之舉芻狗雖飾以金翠而  
不能躡景以頓逸近才雖豐其寵祿而不能令天清  
而地平

抱朴子曰毒粥既陳則旁有爛腸之鼠明燎宵舉則  
下有聚死之蟲芻豢之豐則鼎俎承之才小任大則  
泣血漣如桑霍為戒厚矣范䟽之鑒明矣

抱朴子曰滄海揚萬里之濤不能歛山峯之塵驚風  
摧千仞之木不能拔弱草之萎貙虎踞闕不能威蚊  
蚩冠世之才不能合流俗

抱朴子曰堅志者功名之主也不惰者衆善之師也  
登山不以艱險而止則必臻乎峻嶺矣清若不以窮  
否而怨則必永其令聞矣

抱朴子曰和鵠雖不長生而針石不可謂非濟命之  
器也儒者雖多貧賤而墳典不可謂非進德之具也



播種有不收者矣而稼穡不可廢仁義有遇禍者矣而行業不可惰

抱朴子曰重載不止所以沉我舟也昧進忘退所以危我身也聚蝎攻木雖權安然必傾之徵也

抱朴子曰玄雲為龍興非虺蜥所能招也颯風為虎發非狐貉之能致也是以大人受命則逸倫之士集王帛幽求則丘園之俊起

抱朴子曰淮陰隱勇於跨下不損其龍躍而虎視也應侯韜奇於弱簪不妨其鸞翔而鳳起也或南面稱孤或宰總台鼎故一抑一揚者輕鴻所以凌虛也乍屈乍伸者良才所以俟時也

抱朴子曰焦螟之卑棲不肯為銜鼠之笑天玄蟬之繫飢不願為蜣蜋之穢飽是以禦寇不納鄭陽之惠曾參不美晉楚之寶

抱朴子曰微颯不能揚大海之波毫芒不能動萬鈞之鍾是以漆園思惠有捐斤之歎伯氏哀期有剿絃



之憤短唱不足以致弘麗之和勢利不足以移淡泊之心

抱朴子曰熊羆不校捷於狐狸金鷄不競擊於小鷄是以張耳掩壯於抱關朱亥竄勇於鼓刃

抱朴子曰懸魚惑以芳餌檻虎死於籠狐不可以釣緡致者必虬螭也不可以機穽誘者必麟虞也

抱朴子曰夫雲翔者不知泥居之淹處貴者眇怨群下之勞然根朽者尋木不能保其千里之茂也民怨者堯舜不能恃其長世之慶也抱朴子曰凡木結根

於靈山而匠石為之寢斤斧小鮮寓身於龍池而漁父為之息網罟蛟集鷹首則鳬鵠不敢啄鼠住虎側則狸犬不敢議

抱朴子曰靈蔡默然而吉凶昭哲於無形春蠶長譁而醜音見患於聒耳故聲希者響必巨辭寡者信必著

抱朴子曰箕踞之俗惡盤旋之容披髮之域憎章甫之飭故忠正者見排於讒勝之世雅人不容乎惡直之俗



抱朴子曰升水不能救八藪之燔焚撮壤不能遏砥柱之沸騰寸刃不能刊長洲之林獨是不能止朋黨之非

抱朴子曰千羊不能扞獨虎萬雀不能抵一鷹庭燎攢舉不及羲和之末景百鼓並伐未若雷霆之餘聲是以庸夫盈朝不能使彝倫攸叙英俊孤任足以令庶事根長

抱朴子曰非分之達猶林卉之冬華也守道之窮猶竹柏之履霜也故識否泰於獨見者雖刼以鋒銳猶不失正而改塗焉安肯諂笑以偶俗乎體方貞以居直者雖誘以封國猶不違情以趨時焉安肯躡徑以取容乎

抱朴子曰震雷輶輶而不能致音乎聾聵之耳重光麗天而不能曲景於幽岫之中凝冰慘慄而不能凋款東之華朱飆鑠石而不能靡蕭丘之木故至德有所不能移也

抱朴子曰曠弩危機嚴鏃銜弦至可忌也而勇雉觸之而不猜闇政亂邦惡直妬能甚難測也而貪人競



之而不避故飛鋒暴集而不覺禍敗奄及而不振是以愚夫之所悅乃達者之所悲也凡才之所趨乃大智之所去也

抱朴子曰風不輟則扇不用日不入則燭不明華不墮則實不結岸不虧則谷不盈九有人安則韓白之功不著長君繼軌則伊霍之勲不成故病困乃重良醫世亂而貴忠貞

抱朴子曰好榮故樂譽之欲多畏辱則憎毀之情急若夫通精元一合契造化混盈虛以同條齊得失於一指者愛惡未始有所繫窮通不足以滑和

抱朴子曰與奪不汨其神者至粹者也利害不染其和者極醇者也浩浩乎非瓢解所校矣茫茫乎非跬步所尋矣聲希所以為大音和寡所以崇我貴玄黃遼邈而不與其曠死生大矣而不以改其守常分細碎將胡恤焉

抱朴子曰林繁則匠入矣珠美則蚌裂矣石含金者焚鑠草任藥者剪掘刃利則先缺絃哀則遠絕用以適已真人之寶也才合世求有伎之災也



抱朴子曰准的陳則流鎬赴焉美名起則謗讟攻焉  
瑰貨多藏則不招怨而怨至矣器盈志驕則不召禍  
而禍來矣

抱朴子曰連城之寶非貧寒所能市也高世之器非  
淺俗所能識也然盈尺之珍不以莫知而暗其質逸  
倫之士不以否塞而薄其節樂天任命何怨何尤

抱朴子曰大鵬無戒旦之用巨象無馳逐之才故蔣  
琬敗績於百里而為三台之標陳平困瘁於治家而  
懷六奇之略

抱朴子曰明闇者才也自然而不可飭焉窮達者時  
也有會而不可力焉呂尚非早蔽而晚智然振素而  
僅遇韓信非初怯而末勇然危困而後達

抱朴子曰奔驥不能及既往之失千金不能救斯言  
之玷故博其施者未若防其微勤其求者不如寡其  
辭

抱朴子曰烈士之愛國也如家奉君也如親則不忠  
之事不為其罪矣仁人之視人也如已待疏也猶密  
則不怨之怨不為其責矣



抱朴子曰玄冰未結白雪不積則青松之茂不顯俗  
化不弊風教不頽則皎潔之操不別在危國而沉賤  
故莊萊抗遺榮之高居亂邦而飢寒故曾列播忘富  
之稱

抱朴子曰天居高而鑒卑故其網雖疎而不漏神聰  
明而正直故其道賞真而罰偽是以惠和暢於九區  
則七耀得於玄昊殘害著於品物則二氣謬於四八  
抱朴子曰天秩有罔極之尊人爵無違德之貴故仲  
尼雖匹夫而饗祀於百代辛癸為帝王而僕豎不願

以見比商老身愈賤而名愈貴幽厲位彌重而罪彌  
著齊王之生不及柳惠之墓秦王之宮未若康成之  
問

抱朴子曰影響不能無形聲以著餘慶不可以無德  
而招故唐堯為政七十餘載然後景星摘耀羊公積  
行黃髮不倦爾乃墜金雨集塗遠者其至必遲施後  
者其報常晚

抱朴子曰理盡者不可責有餘一至者不可求兼濟  
故洪濤之末不能蕩浮萍衝風之後不能颺輕塵勤



弩之餘力不能洞霧縠西顧之落暉不能照山東

抱朴子曰懸象雖薄蝕不可以比螢燭之貞耀黃河雖混渾不可以方沼沚之清澄山雖崩猶峻於丘垤虎雖瘠猶猛於豺狼

抱朴子曰神農不九疾則四經之道不垂大禹不胼胝則玄珪之慶不集故救憂為厚樂之本暫勞為永逸之始

抱朴子曰金鉤桂餌雖珍不能制九淵之沉鱗顯寵豐祿雖貴而不能致無欲之幽人故呂梁有鵠立之

夫河湄繁伐檀之民王帛徒集於子陵之菴蒲輪奐及於徐生之門

抱朴子曰觀聽殊好愛憎難同飛鳥覩西施而驚逝魚鼈聞九韶而深沉故哀藻之榮煥不能悅裸鄉之目采菱之清音不能快楚諫之耳古公之仁不能喻欲地之狄端木之辯不能釋執紼馬之庸

抱朴子曰般旋之儀見憎於裸跣之鄉繩墨之匠獲忌於曲木之肆貪婪饕餮者疾素絲之皎潔比周實繫者讎高操之孤立猶賈豎之惡同利醜女之害國



色

抱朴子曰君子之升騰也則推賢而散祿庸人之得志也則矜貴而忽士施惠隆於佞幸用才出乎小惠不與智者共其安而望有危而見救不與奇士同其歡而欲有戚之見恤猶災火張天方請雨於名山洪水凌空而伐舟於東閩不亦晚乎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九終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辭義

或曰乾坤方圓非規矩之功三辰摘景非瑩磨之力春華粲煥非漸染之采蔭蕙芬馥非容氣所假知夫至真貴乎天然也義以罕覲為異辭以不常為美而歷觀古今屬文之象<sup>家</sup>眇能挺逸麗於毫端多斟酌於前言何也抱朴子曰清音貴於雅韻<sup>文</sup>諧著作珍乎判微析理故八音形器異而鍾律同黼黻文物殊而



五色均徒閑澁有主賓妍蚩有步驟是則總章無常曲大庖無定味夫梓豫山積非班匠不能成機巧衆書無限非英才不能收膏腴何必尋木千里乃構大厦鬼神之言乃著篇章乎

抱朴子曰夫才有清濁思有脩短雖並屬文參差萬品或浩養而不淵潭或得事情而辭鈍違物理而言功蓋偏長之一致非兼通之才也闇於自料強欲兼之違才易務故不免嗤也

抱朴子曰五味舛而並甘衆色乖而皆麗近人之情

愛同憎異實乎合已賤於殊途夫文章之體尤難詳賞苟以入耳為佳適心為快趣知忘味之九成雅頌之風流也所謂考鹽梅之鹹酸不知大羹之不致明飄颻之細巧蔽於沈深之弘邃也其英異宏逸者則羅網乎玄黃之表其拘束齷齪者則羈紲於籠罩之內振翅有利鈍則翔集有高卑騁迹有遲迅則進趨有遠近駑銳不可膠柱調也文貴豐贍何必稱善如一口乎不能拯風俗之流遯世塗之凌夷通疑者之路賑貧者之乏何異春華不為耆糧之用蒞蕙不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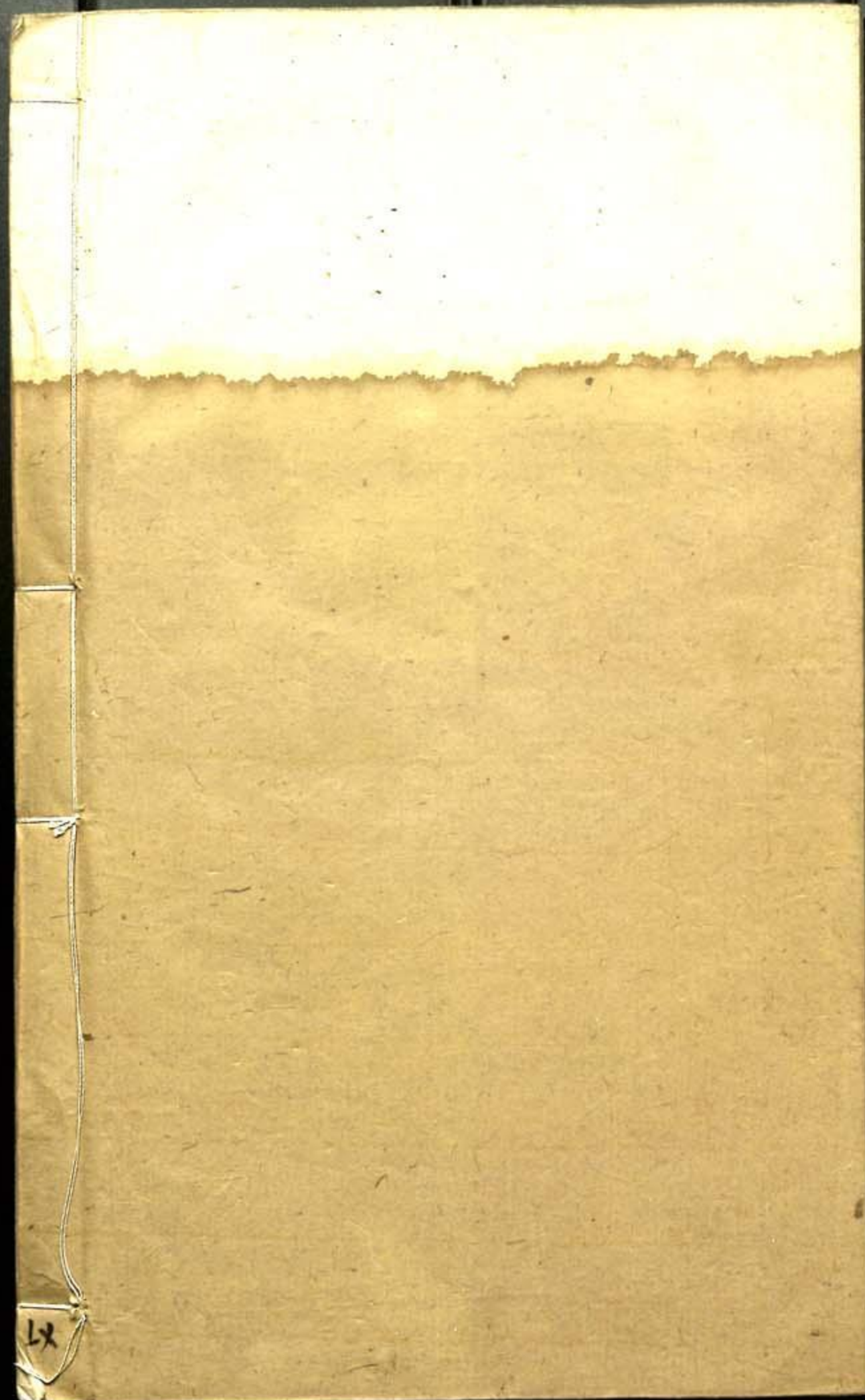


冰寒之急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虛譽故有損而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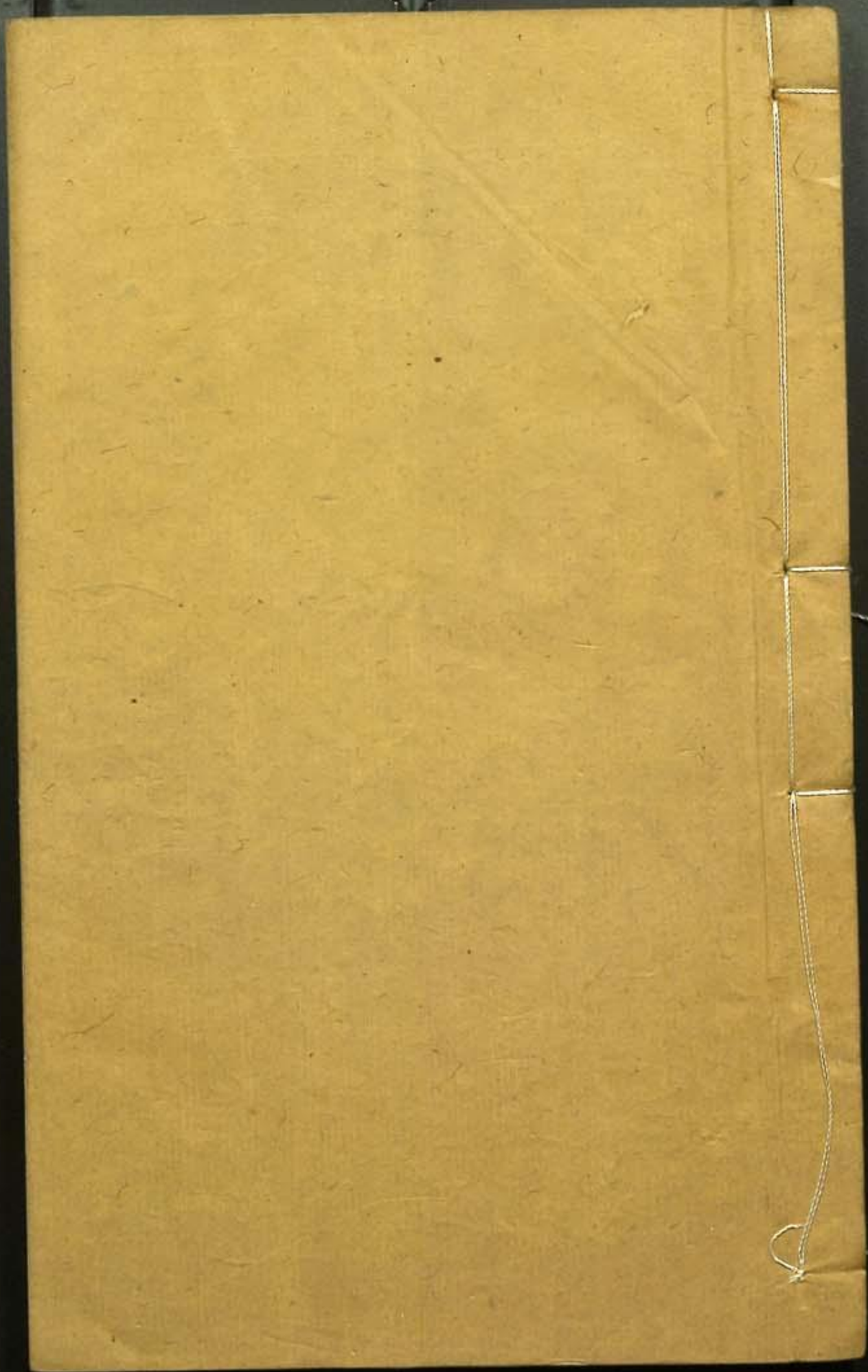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屬筆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則患乎譬煩言冗申誠廣喻欲棄而惜不覺成煩也其淺者則患乎妍而無據證援不給皮膚鮮澤而骨髓迴弱也繁華曄曄則並七曜以高麗沈微淪妙則儕玄淵之無測人事靡細而不浹王道无微而不備故能身賤而言貴千載彌彰焉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終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一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循本

抱朴子曰玄寂虛靜者神明之本也陰陽柔剛者二儀之本也巍峩巖岫者山嶽之本也德行文學者君子之本也莫或無本而能立焉是以欲致其高必豐其基欲茂其末必深其根鄉黨之友不洽而勤遠方之求涖官之稱不著而索不次之顯是以雖佻虛譽猶狂華干霜以寒曜不崇朝而零瘁矣雖竊大寶於



不料冒惟塵以負乘猶鮮介附騰波以高凌顧珎已  
枯株於危陸矣聖賢孜孜勉之若彼淺近躑躑忽之  
如此積習則忘鮑肆之臭裸鄉不覺呈形之醜自非  
遁世而無悶齊物於通塞者安能棄近易而尋迂闊  
哉將救斯弊其術無他徒擢民於巖岫任才而不計  
也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一終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二

應朝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抱朴子曰客朝余云先生載營抱一韜景靈淵背俗  
獨往邈爾蕭然計決而猶與不棲於心術分定而世  
累無餘於曾間伯陽以道德為首莊周以逍遙冠篇  
用能標峻格於九霄宣芳烈於罔極也今先生高尚  
勿用身不服事而著君道臣節之書不交於世而作  
譏俗救生之論甚愛髣毛而綴用兵戰守之法不營



進趨而有審舉窮達之篇蒙竊惑焉

抱朴子曰君臣之大次於天地思樂有道出處一情  
隱顯任時言亦何繫大人君子與事變通老子無為  
者也鬼谷終隱者也而著其書咸論世務何必身居  
其位然後乃言其事乎夫器非瓊瑤楚和不泣質非  
潜虬風雲不集余才短德薄幹不適治出處同歸行  
止一致豈必達官乃可議政事居否則不可論治亂  
乎常恨莊生言行自伐桎梏世業身居漆園而多誕  
談好畫鬼魅憎圖狗馬狹細忠貞貶毀仁義可謂彫

虎畫龍難以徵風雲空拔億萬不能救無錢孺子之  
竹馬不免於脚剥土枰之盈案無益於腹虛也或人  
又曰然吾子所著彈斷風俗言苦辭直吾恐適足取  
憎在位招擯於時非所以揚聲譽見貴之道也抱  
朴子曰夫制器者珍於周急而不以采飾外形為善  
立言者貴於助教而不以偶俗為高若徒阿順  
諂諛虛美隱惡豈所匡失弼違補過者乎慮寡  
和而廢白雪之音嫌難售而賤珠玉之價余無取焉  
非不能屬華豔以取悅非不知言之多吝然不



忍違情曲筆錯濫直偽欲令心口相顧不愧景冀  
知音之在後也否泰有命通塞聽天何必書行言用  
榮及當年乎夫君子之開口動筆必戒悟蔽式整雷  
同之傾邪磋礪流遁之闇穢而著書者徒飾弄華藻  
張磔迂闊屬難驗無益之辭治靡麗虛言之美有似  
堅白厲修之書公孫刑名之論雖瞻龍天地之外微  
入無間之內立解連環離同合異鳥影不動雞卵有  
足犬可為羊大龜長蛇之言適足示巧表奇以誑俗  
何異乎畫教倉以救飢仰天漢以解渴詔崑山之多  
玉不能賑原憲之貧觀藥藏之薄領不能治危急之  
疾墨子刻木雞以厲天不如三寸之車鑄管青鑄騏  
驎於金象不如駑馬之周用言高秋天而不可施者  
在不與易也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二終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三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喻蔽

抱朴子曰余雅謂王仲任作論衡八十餘篇為冠倫  
大才有同門魯生難余曰夫瓊瑤以寡為奇磧礫以  
多為賤故庖犧卦不盈十而彌綸二儀老氏言不滿  
萬而道德備舉王充著書兼箱累袞而乍出乍入或  
儒或墨屬詞比義又不盡美所謂陂原之蒿莠未若  
步武之黍稷也抱朴子答曰且夫作者之謂聖述者



之謂賢徒見述作之品未聞多少之限也吾子所謂  
窟巢穴之沈昧不知八紘之無外守燈燭之宵曜不  
識三光之晃朗遊潢澹之淺狹未覺南溟之浩汗滯  
丘垤之位埤不寤嵩岱之峻極也兩儀所以稱大者  
以其函括八荒緬邈無表也山海所以為富者以其  
包籠曠闊舍受雜錯也若如雅論貴少賤多則穹隆  
無取乎宏肅而旁泊不貴於厚載也夫迹水之中無  
吞舟之鱗寸枝之上無垂天之翼蟻垤之顛無扶桑  
之林潢潦之源無襄陵之流巨鼇首冠瀛洲飛波凌

乎方丈洪桃盤於度陵建木竦於廣都沉鯢橫於天池  
雲鵬戾乎玄象且夫雷霆之駭不能細其轡黃河之  
激不能局其流騏驎追風不能近其迹鴻鵠奮翅不  
能卑其飛雲厚者雨必猛弓勁者箭必遠王生學博  
才大又安省乎吾子云玉以少貴石以多賤夫玄圃  
之下荆華之顛九負之澤折方之淵琳琅積而成山  
夜光煥而灼天顧不善也又引苞犧氏著作不多若  
夫周公既繫大易而加之以禮樂仲尼作春秋而重之  
以十篇過於苞犧多於老氏皆當貶也言少則至理



不備辭寡即度事不暢是以必須篇累卷積而綱領舉也義和昇光以啓旦望舒曜景以灼夜五材並生而異用百藥雜秀而殊治四時會而歲功成五色聚而錦繡麗人音諧而簫韶美群言合而道藝辯積猗頓之財而用之甚少是何異於原憲也懷無銓之量而著述約陋亦何別於瑣碌也音為知者珍書為識者傳瞽曠之調鍾未必求解於同世格言高文豈患莫賞而減之哉且夫江海之穢物不可勝計而不損其深也五嶽之曲木不可訾量而無虧其峻也夏君

之璜雖有分毫之瑕暉曜符彩足相補也數千萬言雖有不艷之辭事義高遠足相掩也故曰四瀆之濁不方瓮水之清巨象之瘦不同羔羊之肥矣子又譏之作入乍出或儒或墨夫發口為言著紙為書書者所以代言言者所以書事若用筆不宜雜載是論議當常守一物昔諸侯訪政弟子問仁仲尼答之人人異辭蓋因事託規隨時所急譬猶治病之方千百而針灸之處無常却寒以溫除熱以冷其於救死存身而已豈可詣者逐一道如齊楚而不改路乎陶朱白



圭之財不一物者豐也雲夢孟諸所生萬殊者曠也  
故淮南鴻烈始於原道叙真而亦有兵略主術莊周  
之書以死生為一亦有畏犧慕龜請粟救飢若以所  
言不絕而棄其文是治珠翳而刺眼療濕痺而削足  
患美莠而刈穀憎枯枝而伐樹也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三終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四

晉丹陽葛洪撰

百家

抱朴子曰百家之言雖不皆清翰銳藻弘麗汪濊然  
悉才士所寄心一夫澄思也正經為道義之淵海子  
書為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俯而  
方之則林薄之裨嵩嶽而學者專守一業游井忽海  
遂躓躓於泥濘之中而沈滯乎不移之困子書彼引  
玄曠眇邈泓窈總不測之源揚無遺之流變化不繫



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淪於違五之邪徑風格高嚴  
重仍難盡是偏嗜酸甜者莫能賞其也用思有限  
者不得辯其神也先民歎息於才難故百世為隨踵  
不以璞不生板桐之嶺而捐曜夜之寶不以書不出  
周孔之門而廢助教之言猶彼操水者器雖異而救  
火同焉譬若鍼灸者術雖殊而攻疾均焉狹見之徒  
區區執一去博亂精思而不識合錙銖可以齊重於  
山陵聚百千可以致數於億兆或詩賦瑣碎之文而  
忽子論深美之言真偽顛倒玉石混殺同廣樂於桑  
間均龍章於素質可悲可慨豈一條哉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四終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五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文行

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之格是可譏矣抱朴子答曰筌可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筌文可發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迹韻略之廣逼屬辭比義之妍媸源流至到之修短韞籍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



遼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熠燿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  
鉛鋌未足譬其銳鈍鴻羽積金未足方其輕重而俗  
士唯見能染毫畫紙便槩以一例斯伯氏所以永思  
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大斲削者比肩而班狄  
擅絕手之名援琴者至多而蕤賓專清聲之稱旣馬  
千駟而騏驎有邈羣之價美八萬計而威施有超世  
之色者蓋遠過衆也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  
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也八卦生乎鷹隼之被六  
甲出於靈龜之負文之所在雖且貴本不必便跡末

不必皆薄璧玉御繡之因素地球王之託蟬石雲雨生  
於膚寸江河始於咫尺理誠若茲則雅論病矣又曰  
應龍徐舉顧眄而凌雲汗血緩步呼吸而千里故螻  
蟻怪其無階而高致鴛鴦驚過已之不漸也若夫馳  
驟詩論之中周旋一經之內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  
測無涯始自名亂詣于振素不能得也又世俗率貴  
古昔而賤當今敬所聞而黷所見同時雖有追風絕  
景之駿猶謂不及伯樂之所御也雖有宵朗兼城之  
璞猶謂不及楚和之泣也雖有斷馬指雕之劍猶謂



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生枯起朽之藥猶謂不及和鵠之所合也雖有冠群獨行之士猶謂不及於古人也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五終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六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正郭

抱朴子曰嵇生以為太原郭林宗竟不恭三公之命學無不涉名重於往代加之以知人知人則哲蓋亞聖之器也及在衰世棲棲惶惶席不暇溫志在乎匡亂行道與仲尼相似余答曰夫智與不智存於一言樞機之玷亂乎白珪愚謂亞聖之評未易以輕有許也夫所謂亞聖者必具體而微命世絕倫與彼周孔



其間無所復容之謂也若人者亦何足登斯格哉林宗拔萃翹特鑒識朗徹方之常人所議固多引之上及實復未足也此人有機辯風姿又巧自抗遇而善用且好事者為之羽翼延其聲譽於四方故能挾之見隹慕於亂世而為過聽不覈實者所推策及其片言所褒則重於千金遊步所經則賢愚波蕩謂龍鳳之集竒瑞之出也吐聲則餘音見法移足則遺迹見擬可謂善擊建鼓而當揭日月者耳非真隱也蓋欲立朝則世已大亂欲潛伏則悶而不堪或躍則畏禍

害確爾則非所安彰惶不定載肥載臞而世人逐其華而莫研其實翫其形而不統其神故遭雨巾壞猶復見劬不覺其短皆是類也俗民追聲一至於是其雖有缺隙莫之敢指也夫林宗學涉知人非無分也然而未能避過實之名而闇於自料也或勸之以出仕進者林宗對曰吾書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方今運在明夷之爻值勿用之位蓋盤桓潛居之時非在天利見之會也雖在原陸猶恐滄海流橫吾其魚也况可冒衝風而棄奔波乎未若巖



岫頤神娛心彭老優哉游哉聊卒歲案林宗之言其知漢之不可救非其才之所辯審矣法當仰齊商洛俯泛五湖追巢父於峻嶺尋漁父於滄浪若不能結蹤山客離群獨往則當掩景淵滂韜鱗括囊而乃自西徂東席不暇溫欲慕孔墨棲棲之事聖者憂世周流四方猶為退士所見譏彈林宗才非應期器不絕倫出不能安上治民移風易俗入不能彈毫屬筆祖述六藝行自樹耀亦既過差收名赫赫受饒頗多然卒進無補於治亂退無迹於竹帛觀傾視汨水泮草

靡未有異庸人也無故沉浮於波濤之間倒挺於埃塵之中邀集京邑交關貴游輪刃筵弊匪遑啓處遂使聲譽翕習秦胡景附巷結朱輪之軌堂列赤紱之客輶車盈街載奏連車誠為游俠之徒未合逸隱之科也有道之世而臻此者猶不得復廁高潔之條貫為秘丘之俊民而脩茲在於危亂之運奚足多哉孰不謂之闇於天人之否泰蔽於自量之優劣乎空背恬默之塗竟無有為之益不值禍敗蓋其幸耳以此為憂世念國希擬素王有似蹇足之尋龍騏斥鷃之



逐鵠鵠焦冥之方雲鵬鷃馳之比巨象也然則林宗可謂有耀俗之才無用守之曾見無不了庶幾大用符采外發精神內虛不勝煩躁言行相伐口稱靜退心希榮利未得玄圃之棲禽九淵之潛靈也自衒自媒士女之醜事也知其不可而尤劬尤師亞聖之器其安在乎雖云知人知人之明乃唐虞之所難尼父之所病天以明並日月原始見終且猶有失不能常中况於林宗螢燭之明得失半解已為不少矣然則名稱重於當世羊叔談盛於既沒故其所得者則世共傳聞而所失者則莫之有識爾雖頗甄無名之士於草萊指未剖之璞於丘園然未能進忠烈於朝廷立禦侮於壇場解亡徵於倒懸折逆謀之競逐若鮑子之推管生平仲之達穰苴林宗名振於朝廷敬於一時三九肉食莫不欽重力足以拔才言足以起滯而但養疾京輦招合賓客無所進致以匡危蔽徒能知人不肯薦舉何異知沃壤之任良田識直木之中梁柱而終不墾之以播嘉穀伐之以構梁棟奚辭於不粒何救於露居哉其距貢舉者誠高操也其走不休



者亦其疾也嵇生又曰林宗存為一世之所式沒則遺芳永播碩儒俊士未或指點而吾生獨評其短無乃見嗤於將來乎

抱朴子曰曷為其然哉苟吾言之允者當付之於後後之識者何恤於寡和平且前賢多亦譏之獨皇主褒過耳故太傅諸葛公元遜亦曰林宗隱不修遁出不益時實欲揚名養譽而已街談巷議以為辯訕上謗政以為高時俗貴之歛然猶解原涉見趨於曩時也後進慕聲者未能考之於聖王之典論之於先

賢之行徒或華名咸競往的學之者如不及談之者則盈耳中人猶不覺重蒙安能知故零陵太守殷府君伯緒高才篤論之士也亦曰林宗入交將相出游方國崇私議以動眾開毀譽於朝廷其所善則風騰雨驟改價易姿其所惡則摧頓陸沉士人不齒折其名賢遭亂隱遁舍光匿景未為遠矣君子行道以匡君也以正俗也于時君不可匡俗不可正林宗周旋清談閭閻無救於世道之陵遲無解於天民之憔悴也又故中書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也亦曰夫遇治



而贊之則謂之樂道遭亂而救之則謂之憂道亂不可救而避之則謂之守道虞舜樂道者也仲尼憂道者也微子守道者也漢室將傾世務交游林宗法當慨然私心要同契君子共矯而正之而身棲棲為之雄伯非救世之宜也于時雖諸黃門六畜自寓耳其陳蕃竇武之徒雖司牧伯皆貴重林宗信其言論臧否取定於匡危易俗不亦可冀乎而林宗既不能薦有為之士立毫毛之益而逋逃不仕也則方之巢許廢職待客者則比之周公養徒避役者則擬之仲

尼棄親依豪者則同之游夏是以世眩名實而大亂滋甚也若謂林宗不知則無以稱聰明若謂知之而不改則無以言憂道昔四豪似周公而不能為周公今林宗似仲尼而不得為仲尼也於是問者慨而嘆曰然則斯人乃避亂之徒非全隱之高矣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六終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七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彈禰

抱朴子曰漢末有禰衡者年二十有三孔文舉齒過知命身居九列文學冠群少長稱譽名位殊絕而友衡於布衣又表薦之於漢朝以為宜起家作臺郎云惟岳降神異人並出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警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共歎之如此衡游許下自公卿國士以下衡初不稱其官皆名之云阿某



或以姓呼之為某兒呼孔融為八兒呼楊脩為小兒  
苟或猶強可與語過此以往皆木梗泥偶似人而無  
人氣皆酒瓮飯囊耳百官大會衡時在坐忽顰顙懷  
愴哀歎忼慨或譏之曰英豪樂在亦非所歎也衡顧  
歷視稠衆而答曰在此積尸列柩之間仁人安能不  
悲乎曹公嘗切齒欲殺之然後復無正有入法應死之  
罪又惜有殺儒生之名乃謫作計吏衡了無悔情耻  
色乃縛角於柱口就吹之乃有雷聲並搖鼙擊鼓聞  
者不知其一人也而論更劇無所顧忌尋亡走投荆

州牧劉表表欲作書與孫權討逆于時已全據江東  
帶甲百萬欲結輔卑之援共其距中國使諸文士立  
草盡思而不得表意乃示衡衡省之曰但欲使孫左  
右柱刀兒視之者此可用爾儻令張子布見此大辱  
人也即摧壞投地表悵然有怪色謂衡曰為了不中  
芸鋤乎惜之也索紙筆便更書之衆所作有十餘通  
衡凡一歷視之而已暗記書之畢以還表表以還主  
或有錄所作之本也以比較之無一字錯乃各大驚  
表乃請衡更作衡則作成手不停輟表甚以為佳而



施用焉衡驕傲轉甚一州人士莫不憎恚而表亦不復堪欲殺之或諫以為曹公名為嚴酷猶能容忍衡少有虛名若一朝殺之則天下游士莫復擬足於荆楚者也表遂遣之衡走到夏口依將軍黃祖祖待以上賓祖大兒黃射與衡偕行過人墓下俱讀碑銘一過而去久之射曰前所視碑文大佳恨不寫也衡曰卿存之名耳我一覽尚記之即為暗書之末有一字石缺乃不分明衡與半字曰疑此當作某字恐不審也射省可難言行輕人密願榮顯是以高游鳳林不

有脫文

能幽翳蒿萊然修已駁刺迷而不覺故開口見憎舉足蹈禍齎如此之伎倆亦何理容於天下而得其死哉猶梟鳴狐嗥人皆不喜音響不改易處何益許下人物之海也文舉為之主任荷之足為至到於此不安已可知矣猶必死之病俞附越人所無如何朽木鈇鏹輸歐冶所不能匠也而復走投荆楚間終陷極害此乃衡情蔽之効也蓋欲之而不能得非能得而弗用者矣於戲才士可勿戒哉嵇生曰吾所惑者衡之虛名也子所論者衡之實病也敢不寤寐於指南



投杖於折中乎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七終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八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詰鮑

鮑生敬言好老莊之書治鮑辯之言以為古者無君  
勝於今世故其著論云儒者曰天生烝民而樹之君  
豈其皇天諄諄言亦將欲之者為辭哉夫彊者凌弱  
則弱者服之矣智者詐愚則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  
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則隸屬役御  
由乎爭彊弱而校愚智彼蒼天果無事也夫混茫以



無名為貴群生以得意為歡故剥桂刻漆非木之願  
投鶚裂翠非鳥所欲促促銜鑣非馬之性荷輓運重  
非牛之樂詐巧之萌任力違真伐根之生以飾無用  
捕飛禽以供華玩穿本完之鼻絆天放之脚蓋非萬  
物並生之意夫役彼黎烝養此在官貴者祿厚而民  
亦困矣夫死而得生欣喜無量則不如何無死也讓  
爵辭祿以釣虛名則不如本無讓也天下逆亂焉而  
忠義顯矣六親不和焉而孝慈彰矣曩古之世無君  
無臣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汎然

不繫恢爾自得不競不營無榮無辱山無蹊徑澤無  
舟梁川谷不通則不相并兼士衆不聚則不相攻伐  
是高巢不探深淵不漉鳳鸞栖息於庭宇龍鱗群遊  
於園池飢虎可履虺蛇可執涉澤而鷗鳥不飛入林  
而狐兔不驚勢利不萌禍亂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  
設萬物玄同相忘於道疫癘不流民獲考終純白在  
甯機心不生舍鋪而熙鼓腹而遊其言不華其行不  
飭安得聚斂以奪民財安得嚴刑以為坑穽降及杪  
季智用巧生道德既衰尊卑有序繁升降損益之禮



飾絳冕玄黃之服起土木於凌霄構丹綠於焚燎傾  
峻搜寶泳淵採珠聚玉如林不足以極其變積金成  
山不足以贍其費澶漫於淫荒之域而叛其大始之  
本法崇日遠背朴彌增尚賢則民爭名貴貨則盜賊  
起見可欲則真正之心亂勢利陳則去奪之塗開造  
刻銳之器長侵割之患營恐不勁申恐不堅錡恐不  
利敵恐不厚若無凌暴此皆可棄也故曰白玉不毀  
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使夫桀紂之徒得燔  
人辜諫者脯諸侯趙方伯剖人心破人脛窮驕淫之  
惡用包烙之雷若令斯人並為匹夫性雖凶奢安得  
施之使彼肆酷恣欲屠割天下由於為君故得縱意  
也君臣既立衆慝日滋而欲攘臂乎桎梏之間愁勞  
於塗炭之中人主憂慄於廟堂之上百姓煎擾乎困  
苦之中閑之以禮度整之以刑罰是猶闢滔天之源  
激不測之流塞之以撮壤障之以指掌也

抱朴子難曰蓋聞冲昧既闢降濁升清穹隆仰燾旁  
泊俯俾乾坤定位上下以形遠取諸物則天尊地卑  
以著人倫之體近取諸身則元首股肱以表君臣之



序降殺之軌有自来矣若夫太極混沌兩儀無質則未若玄黃剖判七耀垂象陰陽陶冶萬物群分也由茲以言亦知鳥聚獸散巢栖穴窠毛血是茹結草斯服入無六親之尊卑出無階級之等威未若庇體廣厦稔梁嘉音黻黼綺紈御冬當暑明辟蒞物良宰匠世設官分職宇宙穆如也貴賤有章則慕賞畏罰勢齊力均則爭奪靡憚是以有聖人作受命自天或結罟以畋漁或瞻辰而鑄燧或嘗卉以選粒或構宇以仰蔽備物致用去害興利百姓欣戴奉而尊之君臣

之道於是乎生安有詐愚凌弱之理三五迭興道教遂隆辯章勸沮德盛刑清明良之歌作蕩蕩之化成太階既平七政遵度梧禽激響於朝陽麟虞覲靈而來出龜龍吐藻於河湄景老攜耀於天路皇風振於九域凶器戢乎府庫是以禮制則君安樂作而刑厝也若夫奢淫狂暴由乎人已豈必有君便應爾乎而鮑生獨舉衰世之罪不論至治之義何也且夫遠古質朴蓋其未變民尚童蒙機心不動譬夫嬰孩智慧未萌非為知而不為欲而忍之也若人與人爭草萊



之利家與家訟巢窟之地上無治枉之官下有重類之黨則私鬪過於公戰木石銳於干戈交尸布野流血絳路久而無君焦類盡矣至於擾龍馴鳳河圖洛書或鱗樹甲負或黃魚波湧或丹禽翔授或回風三集皆在有君之世不出無王之時也夫祥瑞之徵指發玄極或以表革命之符或以彰至治之盛若令有君不合天意彼嘉應之來孰使之哉子若以混冥為美乎則乾坤不宜分矣若以無名為高乎則八卦不當畫矣豈造化有謬而太昊之閭哉雅論所尚唯貴

自然請問夫識毋忘父群生之性也拜伏之敬世之末飾也然性不可任必尊父焉飾不可廢必有拜焉任之廢之子安乎古者生無棟宇死無殯葬川無舟楫之器陸無車馬之用吞啖毒烈以至殞斃疾無醫術枉死無限後世聖人改而垂之民至于今賴其厚惠機巧之利未易敗矣今使子居則反巢穴之陋死則捐之中野限水則泳之游之山行則徒步負載棄鼎鉉而為生臊之食廢針石而任自然之病裸以為飾不用衣裳逢女為偶不假行媒吾子亦將曰不可



也况於無君乎若令上世人如木石玄冰結而不寒  
肴糧絕而不飢者可也衣食之情苟在其心則所爭  
豈必金玉所競豈必榮位橡茅可以生鬪訟藜藿足  
用致侵奪矣夫有欲之性萌於受氣之初厚已之情  
著於成形之日賊殺并兼起於自然必也不亂其理  
何居夫明王在上群后盡規坐以待旦昧朝旰食延  
誹謗以攻過貴昵屬之補察聽輿誼以屬省鑒履尾  
而夕惕颺清風以掃穢厲秋威以肅物制峻網密有  
犯無赦形戮以懲小罪九伐以討大慝猶懼豺狼之

當路感彝倫之不叙憂作威之凶家恐姦宄之害國  
故嚴司鷹揚以彈違虎臣杖鉞於方獄而狂狡之變  
莫世之之而命放之使無所憚則盜跖將橫行以掠  
殺而良善端拱以待禍無主所訴無彊所憑而冀家  
為夷齊人皆柳惠何異負豕而欲無臭憑河而欲不  
濡無轡筴而御奔馬棄柁櫓而乘輕舟未見其可也  
鮑生又難曰夫天地之位二氣範物樂陽則雲飛好  
陰則川處承柔剛以卒性隨四八而化生各附所安  
本無尊卑也君臣既立而變化遂茲夫獺多則魚擾



鷹象則鳥亂有司設則百姓困奉上厚則下民貧壅  
崇寶貨飾玩臺榭食則方丈衣則龍章內聚曠女外  
多鰥男採難得之寶貴奇怪之物造無益之器恣不  
已之欲非鬼非神財力安出哉夫穀帛積則民有飢  
寒之儉百官備則坐靡供奉之費宿衛有徒食之衆  
百姓養游手之人民乏衣食自給已劇况加賦歛重  
以苦役下不堪命且凍且飢冒法斯濫於是乎在王  
者憂勞於上台鼎顛顛於下臨深履薄懼禍之及恐  
智勇之不用故厚爵重祿以誘之恐姦孽之不虞故

嚴城深池以備之而不知祿厚則民匱而臣驕城嚴  
則役重而攻巧故散鹿臺之金發巨橋之粟莫不惟  
然况乎本不聚金而不斂民粟乎休牛桃林放馬華  
山載戢干戈載櫜弓矢猶以為泰况乎本無軍旅而  
不戰不戍乎茅茨土階垂織拔葵雜囊為幃濯裘布  
被妾不衣帛馬不秣粟儉以率物以為美談所謂盜  
跖分財取少為讓陸處之魚相煦以沫也夫身無在  
公之後家無輪調之費安土樂業順天分地內足衣  
食之用外無勢利之爭操杖攻劫非人情也象刑之



教民莫之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豈彼無利性而此  
專貪殘蓋我清靜則民自正下疲怨則智巧生也任  
之自然猶慮凌暴勞之不休奪之無已田蕪倉虛杼  
軸之空食不充口衣不周身欲令勿亂其可得乎所  
救禍而禍彌深峻禁而不止也關梁所以禁非而猾  
吏因之以為非焉衡量所以檢偽而邪人因之以為  
偽焉大臣所以扶危而姦臣恐主之不危兵革所以  
靜難而寇者盜之以為難此皆有君之所致也民有  
所利則有爭心富貴之家所利重矣且夫細民之爭

不過小小匹夫校力亦何所至無疆土之可貪無城  
郭之可利無金寶之可欲無權柄之可競勢不能以  
合徒衆威不足以驅異人孰與王赫斯怒陳師鞠旅  
推無讎之民攻無罪之國僵尸則動以萬計流血則  
漂橈丹野無道之君無世不有肆其虐亂天下無邪  
忠良見害於內黎民暴骨於外豈徒小小爭奪之患  
邪至於移父事君廢孝為忠申令無君亦同有之耳  
古之為屋足以蔽風雨而今則被以朱紫飾以金玉  
古之為衣足以掩身形而今則玄黃黼黻錦綺羅紈



古之為樂足以定人情而今則煩乎淫聲驚魂傷和  
古之飲食足以充飢虛而今則焚林漚淵宰割群生  
豈可以事之有過而都絕之乎若今唐虞在上稷卨  
贊事卑宮薄賦使民以時崇節儉之清風肅王食之  
明禁管素簡約者貴而顯之亂化侵民者黜而戮之  
則頌聲作而黎庶安矣何必慮火災而壞屋室畏風  
波而填大川乎

抱朴子曰鮑生貴上古無君之論余既駁之矣後所  
答余文多不能盡載余抄條其論而牒詰之云鮑生  
曰人君採難得之寶聚奇怪之物飾無益之用厭無  
已之求

抱朴子詰曰請問古今帝王盡採難得之寶聚奇怪  
之物乎有不爾者也余聞唐堯之為君也摘金於山  
虞舜之禪也捐璧於谷疏食菲服方之監門其不汙  
淵剖珠傾巖刊玉鑿石鑠黃白之鑛越海裂翡翠之  
羽網璫瑁於絕域掘丹青於嶭漢亦可知矣夫服章  
無殊則威重不著名位不同則禮物異數是以周公  
辯貴賤上下之典式宮室居處則有堵雉之限冠蓋



旌旗則有文物之飾車服器用則有多少之制庖厨供羞則有法膳之品年凶災眚又減撤之無已之慾不在有道子之所云可以聲桀紂之罪不足以定雅論之證也鮑生曰人君後宮三千豈皆天意穀帛積則民飢寒矣

抱朴子詰曰王者妃妾之數聖人之所制也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也其德與天地合豈徒異哉夫豈徒欲以順情盈慾而已乎乃所以佐六宮理陰陽教肅宗奉祖廟祇承大祭供玄統之服廣本枝之路且案

周典九土之記及漢氏地理之最天下女數多於男焉王者所宗豈足以逼當娶者哉姬公思之似已審矣帝王師百僚以藉田后妃將命婦以蠶織下及黎庶農課有限力佃有賞怠惰有罰十一而稅以奉公用家有備凶之儲國有九年之積各得順天分地不奪其時調薄役希民無飢寒衣食既足禮讓以興昔文景之世百姓務農家給戶豐官倉之米至腐赤不可勝計然而士庶猶侯服鼎食牛馬蓋澤由於賦歛有節不足損下也至於季世官失佃課之制私務浮



末之業生穀之道不廣而游食之徒滋多故上下同之而犯非者衆鮑生乃歸咎有君未若譏采擇之過限刺農課之不實責牛飲之三千貶履畝與太半但使後宮依周禮租調不橫加斯則可矣必無君乎夫一日晏起則事有失所即鹿無虞維入于林中安可終已靡所宗統則君子失所仰凶人得其志網踈猶漏可都無網乎鮑生曰人生也衣食已劇况又加之以收賦重之以力役飢寒並至下不堪命冒法犯罪於是乎生

抱朴子詰曰蜘蛛張網蚤蝨不餒使人智巧後用萬物食口衣身何足劇乎但患富者無知止之心貴者有無限之用耳豈可以一蹶之故而終身不行以桀紂之虐思乎無主也夫言主事彌張賦斂之重於往古民力之疲於末務飢寒所緣以譏之可也而言有役有賦使國亂者請問唐虞升平之世三代有道之時為無賦役以相供奉元首股肱躬耕以自給耶鮑生乃唯知飢寒並至莫能固窮獨不知衣食並足而民知榮辱乎鮑生曰王者臨深履尾不足喻危假寐



待旦日吳旰食將何為懼禍及也

抱朴子難曰審能如此乃聖主也王者所病在乎驕奢賢者不用用者不賢夏竦指天日以自喻秦始皇憂萬世之同謚故致傾亡取笑將來若能懼危夕惕廣納規諫詢芻蕘以待聽養黃髮以乞言何憂機事之有違何患百揆之不康夫戰兢則彛倫叙怠荒則姦宄作豈况無君能無亂乎鮑生曰王者欽想奇瑞引誘幽荒欲以崇德邁威厭耀朱服白雉玉環何益齊民乎

抱朴子詰曰夫王者德及天則有天瑞德及地則有地應若乃景星摘光以佐望舒之耀冠日含采以表羲和之晷靈禽鳴喈於阿閣金象焜晃乎清沼此豈卑辭所致厚幣所誘哉王莽姦猾包藏禍心文致太平誑眩朝野貺遺外域使送瑞物豈可以此謂古皆然乎夫見盈丈之尾則知非咫尺之軀覩尋仞之牙則知非膚寸之口故王母之遣使明其玄化通靈無遠不懷也越裳之重譯足知惠沾殊方被無外也夫絕域不可以力服蠻貊不可以威攝自非至治焉能



然哉何者鮑生謂為不用夫周室非乏玉而湏王毋之環以其為富非儉膳而渴越裳之雉以充庖也所以貴之者誠以斯物為太平則上無苛虐之政下無失所之人蛸飛蠕動咸得其權有國之美孰多於斯而云不用無益於齊民源遠體大固未易見鮑生之言不亦宜乎鮑生曰人君恐姦蠱寡之不虞故嚴城以備之也

抱朴子詰曰侯王設儉大易所貴不審嚴城何譏焉爾夫兩儀肇闢萬物化生則邪正存焉爾夫聖人知

凶醜之自然下愚之難移猶春陽之不能榮枯朽之

景之不能鑠金石冶客慢藏誨淫召盜故取法乎習

坎備豫於未萌重門有擊柝之警治戎遏暴客之變

而欲除之其理何居兕之角也鳳之距也天實假之

何必日用哉蜂蠆挾毒以衛身智禽銜蘆以扞網獬

曲其穴以備徑至之鋒水牛結陣以却虎豹之暴而

鮑生欲棄甲冑以進利刃墮城池以正衝鋒若令甲

冑既捐而利刃不住城池既壞而衝鋒猶集公輸墨

翟猶不自全不審吾生計將安出乎或曰苟無可欲



之物雖無城池之固敵亦不來者也

抱朴子荅曰夫可欲之物何必金玉錐刀之末愚民競焉越人之大戰由乎分蟬蚋之不鈞吳楚之反兵起乎一株之桑葉飢荒之世人人相食素手裸跣遠則甫侯子羔近則于公釋之探情審罰剖豪析芒受戮者吞聲而歌德則劓者沒齒無怨言此皆非無君之時也昔有緣在下而四獄不蔽明揚仄陋而元凱畢舉或投屠刀而排金門或釋板築而躡玉堂或委芻豢而登卿相或自亡命而為上將伯柳違讎人解狐薦怨家方回叩頭以致士禽息碎首以推賢敢問于時有君不耶又云由蕪廩虛皆由有君夫君非塞田之蔓草臣非耗倉之雀鼠也其蕪其虛卒由尼運水旱疫癘以臻凶荒豈在賦求令其然乎至於八政首食謂之民夫后稷躬稼有虞親耕豐年多黍多稌我庾惟億民食其陳白渠開而斥鹵膏壤邵父起陽陵之陂而積穀為山叔敖創期思而家有腐粟趙過造三犁之巧而關右以豐任延教九真之佃而黔庶殷飽此豈無君之時乎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八終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九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知止

抱朴子曰禍莫大於無足福無厚乎知止抱盈居冲者必全之筭也宴安盛滿者難保之危也若夫善卷巢許管胡之徒咸蹈雲物以高鶩依龍鳳以竦迹覘韜鋒於香餌之中寤覆車乎來軻之路違險塗以遐濟故能免詹何之釣緡可謂善料微景於形覲堅氷於未霜徙薪曲突於方熾之火纚舟弭楫於衝風之



前瞻九牓而深沈望密蔚而曾逝不託巢於葦苕之末不偃寢乎崩山之崖者也斯皆器大量弘審機識致凌儕獨往不牽常慾神參造化心遺萬物可欲不能蠱介其純粹近理不能耗滑其清澄苟無若人之自然誠難企及乎絕軌也徒令知功成身退慮勞大者不賞狡兔訖則知獵犬之不用高鳥盡則覺良弓之將棄鑒彭韓之明鏡而念抽簪之術覩越種之闇機則識金象之貴若范公汎艘以絕景薛生遜亂以全繫二䟽授印於方盈田豫釋紱於漏盡進脫亢悔

之咎退無濡尾之吝清風足以揚千載之塵德音足以祛將來之惑方之陳寶不亦邈乎或智小敗於謀大或輟弱折於載重或獨是陷於衆非或盡忠訐於兼會或唱高筭而受是錯之禍或竭心力而遭是起之害故有跼高躋厚猶不免焉公旦之放仲尼之行賈生遜擯於下土子長重骨乎無辜樂毅平齊伍員破楚白起以百勝拓疆文子以九術霸越韓信功蓋於天下黥布滅家以佐命榮不移畧辱以及之不避其禍豈智者哉為臣不易豈將一塗要而言之決在



擇主我不足賴其驗如此告退避賢繁而且安美名  
厚實禍莫大焉能修此術萬未有一吉凶由人可勿  
思乎逆耳之言樂之者希獻納斯榮將速身禍救誤  
謗其不暇何信受之可必哉夫贈繳紛紜則鴛鴦  
翻坑穽充蹊則鱗鱗歛跡情不可極慾不可滿達人  
以道制情以計遣慾為謀者猶宜使忠況自為榮而  
不詳哉蓋知足者常足也不知足者無足也常足者  
福之所赴也無足者禍之所鍾也生生之厚殺哉生  
矣宋氏引苗郢人張華誠欲其快而實速其裂知進

忘退斯之以乎夫英奔而不止者數不傾墜凌波而  
無休者希不沉溺美刃不怠者傷刺之由也斫擊不  
輟者缺毀之原也盈則有損自然之理周廟之器豈  
欺我哉故養由之射行人識以弛弦東野之御顏子  
知其方敗成功之下未易久處也夫飲酒者不必盡  
亂而亂者多焉富貴者豈其皆危而危者有焉智者  
料事於倚伏之表伐木於毫末之初吐高言不於累  
綦之際議治表不於群狐之中古人佯狂為愚豈所  
樂哉時之宜然不獲已也亦有深逃而陸遭濤波幽



遁而水被焚燒若龔勝之絕粒以殞命李業煎臧以  
吞醕由乎迹之有朕景之不滅也若使行如蹈冰身  
如居陰動無遺蹤可尋靜與無為為一豈有斯患乎  
又况乎揭日月以隱形骸擊建鼓以徇利器者哉夫  
值明時則優於濟四海遇險世則劣於保一身為此  
永慨非一士也吾聞無熾不滅靡溢不損煥赫有委  
灰之兆春草為秋瘁之端日中則昃月盈則蝕四時  
之序成功者退遠取諸物則構高崇峻之無限則頽  
壞惟憂矣近取諸身則嘉膳旨酒之不節則結疾傷

性矣况乎其高概雲霄而積之猶不止其威震人主  
而加崇又不息者乎蚊虻墮山適足翱翔兕虎之墜  
碎而為螯此言大物不可失所也且夫正色彈違直  
道而行打撲干紀不慮讎隙則怨深恨積若舍法容  
非屬託如響吐剛茹柔委曲繩墨則忠喪敗居此地  
者不亦榮乎是以身名並全者甚希而折足覆餗者  
不乏也然而入則蘭房窈窕朱帷組帳文茵蕙舒於  
華第艷容粲爛於左右輕體柔聲清歌妙舞宋蔡之  
巧陽阿之妍口吐採菱延露之曲足躡淥水七槃之



節和音悅耳冶姿娛心密宴繼集醺醪不撤仰登綺閣俯映清淵遊果林之丹翠戲蕙圃之芬馥文鱗灑爵采羽頡頏飛繳隨雲鴻沉綸引魴鯉遠珍不索而交集玩弄紛華而自至出則朱輪耀路高蓋接軫丹旗雲蔚麾節翕赫金口嘈囀戈甲堆錯得意託於後乘嘉旨盈乎屬車窮游觀之娛極畋漁之權聖明之譽滿耳而入諂悅之言異口同辭于時眇然意蔑古人謂伊呂管晏不足筭也豈覺崇替之相為首尾哀樂之相為朝暮肯謝貴盛乞骸骨背朱門而反丘園哉若乃聖明在上大賢譖事百揆非我則不叙兆民非我則不濟高而不以危為憂滿而不以溢為慮者所不論也

窮達

或問一流之才而或窮或達其故何也俊逸繫滯其有憾乎

抱朴子答曰夫器業不異而有抑有揚者無知已也故否泰時也通塞命也審時者何怨於沉潜知命者何恨於卑瘁乎故沉間渟鈞精勁之良也而不以擊



則朝菌不能斷焉玅華黎綠連城之寶也委之泥濘則瓦礫積其上焉故可珍而不必見珍也可用而不必見用也庸俗之夫闇於別物不分朱紫不辯菽麥唯以達者為賢而不知僥求者之所達也唯以窮者為劣而不詳守道之所窮也且夫懸象不麗天則不能揚大明灼無外蒿山不託地則不能竦峻極概雲霄兔足因夷塗以騁迅龍艘汎激流以效速離光非燧人不熾楚金非歐冶不剡豐華俊發春而表艷棲鴻待衝颺而輕矣四嶽不明揚則有鰥不登庸叔牙

不推賢則夷吾不式厚穰苴賴平仲以超踔淮陰因蕭公以鷹揚雋生由勝之之談曲逆緣無知之薦元直起龍縈之孔明公瑾貢虎卧之興霸故能美名垂於帝籍弘勲著於當世也漢之末年吳之季世則不然焉舉士也必附已者為前取人也必多黨者為決而附已者不必足進之器也同乎我故不能遺焉而多黨者不必逸群之才也信衆口故謂其可焉或信此之庸猥而不能遺所念之近情或適彼之英異而不能平心於至公於是釋銓衡而以疏數為輕重矣



棄度量而以綸集為多少矣于時之所謂雅人高韻  
秉國之鈞黜陟決已褒貶由口者數哉免乎斯累也  
又况於胷中卒有憎獨立疾非黨忌勝已忽寒素者  
乎悲夫邈俗之士不群之人所以比肩不遇不可勝  
計或抑頓於藪澤或立朝而非退也蓋修德而道不  
行藏器而時不會或俟河清而齒已沒或竭忠勤而  
不見知遠用不聘於一世動澤不加於生民度上之  
珍鬱於泥濘濟物之才終於無施操築而不值武丁  
抱竿而不遇西伯自曩迄今將有何限而獨悲之不  
亦陋哉瞻徑路之遠而耻由之知大道之否而不改  
之齊通塞於一塗付榮辱於自然者豈懷悒悶於知  
希興永歎於川逝乎疑其有憾是未識至人之用心  
也小年之不知大年井蛙之不曉滄海自有來矣

重言

抱朴子曰余友人玄伯先生者齒在志學固已窮覽  
六略旁綜河雒晝競羲和之末景夕照望舒之餘輝  
道靡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測以儒道為城池以機  
神為干戈故談者莫不望塵而銜璧文士寓目而格



筆俄而寤智者之不言覺守一之無咎意得則齊筌  
蹄之可棄道乖則覺唱高而和寡於是奉老氏多敗  
之戒思金人三緘之義括鋒穎而如訥韜脩翰於彤  
管含金懷玉抑謚華辯終日彌夕或無一言門人進  
曰先生默然小子胡述且與庸夫無殊焉竊謂號鍾  
不鳴則不異於積銅浮磬息音則未別乎聚石也玄  
怕先生荅曰吾特收遠名於萬代求知已於將來豈  
能競見知於今日標格於一時乎甄陶以盛酒雖美  
不見酣身卑而言高雖是不見信徒卷舌而竭聲將

何救於流遁古人六十笑五十九不遠迷復乃覺有  
以也夫王之堅金之剛也冰之冷也火之熱也豈須  
自言然後明哉且八音九奏不能無長短之病養由  
百發不能止將有一失之跡翫憑河者數溺於水好  
劇談者多漏於口伯牙謹於操絃故終無煩手之累  
儒者敬其辭今故無樞機之辱淺近之徒則不然焉  
辯虛無之不急爭細事以費言論廣脩堅白無用之  
說訟諸子非聖過正之書損教益惑謂之深遠委棄  
正經競治邪學或與闇見者較唇吻之勝負為不識



者吐清商之談對非敵力之人旁無賞解之客何異  
奏雅樂於木梗之側陳玄黃於土偶之前哉徒口枯  
氣乏椎肱抵掌斤斧缺壞而繁節不破勃然戰色而  
乖忤愈遠致令恚容表顏醜言自口偷薄之變生乎  
其間既玷之謬不可救磨未若希聲以全大音約說  
以俟識者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九終

抱朴子外篇卷五十

自叙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抱朴子者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其先葛  
天氏蓋古之有天下者也後降為列國因以為姓焉  
洪曩祖為荊州刺史王莽之篡君耻事國賊棄官而  
歸與東郡太守翟義共起兵將以誅莽為莽所敗遇  
赦免禍遂稱疾自絕於世莽以君宗強慮終有變乃  
徙君於瑯琊君之子浦廬起兵以佐光武有大功光



武踐祚以廬為車騎又遷驃騎大將軍封下邳僮縣侯食邑五千戶開國初侯之弟文隨侯征討屢有大捷侯北上書文為訟功而官以文私從兄行無軍名遂不為論侯曰弟與我同冒矢石瘡痍周身傷失右眼不得尺寸之報吾乃重金累紫何心以安乃自表乞轉封於弟書至上請報漢朝欲成君高義故特聽焉文辭不獲已受爵即弟為驃騎營立宅舍於博望里于今基兆石礎存焉又分割租秩以供奉吏士給如二君焉驃騎殷勤止之而不從驃騎曰此更煩後

國人何以為讓乃託他行遂南渡江而家于句容子弟躬耕以典籍自娛文累使奉迎驃騎驃騎終不還文令人守護博望宅舍以輩驃騎之反至于累世無居之者洪祖父學無不涉究測精微文藝之高一時莫倫有經國史才仕吳歷宰海鹽臨安山陰三縣入為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廬陵太守吏部尚書太子少傅中書大鴻臚侍中光祿勳輔吳將軍封吳壽縣侯洪父以孝友聞行為士表方冊所載罔不窮覽仕吳五官郎中正建城南昌二縣令中書郎廷尉平中護



軍拜會稽太守未辭而晉軍順流西境不守博簡秉  
文經武之才朝野之論僉然推君於是轉為五郡赴  
警大都督給親兵五千總統征軍戍遏壇場天之所  
懷人不能支故主欽若九有同實君以故官赴除即  
中稍遷至太中大夫歷位太中貤鄉令縣戶二萬舉  
州最治德化尤異恩洽刑清野有頌聲路無姦跡不  
佃公田越界如市秋毫之贈不入于門紙筆之用皆  
出私財刑厝而禁止不言而化行以疾去官發詔見  
用為吳王郎中令正色弼違進可替不舉善彈枉軍

國肅雍遷邵陵太守卒於官洪者君之第三子也生  
晚為二親所嬌饒不早見督以書史年十有三而慈  
父見背夙失庭訓飢寒困瘁躬執耕耨承星履露密  
勿疇襲又累遭兵火先人典籍蕩盡農隙之暇無所  
讀乃負笈徒步行借又卒於一家少得全部之書益  
破功日伐薪賣之以給紙筆就營田園處以柴火寫  
書坐此之故不得早涉藝文常乏紙每所寫及覆有  
字人尠能讀也年十六始讀孝經論語詩易貧乏無  
以遠尋師友孤陋寡聞明淺思短大義多所不通但



貪庸覽於衆書乃無不睹誦精持曾所披涉自正經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雜文章近萬卷既性闇善忘又少文意志不專所識者其薄亦不免惑而著述時猶得有所引用竟不成純儒不中為傳授之師其河雒圖緯一視便止不得留意也不喜星書及筭術九宮三基太一飛符之屬了不從焉由其若人而少氣味也晚學風角望氣三元遁甲六壬太一之法粗知其旨又不研精亦計此輩率是為人用之事同出身情無急此以自勞役不如省子書之有益遂又廢焉

案別錄藝文志衆有萬三千二百九十九卷而魏代以來群文滋長倍於往者乃自前所未見之多也江表書籍通同不具昔故詣京師索奇異而正值大亂半道而還每興嘆恨今齒近不惑素志衰頽但念損之又損為乎無為偶耕數澤苟存性命耳博涉之業於是日沮矣洪之為人也而駿野性鈍口訥形貌醜陋而終不辨自矜飾也冠履垢弊衣或縑縷而或不耻焉俗之服用俄而屢改或忽廣領而大帶或身促而脩袖或長裾曳地或短不蔽脚洪其於守常不隨



世變言則率實杜絕嘲戲不得其人終日默然故邦人咸稱之為抱朴之士是以洪著書因以自號焉洪稟性尪羸兼之多疾貧無車馬不堪徒行行亦性所不好又患弊俗捨本逐末交游過差故遂撫筆閑居守靜葺門而無趨所之從至於權豪之徒雖在密跡而莫或相識焉衣不辟寒室不免漏食不充虛名不出戶不能憂也貧無僮僕籬落頓決荆棘叢於庭宇蓬蒿塞乎階雷披榛出門排草入室論者以為意遠忽近而不怒其乏役也不曉謁以故初不修見官長

至於吊大喪省困疾乃心欲自勉強令無不必至而居疾少健恒復不周每見譏責於論者洪引咎而不恤也意苟無餘而病使心違顧不媿已而已亦何理於人之不見亮乎唯明鑒之士乃恕其信抱朴非以養高也世人多慕豫親之好推閭至之密洪以為知人甚未易上聖之所難浮雜之交口合神死無益有損雖不能如朱公叔一切絕之且必須清澄詳悉乃處意焉又為此見憎者甚衆而不改也馳逐苟達側立勢門者又共疾洪之異於已而見疵毀謂洪為傲



物輕俗而洪之為人信心而行毀譽皆置於不聞至患近人或恃其所長而輕人所短洪忝為儒者之末每與人言常度其所知而論之不強引之以造彼所不聞也及與學士有所辯識每舉綱領若值惜短難解心家但粗說意之與向使足以發寤而已不致苦理使彼率不得自還也彼靜心者存詳而思之則多自覺而得之者焉度不與言者雖或有問常辭以不知以免辭費之過也洪性深不好干煩官長身少及長曾救知已之抑者數人不得有言於在位者然其

人皆不知洪之恤也不忍見其陷於非理密自營之耳其餘雖親至者在事乘勢與洪無惜者終不以片言半字少累之也至於糧用窮匱急合湯藥則換求朋類或見濟亦不讓也受人之施必皆久久漸有以報之不令覺也非類則不妄受其饋致焉洪所食有旬日之儲則分以濟人之乏若殊自不足亦不割已也不為皎皎之細行不治察察之小廉村里凡人之謂良善者用時或齋酒餚餽候洪雖非僦匹亦不拒也後有以荅之亦不登時也洪嘗謂史雲不食於昆



弟華生治潔於昵客蓋邀名之偽行非廊廟之遠量也洪尤疾無義之人不勤農桑之本業而慕非義之姦利持鄉論者則賣選舉以取謝有威勢者則解符疏以索財或有罪人之賂或枉有理之家或為逋逃之藪而饗亡命之人或挾使民丁妨以公役或強收錢物以求貴價或占錮市肆奪百姓之利或割人田地劫孤弱之業恣恫官府之間以窺掊剋之益內以誇妻妾外以釣名位其如此者不與交焉由是俗人憎洪疾已自然跡絕故巷無車馬之跡堂無異志之

宿庭可設雀羅而机進積塵焉洪自有識逮以將老口不及人之非不說人之私乃自然也雖僕豎有其所短所羞之事不以戲之也未嘗論評人物之優劣不喜訶譴人交之好惡或為尊長所逼問辭不獲已其論人也則獨舉彼體中之勝事而已其論文也則撮其所得之佳者而不指摘其病累故無毀譽之怨責人時或問官吏民甲乙何如其清高閑能者洪指說其快事其貪暴闇塞者對以偶不識悉洪由此頗見譏責以顧護太多不能明辯臧否使皂白區分而



洪終不敢改也每見世人有好論人物者比方倫匹未必當允而褒貶與奪或失准格見譽者自謂已分未必信德也見侵者則恨之入骨劇於血讎洪益以為戒遂不復言及士人矣雖門宗子弟其稱兩皆以付邦族不為輕乎其價數也或以譏洪洪荅曰我身在我者也法當易知設令有人問我使自比古人及同時令我自求輩則我實不能自知可與誰為匹也况非我安可為取評定之耶漢末俗弊朋黨分部許子將之徒以口舌取戒爭訟論議門宗成讎故汝南

人士無復定價而有月旦之評魏武帝深亦疾之欲取其首爾乃奔波亡走殆至屠滅前鑒不遠可以得師矣且人之未易知也雖父兄不比盡子弟也同乎我者遽是乎異於我者遽非乎或有始無卒唐堯公旦仲尼季札皆有不全得之恨無以近人信其嘵嘵管見熒燭之明而輕人評物是皆賣彼上聖大賢乎昔大安中石冰作亂六州之地柯鎮業靡遠正黨逆義軍大都督邀洪為將兵都尉累見敦迫既桑梓懇虜禍深憂大右人有急疾之義又畏軍法不敢任志



遂募合數百人與諸軍旅進曾攻賊之別將破之日  
錢帛山積珍玩蔽地諸軍莫不放兵收拾財物繼轂  
連檐洪獨約令所領不得妄離行陣士有掇得衆者  
洪即斬之以徇於是無敢委杖而果有伏賊數百出  
蕩諸軍諸軍悉發無部隊皆人馬負重無復戰心遂  
致驚亂死傷狼籍殆欲不振獨洪軍整齊轂張無所  
損傷以救諸軍之太崩洪有力焉後別戰斬賊小帥  
多獲甲首而獻捷幕府於是大都督加洪伏波將軍  
例給布百疋諸將多封閉之或送還家而洪分賜將

士及施知故之貧者餘之十匹又徑以市肉酤酒以  
饗將吏于時竊擅一日之美談焉事平洪投戈釋甲  
徑詣洛陽欲廣尋異書了不論戰功竊慕魯連不受  
聊城之金包胥不納存楚之賞成功不處之義焉正  
遇上國大亂北道不通而陳敏又反於江東歸塗隔  
塞會有故人譙國嵇居道見用為廣州刺史乃表請  
洪為參軍雖非所樂然利可避地於南故龜勉就焉  
見遣先行催兵而居道於後遇害遂停廣州頻為節  
將見邀用皆不就永惟富貴可以漸得而不可頓合



其間屑屑亦足以勞人且榮位勢利譬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絕赫赫者滅有若春華須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憂懼兢戰不可勝言不足為也且自度性篤嬾而才至短以篤嬾而御短才雖翕肩屈膝趨走風塵猶必不辦大致名位而免患累況不能乎未若修松喬之道在我而已不由於人焉將登山服食養性非有廢也事不兼濟自不絕棄世務則曷緣修習玄靜哉且知之誠難亦不得惜問而與人議也是以車馬之跡不

經貴世之域片字之書不交在位之家又士林之中雖不可出而見造之賓意不能拒妨人所作不得專一乃嘆曰山林之中無道也而古之修道者必入山林者誠欲以遠遠謹謹使心不亂也今將遂本志委桑梓適蒿岳以尋方平梁公之軌先所作子書內外篇幸已用功夫聊復撰次以示將來云爾洪年十五六時所作詩賦雜文當時自謂可行至于弱冠更詳省之殊多不稱意夫才未必為增也直所覽差廣而覺妍蚩之別於是有大有所製棄十不存一今除所作



子書但雜尚餘百所卷猶未盡損益之理而多慘憤不遑復料護之他人文成手便快意余才鈍思遲實不能示作文章每一更字輒自轉勝但患嬾又所作多不能數省之耳洪年二十餘乃計作細碎小文妨棄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創子書會遇兵亂流離播越有所亡失連在道路不復投筆十餘年至建武中乃定凡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頌詩賦百卷軍書檄移章表箋記三十卷又撰俗所不列者為神仙傳十卷又撰高上<sup>上</sup>不仕者為隱逸傳十卷又

抄五經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伎短雜奇要三百一十卷別有目錄其內篇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却禍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洪見魏文帝典目自叙未及彈棊擊劍之事有意於畧說所知而實不數少所便能不可虛自稱揚今將具言所不閑焉洪體鈍性駑寡所玩好自總髮垂髻又擲瓦手搏不及兒童之群未曾聞雞鶩走狗馬見人博戲了不目眴或強牽引觀之殊不入神有若晝睡是以至今不知棊局上有幾道樗



蒲齒名亦念此輩末伎亂意思而妨日月在位有損政事儒者則廢講誦凡民則忘稼穡商人則失貝財至於勝負未分交爭都市心熱於中顏愁於外名之為樂而實煎悴喪廉耻之操興爭競之端相取重貨密結怨隙昔宋閔公吳太子致碎首之禍生叛亂之變覆滅七國幾傾天朝作戒百代其鑒明矣每觀戲者慙恚交集手足相及醜詈相加絕交壞友往往有焉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多召悔吝不足為也仲尼雖有晝寢之戒以洪較之洪實未許其賢於晝寢何者

晝寢但無益而未有怨恨之憂聞訟之變聖者猶韋編三絕以勤經業凡才近人安得兼修惟諸戲盡不如示一尺之書故因本不喜而不為蓋此俗人所親焉少嘗學射但力少不能挽強若顏高之弓耳意為射既在六藝又可以禦寇辟刼及取鳥獸是以習之昔在軍旅曾手射追騎應弦而倒殺二賊一馬遂以得免死又曾受刀楯及單刀雙戟皆有口訣要術以待取人乃有秘法其巧入神若以此道與不曉者對使可以當全獨勝所向無前矣晚又學七尺杖術可



以入白刃取大戰然亦是不急之末學知之譬如麟角鳳距何必用之此已往未之或知洪少有定志決不出身每覽巢許子州北人石戶二姜兩袁法真子龍之傳當廢書前席慕其為人念精治五經著一部子書令後世知其為文儒而已後州郡及車騎大將軍辟皆不就薦名瑯琊王丞相府昔起義兵賊平之後了不修名詣府論功主者永無賞報之冀晉王應天順人撥亂反正結皇綱於垂絕修宗廟之廢祀念先朝之滯賞並無報以勸來洪隨例就彼庚寅詔書

賜爵關中侯食句容之邑二百戶竊詔討賊以救桑梓勞不足錄金紫之命非其始願本欲遠慕魯連近引田疇上書固辭以遂微志遇有大例同不見許昔仲由讓應受之賜而沮為善醜虜未夷天下多事國家方欲明賞必罰以彰憲典小子豈敢苟繫區區之懦志而距弘通之大制故遂息意而恭承詔命焉洪既著自叙之篇或人難曰昔王充年在耳順道窮望絕懼身名之偕滅故自紀終篇先生以始立之盛值乎有道之運方將解申公之束帛登枚生之蒲輪耀



藻九五絕聲昆吾何憾芬芳之不揚而務老生之彼  
務洪荅曰夫二儀彌邈而人居若寓以朝菌之耀秀  
不移晷而殄瘁類春華之暫榮未改旬而凋墜雖飛  
颯之經霄激電之乍照未必速也夫期頤猶奔星之  
騰炯黃髮如激箭之過隙况或未明而殞擇逆秋而  
零瘁者哉故項子有含穗之嘆揚烏有夙折之哀歷  
覽遠右逸倫之士或以文藝而龍躍或以武功而虎  
踞高勲著於盟府德音被乎管絃形器雖沈鑠於淵  
壤美談飄颻而日載故雖千百代猶穆如也余以庸  
陋沉抑婆娑用不合時行舛於世發音則響與俗乖  
抗足則跡與衆迕內無金張之援外乏彈冠之友循  
塗雖坦而足無騏驎六虛雖曠而翼非大鵬上不能  
鷹揚匡國下無顯親垂名名不寄於良史聲不附乎  
鍾鼎故因著述之餘而為自叙之篇雖無補於躬達  
亦賴將來之有述焉



此本從道藏本傳刻字句及分卷無少異其紅筆條括經元生  
所授不知所據何本此書皆為先生見贈者今以藏本校勘  
記之時歲在己巳正月廿二日五峴主人廷壽



